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三四冊目次

皇明通紀集要六十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刻本

江旭奇補訂

.....

一



皇明通紀集要六十卷

〔明〕陳建輯 江旭奇補訂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通紀集要序

治天下有本孝是也昔  
舜曰大文曰止武周曰  
達皆於是而造其至也  
後世不能徒標仁義道

通紀序一

德之名而去上古淳風

遠矣

臣旭奇

一介經生

七科不售無以仰答生  
成淹忽老矣幸遭

聖明御極

宸駕臨雍乃得恭進孝經

以上襄至治蒙

恩嘉納寵錫一命之榮且

因是而

勅諭各省直督學諸臣首

通紀序二

重孝經

王言渙汗一舉措而普天

士子莫不津津誦讀荷

敷休哉亦足以贊揚

聖天子之孝治矣然孝治

天下又有本法

**祖**是也如徒勤繼述之心而

不克盡憲章之實孝猶

末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驅逐

通紀序三

胡元而乾坤再開無論

大經大法皆酌古準今

定爲畫一之制以垂示

無窮卽片言之

謨一事之

裂荷尊而行之治天下有

餘裕兼以

**文**皇帝之峻德成功則天協

帝故紀綱法度益修而

益明也嗣後

通紀序四

**列**聖相承卽間出

睿思以求盡美要亦不過

於禮樂刑政間因時制

宜以裁成久道非別有

治術也故至今二百八

太祖

十年天下享平成之福  
此豈後聖之聰明不及  
前聖哉蓋

太祖當開國之初身歷兵荒  
窺天人者深閱世變者

通紀序五

熟且一時從龍輔佐非  
名世則大賢故立法精  
詳垂

訓簡切允足莫安

社稷於億萬年無事也後

之

聖子

神孫卽聰明可以驟帝馳

王然當此太平世宙何

所用之惟有躬已南面

通紀序六

以守

二祖

列宗之成而已爲臣舍此而

別曰致君堯舜謂之孝

治可乎善乎先臣張居

正有言曰遠稽古訓不  
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  
王不如家法之易守臣  
因是而有感於今之學  
士大夫矣咸思誦古而  
不知法今考之經傳無  
不萬言立對及時事小  
有所嘗輒茫無所措此  
無他耗心於帖括陳言  
而於

祖

祖宗之家法近事未之深究  
耳臣自叨轉以來需次  
閒居感  
聖恩難報因將  
國朝通紀諸書潛心參閱  
謹采其有資治道者集  
成一編以補孝經之用  
今  
聖天子純孝格天勵精圖  
治大小臣庶夙夜在公

自乾惕率繇輿

祖

宗同歸一揆况

臣

衰病不

敢再瀆

明廷然海內好學敦倫之

士當咕嗶之餘力行之

通紀序九

暇誠能於

祖

宗明訓精心講求未必非

化文章爲經濟收行誼

作真才之大關鍵也故

謹梓而與天下共之冀

真才倍出而仰佐

聖天子之孝治齊舜文邁

武周則

臣

前進孝經之

涓滴微忱藉此而更益

一塵矣

通紀序十

奏書臣江

旭奇

謹序



皇明通紀集要

凡例

一國朝明良相繼聖謨賢烈超軼千古在朝在野津津紀述者不下百餘家雖識大識小均足仰贊一班然編年敘事義理詳明當以陳建通紀爲得體第草創之初不無蕪漏今爲廣採諸家而合訂之汰有餘

凡例一

補未備或者繁簡爲庶幾耳

一通紀自洪武起至正德止今復採諸家以嘉隆至天啓五朝續焉庶成全紀以便觀覽

一諸家紀述甚廣不能備載惟擇其有關風化可資治道者錄之其餘常儀細故俱畧去

一元死節諸臣應載元史茲一槩不錄惟國朝崇祀及褒揚者載之

一朝臣有賢奸政事有美惡然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不敢妄加揚抑以滑公論惟於至善至美處謹用圈點標識之以寓贊揚微忱

凡例一

一國家治亂之機禮樂征伐等事與夫嘉

言善行凡足爲當世鑑者識標出以惕觀感兼以備策論之用

一隆萬以後政事多存章奏今雖刪繁就簡然止就原文而裁取之未嘗際括其詞以備史權或失紀事之體所不計也

皇明通紀集要目錄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至丁酉十七年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二十七年興元  
止

第四卷

皇明通紀八 目錄

戊申洪武元年至二年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戊辰二十一年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甲戌二十七年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止

建文紀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止

第十一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三卷

皇明通紀八 目錄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止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八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止

第十九卷

己巳正統十四年止

景皇帝紀

第二十卷

庚午景泰元年至丁丑八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二十一卷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八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二十二卷

乙酉成化元年至甲午十年止

第二十三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四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丙辰九年止

第二十五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十七年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三十四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辛巳九年止

第三十五卷

壬午萬曆十年至丁亥十五年止

第三十六卷

戊子萬曆十六年至壬辰二十年止

第三十七卷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至甲午三十二年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三十八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丙午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九卷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至壬子四十年止

第四十卷

癸酉萬曆四十一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光宗貞皇帝紀

第四十一卷

庚申泰昌元年盡八月止

第四十二卷

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止

熹宗哲皇帝紀

第四十三卷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至二月止

第四十四卷

天啓元年三月至五月止

第四十五卷

天啓元年六月至九月止

第四十六卷

天啓元年十月至十二月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四十七卷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至二月止

第四十八卷

天啓二年三月至五月止

第四十九卷

天啓二年六月至七月止

第五十卷

天啓二年八月至九月止

第五十一卷

天啓二年十月至十二月止

第五十二卷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止

第五十三卷

甲子天啓四年正月至三月止

第五十四卷

天啓四年四月至七月止

第五十五卷

天啓四年八月至十二月止

第五十六卷

丁丑天啓五年正月至十二月止

皇明通紀 目錄

第五十七卷

丙寅天啓六年正月至四月止

第五十八卷

天啓六年五月至八月止

第五十九卷

天啓六年九月至十二月止

第六十卷

丁卯天啓七年正月至八月止

皇明通紀集要卷一

東莞 陳 廷輯

太學 江旭奇訂

太祖高皇帝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先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新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縣天下大亂自胡元人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宴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蠭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是重德云石人一隻眼桃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額額黃徐之兵起初樂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聚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陳咬兒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礮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

高皇帝

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號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鄭曾勝等亦以妖術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新水縣及黃州路楷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荊岳徽陽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成願真天子出矣

高皇帝起兵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二

太后陳氏徙居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子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陳太

不飲至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使早疾父年三  
兄相繼病歿 上孤立無依乃慰先志遂托身皇覺  
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 上乃遊江  
淮歷金斗光息頰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  
病已莫知所之 嘗夜隔麻湖中遇群兒呼迎聖駕叱  
之不見 時雖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  
政不綱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  
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  
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亦洶洶不安其家  
德威投入城以自保 上乃祝伽藍神卜笑得吉遂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三

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報與交權酒酣踞上備陳  
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  
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  
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道去趙均用彭早住  
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  
反屈已下之事皆棄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國解遂  
據濠以孫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淮王  
一日執元帥囚於獄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四  
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於已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明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  
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  
人率先歸附  
五月張士誠攻陷高陵又攻陷興化縣卽入據高陵  
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定遠人馮國用羊儀俊整器量恢豁第國勝美貌長  
軀勇毅多智兄第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韓滄兵  
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

是遇 上畧地至妙山國用事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  
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但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  
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後伴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嘉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  
蓋觀其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五  
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親羣雄中持策策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親而亡汝室見其失務協諸將以成  
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  
時滁州合肥人吳復沈鷺少言笑勇畧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至是率所部伏謁 上  
命領前鋒  
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儀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酋降其衆

上兵取滁州時花營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重提劍躍馬衝上橫衝其陣而退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  
滁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  
見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幸父脫西王禰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六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親也卽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汴泗上以二人虜暴淺謀難與其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服士多怨早住亦不往其用專據滁州狠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肅整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游水日三潮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操兒  
生演操兒者術有大喜樂也又進僧伽養真善法  
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養真爲大元國  
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君臣宜淫而  
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視日外間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又進陽州兵勢益振元主乃  
留脫脫總制各省軍馬討士誠於高陞大破之士誠  
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陞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  
皇明通紀卷一

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請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關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  
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王意少解欲遣使將平兵  
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  
弗吉爲辭王乃召上將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  
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敵再戰  
守元梁壘元兵每日暮攻壘壘重砲復去明日復完壘  
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上以計給之乃欲兵  
人備樸樸道婦女倚門執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衆  
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黃輝女居前丁壯翼之徐

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  
調側令再成伴走誘之渡劉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  
兵大敗滁城得完

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  
合用爲前鋒

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與祖剛毅有膽氣志奮猛有  
智謀二入年皆十九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  
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上仰與偕往皆無難

意二子喜其隙計迫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  
皇明通紀卷一

者石所見少頃影馬仰轡因罵二子曰如此  
不夫矣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道爾

害我二子駭汗夾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尊敢如  
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  
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上問其意

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睛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  
日月麗天附骨插鬚聲音洪亮莫不可言受命應在

千日內道人姓張諱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  
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入援以太

極數學時天下大亂，兵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壬寅，上率師下豫章，因召中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應舍郊爲火，盡錢杜亦爲火，燬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聞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日，當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當遇春與敵戰於康郎山，被其勢甚危險，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初皇明通紀八 卷一 高皇帝 十一

豫章受圍，上問何日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及庚子。」乙酉，益日官齊，曆是月差一日，實謂向戌解。上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稍介，寡與人言，嘗藏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正月，濂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與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請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

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眾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縱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還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先是，子與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濂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人叱使膝行以見。子與論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問子與曰：「兵出皇明通紀八 卷一 高皇帝 十一

城慮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懼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與猶未知和州已拔命。上率鎮撫徐達、張瑄、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與，遂脫。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掠民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濂來，多掠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家家得



完民大悅

定遠人莽成和州舍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

上與張天祐等議分號和陽城計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御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絳住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時濠州將帥徐德崖等皆素所愛和州內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與偕與德崖有隙聞之入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與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徐軍與德崖軍圍德崖爲子與所執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祿策騎欲迎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著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軍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與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乃得還子與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

等亦脫歸

皇林兇立

三月子與卒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

虹縣人鄭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分出戰必挺身破敵威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兵總管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濠州懷遠縣人童遇人素所愛其驍勇力過人狀貌高偉年十三歲其父所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衆日事剽掠終必歸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衆來歸未至兩隊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鳳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源通源通淵通伯仲與其弟廣合肥八張德勝孫并無爲

人桑世傑和州合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蘄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上駐師和州豪傑獨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弼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始天意也機不可失卽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關已脫險陰然未入江元中丞暨子游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明通紀卷一

征不服上善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止用昇計籍鄉兵悉稅戶朱成英支趙茶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攻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

合肥人楊瑛率衆歸附張本儂家子少沉毅讀書不  
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  
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 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相魯灰等以巨  
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塞民兵元帥陳瑄先  
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 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  
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繇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瑄先  
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 上釋不殺與之語瑄先

皇明通紀 卷一

作曰生我謂何 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似此今  
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附況以  
豪傑自負必欲爭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  
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瑄先  
海牙阿魯灰等見瑄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  
駐塔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瑄先初意  
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  
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  
慶毋力戰埃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瑄先

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經之  
還瑄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勝  
爲報書 上知其詐以書報之遂進攻集慶元帥張  
天祐等至方山瑄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  
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瑄先追襲  
我軍於溧陽經爲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瑄  
先及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瑄先乘後  
擊之什地攢槊刺死瑄先

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陳瑄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管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

皇明通紀 卷一

附結寨采石磯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主二十六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皆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遁

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攻金陵諸軍水陸並進攻陳

兆先營而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

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

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

環 上而寢悉屏衛人於外獨留焉國用一人臥侍

卧榻側 上解甲酣寢遽旦疑懼者始寔是月十日

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賊敗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振棚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爲民除亂耳汝等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入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十七

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新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冠江上有功累遷官慰使節元帥成諮漢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衆於江上始收合潰散暨寨於天寧廟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鍾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主今日屢換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

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經軍士之過欲賞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軍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輒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遷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四月士賊寇空輿上命耿君用援之宏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皇明通紀 卷一 高皇帝 一八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

諸將奉 上爲英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

行中書省總吳國事

遣使聘鎮江泰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爲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泰元之者才器老成人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還報

諸將奉 上爲英國公

常帶老  
走而不

上喜即命兄千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奏問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

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衛帳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檣稱名號遣將進據昆陵今常州府旗相望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秦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

皇明通紀

卷一

十九

牙倫與弟士德上俱以公意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奸險頗得衆心於己之夏士誠因鬻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克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脫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臨平江及鎮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爲勦敵上遣儒士楊憲還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錄通州還有吳郡昔鬼蜮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睦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欲於交

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謫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應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隱使其勝勢不可當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今常州府仍命總管趙均用率

皇明通紀

卷一

二十

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於城下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日棄衆有謀士誠隱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季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餘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兩以爲犒軍

之責。上復書數其開徵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  
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  
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  
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  
圍西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西守

丁酉元至三十七年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  
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

將李福安答失蠻等

皇明通紀八 卷一 高皇帝

三月克常州命同俞勣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花楊仲

英等閉門拒守攻之入不下遇春中矢裹紮與戰

上親往督師命遣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

英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太平產

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亮祖盛州六合人初爲元義

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賜金帛

俾仍舊官亡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

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上曰爾當何如對

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

從征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  
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  
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  
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  
與張士誠密通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  
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瑄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  
備每寇至輒破之

七月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拔  
其城

皇明通紀八 卷一 高皇帝

八月張士誠受窘燒乃請降於元帥之太尉之衛

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策應合兵攻破其城既而僞平章

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冬十一月上聞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穆大亨率

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瑄以其衆降上命

悉差其妻子將校至建康監禁之置淮海翼元帥府

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

以李德成知府事

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寧時  
徽州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  
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  
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  
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通紀集要卷一

終

皇明通紀人 朱

高皇帝

二二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防顏犯民廢耕釋放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令軍務實股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

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

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餉

館舍迎通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

付任之意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命廖永安俞通海蔡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

寇梁瑄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前陣

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定等海舟奪

回馬駛涉擒梁瑄

李文忠等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復進兵

擊敗元院判阿魯偁兵於萬年街遂破苗僚於昌化

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盡殺所獲其

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殺敵何患不富貴乎衆

咸奮勵進取淳安夜襲僞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嘉獎文

忠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蔡世傑特嚴新破

城壁未備張士誠率苗僚水陸奄至文忠出奔大敗

之復取所斬俾骸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進走

十月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

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

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

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定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

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

之永安不屈囚之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

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民間

豈無武勇之材宜稍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

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太平有

功者一體升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

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萬兵

千農之意也

時羣雄劍櫓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

謀取浙東胡六初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府

不下上命平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



召儒士唐仲實  
召儒士唐仲實  
召儒士唐仲實

將十萬往征之錄寧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  
等皆特林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召開  
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

十一月壬子 上第三子生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州人王宗顯前往婺城探

聽宗顯至發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上

喜曰我得婺州今汝作知府遂進攻城元守將寧安

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總城諸降

約開東門納兵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

星明通紀 卷二 高宗皇帝

之月於本部將帥家以明順逆兵既入檣帖木烈思

等下今年中官得侵暴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印

所以徇民皆安省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

召儒士許元等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

省中曰今二人進講經義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

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

戴良爲學正吳沅徐原爲訓導時袁富之餘學授久

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

上既穩定事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人建康秋臺

以仁

無紀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避政當推

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  
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安殺人喜不自勝茲師  
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  
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  
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已亥 元至正九年

正月朔大海李文忠取諸堡張士誠將華元帥遂去

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

堰水灌珍陣珍窮楚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

星明通紀 卷二 高宗皇帝

許之都事王體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

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

之不武遂罷之

樂平儒士許援聰明過人至正月初兩以易經舉于鄉

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

至是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衆

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取雄才有奇識

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

獲英雄難與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子

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擲籌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

之功。瑛曰：如此，實帝王之遺，天下不難定也。上喜，即授博士，留難，參預謀議，未幾，以木平爲股，股郡命瑛爲知府。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緣江僞將蘇同舍者，建言：「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十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于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餘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復寇常州，良間道，融其援兵於無錫，銳氣殆盡，自是敵兵不皇明。」

王

敢犯境，良命禎不敢，亦大江上金。上召人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以王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令其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老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開爲質。

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交背終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開而遣之。

金華民獻能詩女子，上命誅于市，以絕進獻。

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費賢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欲寇青陽、石埭等縣，金院張德勝復破走之。

上將遣建康召胡大海論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六

衛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衛甚人，多智術，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爾宜與同，會常遇春同心協力，攻開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

四月，張士誠遣李囉張侯常州，吳良擊敗之。

張士誠遣兵侵嚴州，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破走之。徐達等擊走趙普勝，進復池州時，上親征浙東方。

憂趙賊剽劫，開提大軍。

帳前總制，派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六月，上自金華還建康。

建寧州  
建寧山

金庭王院  
丁華

陳文誥  
趙晉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肘腋命元帥朱文瑄奏友

誦率兵進攻克之

八月徐達克滑山

十月常遇春胡大海克衢州

張士誠僞常州吳復敗之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

朝繡并衣一襲名馬一匹

會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殺于陣

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以其主小明王走安慶

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今趙

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請將患之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

開心懷疑謀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

通敵術普勝策普勝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

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謀逆普勝果疑客客假逆來

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以金幣資客潛

往友諒所說以開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

自言其功俾伴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

歸于我者友諒是憤滑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

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取再城進取處州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張士誠以

十二月通使徽青田劉基浦江宋龍泉章溢通水

張士誠大將薦此四人之賢故通使以普勝微之時

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貴

天德上皆徵用之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恭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謁天祿

知天命有在通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

普褒嘉之

時福寧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

請降上亦厚賞之遣還招諭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以爲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辛子

誠幼上命勝養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宋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

我爲天下用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諺以時

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制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

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一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

以舉我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

每以剛方不合授湖廣常德西湖南興雲起西光

映湖水時曾通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

祥分韻賦詩基獨鐘飲不厭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  
 盛諸老大輩以為狂惑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  
 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  
 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施以誘討方氏  
 屬官於紹興未幾復起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  
 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間勾踐之業基曰吾平生  
 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  
 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州府  
 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所能勝  
 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九

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上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  
 曰臣謀不及劉基學問不如朱濂治民之才不如  
 章諧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  
 舉司提舉遺世子受經以濂琛並為督用司僉事基  
 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四月 上第四子生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瑗死之  
 初友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過之文遜戰死  
 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

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餒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  
 罵曰賊奴爾縛吾生必滅汝新汝為庸也遂奮理  
 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乃達殺五六人復罵曰  
 非吾主敵也肩不速降賊怒射死之妻邵氏生一子  
 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邵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  
 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  
 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邵氏即赴水  
 死侍兒孫氏收邵氏屍瘞之抱兒逃為僑漢軍虜之軍  
 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屑漁家糲之僑漢  
 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啓登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上

舟渡江退漢漢軍奔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  
 裔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  
 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父老號雷老  
 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  
 真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  
 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陳友諒欲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  
 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併竊乃使人殺壽輝遂  
 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寧  
 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偕大

關聖廟  
道士心  
天聖後  
有影

城聲言東下建康康動武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  
氣欲奔韓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米晚也劉基  
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  
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  
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  
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  
也上深然基策  
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使建康基欲先復太  
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深堅固  
向使敵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建爲所  
星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二

何爲里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爲久  
則患深使仁虜相合吾何以爲先彼此虜則庫寇騰  
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關者持書索小何徑至友諒軍  
中友諒見關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  
江東橋又問橋如何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  
歸語康公吾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關者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  
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命馮勝常遇泰率三萬人伏  
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南門外楊聚駐兵大勝港張  
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  
星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二

將行上以其謀誦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

上表書中張益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  
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  
雲衆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

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令發鼓擊黃旗舉楊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趙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翰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棹倒山江海龍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上曰友諒東下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一三

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脫之友諒與其將外定退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遂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俞伯仲守之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值帥兵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愷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戰若舸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獨先經驅矣大海乃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

嘉慶金

陳友諒

國事不

信府

七月 上第五子生

遣千戶王時齋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僉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欲奉五朝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

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守將俞伯仲走還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宜謀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空曲赦之上曰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十四

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矢一條令自盡抑其弟康發行樞密院事

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之曰鼓收堅耳奉之何爲不拜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甲申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

丙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丁巳年  
五月  
庚寅

上  
卷二

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上遣博士夏鼎陳顯道詣方國珍曰爾基千  
至誠禍生千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  
深思之國珍始悔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  
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至是遣其檢校撫教來謝  
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  
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實玩非所好  
也  
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  
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於父胡大海即率師  
至明道見之卷二  
宣溪所進德濟問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  
大破之擒明道及宜慰王漢二上釋明道及漢二  
仍授以官因得支諒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  
八月上親征陳友諒上怒友諒悖逆決意伐之  
觀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過流而上至安慶先  
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濟  
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爲  
宜徑拔江州今九江府領其巢穴上從之長驅過  
小孤友諒將丁管鄴迎降抵江州五風友諒始知之  
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棄妻子夜奔武昌昌義師

而下  
克江州

招諭江西  
諸郡  
明道等  
奔約降

克江州乘勝進抵新州及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  
攻安慶下之傳布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果  
冠時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  
車泉降用爲將  
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  
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益  
止若干車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賜所坐胡床  
上頓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願  
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  
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  
皇明通鑑卷二  
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勢不待交兵挺然  
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  
夫相遇磊落落落一笑解合洞見肺腑故常赤心以  
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  
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猜此之分此吾待將士  
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八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  
哉且以陳氏諸將親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  
懷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吳  
長吳梁鉉彭指揮諸八月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  
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吳被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

江陰縣志

卷二

兵馬

功績茂著，應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是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還康，泰詣九江降。

我師克南康

僞漢餘子守將吳宏建、康守將王浦、卽王漢二兄，袁州守將歐普祥皆遣使請降。

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拒之，克明欲援師以救我，聞金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千唐，乃遣人詣愈，許以其地，請

愈明通氣

卷二

十七

降愈察其非誠，掩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遁其貝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康等十八縣印詣降愈，留克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上，愈以兵送之，中途復逃歸新淦，後被執，囚于建康。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

兵夜切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聞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棄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正月，朝廷瑞既降，上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朝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外，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建

昌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眾來見，寧

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

恤，鯨鯨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

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

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人民得保

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朝廷瑞灼見天道先

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

皇明是亂人 卷二 高皇帝 二十八

甚苦之，今吾悉去其戢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

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

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金華苗軍元帥蕭英、劉震等作亂，殺泰政、胡大勝、李

文忠，聞卽率兵馳赴，至蘭谿，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

金華撫安其民。

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

成、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晉雲，時二郡賊煽

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懼其會劉基、丁母

憂，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善金處屬縣，諭以固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守所部候何諸軍進討時取再成子天壁奉命往處  
老發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  
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  
拒戰于剡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  
三月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  
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  
無以應援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于賊境邵榮  
領兵五萬已出江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  
約會金華赴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兄榜退五里下營  
待賊胡德濟得李文忠傲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一  
平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  
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賊營驚亂人馬自相蹂踐  
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  
上既定洪都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  
降將祝宗康森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擊于市死  
之鄭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施口聞徐師赴之宗  
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直曰南昌襟江帶湖控  
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  
之一臂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 上同起兵濠州過待

平章邵榮  
與趙繼祖  
作亂

不  
不  
不

之甚厚自平處州遣益驛奏有觀鏡心常憤憤出經  
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何開  
作亂至是 帝聞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  
欲為變會大風猝發吹旗幡 帝衣 帝異之易服  
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  
等西詰之具伏 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  
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  
榮等凶悍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于主公將害  
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帝  
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誅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二  
元橫靡帖水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  
兵汴梁 上常遣使還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橫靡代  
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固以馬來獻  
上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  
安封人曹良臣率眾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為眾所推  
襄兵立擢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  
持兵負固平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命為  
江淮行省參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眾于  
人立擢擇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

行省平章

癸卯元正二十三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大夏

改元大統

二月上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唐

茂才屯積充伙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與

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

荒蕪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

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

未能盡觀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王千餘石以給

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人有多寡

其故可謂令人方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

及時開墾以收地利應充兵食充是國有所賴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除於張士誠先是再興遣

人潛往杭州私易貨物上怒其瀆國事召再興責

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

再興懷怨遂執夢庚以諸暨全戍軍馬是紹興陸以

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

賊于義烏擊破之陳勝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

議以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

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旬日而

成據檣濠棚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

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

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

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

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

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各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上遂

伐陳氏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爲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其精銳日侵乃

作大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坐鎮而來自爲必

勝之計是月王叔聚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

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

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

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街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

殺傷甚衆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

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等弓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

其平章劉昭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

大正等不  
越德勝死

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邦朱華  
江同知趙天麟等拘于城下文正等不為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建城至東門敵發驟擊城中其  
齊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趙德勝既死南昌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  
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復詐遣軍士執拾  
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  
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至友諒縛拾命王於城下殺  
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授師張子明取東吳小艦舟夜  
從水關潛出越石頂口夜行盡止半月始達建康

皇明通紀

卷二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友諒曰文正等誠感而賊固  
絕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臣等將不利用師久乏糧  
若援兵至可必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  
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返至湖口為友諒  
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賞  
子明祥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  
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撲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  
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解廬州  
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大湖口是月丙戌

非火攻不  
可

皇明通紀

卷二 高皇帝

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  
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  
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連  
膠沙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  
援舟驟進水湧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  
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命徐達同守建康明  
日已丑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過  
鎮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  
往退縮上不憚親執旗旌四麾右師少却上命斷  
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以彼  
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  
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荻荻  
暨火藥其中至臘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  
數百艘烟燄障天友諒弟為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  
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郭興  
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  
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  
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

敗永忠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瞿子曰：「橫截湖頭，遂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昔者公犯江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候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怨，我自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淮，汚之地，固舉龍興，與君也。十一郡，倉為我有，今又不皇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一

悔復起兵，臨既困于洪，而敗于康山，殺其弟廷珍，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帝常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命通海與衆議曰：「湖木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戰。其若入江，據敵上流，使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審言于上，請移軍于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火勝上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湖水陸結營，立洲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候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統江下流，欲

友諒走  
矢而厄

友諒走  
矢而厄

錦禁江逃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臂及顙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瑄等悉以軍馬來降。張瑄定，遂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

初，上之援安豐也，劉基諫不安，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嘗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棄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者雖多，惟友諒兵勢強大，號稱巨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衆不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

與友謀廢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  
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側舊舟忽為鼓砲擊碎矣  
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凡三十餘人  
時有降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  
長舉錯謫詭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  
陵上舞出顛必前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  
首詞上厭之命沃以醢酒顛依極多終不醉曰公  
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待薪殿之火息破甕正坐宴  
然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提妓諸僧良不堪月  
皇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一  
餘僧曰上言其異與汝等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令僧更餓之因闕顛空室中米米不入口旬有三  
日及還問如故上幸寺顛伏于道左以手畫意為  
問顛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  
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應曰好上曰彼已  
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  
拱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  
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擊狀以示必勝意行  
至皖城苦無風遙問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  
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

平十歲

猛作條忽達小孤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  
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前行損人衆上聞之  
怒令顛去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上曰何不死之  
衆曰顛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備  
承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你殺之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  
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  
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為丞相  
九月上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  
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皇明通紀卷二 高皇帝 三十八  
是月上復親征陳瑄十月至武昌命諸將分兵于  
四門立柵圍之又于江中懸舟為長寨絕其出入之  
路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訂

甲辰元正二十四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  
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  
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

此傳有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而中一矢  
鐵山燭後屬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泄

偽漢陳同金驍提善樂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

皇明通紀卷三高皇帝

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

應手殞

偽將岳州張率兵來援至夜蒙山我師敗之擒游

張及偽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

陳理使陳理銜壁肉祖率張定邊降 上憐之命官

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

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饑

困命給粟賑之

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景為參知政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鎮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

此陳建

此與孟和七賀漸帶何異以床工巧若此其餘可  
知矣陳氏父子雖奢極後安得不亡即命殺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

句容儒士戎簡見 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  
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

亦費力多矣 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  
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

乘勝以戰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復必死  
傷多矣吾故緩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

彼剩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

皇明通紀卷三高皇帝

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 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為各衛指揮使

司 以劉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

誠及平定南比次策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

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

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

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

後漢書  
卷之六

後漢書  
卷之六

後漢書  
卷之六

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韓成等三十八人列進封贈爵有差以韓成為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親為散騎舍人

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有十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九月 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七海越國公趙德勝榮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

聖明通鑑卷之三

門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保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為忠節侯

十月 上念康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遂授光祿大夫任內江行省平章事楚國公

設起居注二日以宋濂親視為之侍左右記言動時漢偽將熊天瑞尚竊據賴州上以手書諭鄒食

日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授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

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為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于桐牛陵山寨遂進攻贛州

後漢書  
卷之六

後漢書  
卷之六

後漢書  
卷之六

之未下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泰謀遇春  
策論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歸天  
瑞困處孤城猶能食餅豈能逃遁但恐破賊之日  
殺傷固多要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謂國家用二  
則可謂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  
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鄧陽湖之戰陳友諒既  
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  
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  
無民何益廣洋至賴見遇春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  
堅遇春乃泝濠立檣以圍之

聖明通鑑卷之三

乙巳元正二十五年 夏大統三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  
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

子開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令將軍  
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繼非偶

然也投書至千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  
加之將軍能廣宜威德保全生靈千渾有賴焉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

傳吳將李伯昇率眾二十萬圍諸全胡德濟堅守求  
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

人聞道請文忠曰：「寡寡不敵，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寡寡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夫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還指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工

揮朱亮祖策，追擊餘寇，燼其營落，俘韓謙等六百餘人，其僞太子僅以身免。  
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格彼退，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漢。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字誠行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諺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削。

聖廟書

聖廟書

宋史

宋史

宋史

時上欲先取兩淮，乃親帥諸將士，命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遂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弓馬不素習，而彼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願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與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六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幣遣之，濂還金幣，長謝復致書世祖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祖曰：「吾幼極艱艱，今汝曹冠服華麗，食甘美，安於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上待士之誠。  
四月，命處州總制蔡瑄、胡琛等討陳友定。  
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榮兵四萬屯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擄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為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



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聚果收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顧之及死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上命遇春帥吳復得有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論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繼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鄧愈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涉濡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發于遠過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

堤使所築之水潰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就亮遂克其城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秦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殺八百餘石元餘院張德山羅明以殺城降

湯和帥師擊江西湖盜姚大猷斬之

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

十月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

曾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悉失泰州乃追舟師兼進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命徐達曰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猶疑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冠計不遇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六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

人

丙午元正二十六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涉沂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祜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殺士卒二千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展出來濟竟無擾亂良為之得赦也

禁種柞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右有二年軍國之費

所使以  
有主

爲主上  
子孫

上幸涿州  
元帝

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求所  
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  
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于民  
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  
得種秣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  
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恩等  
各以蒙古所授宜教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于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  
母彭氏同聽政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命韓政等進取涿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  
人所竊據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  
長以書招之不從 上曰涿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  
張士誠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上卽命韓  
政督領時以雲梯礮石四面而攻之濟不能支出降  
上幸涿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  
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卽先  
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 上嘉之命爲江  
淮行省恭政仍守徐州

諸葛亮

魏孔子  
爲此之  
僞夏主  
明玉珍  
外道不

卜地于  
山之陽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僞夏主明玉珍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皆  
挾書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  
爲取道伐蜀之張本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累文祭之  
辭極哀痛後祀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招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巨周  
開五十餘里  
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群臣謂曰  
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  
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  
張氏驕橫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  
伯昇呂珍之徒皆醜醜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  
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蔡軍輩迂闊書生不

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  
 可計日而定 上喜便遣曰諸人局干所見獨汝合  
 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備閱士卒擇日辛亥命  
 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  
 士誠 上御戟門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  
 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  
 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飛乎二人  
 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  
 不過貪富貴聚割據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  
 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頗  
 宜用通鑑

卷三 高皇帝

十一

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  
 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成飭士卒毋肆虐掠毋  
 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蓋姑蘇城  
 外慎勿侵毀其墓故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  
 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無恤  
 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  
 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  
 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達泉者必覆其巢去巢  
 者必置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  
 勢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豐取與張天驤濟原明

徐達等

等皆強硬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寧虞天驤輩  
 俱能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  
 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其若出  
 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刑翼既敗然後發兵若  
 蘇以取之

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  
 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  
 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寨其四門晝夜環  
 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也千將館出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二

我師之背常遇春獲其首級入金港入結營東既復  
 出敵背日頃寒濤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  
 義統亦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其  
 船大敗之其巨太子及呂珍朱選等以舊館降得兵  
 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  
 餘珍過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今將李伯昇  
 及左丞張天驤舉城降  
 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  
 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親攻  
 天壁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

與不知者  
更事也

齊劉義隆其同食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琰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襲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義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遺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歡笑款接命條盡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車馬錢糧乃執首將蔣英劉雲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僭民釜即殊以殉繇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一三

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雲心血以祭之

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千鈞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圓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千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葉門徐達督攻葉門士誠兵出拒戰成軍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遂封東海郡公

與義隆  
平章徐達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諸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東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

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閘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殞  
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

其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以背亮之時崩矣土增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效爲奢侈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一四

宮室苑囿之娛與馬珠玉之玩愒心縱亂絲是起宮嘗謂珠玉非寶飾飾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料

至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多書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不念于丹青乎

時有言稱州山文石可以堯堦者上曰爾不以節

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題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

之勞况遠取大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幸勅

協力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

樂舞之制

下冊禁絕文頌美之辭。上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通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固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迄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五

上世閣下克虎其功。且以戶與章書致禮。請前來使。予即興起。用遣江河致禮。同往。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江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絕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絕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衆。所慮者。朕思遣操柄于遠。閣下思齊抗衡于泰。關會賈之兵。蓄變於肘腋。正信之衆。生變于庭都。恐閣下自以武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生使請

皇明通紀

結禍猶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爲閣下恨。所以數四遣人奉書。懷禍。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僅卽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江河錢糧等。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是又聞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胎後悔。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論中書得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衆。蓋因久雨。兵革生息。未遑營之。燭熟者思得清涼。胃寒者思就溫煖。爲人上者。同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雷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免。免少。民力有臣傳獻對曰。僭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其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其租。猶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念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六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纣。殷陽奮與災。漢伐義舉。策畢。機所以克

果大敵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侃然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通絕亂界消靡軍恩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謙虛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祿獲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一七

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商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由身有差

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

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狀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歲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派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則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 鄂林院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十八

六月天不雨 上曰歲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子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得時軍中所需蔬茹醃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告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饑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減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上仰皇帝位 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稼梁不附民土遂成大業四方

聖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獻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咎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安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至亡誠遠譏于後吾豈得更自顯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弄權不錄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黜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十九

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常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禕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禕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渚潭其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與入城勢窮于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姑蘇圖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

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嗜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奔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堅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而制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棄僞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曉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十

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畫謀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開縱知亦不問放論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遇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從自苦耳且公不開陳友諒乎踰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塵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

身英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  
公特州州授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  
夫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忠生  
粹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  
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  
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  
不失爲萬戶侯况許以資融錢俟故事耶且公之  
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  
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  
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乘賊鋒甚銳遇春驚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一

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  
軍上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退春因乘勢奮擊  
大破之迨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用  
矣士信張帳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  
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徐達令軍中榮  
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截以攻城矢石不得  
傷達督將士破胥門常遇春亦破閘門新寨遂率衆  
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  
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  
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錄參政皆降時士誠軍

此書是  
附錄

大潰諸將遂囑附登城已破士誠將使副樞劉毅  
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  
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兄兵敗謂其  
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  
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妻妾侍女  
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殺火焚之劉氏通自縊  
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月  
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甦達又令潘元紹  
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瞋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二

此書是  
附錄

出時門途中易以戶屏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官吏  
家屬及外郎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  
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達謝節大王  
等題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固不肯起  
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  
通善長怒罵之太祖欲令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  
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  
上召諸將凡於戰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  
豪傑紛起于將兵渡江順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



今日之方  
古何平干

發源於此

明史

討方國珍

開張制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各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

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入上書稱頌功德謂華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馮勝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三 將之獲實和伏誅

近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果假兵謀以我虛實爲飯服計又北通檣席帖木兄南交陳友諒圖爲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扶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不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禰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論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爾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珍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墳通遁追至盤嶼與

曹以

明史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合戰敗之犬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命國珍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榮以城降進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珍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珍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率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喻伯通亦降太廟成

皇明通紀卷三 高皇帝 三十四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政李善長爲左相國

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

兵二十五萬縣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璠爲南征

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安遠陳和

無爲等衛軍餘江南取福建順慶平章楊瑄左丞張

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荆南 順德德源兵衛慶等

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

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

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政務攻取得爲將之體者其如

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思遇春不能勝但思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見敵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敵前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陳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有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副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其識之達等拜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十五

命辭出上既論遣諸將征代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厯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

宇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世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間陝雖有數

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二十六

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王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海濱南控閩越漢沔鄱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應人民未知反爲我輩輩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論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就

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

今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申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至是命李善長傅獻楊憲劉基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書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七

奸貪之吏得以貨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者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上遂命頒行之

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勦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姓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賜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趙王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帖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學鄒縣簿孟恩諒等遁見汪瑛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上出視園丘 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通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大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勩皇明通紀 卷三 高皇帝 三十八

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以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

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奉表勸進 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眾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在

爲民。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因鄒之明日，善長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威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如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起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

終

卷三

高皇帝

三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

東莞 陳建 輯

太學 臣江旭奇訂

戊申 大明洪武元年

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師 皇帝位於郊

壇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

立廟追尊 四代祖考妣皆為 帝后

立妃 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 上

幸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

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

分不寐時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一

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上曰方

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投

人為本顧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

難保也 上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為 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勢獨異曰倉卒無憂亭豆粥

津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誼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

懷輟飯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

孫皇后嘗隱太子將除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姬清

長安傳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帝后

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徇情不恤將士或以朕用

為嫌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 后轉為

寬繼卒免千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罔服御

詰怒小過輒為朕曰王忌昔日之貧賤邪朕復為楊

然家之良妻衛國之良相豈忍忌之罷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止妾安敢比

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以李善長為中書立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

史中丞

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官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一

上曰通閣中書及都督府議像元舊制設中書令欲

奏以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

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克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儒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

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唐同取

東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官官取廷臣勛德

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者人動有典則者新進之賢者

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能進退之才必以授賢臣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萬金之望不以什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  
詹事府總裁訓導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  
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  
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  
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  
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  
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  
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  
置賓客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  
初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  
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  
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  
神明而致齋祀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  
以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  
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  
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  
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  
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使  
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

聖德堂

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  
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  
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  
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  
詔製宗廟器御  
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居新宮

聖德堂

天下府州縣官來輔性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  
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翎植之未  
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  
人貪者必蝕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  
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設尚寶司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四

胡廷瑞等兵至達寧元守將達里麻恭啟陳子琦謀  
固守老我師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不能友達至  
麻夜潛請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出  
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  
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  
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諸將數請出戰友定疑其有

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論城夜遁我師遂併力  
攻之友定勢蹙退於省堂斷藥飲之恭取文殊拜牙  
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上  
以賜胡深子禎禎歸其肉以祭父

二月胡廷瑞等陷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  
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兼政朱亮祖為副率師  
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  
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  
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五

聞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  
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  
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  
要絕其聲援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  
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大招徠留  
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  
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  
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  
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

仲尼之道  
天地之道

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  
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  
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

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參同大將  
徐達等併取中原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論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  
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至期  
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儒修  
祀事于闕里樹其教之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六

定賦役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  
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 上慮經營興作役及  
貧民故定此例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同司天監  
詔湯和還明縣遣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東  
守臣李景昌遁 上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

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  
是以兩軍之間夾處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策初

時之勝不  
若之勝不

未必皆然及至推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  
在上勝之勝不若至之勝也然臣觀陛下情不獨  
古法而廢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  
登必死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親戰陣之事圖國奇正  
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  
論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淵降先是君淵自廬州走安豐安豐  
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  
以書諭君淵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傍師  
將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

皇明通紀卷四洪武二

信尊下之古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  
命禦彼邊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  
重自可量也且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  
乃足下丘壘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  
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  
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  
母糟糠之妻獨居寒處客天一方胡思莫望以日爲  
歲足下縱不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  
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  
情然而來子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

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淵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  
歸其母於陳州君淵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  
洛君淵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  
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  
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淵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  
鄉里率衆保陣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  
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若自守圖  
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  
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

皇明通紀卷四洪武二

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  
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  
車就于眾曰四境毋如奴縛至以懼此刑也又使數  
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掌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  
奴縛至者視此於是入服其實獨有章以爲光武待  
香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  
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  
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  
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奉



城東南光  
德門外

寶曆二年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堪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恩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而遲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恩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北之郡縣悉皆歸附

陞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請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遠

聖明通鑑 卷四十五 九

唐名臣實錄李勣吳讓特召與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大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歟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輪城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達變者矣

楊璠等兵克永州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克之  
河南諸郡皆下獨潁州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

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命攝擇朱英復姓沐調中建寧節制郡武延平汀州

三衛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

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唐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

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難難易忽久遠易

聖明通鑑 卷四十五 十

尼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

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論論之曰治天下者修身

為本正家為先始子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

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

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官園政由內出未

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或人甚于鵠毒惟明主能察

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刺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

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新州進竹單知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

賈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新州所建竹園爲用物但未有命而米廉之愛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定天子祭祀冕服上謂南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紅袍餘不用

五月禁官不得典兵預政

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

慮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通簪花赤拜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二

任率官吏父老迎降薄貴等州郡以大降附亮祖分

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

時王禕出爲漳州府通州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

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

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

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

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

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

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轉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西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進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所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初方將立法垂憲以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定一代之兵制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

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上嘉納之

七月廖永忠進兵大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

老迎降進天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

州大南寧元士浪屯田千戶朱真執其守將平章敏

任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與守其城遣

指揮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

境阿思蘭部將李職敗知勢不可爲乃率所部諸永

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葉舞陽陽山

南寧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卷四

地理志

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

上遣使賜中郎老稚孤貧者

時淮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

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德入陳諸之

曰昔元走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

年及其子孫息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

復何辜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捷之日毋掠擄毋焚

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

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放

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戴拜辭而行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發天甚

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真人印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自中灤渡河取

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

走其部將楊儒來降得師八千餘衆遂下磁州進

攻廣平元平章周闊先通鄆縣縣尹都文王率耆老

降克趙州獲元將侯金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

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

會于臨清進攻元都

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進攻之指揮郭英

曰我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吾力也宜出其不

意破之翌日天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

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國翼而

出與戰良久英佯取敵棄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李羅遜克通州

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遂

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

主見而驚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

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數飲斷壁求活耶左丞相

失烈門等皆勸國守京城不聽卽命准王帖木兒不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去如上都

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濟化門攔濠登城而入大

將軍達登濟化門樓執元准王及丞相慶童平章達

兒左丞丁敬等城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

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官人妃主令其官

寺護持掌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擾

元主嘗以國祚固衛士對云平歲萬歲不必慮惟日

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亡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  
十一日大厭天下與民更始

放元官人

放元官人  
放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

御史中丞劉基  
青田先是上北巡命丞相李

善長及基留守京師

善長及基留守京師  
基見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

久當使紀綱振肅而投惠政可施也

久當使紀綱振肅而投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

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真于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

剛嚴督察內外有犯悉真于法復按劾中書省都事  
李彬犯法罪當或善長素愛彬所緩其獄基不聽奏

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善長想

之基求退遂歸

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席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有司言費小不足新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此然

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

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  
至開奢汰之原故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

敬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

敬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  
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

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

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  
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

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上賜

一封制朝議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殘上

哀悼親制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先是有卿

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

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下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

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

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

天下之賢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疆域未一致賢養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十

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

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

厥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

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

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

欲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

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弃

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

常遇春等取真定

司天監遇元王所製水晶官刻漏備極機巧上覽

之謂侍臣曰廢舊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  
官有益也使發此心以治天下豈至誠公命左右碑

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

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趙山西所過擇人  
守要害

鄧愈討蜀之莽義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

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  
居則匡輔治道勳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騏日  
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虞戰袍

聖明通紀八 卷四 漢武

上

齊擊蒙恬天雷之臨首請薄嘯嗟雖風神也悲哉自  
且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哉今天  
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庸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  
看鞭一乘朕心悅矣甚至京師應基祖父爵皆永嘉  
卿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語一切禁止

軍東官及備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  
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親視侍太子

說書命諸臣分書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  
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時雪賦故有是意

上

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四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  
國事 上問曲宜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諸  
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持局殺吳世子及為  
帝又輕視兄錯繼則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  
諸子講此則當言漢王嘗上尊天子無養天下公諸  
如此則為太子者知藩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  
王室盡君臣之義

聖明通紀八 卷四 漢武

大

遣使領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  
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  
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  
蒙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繼  
朕幸基江左掃平羣寇定華夏臣民推戴已至中國  
圖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釋字大貝已  
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  
爾四夷君長首帥等遠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二月徐達與鄭將驍日開橫陽席本兒出水原出  
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龜六衛之師足以鎮

無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使達  
不得戰還無所依此法所謂扼吭搥虛者也若彼還  
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  
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遣兵其鋒  
甚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  
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馮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  
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  
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  
選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  
之會擴廓部將歸鼻馬潛使入約降且請爲內應達

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至以舉火  
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  
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  
敵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然燭生帳中間變倉卒  
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說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  
從十八騎遁去道不及遂克太原歸鼻馬帥餘衆降  
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夜遣傅友德薛顯將  
步騎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俘斬霍絳荷氏平  
陽等處皆平  
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

至是比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上嘉之擇爲吏  
部侍郎河備陳房中事且上方營擴廓帖木兒竟由  
是敗

一日遇朝還宮皇太子詣王侍上指宮中隙地  
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  
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  
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成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  
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

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  
皇明通紀 卷四 元

布衣歷戰陣十五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  
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  
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  
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  
之將帥輕裘肥馬氣張赫赫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  
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倭但恣一身逸樂不恤  
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至  
喪身滅名今曆數已膺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  
日愆一日自非篤實軍士憂官享勞外更未嘗說  
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怠惰廢之時勿爲驕

晉書

卷三

東晉

安南

王

制于天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立

北

晉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東常裕矣

安南國王陳日達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爲安南王

定三師朝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助舊大臣當

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

廟社稷壇制于尺下郡邑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

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墜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

日詔立旗幟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從天下衛所于公

署後以霜降日致祭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京師四

皇明通紀卷四洪武

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

尸故有足節巳酉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顯遣使奉表朝貢

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

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昔開寬則得之未開以寬

失之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

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

維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并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道中則無弊矣

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綸祠有像祀之

以功臣胡大海等再成趙德勝承安會通海張瑄

勝桑世傑配享太廟

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

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華興

丕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崇之

初興師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應浩繁止此數郡以

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

第難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

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

皇明通紀卷四洪武

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慰吾民

朕意焉

遣使責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

平開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

賞爲大將軍等城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

將軍征建其營兵出澤遼路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瑄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孽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

乃爲可者  
立於其間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  
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逐西賊武昌東定姑蘇北  
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  
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提其成建功  
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歎歎而不  
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歿垂無窮之  
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鵞  
鳴山序其甘野爲像以祀之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  
神祭禮

皇明通紀 卷四 典武 三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定翰林院官制

進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  
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

命祀馬祖諸神樂壇于後湖  
二月 上耕藉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盪于

北郊以爲祭祀衣服  
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

冬至  
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一年復

重人以天

更爲皇陵立衛守之  
詔增天下神廟壇於闕丘之東方澤之西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  
水加飯諸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傍同侍坐因取  
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  
屬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  
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  
矜則小量則損驕則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  
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則亦

皇明通紀 卷四 典武 四

人正應正  
知人成理

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  
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  
慮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及厲其民何補于國哉  
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上謂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爲道德或以通世務如  
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  
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泣  
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



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  
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

錄元雖公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

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朱濂澤州府

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

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兵諸書以資參

攷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

及至正事蹟

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追俘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橋渡河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府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

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

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宜

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

應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

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

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

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衛

竊席以兵出沒其間縣皆非勦敵足下當時不能圖

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與足下相爲

犄角者皆被靡爛伏足下以孤軍獨持徒傷物命終

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

深入沙漠以圖復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而從然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不足

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

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姪

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

墓所在深風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

就華當以漢賈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

皇明通紀 卷四 洪武 三

見者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戒之及

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

四月大將等進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

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

陽然後從臨洮西攻臨洮進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糧

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進番夷北界河隴得之其人

民足以備戰其地產足以供軍餉今以大軍蹙之

思齊不西走胡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勿郡自下諸

將然之選進兵克隴州秦州鞏昌乃進馮勝統諸將

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張思道乘張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干總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同賜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廣法占  
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良臣年慶路聞王師克臨處大懼亦以慶陽降願將  
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遂季恩齊赴  
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  
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干總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同賜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廣法占  
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卷四 洪武

三

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昔帝舜之世不  
見祥瑞曹何損於聖德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  
涇州諸將以師來會達恐其害相援乃分將抄其出  
入之路以兵圍慶陽良臣挑戰擊敗之  
上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久不歷廣祇通見田者因側其勞不覺徒步至  
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山為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為  
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六月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嘗晏安之餘多好神

仙也

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  
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探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種  
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

然之

元也速復侵通州光是來侵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  
騎至是復至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禦之德  
命李文忠為副由遵化度廣兒嶺敗元將江文清於  
錦川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遂破開  
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浮斬其宗王慶生等遂進  
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截其歸路虜果夜遁

卷四 洪武

三

常遇春

遇伏大破之斬其將繼任凡得軍士萬人車馬兩萬  
三千牛半五萬全師還京

通春

七月七日大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開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愍至龍江上親  
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  
曰朕東撫高麗西抵上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  
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階第二追封三代皆王賚  
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為王太子  
妃後勅葬遇春于鍾山之陰

封王

造太廟。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制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蓋夏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遂宗廟祭器，室依當時，膳于是造酒，匱孟孟及揮、桃、桃、簡、篚、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親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于酒、醬、醢、醢、司、原、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

皇明通紀

卷四 高皇帝

三

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李思聰、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徐達遣右丞徐禮將兵，持扼馮勝亦駐軍於驪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兼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據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聰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救，皆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

九泥、曉之姚、順等知事不濟，獻門納順八月二十七，日達勒兵入北門，其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比遁，追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嘉慰，權甚優命。皇太子遂永忠歸第。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王明昇竊據巴蜀未下。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戴壽至已，蜀論以禍福昇欲宋國。

皇明通紀 卷四 高皇帝 三

皇明通紀

卷四 高皇帝

三

入觀，率於羣議不決，環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昭李文忠代領常道春之衆，圍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廣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關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難，若縱止，吾恐敵食殲，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大馬邑。元運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敵戰之，擒其將不華、都帖木兒、次白、樺、解又擒哈剌房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

敵五十里文忠至達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計  
先遣人開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  
悉衆來攻文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骨  
人成羣自貢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  
前鋒管軍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  
馬匹無算遂進兵追孔與至東勝州善哥舍不見度  
而遂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與以重兵攻  
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與走綏德其部  
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

卷四 藝文

三

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就張中十事命宋  
星明通記  
源作傳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呈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  
因諭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  
雨就太尉廟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皆建屋  
以備風雨之文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  
壇壇北建殿七間如他風雨則于此望祭  
占城國王阿答何者達其臣虎都魯來朝貢  
功臣廟成叙功以律達爲首次當遇春李文忠鄭公  
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  
興俞通海張瑄吳良吳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成孫與鳳凡二十有一人然若肖像祀于廟生者  
其位

十月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顯諭以  
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使人出沒尤  
當慎禁又以六經四書進鑑漢書賜之

今天下郡縣皆立學

學校之制

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里元  
其敝稱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  
間彼類風靡敝李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燹以來人  
習於戰國惟知于戈與織里豆恒謂治國之要廣化  
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

卷四 藝文

三

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  
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  
之習此最爲急務常速行之  
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  
甚衆克勤嘗經陳義問者悅服  
遣使致書元至書略曰康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  
不能控禦致諸將徐懷不軌靡有職定禍亂以安生  
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朔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  
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  
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

分據秦晉互相管轄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日前  
歲出由齊晉經洛河大無起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  
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  
故土上策也未幾遂將來報君車殘兵留連開平朕  
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羣盜今  
遠寄沙漠欲勿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  
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  
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陞山之北則君雖有  
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  
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國易處安分順天以存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武 三

一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以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刑以輔治  
唐虞不免親舜命畢昫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聖  
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  
極刑爲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敦龐熙之治厥實  
觀此深有所裨即當體之  
甘霖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賁平定中原征南靖土  
甘霖降于鐘山華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  
短應朕德統將焉足以致斯翰林雅稱對曰事人之

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卑中及萬靈則甘霖降體下  
散林天地萬和民人故嘉祥便清起居觀曰帝王  
恩及于物順乎人而甘霖降陛下寬租減賦復  
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學士危素曰王者教  
養耆老則甘霖降于松柏此陛下尊賢養老之所  
致也並告于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備惟恐  
不至焉敢信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  
災異之兆乎旨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于天  
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皇明通紀 卷四 漢武 三  
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  
指揮張溫撫其歸保保少却還明溫收兵入城賊兵  
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守華昌指揮于光來援  
至馬蘭驛得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懼者  
軍出降尤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然兵精  
大軍行至矣數惡敵之城中國光言守益固保保進  
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食奉  
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率上儒韓觀魏文選人祭之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嬖等人事成權臣禍亂我

之禍曰木必蠹而後腐之禍必虛而後病棄之國  
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國寺之權唐無藩鎮夷  
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親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  
道若不戒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狎義  
費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幸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  
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聞寺近習職在掃  
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  
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  
患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  
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

皇明通紀

卷四

三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  
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  
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

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著且能  
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上

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惟之  
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其心如水以義理  
爲權衡而已無與爲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  
曰汪廣洋何如曰此禍淺願其人可知上曰胡惟

通鑑

庸何如基曰此小愆將傾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  
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  
以奈煩劇爲之且執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  
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諫未見其可也  
占城國遣平章蒲日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  
國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至兩國  
皆聽命罷兵

李文忠以所俘脫剌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爲其  
至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皇明通紀

卷四

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

庚戌 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鉅陝西出征

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

元上都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室築于城東

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室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

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祈祭于月壇從之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詔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

山川及墓錄其碑圖發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庚東詹崖等處

上曰前代詹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

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

以有罪人居耶

二月 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

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  
寧國廣德滁州今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  
信嚴州衢州婺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  
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湖廣慈利土酋覃皇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

討之初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

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

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恐進兵賊

東敗走乘勝追至其塞山勢險峻三西陡絕下俯江

水一面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能上置度乃遣人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詐降使部下黃永謀往報爲虛所執盡知我虛實

拒守欲爲持守計未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

日月平城陳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

乃還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于奉天門及

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廟行

之而久遠秦廢之而追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

治亂不齊特賴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

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

分茅胙土以爲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

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實功臣之後然  
事早之分所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標  
爲秦王第三子綱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  
爲周王第六子棟爲楚王第七子棟爲齊王第八子  
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侄孫  
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請居和州素擢用金鑿  
人字大朴與同邑黃暉字殷少少同學元至正末素  
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爲待制徐達下燕京下令  
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暉約死于難暉從人張年勸暉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勿死暉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素走所居報恩寺  
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  
死是亡國史也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  
學士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素驚微  
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  
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  
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  
忠臣守安慶爲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  
立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  
薄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金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

明史紀事本末

諭年憂懼而死

明史紀事本末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

明史紀事本末

道二場論一道詔詔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

明史紀事本末

試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

明史紀事本末

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

明史紀事本末

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

明史紀事本末

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

明史紀事本末

遣使賁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

明史紀事本末

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

明史紀事本末

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觀人心天命何

明史紀事本末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明史紀事本末

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

明史紀事本末

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

明史紀事本末

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

明史紀事本末

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于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明史紀事本末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

明史紀事本末

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惟君其審圖之

明史紀事本末

安南使臣杜彝欽以其王陳日桂卒來告哀請命

明史紀事本末

上素服御西苑之握服召彝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

明史紀事本末

編脩王康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

明史紀事本末

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康屬聲訶之乃奉御製之于



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柱置位于殿前廉南面有宮

之其君臣拜伏以禮成禮而還

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

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

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千五郎口右

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

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

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

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

不聞鐵直之待莊買平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漢武

軍之威死而後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

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有敕

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辱將軍緣此緣

其軍法是用遙使將軍中諭責自今將軍克服愛養

奉姑息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遂封燕山侯聖德

祀于功臣廟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廟見擒其

平章視其犬白旗之于駱駝山元太尉嘗于平章沙

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達大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

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表祖于應昌府文忠等進

製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

王并寶王金寶王冊大圭玉璽圭五竿玉斧元太子

愛猷識理達臘破脫身遁追之不及遁中與擒元將

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通太尉

子軍擒元童伯答兒獲馬駝無算朝廷遂空

五月詔給存恤之祿

今天下郡縣設義舉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嚴有徇

習元人焚棄屍骸者生以重罪命刑部若之律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漢武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弘矢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

及郡縣學諸生習射

定服色之制

戶部奏蘇州連達三十萬餘諸擒守臣罪 上曰蘇

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勸其力今積二年不濟民

困可知著遠其官必責之千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

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遺免之

詔定鎮海廣城間請神行號

日頃刻弗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燈進  
農家之食雜麻麥菽果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  
之曰卿肅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  
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  
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  
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  
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勲立名于當時  
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  
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棄肆以致敗亡此蓋勇  
皇明通鑑卷五

洪武

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  
貴矣

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開元主祖遂相率稱  
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  
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  
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部示遼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  
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  
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懸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

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遼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  
大等遊牧使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  
部居本地羊馬草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  
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  
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倭  
大之詞責省臣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君子聖  
何乃智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訕元雖  
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  
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負而以此張之四方  
皇明通鑑卷五

洪武

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改之  
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皆臣楊  
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  
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于孫恐不行此禮  
元雖夷狄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  
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  
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  
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理不必效  
之但令服本俗服于中宮廟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

令就謝賜賈的里八刺第宅于龍山封爲崇禮侯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  
 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  
 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備之用充矣從之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  
 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失援矢復戰斬首數百級  
 時守兵甚寡飲軍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難請援友仁  
 攻益急興旺發其檄櫓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  
 報卽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賊令軍中人  
 皇明通志 卷五 藝文  
 持十年懸于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  
 諸儒備大明集錄  
 詔禁民備修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各  
 歲以字號經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予民  
 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應職者處  
 斬  
 建諸王府  
 中書省臣丞楊憲以罪誅  
 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上聞訃震悼  
 遣封新開公親臨奠祭  
 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和州招諭土蕃元帥  
 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遣元璽王至西黃  
 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于是和州以西北梁烏思  
 藏等部來歸者其衆征哨及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瓜哇開西洋鎮里國各遣使來朝貢  
 禮部尚書開凱等請進勝殿樂 上曰古之帝王德  
 隆治洽熙然大和一舉樂以爲未過今天下雖定  
 人民未蕃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  
 皇明通志 卷五 藝文  
 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  
 十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欲誠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  
 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  
 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微里帖木兒乃君  
 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通元史告成朕以先君爲三  
 十餘年之主不可無監以垂後世用監曰順已者于  
 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  
 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進還之  
 聞其寄圖之

十一月壬辰

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餘廷鑑  
劉亦榮  
文對功

車駕出勢于江上  
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  
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  
將功績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  
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  
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由己私皆放古先王之典善  
之二年以征討表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  
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

聖明通記 卷五 洪武

時即從征討摧堅勳勞甚多此二人者已列公  
爵宏進封大國以示褒嘉徐達功立封晉王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  
等宏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  
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  
宋國公鄧愈魏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  
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  
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瑄營陽  
侯郭興華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廷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陳德勝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錄斯春侯並食祿一千

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

宣寧侯曹彬空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

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

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徐達而下並受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

聖明通記 卷五 洪武 十二

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

也仍編賜諸大臣功臣爵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

及帛百匹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俞通海號國公丁

德興濟國公加封取再成泗國公

封汪典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有而

弗問然弗與諸將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  
賞封典祖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  
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  
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繼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一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矣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目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

皇明通紀

卷五

山泉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戒勸而不能悛至于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効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革畜殺面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竊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簡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上大宴羣臣宴畢因歸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

皇明通紀

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一晏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等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忘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後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

皇明通紀

卷五

一計然不知友諒制而輕士誠後而備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都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矣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振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無不下或勸朕遣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蘭闕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大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燕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

餘慶侯功

龍

益南人人  
其申

大明志  
天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退之

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陳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

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靡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

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

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

絕因默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

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

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胃之勞矣于是

達等皆頓首謝

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

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

戶部言陝西察罕咽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

提舉司募商人入鹽中鹽如此則軍餉不乏民獲其

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

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

戶各有差

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征西將軍副楊瑒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

荆湘舟師由羅塘趨重慶傳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

檄時陳德汪與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

都上賓論傳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

東守羅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

懷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寒有甚于冬京師尚爾况

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

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襪加給蔚朔寧夏等處

皇明通志 卷五 洪武 十六

將士

二月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

州金鑑人

論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

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子陵癸禮部定議合祭帝三

十五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

寨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餼糧之數并處

使奉表來降。上嘉其意。立特留往。諭置遠東。指軍使司。以益同知。指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達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

聖明通鑑人 卷五 洪武

十七

與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督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瑄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閉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盡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瑄遣指揮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基。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瑄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

階州

傅友德既克階文。趣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總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連戰艦百餘艘。艦以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進。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羅漢兵。兵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復勞困。遂來聞。大亨兵敗。果必淹淹。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

聖明通鑑人 卷五 洪武

十八

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夔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

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捷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  
戰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與數將死者甚衆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五月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  
不輕犯更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  
更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墨石之剛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鍊之  
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  
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  
頭抽腸之刑秦夷之誅而因國成市天下怨叛所謂  
皇明通紀卷五 洪武 二九

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  
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  
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豐糧關山峻水急錢索飛檣橫據關口  
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渡關以  
出其上流人持機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  
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知覺也  
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  
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  
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

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鑼而  
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炮  
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  
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  
餘級溺死者無算乘天張旗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  
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進進和率  
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  
望風奔散乘勝抵重慶大銅鐘夾明昇君臣大懼其  
右丞劉仁勸昇奔虞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  
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十一

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  
碎豈能効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  
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  
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  
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而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  
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  
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  
大亨拒戰以象戴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  
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縣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



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  
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關志奉城降  
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傷知  
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  
平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銜鑑之  
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  
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  
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廉官驕職卿等居持  
銜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二

而已也  
上謂詹同曰論事實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  
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  
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乎心者  
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  
爲治者遵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  
不慎也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  
成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朕詞或鄙陋不雅乃  
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

得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  
時古樂皆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  
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備爲舞隊  
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  
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諂諛淫蕩之  
樂悉屏去之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請儒臣曰朕開歷代賢君事  
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表世之君違天慢神威名  
災譴朕爲是懼每于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三

欲示警戒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  
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  
答阿者欽蒙以金幣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  
侵擾疆域被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  
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愛 上感  
其意及答班瓜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發金其國王云  
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事韓兵  
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否安南即日罷兵  
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

無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界難以發達  
若爾國有能習中爾華言可教以意律者擇數人赴  
京習之并論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示  
懷柔之意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  
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  
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  
謀論

是月復開科鄉試

漢制科鄉試  
此有賜卷

上于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各上言以爲雪霜之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十一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  
付史館咸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  
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南番暹羅國王參裂昭昆牙渤泥國王馬漢沙三佛  
齊國王哈喇禮八刺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  
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並  
獲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嶺攻克剌學士等寨

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崩衆悉北奔又遣指揮  
孫恭等領官軍自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  
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  
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關牌九銀字國牌二皆  
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帳什器衣服  
有差

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  
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  
功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是錯謂人情莫不欲善三  
皇明通紀 卷五 洪武 三十一

王生之而不傷其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  
生之而不傷厥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而眞  
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朕嘗思爲君惟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子  
無辜驕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首深戒也

十月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  
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  
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  
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銀券子孫世襲  
皇明通紀纂要卷五 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六

東莞 陳建 輯 太學 江旭 訂

壬子 洪武五年

海王

庚子

復召

十一月元遣章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魯雲南特速那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禕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

世襲 上給賜錢參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

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二事未

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

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故遣汝等分道征之于是令

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

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

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領

將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

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

馮勝等擊元唆王兵于剌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

西取甘州趙西涼敗元將失利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兀子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其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罕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伯寶丘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

李文忠守兵精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莽來勝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驍驍重子驍驍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天下馬特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勝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勝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為文忠報以祭廟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查爾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獲大授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驚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僧

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神溪等洞蠻夷作亂命樞密公耶愈為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千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民率實慶衛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滿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發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山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

皇明通紀

卷六

三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自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為養濟院

詔有司奉行鄉飲酒禮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肅祥寶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

本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于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福也

七月琉球國瑯里國各遣使朝貢

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不利指揮張存道死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計襲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

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

皇明通紀

卷六

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

十一月征南將軍耶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胡祜還京師先是顧督餉定遠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顧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祜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箇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

身元幼主

身元幼主

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為將軍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藏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各無勦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親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請示中國其有賜示優待者不久非錫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候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誠斷賞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五

四海上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帶解名號者蓋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家座而前幼至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入朝歸二生宜督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生族數百里滿亘于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當草野名

身元幼主

身元幼主

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獨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十二月內使奏增餉免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何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令有司考課必書養桑學校之績

祭爾 洪武六年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殿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溫州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

皇明通紀 卷六 洪武 六

黜丞相汪廣洋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觀內選張瑄等四名山東解觀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飯每食與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人武英堂俾肄習政事蔣學方復彭通宋善王隲吉等皆拜給事中

建康府志

月經通

卷六

詔書

建康府志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人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談以

治彥良對曰道在正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

則實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

忿怒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

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卽周禮所謂刑國

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

曰用德則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

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

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

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

文入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二月命宋濂等類編歷代帝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

示諸王

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統次之

大軍出縣門傳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通追復故平章

字羅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于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

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于傳說

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

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錫之能

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

鱗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

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苑之足稱者宜令有司采舉

俯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李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

僻險民多負販私鹽卒通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

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干璉奏上二事皆不

先闕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樞事恨之適有旨逮豪

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休史述基善相地以

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

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相庸請加重

辟又欲逮于璉獄上皆不聽惟奪其諱而已基入

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

以臨江侯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岔榆僞

副樞失剌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陝秋師再出戰

于亥刺河敗其衆斬首六百級擒僞僉都督等五

十四人

五月祖訓錄成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

七月以左丞相胡惟庸爲右丞相

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

修大明曆

命宋濂授卒歷代奸臣之禍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唐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特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遣使賞勸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

皇明通紀

卷六

人

成而賞賚錢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憂衆難任其勞昔川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于善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攻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秦西有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于滄澁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誨乎卿等宜益勉其功以副朕懷九月賜臨濬造作軍士衣米論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

通鑑纂要  
卷六

通鑑纂要  
卷六

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濬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論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諸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近時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自今凡諸論臣下之辭務從簡古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

皇明通紀

卷六

人

對偶悉從典雅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泰府紀善林溫以恒言注釋群經時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傳注之害在乎辭繁而古深乃詔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收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其討之道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遠見檣新部甚衆又招降僞國

公吳化都等萬八十八人

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

寫二十條取通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為

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十一月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

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生

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

秋好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

皇明通鑑卷六

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干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

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

改節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微服雲

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親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

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

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惑世亂民乃令郡

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

不得為尼著為令

甲寅歲次七年

正月春闕江樓成上親為之記樓在金川門下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

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稅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

訓其族人

三月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

州衛道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從招之郭買的不從

者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

皇明通鑑卷六

日買的罪固當然為兄弟者告之下從執之而已

手自刃之有乖天誡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

其所獲牛馬給之

四月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

新城

置鍊冶凡一十三所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太祀齋

之日率饋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平非常用致

齋三日而供三饋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

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走非過侈也上曰周



大明  
高宗

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唐同宋濂等集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  
之大者爲聖明實訓五卷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都之

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新故元宗王

朵孫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

羊以萬計獻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象哥及其金帛

并斬其妻從各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

皇明通紀卷六 共五

海上倭寇有言命靖海侯吳祿率沿海各衛兵出捕

至琉球大衆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鎮守北平淮安侯李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上命

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帝貴妃鄭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

在爲母原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爲禮近人情

命諸儒臣備考前書以報于是上親定制于爲父

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于衆子爲庶母皆齊

衰庶嫡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庚書使內外爲守名

曰奉憲錄上自序之

高宗

上御武樓宋濂侍上者訪天下嗜學之士濂對曰  
惟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  
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  
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  
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舉  
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進崇禮侯賈的里八刺北還命官者咸禮表上花帖

木兒送之辭行上謂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

俘裝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

皇明通紀卷六 共五

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附君之

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參議議理

廷議論以順天保祝之理使自裁奪

十月皇長孫榮英生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

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爲已

業

十一月甘霖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

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郡縣定禍亂收元洪武今紀

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兵  
後苦歟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  
不顧身沒于戰場屍不至家見無所依父母年高妻  
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開  
經兵遯無父南于北至今不能會聚失養者有之  
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  
具名以酬朕賞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官功臣庶子諸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  
其于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于洪  
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鑑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五

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爵雄  
接接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銳帥大軍而四出  
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于白刃之後歷戰于猛  
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  
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  
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板中書都府皆爵以  
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榮不在  
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  
十二月靖海侯吳瑄奏旨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  
三部故兵三部無賴快私逞慾戾引平民富室瀕海

大授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軍獲死罪不可誣良民  
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  
賴以安士弘湖州人淮南雄府通判卒子官三郡之  
民悲思之

乙卯 洪武八年

正月 洪武政記成  
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  
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  
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日學  
其苦鮮寡孤獨饑寒困路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

皇明通紀 卷五 十六

如此者宛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  
惻然故躬提師旅告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  
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  
朕之初志子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我輔  
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二月 御製資治通訓成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  
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  
教化廢雖中村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皆  
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

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時上以爲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置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詔遣大明寶錄

申戒有司給由赴京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皇明通紀 卷六 一十七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維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憾曰其如養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游奇奸謀深惡基乃遣醫求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其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同當寤爲我奏其罪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嘆寤當如循環耳幸

聖主

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丈夫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知無不言每遇惡難勇氣奮發計畫立說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慶遠集寫情集翠眉公集

時丞相胡惟庸事竊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屬殿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激久爲國大害上覽

皇明通紀 卷六 一八

其奏即召還

陝西按察使事虞以文言曾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遠徼無常以避徭役其荷腰木田皆深莽闢望莫肯下山開種益困用力勞而又私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從簡素毋作奇巧華麗游觀之事以勞民廢財十一月甘露降于關丘青林之上時上詣齋宮省

祝壇揚親親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甘如飴詔群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特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間災而懼或象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侮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敢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群臣

發罪人于鳳陽工役屯種

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

皇明通紀 卷六

十七

是攻今特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

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冠遼東都指揮馬雲葉

旺擊敗之通去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丙辰 洪武九年

二月太安州民于萬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等郡今年稅糧

命中山參湯和頤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佛三連臣伯顏帖木兒人寇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傳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崇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後文訊之

皇明通紀

卷六

二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召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恆爲儀禮司序班濂懇于英選良馬賜之上親作歌召群臣咸和贈以示寵濂書寡飲嘗荷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犯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等皆應詔上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府又有山西平遙縣葉君并言三事尤切直按居  
 昇字伯臣漸之寧海人聞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  
 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即為  
 書以上其答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  
 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  
 詠詠殺人如滅殘虐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  
 管杖徒流處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  
 乎大公主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  
 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  
 得罪或以贖罪多家為股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  
 皇明通鑑 卷之三  
 幾古之為士者以歷仕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  
 之為士者以混迹朝間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也  
 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撻楚為尋常之辱其始  
 也朝廷取天下之上綱羅掘機務無遺逸有司催迫  
 上道如捕軍因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  
 或異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泊乎居官一跌于法  
 則必屯田工役之餘竊理結于禁亂之役經之刺端  
 夫國治于亂世之餘竊理結于禁亂之役經之刺端  
 猶可得敘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群邪  
 之不正朝夕異令實圖不准君勞于上臣周于下治

為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始也  
 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  
 踰千里之國以封年久未遺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侯  
 有事則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  
 也書奏上怒其疎闊我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  
 獄中  
 八月丙申賜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  
 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遣使致  
 祭  
 改各省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皇明通鑑 卷之三  
 將征雲南命瀾川侯傅友德總行川蜀永寧雅嶺等  
 處修治城池圖漢于是金筑皆定中昨乾溪等寨酋  
 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  
 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  
 第一廟 淳宗居中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宮為正  
 殿後為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  
 享歲祿則設果朝 帝后衣冠于神座而祀之  
 吐蕃所部川藏邊阻烏思囊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

公鄒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涿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愆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管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豈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皇明通鑑

卷八

宋

二二二

皇明通紀集要卷七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丁巳 崇武十年

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空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千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費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著爲令

二月宋濂辭歸願行賜幣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

皇明通紀 卷之七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子又賜衣一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綈侯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口大江漲不可行空折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既抵家

上表謝恩後歲一來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土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輪租外免復著爲令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科

兼與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曾以蔡氏左旋之說爲

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

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

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

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

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自右旋

四月鄧愈沐英等破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

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

三萬

命御史李鐸往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

皇明通紀 卷之七 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絨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

及鐸至璉即悉取出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

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

五月諫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衡荆斷等處

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

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

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

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後罪不勝誅其

新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秋南番巴國人貢賜以金幣

九月免浙江秋糧以去年水災故也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時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口

縱恣荒淫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

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曉時而後

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星一星

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大第筆

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

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

皇明通紀卷之四

既隋元首戮朕民何所願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

秉政爲通政使

十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其詳開門曰午門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

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

門曰左門右門中門左右門兩廡之門左右有

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兩廡之門左右有

門曰左門右門中門左右門兩廡之門左右有

門曰左門右門中門左右門兩廡之門左右有

門曰左門右門中門左右門兩廡之門左右有

衛國公鄧愈卒自河州班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諡

上哀憫追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視非

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念器量宏偉

沉毅謀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

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

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會事漢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

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

被執而高麗王受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

皇明通紀卷之七

真大馬口夷虜兩害我我主必滅爾爾不知吾大

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

懼遣使人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上曰漢真當

危難乘危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

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卽稱

祿中封爲西梁侯以報真功

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

卽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論輩臣曰自古賢明之君

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以已未聞

近習嬖倖得預謀者況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



事人不  
中朝政事

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事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可抑而隨亂者多矣朕常以為整肅故立法寺人不遇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錄字

四川松潘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師討平之置松江衛戍守

十一月皇孫允校生

皇明通紀本 卷七

王

戊午 洪武十一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

給朝奉文武百官牙牌應帶出入以防奸偽

三月河關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

日今各官來朝坐課其殿最第為三等以稱職而無

過者為上賜坐而莫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

有過而不稱職為下不宴序立干朝宴者出然後退

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上諭吏部曰朝廷嚴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

非為賢才設今機密官之有才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關安府知府廣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起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四月命江陰侯吳具督庖 皇堂于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

碑備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葬

皇祖考妣即今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念劉欲報

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姜氏為義惠侯夫

皇明通紀本 卷七 洪武

六

人親撰碑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

元嗣君愛誠議理達刺頭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遷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六月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罷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

興舊吉定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

蘇松揚台海盜

南番彭亨關及百花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未通中國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

以舊唐書

冰夷列傳

奇異記

捷奏至京

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以梅殷為駙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已未庚武十二年

正月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麓

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三月上德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

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初諭國

子師生日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有裨于國家無

皇明通紀卷七

愧于所學俾功名立于兩間斯為賢也若懷詐自

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煩焉如李思迪馬

懿者朕以其學官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破朕未

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香味不足

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

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輔弼贊而

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曉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

賢之道恨不能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者不

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庭之上

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

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

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

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為師為

弟子者一以孔孟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李

思迪馬懿之為也

五月靖海侯吳瑄卒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墓塑

像祀于功臣廟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莊曰奏至知高麗龍州

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

皇明通紀卷七

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

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

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

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感

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

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北平久雨詔免其田租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

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張溫曾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

謝成永平

謝成永平美金朝興宣德侯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蠻寇彭番貴等平之

宋國公馮勝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遣使齋勸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歸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皇明通紀

卷七 禮

九

以備士吳沉為翰林院侍制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入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一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室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

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番禺知縣秦言廣東鎮守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新廣本

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訪求卜筮人庚申 洪武十三年

制禮廣本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惟庸黨逆謀已定詎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

惟庸居地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皇明通紀 卷之 洪武

上

西出奇走衛輝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撻亂下奇垂斃右將折儲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面上下亞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

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

廣本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謂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實

計盡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享年十七父母

皇明通紀

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朕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承澤、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悲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

卷七

十一

都督府。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類，彼此顛倒，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自昔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

北歷代志

者十餘年。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薄層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府賦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

召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遺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故元國公火脫赤加院愛尼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錄是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

卷七

十三

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衝拔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

明史紀事本末

三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五月甲午，雷震，護身殿大柱召曰：「朕以匪德託千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奸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誅奸惡，錮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無不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

申時雷震，護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

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免天下田租

上謂侍臣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  
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繇布之類  
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震奉天殿詔停濟寧二王府工

七月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三錠置  
其袖曰弟歸勿宣德成敬諸比出宮門納驍中伴醉  
脫褲露金附人以聞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  
九開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聞吾出入

皇明通紀

卷七

十三

無聞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眾乃服

九月置四輔官掌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  
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  
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襲毀為春官杜政趙民  
望典淵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補之每

賜生講論治道且令國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  
院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燕代之然

以憂卒餘皆坐罪然此職遂廢

十二月爪哇國王八達巴那務遣阿烈齊列特奉

金表表朝貢遣還

聖武

正月詔求賢

辛酉 洪武十四年

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  
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

等選驍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歌拒密副  
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眾沐英領兵出古北口

嘗一面克高州高州詮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  
宣并其部眾而還

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上則不獲授官非其才則不  
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去之邪臣以邪

皇明通紀

卷七

十四

正為難辨上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  
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  
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

歛猶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  
于庶人未有不備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當

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  
為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慕民之羨而陰奪其

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鬪民取利海內  
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人君理財  
庶人入不  
出之理

錄賦後集

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三月大赦

三月大赦

詔免應天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頒五經四書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

明籍教之不行

明籍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

五經四書則無

五經四書則無經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緣知道今以五經頒

賜之使其講易

賜之使其講易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

皇明道紀

皇明道紀卷七

美他日收發

美他日收發亦未必不本于此也

五月河南

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

請行時德興

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力益且彰其

嬰鏢狀

嬰鏢狀上狀而遣之

六月師至

六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是月海鹽

是月海鹽捍海塘成

七月日本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

貢仍命以書責之

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

王居滄溟之中

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

爲險限山爲固

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于

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穆文與王王若不容其

徽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

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

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

以王歸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

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各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茶

毒郡縣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

仇成充副將軍征之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勅賜恩勞賜田一庄

皇明道紀卷七

惟雲南特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逃寇

九月朔命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

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

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

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

喉禁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

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

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安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緜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緜辰沅趨貴州十一月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允徙開風迎降時聞廣多盜命南雄侯趙庸率師討之約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

江陰侯吳良李上震傳報朝親為文祭之遣封江國公肖像祀于功臣廟

十二月傳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星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期之雲霧則兩軍相望達星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

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達星麻擁兵陳南岸直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沂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星麻益發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奔河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眾大敗生擒達星麻死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眾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星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繼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

皇明通紀 卷七 十八

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國南鄙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糧下關為騎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遙明我軍踴躍歡呼賊眾驚亂新關而入薄率山上軍下攻之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賊腹自受敵遂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橋慶平  
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錄是車里及麻步和泥等部  
相率歸附又畧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

左春坊正字魏德齊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  
精幣聘之

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  
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皇明通紀 卷七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勅使任

本州知州等官

三月南雄侯趙庸精銳戶爲水軍

賈錦衣衛及鎮撫司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

曰諸蠻何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

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

守禦

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撤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  
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

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兼隸四川  
布政司

康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  
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上

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

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責  
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

趨利不知顧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增師生廩膳

詔有司繕表迎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鉉家

皇明通紀 卷七

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

國學既成上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

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

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

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

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

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賢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

廣平府史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於此

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



由之正  
十  
補  
金朝  
嘉寧

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鐵冶鐵 上曰今各鐵  
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  
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  
海外

七月 上一日錄四畢令御史元凱送東宮覆書達  
滅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  
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嘉喜從之

晉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  
旌表貞定孝姑劉氏劉氏齊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

皇明通紀 卷七

三十一

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齊氏  
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病愈比  
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  
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湯以進姑復起月而  
卒劉氏噴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凡五年不  
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鉤官為送其姑喪  
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考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  
領官軍首定等處勦捕凡攻獲賊寨數十諸夷解服

嘉寧

嘉寧

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舊  
弊用空印紙千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都  
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欺  
騙我遂大行考較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薨后性恭儉既黃服淋瀝之  
衣衾初雖敝不忍易每置衣衾餘帛緝為巾緝織工  
治絲有荒類遺弃者亦伸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

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  
也 后初未有子常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

皇明通紀 卷七

三十三

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不  
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  
王雖愛之甚焉勉令務學粹切懇至諸王有以衣履  
器用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  
濟之以寬仁 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同官必詢今日  
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衆子正奸穢  
德不可孫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  
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從寬文正鎮江西荒  
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  
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

卷之四  
孝經  
孝經

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當兵不能克皆其智  
勇也况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  
也後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  
吳興氏沈萬三家當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  
諫曰彼固當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  
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  
太學還 后聞太學諸生有攜挈妻孥者無所仰給  
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至是 后病劇  
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  
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  
其母通聖 卷七  
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死地也 上曰弗服  
之經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  
崩年五十一 上惕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平之雲南復平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  
寺道衍即姚廣孝姊蕭人勿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  
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教之學 太祖擇  
名僧輔諸王 文皇帝時爲燕王廣莘自請于 文  
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于與大王戴也

卷之四  
孝經  
孝經

既而 文皇自求廣孝于 太祖許之漢武末靖難  
兵起皆廣孝之謀也廣孝在燕侍 文王帝宴時天  
寒甚 文皇帝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  
冰廣孝應聲曰因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  
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今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  
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  
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箇龍正要  
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  
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止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簡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皇明通紀 卷七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然自  
古知人堯舜所難 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  
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  
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舉縣儒  
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船等鈔入一  
錢  
十月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忠誠安吉余詮高郵  
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  
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  
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

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揚炯等復固辭。一日勅賜放還。

此莊士

華陵成

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其象。賜之以示褒寵。十二月吳成薦方孝孺學行。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見其名。特開釋。孝孺成。

皇明通紀

卷七

二十一

皇明通紀集要卷八

東莞 陳 建輯

大學 臣 江旭青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故簡用

公又以學中多公族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壓之今

曹國公領監事助糾繩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

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

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論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

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上諭刑部尚書問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

情不可湮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

免御史并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

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

再三詳 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

政用險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

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于悅上忍

於賊下人君者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

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

七月遣御史錄囚于諸省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

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

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

高 遣使張伯程清來貢以達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

廟 章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與典源傷正別名故止名與其父郭山前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親國公徐達鎮守北平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

讓與潘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砍安頸流血讓抱

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

給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冠信之

縱澤聚薪焚夫火方熾即投火中死冠裳俱而去  
安得不感至是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二月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鐘山之陰名曰貢臧

三月大赦天下

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爲定制

詔舉秀才人才

舊國公李文忠有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

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

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製

像功臣廟位皆第三

皇明通紀人卷八

四月傅安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胡國公介

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皆定侯

張翼楊慶族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錢券子孫世

襲而仇成張龍王朝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若征

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

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銀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

幣有差

六月令朝觀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

有言輿地之廣言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

周人東則難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

視射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

地之大小

七月河南大水命賑恤之

肝貽人獻天書伏誅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上善

其言

九月江寧處士陳遇幸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

隱千家國初以泰元之薦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

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上舊

屢幸其第各以機密授以官詎辭常命爲翰林學士

皇明通紀人卷八

昔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敕後除禮部尚書

皆因辭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救解上亮其誠未

嘗爲忤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自退始終一致

至是卒遣中官賜祭此賜賜鍾山

十月冊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

考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

積分猶授時之數兄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

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

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漸差臣今以

孔子曰世  
我知縣

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行上是其言撰  
統爲監正欽天監監正李德茂又言故元至辛巳  
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  
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  
消長之法非是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  
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  
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上謂部臣曰近命遠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  
夫聖人之教循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五

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明  
邇禮義女尚貞信官宰居遠東講詩書陳俎豆歸感  
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  
況武臣子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  
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福建按察司陶屋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譯曰陶使再來天有服誥公不去地無皮後

五馬加官  
徐建卒

卒于官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

錄軍國重事大傳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卽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卒年五十四上愴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大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歔流涕思盡心國

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嘗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旃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入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祀於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上所賜名諱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

王妃次代王妃

武寧夜侍飲極之醉既命內侍送至馬兒王時所  
居宮中夜酒醒聞曰此何處內侍曰宮內也即  
起趨拜陛下北庭西拜三呼頭而出上聞之  
約此意信不疑武寧宮南庭至城野一女子  
約之文且不至不即納宮為後期及解旋轉之令其  
通女父望米送女侍中備武寧宮圍拒更遣數十金  
約資秋以謝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塗練子寧次  
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  
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大學士朱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  
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  
皇明通紀卷八

荒若窮近遠擊恐士馬疲費饑餉艱難陛下為聖  
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  
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  
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  
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  
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  
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四月五日雲再見

恩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  
侯周德興率師討之蠻寇闕王師至輒散匿山谷退

則欲復出剽劫和等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  
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  
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而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  
海鄉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  
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

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朱訥以嚴為眾  
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  
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勅得實以煥專擅威柄  
皇明通紀卷八

六月上問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立默則有之  
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  
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  
室大臣皆在所繞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買直而不

能用竟死長沙實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不可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  
私嫌乎此其於川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  
帝亦漢之聰明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  
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

層層於細故則未免爲所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又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令歲秋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着宿達各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罪有司枉刑九月大學士朱善請周易至家人上曰一家之閭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閹門之失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九

命蜀王昭武於中都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義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開西堂以讀書自娛開武餘暇召儒臣李叔伯衡及各僧來復遣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時詔嚴革有司之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樂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薦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樂城役日用錢糧十緡季用又病病被楚謂其子烈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死矣汝收吾骸骨歸

墓耳烈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嚴告枉之令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照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文訴不訴皆死爲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昭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昭感疾卒季用傷昭武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十一月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上命釋之併論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輪作者依律釋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廢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常州同知仍遣廉吉士楊靖齋勸勞之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正月 上謂侍臣曰治民根本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冀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四月 河南大水命贖民鬻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



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以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矣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選用之

處州麗水縣賣卜人然望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詣闕誣告謀逆知縣倪孟賢詢父老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卽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八詣闕辨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斬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都縣禮送里月進見

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上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量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上覽宋史見太宗收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重帝之西施唐德宗之環林大盈庫不必備責也

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重帝之西施唐德宗之環林大盈庫不必備責也

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重帝之西施唐德宗之環林大盈庫不必備責也

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可其奏

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上親爲之序丁卯洪武二十年

正月詔修闕里孔子廟二月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論之曰耕藉古禮也一以供求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祿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用如此

皇明通紀卷八洪武十四年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真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稱曰此五帝之遺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

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

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

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

淳繁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  
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  
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  
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  
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  
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  
者特時有未至耳

夏四月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  
皇明通鑑 卷八 洪武 一三

兩得罪有兄宜併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  
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  
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  
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  
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七月 真臘國貢象及香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錢券于  
孫世襲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奉政山西浙江  
湖廣布政司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  
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元統二年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 上賜一品服封爲  
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  
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  
司處之

十月從建歷代忠臣漢祿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下  
壺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  
福壽等歸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  
罷馮勝歸鳳陽

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  
皇明通鑑 卷八 洪武 十四

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升保定侯陳  
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晉府長史柱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草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芻豆  
之給其費不經故嘗命驛馬草生聽民出賣今復來  
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陞浙江道御史愛漢爲右都御史漢猶獄平恕  
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  
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憫而有之且厚其賜賚命贈

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被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十五

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機若欄楯然拔大竹筒於兩旁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其分軍爲三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炮銃箭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魔衆復前英奮戰銳

建元元

君子當以忠義爲本

何真卒

三軍大呼而應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蟬以危巨帥刀斯耶初耶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遺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

上覽史因論曰千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驕凶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

皇明通紀 卷八 洪武 十六

言抑揚太過甚有所激而云

東莞伯何真卒 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

襲封東莞伯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聞道遽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勢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

直薄其營房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  
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房皆不知房主方欲北行盤  
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  
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房主脫古思帖  
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  
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  
人及故太子必里克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  
軍士男女寶璽圖書馬駝牛羊無算遣人入秦遂班  
師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

十二

張永平

皇明通紀 卷八 其武 十人

十人

史 34-115

七月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千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  
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  
司給第宅庫儲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  
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  
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繇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  
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  
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  
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  
之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濟陽侯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遂朝上謂  
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衆降不能遇  
之以禮迺縱欲汚亂又嘗恃勞遣人入城規何動靜  
此豈人臣之道哉令爾爾功勞屈法有爾爾其率領  
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  
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  
有差  
征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  
和之  
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改建歷代帝王廟子鷄鳴山之陽  
冬十月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金寧侯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  
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  
公仍鐫是過于券  
以虜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給吉水  
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  
舉江西鄉試第十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授爲廣  
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持被寵眷一日寓大庾西  
室論之曰爾籍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應以聞爾退

卽車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繙才誣其狎侮胥謀上不聽擅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帖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繙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繙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繙繙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繙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違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銷鉢置則奸罔上何法爲

皇明通紀

卷八

十九

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養官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地之役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子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孝廉人材驥歷華要催理負販者冠裳與馬赫奕賢者羞爲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商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錢糧之俚語勸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一不能備錄也切直如此聖主非惟能容之且愛至而玉成之恩猶父子其一時非常之遇也

皇明通紀

卷八

二十

以卓敬爲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責慮未及此耳

皇明通紀集要卷八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九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已巳 漢武二十二年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三月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之詔從公侯各

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霸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

源各陞爵上賜王霸緡錢五萬造第賜賜鈔二千

錠與韋先望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錠彩

段三十表襄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養有差

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師

皇明通紀 卷九 漢武

八月更定大明律

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綽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

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

色不變君子難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綽又曰

自古君子常以小人常多亦患難去上曰善者進

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

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上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

書王

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

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

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

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宜焉

可樂以一言乎

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

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于易

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十二月徵士梁寅卒

皇明通紀 卷九 漢武

以見老解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授父病明

徵天下名儒修建禮樂南禮儀已六十餘矣時以

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稱爲石門山

莊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石門山

五經注是年卒八十二

南安侯俞通源卒

詹王辛上諭禮部辛原名曰父子天性謹法公義

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議曰荒

庚午 漢武二十三年

正月命晉王成祖分道伐虜

貴州苗叛延安侯唐勝嘗討平之

贛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討焉

討之擒獲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大賀山  
擊斬蠻兵千餘還京

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其年願  
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  
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以失節難渝定制詔  
從之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  
歿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  
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還歸進學縉對曰此生

皇明通紀

卷九

三

厚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  
必等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有  
一律荷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  
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定馬政

二月因于祭酒朱訥卒

涼國公藍玉討西番敗其衆千大渡河

三月燕王師至進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  
忽哥亦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燕王出古北  
口諭友德等曰吾語諸將軍受命親兵必莫捕朔

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  
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

乃兒不花等馳廬帳于進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  
止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安乘雪速進遂抵  
進都隔一磴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  
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

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  
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燕王大德遂不  
去觀童引之來見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  
令醉飽慰諭遣還虜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

皇明通紀

卷九

四

又彼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  
而還道人報捷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  
入朝獻其銀印金鑲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  
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  
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亦爲工部侍郎賜紗帽金

幣襲衣鈔錠有差

四月肇京城外垣

閏四月除百官燕牛奔喪之制

旌南忠建二宣撫司監叛涼國公藍玉討定之  
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次先是善長坐他罪削祿一

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為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楊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詔求仙人張三丰

六月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八月召涼國公王還京尋詔還鄉賜養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時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皆于還鄉

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諫意伯復以基次子仲瑞

為開門使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做至耆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注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之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進命禮部刊行

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尊亦鬼

警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干所宜言謹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尉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視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煉其箭發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詔刊行讀會定正十一月置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

史

皇明通紀卷九漢武

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星俾得就養上憐其志從之

是年潭王梓舉卒

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相人袁珙入燕

吉因無驥王兩其名滿召至非牛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顏委天高地厚大明麗中天時四十歲終之已而乞歸歸後召現為太常寺丞子忠獻序出山金鑑續厚賞其老病贈水常少



卿忠誠能傳父術遺文稱  
天命有之無及也獻人衆大  
成德中常作上言天顏極  
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  
向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辛未 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二月上聞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七

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諒未盡善

改封韓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鑄渾天儀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

六月頒書於北方學校

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

子巾服與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補衫

上親行至神樂觀見一遇士于憲下結綢帶曰此何物對曰此綢巾也所以與之願上則萬歲皆齊矣上法明日召道士至命爲道官取其綢巾十三頂賜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當奉綱

命都督朱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刺峽團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九月罷關門使

嘉興府通鎮麗安獲私鹽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八

言律者爲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今律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備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於天下也 上是之

詔諭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聖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

民社之福二曰懷釋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

懷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

福五曰褒封祝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

橫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裕食

鹽九曰增置關防以並奸弊皆奏 上曰所言知縣

務達事變但謂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庸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克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体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十二月龍江衛吏以過罰書為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困之何以為

皇明通紀

卷九

九

勦徽大慚吏待終喪

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聞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為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敎諭今授長史越資妄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進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支綺襲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賴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園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問公儀休事乎德慙而退

二月俞通淵兵克龍里匹寨又克酒洞及赤沙上黃

洪州迷洞

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

船艦侯朱壽率舟師海運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薨諡曰懿文

涼國公藍玉征罕東

五月俞通淵班師回京上進封建侯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謚紹靖時英守雲南聞皇太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

皇明通紀 卷九 十

聖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贈三代皆王爵

選秀才張宗濬等偕隨僉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日以為常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

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

敎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問民間疾苦崑崙州學正吳從橫山陰縣敎諭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

事無知對 上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乃歷指古

身在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齊威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爲蘇湖

三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

等事當時得人皆隸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

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謂

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

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

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于時

宜寬之極邊其以補論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皇明通紀人 卷九 洪武 三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

獨優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

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

續編金匱要錄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

貴最爲勞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

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

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教之數又計田畝出

穀之數與其贖力聚集而爲之書頒布中外俾食祿

者知所以恤民

皇太子

皇太子

九月立嫡長孫允收爲 皇太子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達達兒追至徹徹

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

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

及封侯食祿于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

其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

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

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恥不得

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

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玉璽自

皇明通紀人 卷九 洪武 三

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

曠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

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

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知三代三代之祚

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

矣今爲取寶使兵革動軍民困苦是急真正之太

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 上頗納其言自是北

征之議稍息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

名臣傳

高麗文

神三書

開國仙

聖賢傳

日與諸生講習聖學。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命改爲朝鮮。十一月，蓋王兵大相與州達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權送京師，伏誅。遂于印部州築城置砲，倚衛鎮守之。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婿戶部趙勉夫婦坐法皆素夫教誨，當引退以屬。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皇明通紀人。卷九 洪武 三

閣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顒仙道送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醖以服。上服在未時至酉未過，體抽掣藥之效也。其藥味香若菖蒲，而國底疑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強。

癸酉 洪武二十六年

二月，發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屠機玉狼狽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奮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搥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關，御史以夜不即納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評其陰事

者。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上宴，容止倖傲，絲共在外，事黜陟刑罰至，遣詔出師，追征西歸，意望進爵。

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爲太師乎？」及奏事，上不久，玉退，曰：「疑我矣。」遂爲逆。謀歸示衛指揮，肅獻上告捕，誤。上集羣臣廷議，玉強辯轉展，樂樂不肯服。吏部尚書屠機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機即吾黨，遂并殺機。」時鶴慶侯張翼等數百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

三月，上諭戶部曰：「朕相內帑之資付天下蒼民，糴粟以備之。正欲備荒，救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皇明通紀人。卷九 洪武 四

奏請道途往返，動輒數月，則民之飢必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若爲令。

太白經天

四月，太白經天。涼國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請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職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入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職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

氏幼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  
至今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  
春坊右庶子

滿江鄭氏自其祖籍教子孫勿異後至清傳十世  
免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雜稅老  
成有文可覆無微不納婦惟事女工不與家前  
子孫調計考議親美家數三年不御酒肉家前  
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傳施居親表哀  
泣不爲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家  
惟釋不爲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家  
其家與權臣通則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  
官與不實必成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濟與從弟  
鄭人爭先就吏上備情之凡其加鄭濟治家  
所以長久之道計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嘉之至是尚書嚴義直達  
其家世孝友以聞達有是言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徙慶靖王于韋州原封慶陽各縣余妃所生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延按至孟津有司欲舉財以

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

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缺減平之半仍以轉

書勞勉之

十月後封岷莊王于雲南

初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考

駁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印詆量罪降貶

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卽削

十一月封皇子樞爲谷王

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基

爲右贊善時天下卑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

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

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

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

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

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正月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飢煖

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于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

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

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

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

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植繭花幸

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

寧人

四月却安南朝貢

詔免孝子鄭安童軍役安童永州新陽縣人父玄戊定邊已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諸閭自陳上憐復其身

八月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

九月青州府日縣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腸肉食之不食乃請于僧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風風化遂遣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

皇明通紀 卷九

孝

下天。股部。致其樂有疾則抱之。至子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臥水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嗣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都此皆愚昧之徒務爲譌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身遺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告不得已而割股臥水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

詔從之

寶字通志書成

寶字通志

十月罷建喉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者復加興造之役非惟將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喉府姑爲掇存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朱晟劉真率兵

皇明通紀 卷九 洪武

討之

傳安童法

是年太子太師賴國公傳友德暴卒

上書

定遠侯王爾卒

訓成下

永平侯謝成坐法下獄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於安生山謚曰懿

皇明通紀集要卷之十

東莞 康 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乙亥 嘉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何資折之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四月停造遼王宮室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蠻成蘭率臣表賀 上曰野蠻

成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

何用賀焉

貴州土管何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信國公湯和卒 上懷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

祭封東甌王謚襄武聖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摧戴聽命惟

謙願 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

處

九月燕王逮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壘三穗者

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徙岷王國于雲南

免五府糧餉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

賜兵秣馬與羣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由我

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等以此平定天下亂海

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

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

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

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

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

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

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

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

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

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

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

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

強盛能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荒務習奸滑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

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

得底統續所行之民漸知禁手于開導後人復爲視

朝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揚子西廡朝夕覲見以求至  
當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  
多是古今非奸吏實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  
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  
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應  
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  
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乎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  
戒之哉

冬十月冊馬氏爲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  
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三

叛酋黃世鐵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  
兵勦大藤峽江南巖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  
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  
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  
班師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  
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某字爲名命之首其下一字  
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  
仁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  
常由慈和怡伯欽鐫靜迪先猷是也

洪武書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  
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  
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

洪武書

選才聞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幹爲監察御

史

定天下官員朝祖之制以辰戌丑未爲期  
朝鮮王李旦遣人請印詔不許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四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微微兒山遇胡兵與戰擒  
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貝哈禿城遇  
哈喇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洪武書

五月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庭罷莽大夫楊雄從先

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砥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

皆有功於世教若漢楊雄嘗仕王莽系列從祀以董

仲舒之賢友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

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 上從其言

洪武書

八月復免應天五郡秋稅  
九月大賚發仕武臣諭之曰元朝兵革中原鼎沸人



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宜力其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承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

十月甲寅梅皇曾孫文燧生太孫允炆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以都督輝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五

十二月攻破泗水克宗那革買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果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討平峒寨擒斬賊賊不可勝計諸夷附服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金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條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試官取秦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

地土子無預并

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開縣陳鄭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釋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英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較書嚴叔載正字董貢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樞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舛逆益怒謂其胡誑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監黨餘皆胡誑戴英不與焉詔宥三吾諱成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取六十二人皆北人也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六

古州上寨洞蠻林克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平戶吳德鎮撫并率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交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擄戰不已遂中彀弩死乎驍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乎臨難捐身而忠驍孝并大丈夫不能命追贈爲指揮僉事尋爲正千戶每令其子襲職仍以欽市

恤其家

四月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諸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共金賜思恭

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命燕王築大同城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臣等當死

皇明通鑑卷一

洪武

士承俊李士易謀逆克忠文皇帝封建諸侯亦與克忠立盟爲兩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克忠於洪武二年位其立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

出境貿易倚勢橫擾藩閭皆阿順不違事聞上怒

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

九月上命戶部下今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

一內選年老耆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

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

爲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

應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

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

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

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倖遼東海運

十一月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

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

蠶婦繰絲織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

襪公私通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

敗而巴令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綺之下農桑

皇明通鑑卷一

洪武

勤苦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千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上不豫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

晉王榮臨曰恭

齊泰爲兵部尚書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

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二。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

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備金縢遺制前朝發殿左右角

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卽以香湯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絨立於階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夕水夜不就枕覺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遺詔數者甚衆太祖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有嘗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祖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十一

外廷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黑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節曰天子純孝舉國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是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 帝諱永熹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

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痺也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間楚聲卽惺惺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匝盡旬餘始愈太祖聞之呼侍醫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嘆廢飯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十二

呼與同食夜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諱諱悉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旬云兄弟相懷本一身太孫遂應祖宗繼體宜同能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皆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每震怒輒誅夷狠籍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

而奸惡異骨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忘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候服一藥而罷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還者獲強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

皇明通紀

卷十 漢武

一五

兄印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難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結紋見其人雙眸炯炯視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夾獄者不可不讀書故。太祖傳位諒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頗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錄文貞之侍側太祖命咏新月。錄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

發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圓圓相也有清光偏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咽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皎皎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圓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

是日遼孝陵援違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衛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舉。朝廷節制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賁勅勸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令曰三年之

皇明通紀

卷十 漢武

十四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祖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人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忍得徇庶人之節况違詔在平復傳諭曰繼文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知社宗廟之際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詳詳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致情俯循衆議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

郊社宗廟朕將執事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屨。食則饌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啓運懷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太

皇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一

立孝陵衛

初省州縣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度周王橈爲廢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帳四府逼謀者。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重

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執制之。子澄曰。不然。燕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謁景隆大素金寶。王不能

應坐反軌之及其世子國官卷屬送至京師創辟爲虜人遷之雲南。

燕王簡壯士爲護衛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至異人衛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繇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募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國大事必成燕王。竊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

皇明通紀

卷一 洪武

一

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

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道衍。長州姚廣孝也。初視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

觀道士席應真。昔讀書學道。法兼退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燕人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覓

古詩曰。標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

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

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

黨宗澈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

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澈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

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平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摩王自祝連卿之脫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肝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信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子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

官

九月長星西門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懷慶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衍數上書言

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清宴言召入將稅之濟

叩頭曰陛下幸四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請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先是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

越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請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

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

求衣日肝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期

皇明通紀

卷十

洪武

聖臣宿衛疲于伺候聯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措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祖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衛

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

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關平其燕府

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

國之寔勝無益也。帝領之乃擢用張昌爲北平左  
布政使謝貴爲都指揮使仲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請以  
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殺于蜀王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

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

詔求直言

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卽位來小大之獄務  
從寬宥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  
之半

皇明通紀八 卷十 洪武

詔釋剽面軍及徙人還鄉里

十九



皇明通紀卷十一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 江旭奇訂

已卯建文元年首為洪武三十二年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方孝儒

進郊祀額 上嘉納之

初修高皇帝實錄

詔京省開科鄉試

遣燕府長史為歲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

規朝廷所為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還

寄有委托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王覺其

皇明通紀入 第二建文

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

命都督俞事耿獻左俞都御史景情觀軍北平尋召

延

此役事也燕王二人及三司官某子忠誠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燕王相之文早自日宋忠而方五大身如氣清小

順民節子減田租

重考既蓋文帝韓允既及 皇子生便命文家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韓允曰此蓋生常兩耳不聞天子誠象及改建文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挫折之不為動韓師入京是修即遣書別友人解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縉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為

更定官制

燕王來朝

上曰至親

無王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御史曾鳳韶勅王不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奏曰燕王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  
錫與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  
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動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督上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報曰燕王骨肉至  
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朕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夫君臣體類後召復御史不至尋侍衛又不  
至刺血書憤辭上曰子生處隱志節之邦素負  
剛鯁之強讀書而進士策仕宦而至縲系幽院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一死之得空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泥故文天祥  
九李亦中節死早矣此易矣夫人生貴乎歸  
不華色等語者相之曰此惜髮爲名如歸成而  
門以照虎也故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  
中賜諸王多僭擬乘間言之上曰爾言是也我  
文皇即位之初以爲宗人絕原建文時密事城  
特爲重之崇之欲以建文爲宗人絕原建文時  
欺日變起家起義無辜就死有條罪經日如生  
卓敬服其誠也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僅得  
年劉球其其私通之曰忠貞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燕王還國  
召樓璉爲翰林侍書

更定官制

燕王還國

召樓璉爲翰林侍書

建文士進金華人 文皇命孝孺草草不可改命  
建文口氣所爲此正惡果  
及汝輩耳遠過一夕經死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燾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

小祥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

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  
爲彼將先備三兄弟輝祖明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

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弟增壽  
力保無他遣之照入輝祖脫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

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  
起高煦當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  
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  
良久遇有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紉于街者輒拂其  
塵簪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  
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  
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  
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  
教意者朕有平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  
欲欺恃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  
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

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諳官人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達北平右布政使曹昇按察使陳瑛副使張達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達昱及達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子廣西昱放爲民理降爲銅陵典史

三月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位馬步

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謙忠麾下胡騎

指揮間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

兵于臨濟都督耿繼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昂謝貴則

是明通紀卷上建文

密何動定約期俱發

調北平永清南衛官軍屯章德順德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抹使巡行天下問

民間疾苦貴賤平吏黠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

昭抹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之備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

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府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弄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命原官

靖難兵市而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者

欲明大義于天下不應使相繼反叛有難狀便須

湘王有寵

自焚死

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棣爲庶人

而乘馬執京跪入火而死

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棣爲庶人

幽代王桂嶽王初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

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皇因託疾伴狂走卧久

星明通紀卷上建文

之被蒙遂稱病大著困憊惟指曰寒甚宮中亦杖而

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遂辰告歸貴曰殿下本無恙公

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

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

遂辰死之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

期對未可至是遣還官屬又密勸張信手致文皇

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

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爲福信因請見文皇

勝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情以告臣文  
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養勦在此實就  
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疾召  
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文皇不懼道衍曰天  
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陣  
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昂約盧振內應一面  
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文皇  
急呼護衛指揮張玉宋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擒  
貴尚餘無能爲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俟內官  
來逮所坐各收下就令內官召貴賜付之將必入大  
皇明通紀入 卷上 文

開縛耳初四日王中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  
右貴尚不深慮果入爲壯士縛文皇尚扶杖坐方  
進西瓜令投尉拳碎之已而曰永出不堪取刀割之  
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猝葛誠下殿文皇極杖起曰  
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聞者  
驚相告猶猶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  
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紇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  
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瑒走居庸關都  
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瑒守關

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禍張  
王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權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  
叅議戊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金忠與相士袁宏同舉忠當爲建州不樂行瑒兄  
曰此尚書竹法當大府登府即馳境來忠請于下  
至燕邸召入以起義命忠卜之大吉遂舉  
紀善竹法無用其謀策後忠卜之大吉遂舉  
燕王誓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誅兵誅之以清君側  
之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  
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  
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  
皇明通紀入 卷上 建文

命  
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  
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  
建諸子輩罔宗祖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  
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奇禍心恣譏虐毒  
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橫掃栢桂梗五弟不  
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  
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惻惻相尤可憫閭室自焚聖人  
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  
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

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請王先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箋刺燕備極苦毒追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賈張局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喧旬于遠邇圍守臣府屬嚴密小大稟稟如臨湯火已而獲衛人執賈局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辨誦無訴竊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惟奸之心不止害臣營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十

矣伏望陛下卽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漢發德音去此凶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遂仰天門敬攝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臣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審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備伏候命

左北塘有司請督捕上曰朕以不德政墮又殺甥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宥有司其赦疑獄捐過祖訓窮之以修實政是庶幾不爲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寶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

鎮府曹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

居庸破會襲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賢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舉孫泰力戰死之宋忠會襲被執死之先是忠守懷來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瑯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過入瑯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瑯走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備兵懷宋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十

可先擊之忠輕驍寡謀很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爲報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旗幟爲先鋒衆遂譟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救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陷者忠衆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直衝其陣忠大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廟搜獲之并擒俞瑄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取孫泰于陣獲馬八千餘疋餘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

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附附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葵郭亮叛降燕

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

十萬出松亭關攻遼化既而發給遺萬獄

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平王藩封在焉大寧軍士

用劉貞降燕王萬衆皆四八人皆之其性與王不睦而

亨有二心惟萬勇起衆一心朝廷近燕王忌之

用又聞計作清燕萬感則萬受令同獲卒得獲見

按萬監書永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獲卒得獲見

之亦諸指諸將同歸萬無賞公憤不平北至事發

貞亨遂發萬降燕

八月以長興侯沐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

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

皇明通紀 卷士 建文 十一

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碩成徐凱陳璘平

安等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

誅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東兵入京而今其下曰一

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

皇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書諭諸王割燕屬籍

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濟

朝邑人徐州之捷諸將尙碑叙功濟一夜往祭碑入

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遽止曰爲我錄

以事書錄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

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

圍城炳文盡力堅守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

出亡時問程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入爲上謹

髮從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南

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勸名節清好術

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徵雲南兵

已酉耿炳文率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

州楊松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忠爲殿壬子中秋

夕文皇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攻

破雄城崩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文皇先

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

皇明通紀 卷士 建文 十二

俱被執并失鄭州文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

歸問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潯沱河南北其部將

張保降燕言狀文皇厚撫之遣歸許言被縛脫還

又言雄鄭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虛可

併力以禦炳文遂用保言移營壬戌文皇遣將攻

破其東南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甯忠

及都督顧成河托指揮劉遂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

圍城炳文盡力堅守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

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

支稱老將善戰至是敗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就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帝然之親饒景隆于江許賜厚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

谷府長史劉璟策不報

璟初嘗至燕又與之夾境勝文皇怒曰胡不下少謀我耶璟曰臣曰可勝處謀不勝不謀不可謀處謀不勝也革命曰景隆疾不起遷至京見文皇劉璟下且云殿下召批後述不得一個字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十三

下謂景隆與白經處近帝命召尋中其策不計得歸史文成公子字仲學景隆與白經處近帝命召尋中其策不計得歸史文成公子字仲學景隆與白經處近帝命召尋中其策不計得歸

召削大寧三渡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北兵起齊魯等處兩王通燕故有是舉及削漢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窮促求解勝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請難兵遂起大寧監察御史康郁上書不報書畧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遺難戮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

暨備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不自危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獻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諸臣可乎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平道路迫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觀之彼其勅陛下必制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

斷離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營此臣愚

皇明通紀 卷七 建文 十四

以為不待十年必有焚脂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于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背勤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慰如是天下不勝幸甚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獻楊文帥遣兵圍永平景隆師次德州收集炳文餘眾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青渠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校刻自用楊克任事以數十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取敗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

在前大軍回擊必成擒矣。請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承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承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

靖難兵援承平，吳高遂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且景隆必援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散。北平高壘堅峙，而吾以大寧旣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捷計，貞亨間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散，諸驍將悉降燕。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旣拔，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暢，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解入城，陰結諸胡弁思歸之士皆許之。旣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軍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丁子

主事  
生平

靖難兵  
隆慶元年

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

李景隆率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僞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計，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紹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欲營，兩軍援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頗後軍不繼，乃勦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至會州，續聞將士立五軍。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墮指者甚衆。燕王諜知之，謂請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璘領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璘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九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



兵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弁兵撤晨夜南奔

景隆遂還德州燕請將精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

隆然援攻大寧而殿下不從廖算神謀制勝料敵無

一不酌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

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

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十二月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景隆

駐德州燕王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

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屈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其兵矣遂出紫荆關攻廣昌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加景隆太子太師

省躬殿成

選募勇士以楊本為錦衣鎮撫周拱元為所鎮撫

本中軍人輸運其王撫臣本請登臺觀兵見大

水論客一軍無進王曰朕聞本曰此水迫也及神

北何本常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拔旗無敵前

景隆既得瓜然客卿人探去取不

救不德麻諸治謀逆罪不能用

發費大將軍軍移高麗使燕至燕稱國朝處士臣

上書 燕王不報

燕王朱棣子澄仍留京師

庚辰建文二年 舊為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過大

同

詔均江浙賦蘇松人得管戶部

景隆遣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荆

關燕王自居庸關建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

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

保定知府傅僉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諸武弁犯法破膽者悉叛走隆燕肅盡復其舊職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國燕

靖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朝

其將陳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陳能俞通

淵廉聚力戰死之觀國公輝祖廉軍環先是燕王

逼至國安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事而

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精銳不法

吳保儒而無斷殺于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

眾耳德京不可恃也人眾易聚徒多無益也爾等但

燕王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  
皇明通紀 卷十一 建文  
寬很俱走平安善鎗刀斬燕陳京已而高煦帥精騎  
數千合 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程能引其子  
及精兵萬餘入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  
遂麾諸兵乘敵後 燕王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  
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吾後矣急馳騎赴之戰甚  
力左右曰彼衆吾寡奈何宜退就土軍可以并力景  
隆等叫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燕王  
三易馬三被鎗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却馬躍能幾  
及之 燕王急走踰登高處佯麾輦若招後繼者景  
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燕王遂率衆馳入陣陣動會

旋風忽起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碎如雷單能父  
子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死 燕王因命乘風縱  
火燔諸營聯河者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  
委弃器械輜畜萬萬計所被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  
燕兵又追至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  
諭王省死之時燕兵執教諭王省旣而釋之歸坐明  
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  
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女靜適卽  
墨周簿間靖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節預遣人求父  
皇明通紀 卷十二 建文  
貴微竟得之以歸華省子禎判靈州亦拉印正賊中  
官知山南景隆敗鉞鎗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  
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鉞巍及統兵  
盛庸方禦却之先是景隆南奔鉞巍隨之次臨邑一  
時城望風奔潰方對的端卒忙輒涕泣以死自誓  
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超入募兵并集遺亡士  
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鉞丁丑 燕王率衆趨濟南已  
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燕兵遂圍城疾攻鉞  
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  
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請罷兵辛巳 燕王命

其下隄水灌城中城中大懼鉉曰無恐鉉乃詐令軍民出降 燕王大喜止灌鉉伏勇士開門候 王入

尉級下之幾中其計 燕王大怒乃以破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夫突擊北兵皆破之 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八百媳婦圍入貢

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慷慨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

文皇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辱命下獄尋釋之

皇明通紀

卷二 建文 王

八月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

所去鉉庸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爲意矣

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

九月韋門成遂改題諸門

徵洪武功勳族庶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清遠節卒繼義上書下義獄

武吉忠兵請和乘其隙上北平書請下獄結錄

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平燕將軍盛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恭將馬溥徐

皇明通紀

指揮唐禮被執露走乙卯 燕王至東門前城而

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方特懸勝直至前街庸左

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

乘甲降者而朱能等率騎奮擊我東北角于見西

南漸薄 燕王易服告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

大敗走庸趙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

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先是庸鉉聞

燕兵且至先簡閭精銳願衆誓師盛備宴將士人人

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過高陂。頗指揮羣衆等兵至。獲浦  
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仰陶而衛遂  
飛檄真定。淦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  
然。燕大喪氣矣。

招衆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呈明通紀集要卷十一 終

世文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二

東莞陳建輯

大學江旭奇訂

辛巳建文三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燕王取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漸零如雨自燕所服袍焚之以示公者丘福兄王懷志謂朱能曰

皇明通紀

卷三建文

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效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頻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先來者擊敗之餘自勝諸將曰二百里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拔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懼試觀吾破之

大業書

歷城侯駱兵德州約吳縣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是旗張等力戰攻之時庸兵營于夾河燕衆來掠其陣庸出千騎追之莊得等力戰斬將譚淵等無小卻文皇更以勁騎布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欽繼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却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成之張皇旗者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登屢有俘擒至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與之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文皇以十

皇明通紀

卷三建文

餘騎還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將士相顧遲疑不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余負殺叔父之名也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兵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少息復起相持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而庸軍中昏暗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騎庸軍大敗踴躍來者無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方走將腹逐還保德州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軍家橋甲申與靖難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軍不相援安敗績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戰于秦城收績初安

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北出真定聞庸敗乃還燕  
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卽歸  
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今設奇以  
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擔抱嬰  
兒伴作避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  
中無備傑等出師掩之遂出軍滹沱河王聞之大  
喜夜起兵渡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王曰拘小忌者  
誤大謀遂遣騎兵過河上流裝卒輜重從下流度與  
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西南王曰方陣四面  
受敵乃以軍縻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復自以驍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三

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王矢  
集旗竿盡于鬚毛竟不及王時安于陣間縛樓前  
數丈登樓見內軍勝大喜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王望見安樓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  
應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木傑軍亂追奔抵真定城下  
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誠陳鵬俱被執安傑入保  
真定南兵降于燕者悉得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  
矣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送次于大名

復請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

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部大理少卿薛瑄  
之書稱臣燕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卷子澄謹臣  
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中臣臣  
歷忠懇號天高不聽夫小杜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  
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  
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推劬臣亦  
不敢用爲喜恒用傷懷念此元元蒼赤皆皇考所  
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激血成川暴  
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比聞泰子澄皆已竄逐  
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惟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四

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  
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使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  
鮮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立然  
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况人乎昔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  
羈大名暑雨爲淦不戰自罷意遠東諸將入山海關  
大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橋北平彼顛巢穴歸援  
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  
宏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  
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意持報燕別

為榜諭數十言刻印萬紙授崑令散燕軍中崑至燕軍王問來意崑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即旋師王怒曰是殺我也崑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崑崑戰慄伏地王令發崑南還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平定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大興定

十月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瑄率步兵三萬援昭

水西寨撫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陳齊眉山下王

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瑄及都指揮王恭指揮唐忠

等俱被執房昭率諒脫走遂失水西寨靖難兵還北

平

徙慶王于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

燕滑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命兵部右侍郎徐庭招集兩浙義勇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

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

糧輜通燕寇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月丙寅燕師使出北平

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按梅殷汝南侯愚祖從子

尙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

爲太祖愛幸受密命輔上以舊劄一遺詔一付

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曰

皇考有遺詔王怒遽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

耳殷制使者耳鼻口授答詞曰留口與殿下言君父

恩義不可違王不辭遂乃凌泗水破盱眙出六合

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欲死王迫公主嚙指血爲

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候之

見文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皇恨

之去年冬陳瑛言殷有私謀又詎說幾得罪明年冬

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順令人擠殷於簷橋下驢

又誣殷自投水水都督許成懷不平發其實文皇

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持合瓜

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公主疑出上意率衣

大哭曰駙馬安在上咲解之以二子順昌爲中府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

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金事

燕兵口南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刑

壬午建文四年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

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

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唐璟被執史曰鄭華

成之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勝被執攻沛指揮王顯被



降知縣顏伯璣及主簿唐子清與史黃謙歿之。  
二月內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  
更定尚書以下數情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  
爲先鋒追蹙之王辰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泥河遇伏  
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谷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  
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

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歿之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  
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

皇明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燕王喜

燕王喜曰奇勇如王真何功不成

王見失兩將兵兩御力自督戰安餘追及之忽  
馬蹶不前燕將王麒麟躍馬入陣援法

獨圍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青眉山敗  
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圍圍公求號何

福亦引兵會安軍擊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  
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

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歿於陣並獲會大將各  
飲兵遇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

寨觀臺而勵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

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王然之下今日  
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王大怒曰紅汝所之子

是諸將不敢復言遷雷是時王已不詳甲鼓日矣  
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

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指揮使宋瑄  
力戰歿之福走都督平安陳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

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  
劉伯完指揮王貴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歿之

時平安營于靈璧會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

皇明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燕王喜

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備突至殺歿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  
合擊殺燕兵復數十却之高煦伏起燕王還兵來

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日三砲突圍出御就  
杜子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單謀謂已馳

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喧噪壁俱滿營遂被  
安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逃走王縱性

善等南還性善別原罪人河歿自是南兵益衰矣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上用齊黃諸將

遼東兵十萬至洮與鐵鉞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

文帥之至直沽遇遼將朱貴等被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堅

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欲請速克盱眙縣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趨溧陽知淮安府徐安邀

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崇剛御史

王彬亦之時燕兵既渡淮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

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白高郵以達揚

真卽渡江可無後顧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

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盪女子隊淮安高城深池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果銳兵聚攻之不下曉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

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當時惟徐安守鳳陽

毀橋缺舟以斷來路楊殿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

孫岳備禦甚嚴也

靖難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

子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

除大難宗社再安子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

無不慟哭者

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

分道救兵

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身然已無及矣

復召齊泰黃子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真孝孺

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稍緩日援兵幸

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

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徽州知府陳彥回糾衆勤王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亦之

前永清典史周綱糾衆勤王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

左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

植亦之

燕得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

待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

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

議和分遣諸王牛城門景隆往伏地稱臣連天命推

戴得還甚恐。上復令同諸王往。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君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會羣臣憐哭。或勸幸漸或勸幸湖相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敵。

甲子遣人齎報書四出超援兵爲燕騎所獲。

乙丑靖難兵門于金川上書。皇太后。

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戮誦佛哭去之京師大譁。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增壽請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叩殿前

殿之幾案會輟朝見及大理寺丞鄧璋當陛大呼南

進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

手刃之獄并誅張陸不果。

大內火。帝以趙開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

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譁言不如

遁去。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

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官捧太祖遺像至曰曩

受命要大難則發覺得楊應龍能度諸及見額程濟曰

數世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爲上剃髮從水關

出宮中火烈甚傳言上崩而實遁去濟從亡。文

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

以他事錮洽凡十三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備訪張

儼備路上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下西洋

物色之竟不得相傳建文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嘗

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詣寺僧曰

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族

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給事名訪張儼儼實爲我來

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

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以或良書等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時吳亮往審

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了

後遺片肉于地汝戲侮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不能

仰既復命夜繼夾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稱老僧

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華落西南

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新滿

細柳年年結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

有貴州金絲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候天

命清猿四海心風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文獻堂

行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遇想禁城今夜  
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日國罷榜殿聲懽笑看  
黃星寄雲橋南來堪橫千層迤北望天門萬里過欽  
段久忘飛鳳舞衣新換褒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  
惟有羣鳥早曉朝  
安王權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瑞等奉迎乘輿勸  
進

蘇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  
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遞行雪庵和尚  
名暨不知其姓當變時和尚方壯年投剃走西南重  
皇明通鑑卷三 建文 三

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  
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  
見山有松栢澗灘水清駛蘆葦森蔚和尚欲寺焉景  
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  
易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俱不能  
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  
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誦之登小舟急棹灘  
中流朗誦一葉輕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誦  
葉盡乃遠東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  
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攤

牧豎人飲半酣呼豎兒和歌歌竟歌畢而寐和尚頤  
而秀爽指承白菊翦落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渾繁  
又能感懷人或曰和尚為建文時御史歟之日其徒  
問師師外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楊問姓名不  
答有詩若干篇

雲門僧在舍宿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  
知其遞流也終不得其姓名

河西儒無名姓 文皇人京賸備被為衣遞走其冬  
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備常承募明年過  
河西侯莊浪豪管家為備取直積買年裘被之雖極  
皇明通鑑卷三 建文 去

寒必以舊衣覆之為益破縷總不肯脫及即永新市  
故為衣必覆其上人間不答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  
肉酒與諸乞兒飲倦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  
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朱總兵至莊浪者識備欲與  
語備走南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  
病且歎呼至人謝曰我外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  
即火我無埋我骨曾家從其言  
補鍋匠無姓名往來薤園問業補鍋所至州邑不遇  
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但  
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即遣先學亦如是數年人呼

爲老補銅匠發布果不擇受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財稍積囊積遇風雨寒暑輒不出買酒飯自酣飽常寄宿蕭寺中忽薨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湖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擲樵投河歟

北平瀋州縣官朱寧等弃去二百九十有一人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建文

翰林修補王良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瑄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筭與修實錄周是修歟之

燕王陽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通濟秦陳建練安郭任虛趙廣太皇太后之期臨黃福王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衛王純實趙德安永壽王以張鑑孫昇興太考大方陳亦同案起家史鑑凡二十官朝子昭周陳葉惠仲高不允陳繼徐趙福凡二十六人右輔楊仍以方孝孺爲首二楊共五十一人出資格收之官民人等鄉紳諸臣來者皆從爵有差自是皆獲得官其乘乘機贊劫者紛紛離禁之弗止也是而鄭賜王純尹昌隆自獻贊并釋張統統幸成之

方孝孺

燕王

帝

景隆指黃福爲奸福曰臣誠反罪但目爲奸則非亦宥之餘俱徇節歟矣

燕王澄赴召未至奔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官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遽出尸燬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議禮葬之時宮人遭戮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

已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卽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橧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建文

齊王傅爵土 王申葬 建文皇帝

命復洪武舊制

革除建文年號得洪武三十五年 未改

遷典宗孝康皇帝王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 遷呂太后子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璉爲廣澤王居陳州

第三子衡王允燧爲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熲爲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璉允燧爲庶人允熲改隲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成

進封侯

追封侯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諡忠愍上欄增壽之

下封侯

下封侯

世襲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

不屈上親召問不答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

取伏招輝祖默然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

寬典止勳歸私第章其祿米而已

齊恭被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

九族外親之親以恭為首高彌等二十六戶皆就逮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十九

抄沒克軍先發與州屯前大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

年發其諸衛多道成者

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徒子

文雷福遠等六十五人皆就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

人皆發克軍

族誅右副都練子卑

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囑文皇南下

族誅姚廣孝  
姚廣孝  
姚廣孝

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  
文皇領之既奉命驟求召不赴逼之哀經號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

王子回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弟

忤旨繫獄捕族誅下獄傷之已欲草詔召出孝孺

自獄其經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

耳先生無過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大抵數字投筆於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成即

成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

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繫諸市罵

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

計今謀國用權忠臣發憤今與流交流以此殉君今

抑又何求烏乎哀哉今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

皇明通紀卷三建文三

其妻鄭氏先經族宗族坐成者八百七十三人

召御史高翔翔表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族誅後

其室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咸

邊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

澤園

府前御史尹昌隆以為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

書切諫至是覆案貸之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勉刑部尚書秦昭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

詔吏部及翰林院奉文學行誼才諳之士

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

召南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副都御史初瑛坐

交通藩邸請廣西上卽位首召用之瑛請追戮建

文黃觀諸臣不許

八月吏部尚書張統恭卒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

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

襲行之已久何開利書亦欲改易且陟土未乾何忍

紛紛爲執寵自縱

左僉都御史景倩犯駕褻殺之景倩本耿姓與寧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建文

三

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慈憫儒尚大節革命日方

紳諸人盡歿而倩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

辨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

倩又見獨耕承運收之得所帶劍諸之曰我恐不灰

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挾其轡墮血御衣文皇

大怒命鑕薪刷其肉肉盡罵已足復稱莫迭見時入

殿庭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

村里爲墟

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舍

人黃淮爲編修直文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也

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爲侍講楊

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濙爲檢討七人

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

臣造象前進呈文字前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

始退

建谷府長史劉幫至京下獄自經歟上既登極環

御覽

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

親戚儼之戒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

兄爲戮微可也蓋順天心擇自蹈刑則殛昭目曰矧

誦我學魏微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建文

三

對上語解縉殿下遂下獄自經歟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洪國公歲祿二十五

百石宋龍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陽城侯鄭

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

食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瑄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

成安侯並食歲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

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千石徐祥與安伯徐

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葵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

輔王信安伯譚忠新寧伯千石以上並世襲男

恩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千石

恩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千石

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李景  
臨茹瑞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伯  
陳璘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  
寧永春侯不附權貴以查詔開故封世襲餘將士論  
功高下陞賞有差

詔諭四夷君長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

十月初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僧道衍爲左善世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命解縉等繕閱建文時奉臣章疏時上於宮中得

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等繕閱開條重

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

等宜皆有之衆禮皆未對修撰李貴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

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弔朕非惡盡心于建文

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

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違蔽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冊妃徐氏爲皇后

十二月詔求隱逸以江西儒士野伯溫爲山東布政  
司左參議  
戒諭靖難功臣

皇明通紀 卷三 建文

十二月終



皇明通紀卷十三

東莞 陳 建華 太學 江旭 奇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

積立 永樂元年

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復封周齊代順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

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

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皇明通紀 卷十三 永樂

命監察御史巡行天下咨訪利弊興革之宜以聞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皇于高煦率兵備開平

武安侯郭英卒

三月朔文武百官請立皇太子不允

虜寇追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進襲又不奏聞

上以欺蔽誅之

徙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

命修比干墓及祠

賑民于鄆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婦

嘉靖元年

上聞大怒曰畜牛本以為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所

贖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嘉興蘇松

諸縣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原吉至浙

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拯

治之法要在浚滄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

等浦水患乃息

代王桂綬被殺入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梗所為不法

極拘諸司印信嚴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皇明通紀 卷十三 永樂

綬封功臣李彬等為侯伯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洩漏獄事誅

五月詔 皇考妣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

順聖高皇后

勅府州縣嚴除荒田租稅之數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 太祖

高皇帝實錄成

九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刁

遏谷侵壓邊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謂兵部

凡動靜

丁卯元

秋府文

上秋

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

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

冰晨遣人諭之刁遵答果悔懼乃遣所據知州及威

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刑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上初命庸鎮守淮安旋

移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口

出怨言心懷異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炳文長子鼎尚建文

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者

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日本人貢

禁校歷名文著

十一月 上欲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

考滿至京選其職廉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

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

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

盡知故還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

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

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

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然况遠千里尚

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深諭之

罷遣清河民夫

閏十一月封黎倉為安南國王李芳還朝鮮國王

十二月解縉等奉勅修古文列女傳成上親製文

序之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

藏高麗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責之

以逮文選去大內火皆燬故也

上謂蹇義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賢

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知其

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行卒未能悉其

才行必考滿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

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

廉之實具奏

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以舊河港未盡辟通

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

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

三月收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熲爲驍寧王奉懿文太子祀

廷試賜晉榮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平江伯陳瑄帥舟師海運以給北京歲需爲常

四月戊戌册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和王高煦爲漢

王高燾爲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

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復召咨解縉續

言立嫡以長復曰奸聖孫上又密問黃淮亦曰

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風

上意遂決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本業

備左善世道行爲太子少保始復計統賜名廟宇

上自是稍爲姊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爲愛妻妾居止

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進上乃召還之

文華營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已治人之要

具于此書克舜相傳世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

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五月上諭諸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

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上將前孝陵鋪承衛請具法駕上以皇考忌日

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皇太子

皇太子

六月初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  
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釋文詞優等者  
以開選得貢士張鑑等六十人以奏上召見皆賜  
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  
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千學已有根本但  
更當進步耳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服濟蘇湖廣孝初爲僧其姊暨  
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  
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  
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行不納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本業

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訪之姊不得

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

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

復見

七月山東都縣野蠻成肅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

百官表賀不許

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

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

季還饒州會同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

八月老樞送南安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以黎養父

臣等伏以

人君不可  
有所好  
惟求此心  
為切要

養廉

講臣非正  
道不勝

六人一人  
有月

子弑君虐民大惡不道請與師弔伐備辭哀懇上  
辭而納之賜居第有司月給其廩會其國故陪臣裴  
伯者亦來告急自比于甲包胥乞師與滅繼絕上

憫其忠命給衣食

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諭縉等曰

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朕每

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于宮室車

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周王畋于鈞州獲驕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

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慶降嘉禾呈瑞野

皇明通紀 卷上 永樂 七

慈成薩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兔白象靈犀

之屬其來皆與前朝胡廣金刀夜梁等儀成作歌頌

以進

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乾四父舉

儲武為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于此

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義否士奇對曰儲臣非正道

不陳豈敢含讒此本末德胡受之說也 皇太子曰

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殷下此

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

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

暹羅與琉球通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郵

豈可利其物而籍之籍有善人尚能接人于危况朝

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毋壞者修理乏食者給

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鄭賜劾奏廣東德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

等逆搆遣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

曰選給所以苦軍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

皇明通紀 卷上 永樂 八

擅給 上曰事有權安待報而後給給及矣及照所

以達大體也其置勿用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

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

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試言使之釋疑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

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

設天津衛于直沽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

別以小船轉運北京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 上曰數年兵

華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不聽

上御奉天門錄因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等官論曰囚皆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女典

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帝禮部勅陳天平見之使者歸下拜感泣表伯者責以大義皆惶恐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不龍到 上聞之驚悸三日臥主寢位奉片國人攻奪歸還此云也

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

樞實勅往諭俾日暮奔陳氏之貨以聞

贈徐壇壽世襲定國公劉曹國公李景隆

景隆傳不決諸司連章劾奏其罪上初有

景隆傳不決諸司連章劾奏其罪上初有

呼曰天下常有天下遂獲景隆下獄景隆見上

日有是罪來京它人來汝亦

西門都察院都司衛所

分女直地建國都司衛所

今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

拘項畝任其閒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乙酉 永樂三年

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曹瑩等凡二十八人以應

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

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

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

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

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驛從人皆具家

室夏總兵何福盡心屯田積穀最多奏請更定屯田

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勵之

七月賜馳驛舊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賚有

差居之京州仍賜勅獎朱展招撫之功

八月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

其父靖難功大特從征功也

十月封宋晟為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嘉其系遠

安邊之功也子號尚安成公主瑛尚威寧公主

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璥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送

殺賊給士

趙王也

殺賊給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有收藏者奸

惡罪之時朴偶誑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

家有孝孺文集善借觀宿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

市而復善官

殺駟馬都尉梅殷

是歲安南胡李遣使臣阮景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

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丙戌永樂四年

正月河南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

將大元未可略也遂命曹武侯李彬討賊侯張輔率

兵補之

部建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

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二月趙王高燾居守北京

合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為考試

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

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祖備

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

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

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

孫陳天平還國募賊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

還事聞上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

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跡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

欺此而不誅其謂奚用五月齊王榜內忤縱恣上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

皇明通鑑卷之三

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

宣府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領征夷

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副將

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

寧陽伯陳旭為右叅將其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

發

上諭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

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祝命中

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

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

瑛等劾奏其言在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

知忌諱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

十月未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還祥度被擒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五

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雅陵二關賊皆敗走時

賊恃爲東而都及宜江泚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柵

江置柵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橋內欲守險以老我師

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進取

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

踰慶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祭天象西師有憂朱能

其不免乎能足辦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開

上震悼報朝五日柩還 上親爲文祭之極其悲愴

追封東平郡王諡武烈

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

進討安南

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

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伯盡殺溺死者甚衆

西城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邇絃國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賊死者

不可勝計于是三江路宣江姚江等州縣次第皆詣

軍門降

陳寧王允熾暴卒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

諡曰哀簡

丁亥 永樂五年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十四

正月卅翰林學士解縉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

縉與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顯洩于外漢王高煦怒縉

言于 上曰壽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

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

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桐江寨及萬劫江普賴山等處

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黎賊于木瓦江斬首萬餘

級弱死者不可勝計都邑相繼來降

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于披剝爲備赴京請度議者

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

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

皇太后以先  
入之為

主

是付兵部編軍籍發成。三月張輔沐晨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眾拒戰每聯巨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棚以拒官軍輔乘棚未備躬督將士力戰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乘風過黃江直抵閩江口獲賊舟無算黎李輝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覽大理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子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寶皇明通紀卷十五 永泰 十五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願養之深則德性純而氣識廣也它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張輔等奏言前蒙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子孫誅夷已盡莫可繼承又且安南本古中國之地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今黎賊父子旦夕就誅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李輝及賊首蒼登

等安南

等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六月置交趾都指揮使司共十七府五州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上諭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廷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其傷之更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查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算重法若都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鞠治之雖爾皇親亦不恕特張輔沐晨劉儒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皇明通紀卷十五 永泰 十六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后疾漸上臨問曰天下既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上矜念之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弃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聖宗室親之以恩妻不能保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饑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人吾在宮中旦夕侍皇上每承顧問多見謙納今卿翰林之臣數輩請



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實露布權送豫章黎藜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頌露布至執主塞國皆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柱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蒞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先是上命解縉等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詩書易考索之便縉等受緝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  
十二月戶部都給事中胡濙奉命提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

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獻嶺南崖壠詩以饒廷臣過者獲其草且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

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魏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毀之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六上曰輝祖與齊泰輩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子定天下大有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迎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官戊子永樂六年

三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花爲瑞上賜勅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檜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者可惡仍降敕書切責之

詔中外羣民子弟自前歲月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解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教馬寺主僧懷容等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奏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國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七月諭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望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李輝軍人為首者王榮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皇明通紀 卷五 永樂 十九

機軸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先是建文末廢主坤帖木兒被戮里方赤立非元爵也得下叛之阿魯台統有其部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殺九刺三首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秃孛羅為安樂王

八月交趾舊制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

于闐入貢

泥國王車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尋卒命其子襲

越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

滿剌加入貢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循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丹思國古里班率并把里國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

十月侍講楊榮連丁寢發乞歸守制以將薨幸北京不許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吐賊簡定戰于生厥江賊績

刑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

皇明通紀 卷三 永樂 二十一

呈等皆死之于是賊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帥二萬往征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四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己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

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前行在餘常務

悉啓聞處分

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璘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

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市都督會事平安暴卒安撫州人宣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七年

壁之敗彼執遂授此器至是 上忽問安乃尚無恙

安撫經死

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

都御史吳諫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

民缺食請發庫賑貸皇太子遣人強諭之日軍民

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

也即發庫賑之勿緩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應或

有詐故也

六月命洪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福等陸續

上密授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

李達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瑄爲寧遠侯時虜酋

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

來 上嘉其有率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 上曰工

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七年

所運糧糈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人

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約運

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

又築一城每城卅兩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

虜覺而通則顯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

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

丙城火州國入貢

西域哈烈國入貢 皇太子前諭說賦詩之法 皇

贊善王汝玉每於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教之高下優劣何如對

可也

董儒

董儒

董儒

日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恨之詩唐虞之

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

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殷下微

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

亦可伸益治退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并獲其僞

將相陳希荀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橫鄧景異逃

之又安

詔舉通書吏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慶宣亦在舉中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 三

吏部試撫四夷榜納卷獨進衆請斥之尚書單本閱

其首題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宜莫升

王臣述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

城知縣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柏於東潮州勒召輔還

簡定伏誅

二月朝 上將親征北勞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大閱于鳴鑾殿

車駕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池旁近水皆鹹苦不

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

出 上命取觀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車駕次凌雲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屋今爲里蕭條尚敢備強果何所持哉因問

廣等曰將此來不問是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

星火之輝何能上神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

責于蓍莖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

策

皇明通紀 卷十四 永樂 四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玄馬峰之石銘曰維

日月明維天地清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幹姓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

率衆拒戰 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

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

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

胡山歌

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鏃一掃胡

應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錄六師用錄魄  
崑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上令以御  
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者許借  
貸回京償贖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  
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上未食朕何忍獨  
先飽次聞平宴勞軍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  
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  
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

呈明通紀八 卷四 小宗 五

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殺死

長沙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上還南京

務本之訓著成

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聯國公沐

晟剿捕叛寇

初戒泰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

內監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上命械其長

史紀善與儀等官送京師仍敕王自今勤學問庶幾

塞過

督軍擬吉兒友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  
河南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給印冠  
帶襲衣及鈔帛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  
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極遠至宋歲降金幣卒爲大患  
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養損小費以弭重  
患亦不得不然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合通河故  
元運河也

三月廷試進士賜歲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

呈明通紀八 卷四 小宗 六

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

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

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逮事建文諸臣

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

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有

之至是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

潘河南黃河故道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忠紹縱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蕃國還經錫蘭山國其

王亞烈若奈兒貪暴不輯職辭國獻遂切其往來使

荆襄之民

以爲

荆襄之民

臣探知和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  
苦奈兄并家屬頭目以爲上日蠻夷會歡耳何足  
深較命禮部釋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已乃册立爲王  
并赦苦奈兄歸國

徵交趾奈政解籍下獄先是籍入奏事適上北往  
見皇太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籍欺上遠出  
親儲君無人臣禮上怒時簡討王偁亦以罪謫交  
趾籍偁偁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  
漳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  
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皇明通紀卷十四 永樂  
七月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

朝  
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

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  
豐年則缺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  
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  
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  
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

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歲民持建文時士入包

天下之主  
帝王之德  
無所不容

皇上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  
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衆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  
位命百司凡建文中止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  
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  
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  
憾而信任之卒由與族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  
無所不容族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  
聽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管兵千戶不待朝命輕發  
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  
皇明通紀卷十四 永樂

除盜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  
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  
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  
隆茹瑤等官心術不正又戍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

十一月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李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  
狗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

諸州縣皆平  
十二月廣西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

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處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度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

壬辰 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蔡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

命徒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等處。仍蠲其役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為考試官。取

皇明通紀

卷四 永樂

九

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驍衛教民畜馬。

九月

九月被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

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權雲南按察司。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

公來吾無慮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與政日著。時

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辦事。作威受賄。

新推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

寶山

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使役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順德。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縣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清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上為山。立墩表識。從之。至是成。方百

皇明通紀

卷十四 宣德

十

大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製製碑文記之。

命 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十一月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

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其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

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蘭。蓋

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

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

是

知

是

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大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徇用蒙古，疑視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弛禁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嫌，先是逮治奸黨，習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

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上巡幸北京，皇太子孫從，皇太子監國。

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

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

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子而下，諸王羣

臣，以次擊射，皇太子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嘉射

臣，以次擊射，皇太子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嘉射

臣，以次擊射，皇太子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嘉射

朕震  
大臣當  
以爲民  
或不學  
無

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子孫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歡而罷。

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十一月，瓦剌馬哈赤太平把禿李羅三酋叛，以野蘇祿食命，皇太子奉薦太廟。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復陳季擴及其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將潘輝等，駕送京師，交趾以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詔親征瓦剌。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子孫從行。

六月，駕至撒里哈刺之地，馬哈赤及太平把禿李羅

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餘

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

算馬哈赤等乘夜北遁，遂班師。

八月，車駕還北京。

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遣建尚書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浼馬揚溥南

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寄義回南

京黃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

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讐之遂徵義

等既而義中道有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

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

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視問東官事士

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

皇明通紀八 卷十四 永樂

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

遂相繼下獄

榜為刺國獻麒麟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熒有罪降為庶人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奏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

文皇帝初出愛縉稱之才文皇帝微紐交趾都督自

古為縉之使通正朔時有直而比若得其地不可

而為縉所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帝不慈意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于洪

為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

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復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船二千艘

以從河運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皇明通紀六 卷十四 永樂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愧刑部主事劉愷者寧妻安

氏發之詔褒寧平日服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

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九月壽慶成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

瓦剌馬哈朮遣使貢馬謝罪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燾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于青州時

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復之國復賜勅曰既授蕃封

登當常在侍下前封雲蓋侯遠不行美齊齊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待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闕于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皇明通紀 卷四 永樂 十五

四月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四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羣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

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此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周王 楚王 慎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子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百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

皇明通紀 卷四 永樂 十六

帝太孫及小皇孫謁陵殿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 上未有對 上高拱曰周是二王屬列穆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穆後居東皇太子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子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曰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

十二月故吳王允燭衣

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命刻印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橈以謀逆創爵爲庶人

三月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七月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嗣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

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雷細細流動燭徹雲霄庚

申金水河冰從與瑞勝具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

色輪迴變化卷舒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

則謂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

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

上表稱賀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交趾清化府僑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

宣慰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曹榮侍講王

英爲考試官取董璣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 劉江鄧瑒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追封榮國公諡恭靖著有述餘

錄

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

實錄成上之

殺替善柔滑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

有張兩軍距隔數子里小人險附漢府者譴擯自端

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曾有陳千戶者

擅取民木事覺 皇太子令諭交趾立功數日復令

至明通見 卷之四 十八

其軍功有之有諸於 上曰初 上所誦罪人 皇

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見預聞而不

諫止併逮下獄皆死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徐氏元極等雖有此貞女懿德之稱焉

六月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陞辭 上面

論曰人言東官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

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湏大晚至即就奸觀也濙至

南京日隨朝凡所見 東官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

一日趨朝劬臣某者語諱侍衛捷之仍當陞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即宜待衛者實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

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

股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鄰婦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

起行淡樵辭謝之曰錦衣鼓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

皇明通紀 卷十四 小宗 一

奏以所見皆誠收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

悅自是不復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商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

山

己亥 永樂十七年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棚封江

爲廣寧伯自是倭寇不敢出入海上者數十年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樂山自食其

耕火種兩股皆自日炙痕博通內外輿素不出山教

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沔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

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

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

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五明且昔召衆僧各生高几

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浩汗如注水琮訥于應對

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諱字何義胡僧應稱運琮

乃大聲翻解竭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

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 上喜

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鷄鳴山以爲修禪

皇明通紀 卷十四 大德 二十

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

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僕密伺史

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慄見冠

前罪詔諸司即日峻改情疎者不赦

頗爲善陰陽孝順 二書于天下學校

皇明通紀纂要卷十四

自明通紀集要卷十五

東莞 陳 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蕭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

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屬相

戰聞往東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泉等率眾從

之據益都鄒石柵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

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

之董彥泉之眾以紅白旗為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榮

皇明通紀 卷十五

等性招撫不服殺其從者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

勦之至益都同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

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

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獲獲

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劉俊

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振集民夫八百餘人死

拒賊憤志益帥莒州即墨萬眾併力來攻柳升將

青備倭海上聞安丘陷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

亦鼓譟夾擊安昌敗走殺賊六千餘人將城中已不

支使齊至猶疑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降升怒

其不特已梓出之青不為屈是日整山衛指揮王真

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

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叅政馬振左叅議衛

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拓功忌能遂下

升吏部赦出之

山東

陞陞

刑部

尚書

吳忠

等

劾

奏

升

方

命

失

機

拓

功

忌

能

遂

下

升

吏

部

赦

出

之

皇明通紀 卷十五

皇太子赴北京 趙滁州登現邪山指示楊士奇曰此

醉翁亭故址也因款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

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皇太子為文章尤

喜修每日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

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

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祭皇陵畢周旋陵旁顧張

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而後退耆老

進謁有知太祖臨興時事者俱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迎鄉縣歲民俱競拾草實為食 皇太子見之惻

然

然

然

然

然

然

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竄釜傾  
什不治歎曰民隱不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  
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  
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  
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  
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十日且與六斗  
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卽  
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上曰王

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伏俺三等  
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實乃用金  
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  
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  
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  
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肯其妄

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  
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辛置之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  
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表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  
下求直言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朝貢沙汰冗官嚴清化民清刑刑獄歸諸官罷選僧  
道優恤軍士及慎選教殿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  
行其十四事

九月發三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  
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  
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王後行非輕舉  
也言者固劾都院大臣上令言者與大臣俱跪在  
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言日不諫有罪抗言御  
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原吉對曰  
一人得計

大宅法王  
本朝

下夏原吉  
中伏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以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  
屬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  
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  
復命上尚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  
有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  
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  
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  
皇明通紀卷十五 永樂 五  
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  
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宅日法  
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丙午台叛叛寇邊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仍書吳中獄兵部  
尚書方賓自發時上以北虜擄掠命大臣議將親  
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  
臻會 上召廣泰言今糧備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  
吉問邊備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

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實儲十喪八九災骨  
周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講議勿煩六師  
上不憚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  
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  
內官監獄于是賓懷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  
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詎聞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  
他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饑運爲憂論才力或  
不及儉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壬寅 永樂二十年

皇明通紀卷十六 永樂 六  
三月丙午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決  
意親征戒華將士誡日啓行 駕及錫鳴山虜聞之  
夜遁

五月辛未 車駕發臨懷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  
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類垣遠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  
書云當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  
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六月丙午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  
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還

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次殺胡原南鋒養謀者言阿魯台聞車駕親征大懼盡奔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湖深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羣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論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元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沙衆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七

九月車駕還京師

閏十二月阿魯台執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主椿薨諡曰獻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王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變賢等伏誅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恤邪之徒不便而中有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爲之地日說皇太子之短于上

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書傳播于外謂上注意滿庭以任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欲天監

官王射成典賢善惡語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等晝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奏于上候晏駕即以兵却內

庫豫今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于至期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希置已定正憲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驕曰舅氏李何爲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闕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僞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上顧高

璉曰爾爲之耶皇太子爲之管解曰高璉必不預謀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八

此自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

千戶尋提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宜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

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論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

紫雲周布輪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柳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上正色却之



九月朔 駕次沙城廟中阿失帖木兒古納白等率

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所敗掠其人

畜始盡都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

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驍戰王子也先土千事果來降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

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十一月 駕還京師

甲辰 永樂二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昇榮侍講余集爲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九

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應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大閱

四月巳酉 車駕發北復親征胡寇

五月海驛蝗蝻生知縣王士康以失政自責竟率

僚屬者民溺于八塘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而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次長樂縣勸業金切收待 上曰饑民通相入處

迫於人今朕至長樂屬與天下同樂何時而虛樂

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

衆劫掠漸致滋蔓遣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逃勦楊榮

金切收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嘗於衣食

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衆之

恐未易養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

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起按御史及浙江福建

三司招撫如負固不康請軍勦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切收諭

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

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切夜言承天意勸使歸

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

官史力哥往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瞻望惟荒塵望神

靈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塔山下賊無所

避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畢微岡 上御帳殿諭楊榮金切收曰

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賊事悉以付之

朕優解養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衆切收對曰

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也兄稱 皇上付託

上悅

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麓戍 上不豫次日次冷木

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

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雪孟驥等密召楊榮金

幼收入御帳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

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內樞召匠

入鑄錫製爲樺桿成權欽而鑄之殺匠以滅口命光

祿朝夕膳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計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灝行啓 皇太

子曰出外有封章曰事非印讞無以防僞 皇太子

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

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

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又亦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

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

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

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

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

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清運請幸南京以

省供億繼請徙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

辦金銀數事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濬正事金剛等

于獄三人繫緡衣衛獄者十年楊濬在獄中十年家

人供食久較絕根不能繼又 上命臣測日與死爲

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

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一二

而得釋曉年遭過錫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

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得參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

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

減賦北直隸山東東四十萬斤楊士奇人奏事上

望見士奇來笑謂奏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

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思詔甫下而情蕭傳言

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

以堪 上喜曰吾聞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

十萬願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

止西番  
教解

庶幾以輔吾不逮

部止西番教解

教解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文皇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

祭即上疏請封禪不許米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  
朕依之人宜其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寧王捧奏祭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遣書答  
曰叔家來先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悵悵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  
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  
而何惟叔書之  
免遣安王貴妻也東王貴嬪為庶人二人前嘗離告  
其父有不睦謀至是免之論事臣曰正風化當自家

朕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蔡義曰古者山澤之  
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  
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  
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  
月釋衰從吉服為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  
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  
然遂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  
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  
麻經出親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  
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妻  
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  
議定然後奏聞昨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  
官在廟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  
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  
折衷亦未嘗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

次日賜宴。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鐵劄書各一其文。曰：「魏冠科舉論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舉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得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冊立皇太孫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埈

星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五

爲趙王，瞻埈爲襄王，瞻埈爲荆王，瞻埈爲淮王，瞻埈爲滕王，瞻埈爲梁王，瞻埈爲衛王，趙勝、梁衛四王後

絕國

召掌文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治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福治交趾狗民所好，祇民所惡，勞勩調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曰：「新造之邦，宜修撫字，政令條畫，親爲究心，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還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躬造視之，振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爲忌者，誅奏，福有異志，文皇深惡其妄，曰：此君子不容

干小人察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

詔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進稱，識見優遠，諸人才并嚴嚴賢，盡舉連坐之法，賜絲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始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好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趙王高燾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

星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十六

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諸辭願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張曰：「卿三人及寒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肅義，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忘，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補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  
 嘗以事忤旨遇還頭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御史  
 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  
 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渡景帝為  
 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避之 上覽疏  
 真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買胡人貢西人  
 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  
 是月庚申葬 長陵  
 作觀天臺于禁中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仁宗明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  
 止行五拜三叩頭禮  
 給朝服官軍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  
 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  
 尚餘數千欲散民則民其微不可重困之今遠近  
 方面朝服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養生  
 唯民爾倘無者遣市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羣  
 議原官議亦從之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

日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西郡守次者授百執事  
 今皆授少尉以羣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  
 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  
 出兵部已督責朝服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  
 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覲李  
 慶重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處為眾所傷故  
 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各矣出示一疎乃陝西  
 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廉官貞百度而太僕  
 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永樂  
 大  
 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  
 臣不孤矣 上曰雖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  
 意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  
 耳  
 建弘文閣  
 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  
 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備從征交趾陷城不  
 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畫節於夫尚有旌典况  
 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其贈衛太子少傅諡簡昭

復嘆謂愛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  
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何願取容焉保祿固位之計  
固亦何賴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  
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欲復都南京云

禁民告誹謗

翰林部尚書金純等曰日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  
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  
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爾須  
嚴切禁止

皇明通紀 卷五 洪熙

九

越王高燾之四彭德

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

徙岷王標于武岡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

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

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麥萬計先是瞻

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

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朝中事又曰廷議

旦夕發兵取安樂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

皇明通紀

弟間譏構至此乎耕子不足謀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

官員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

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

問少師兼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

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加救焚拯溺不

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

皇明通紀 卷五 洪熙

十

畢命用重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

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

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

為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鄭府審理正命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

官與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

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

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

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

訪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人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試比諸將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  
尤加優異蓋美士皆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風上  
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  
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  
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  
取六分北士取四分兩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各數以

命皇太子往南京講祭皇茂孝陵因留南京  
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軍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中  
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洪熙

洪熙二年及手勅二賜少師兼義及傳楊士奇早朝  
召義及士奇論曰監國二十年為說惡所備心之  
致危吾三人共之懷皇考仁明得遂願全言已決  
然義士奇亦欲對曰今日已脫險即死皆先帝之賜  
陛下幸誠之教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卿等去  
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時賜二  
人義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  
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義義原吉楊榮楊士  
奇以其意未之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  
諸書勅旨無不仁禮尊姓鎮靜優之機備役之節可

宋史

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  
但流徙尚未歸瘠瘠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  
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  
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機密  
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  
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  
慙色

五月上諭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謀  
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  
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洪熙

非甚者合幾無錯賢人君子正直不同往往被其凌  
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  
民利病皆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  
慎選擇以清風紀既又歎曰卿御史十三道之表率  
知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  
知畏懼今之有才者無畏懼矣傷其容訪可任都御  
史者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累次教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  
奪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本上之上覽  
之怒命或士擯以金瓜十六七應劭已斷其三隻出

不能言時改敬亦百事但改爲御史今日問四一起  
「百事」章至三上乃下鋪承術獄先是時勉折騰內  
尚不相着及用挺提而其斷骨忽自接入謂忠臣所  
感卧病一月而愈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秦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  
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  
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遷崩  
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  
王監國

六月初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三

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七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  
文欽武章聖建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

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

嚴弘文閣命正副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  
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定一科每百

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  
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臨

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八月敕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九月壬寅葬康陵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五 洪熙



皇明通紀卷十六

東莞 陳建輯

太學 江旭奇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 宣德元年

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藉田儀注上親之謂侍臣曰先王

制藉田以奉家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

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

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特親耕矣

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農重後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

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和利兵敗於茶條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

書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瑄

充總兵往交趾征勦叛寇權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

參贊軍務備陳智方政官爵

上親制龍牌文華殿寒義反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極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朕

山爾海師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

令文云豈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若不為

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

中四富饒食一時驕功無故與兵切記不可後因黎

民戡其因王毒害國人 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

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

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

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

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禍已多中國之人

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之初下彼符原許日遣將出師服通夕不為誠不忍

下蠻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知洪武中及永樂初

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

土之人如何漢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國不背祖宗

之心義原古對曰 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失今

小國作孽何患不克君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

豈不上損威誠顯憂思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

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

代皆在蠻蠻之域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

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

喪師賣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對家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末可以遽言耳

呈明通鑑

卷六 宣德

三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宣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命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于上上夜召輔臣人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選諸臣等而泣在廷

呈明通鑑

卷六 宣德

四

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安悉甲鞘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入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通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成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發發軍家在樂安不肯奔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詐詐內實怯備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胆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發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桓應天人力言宏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戍等將兵據齊魯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衛令還樂安諭衆上仍著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責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朕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思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將來獻悔無及矣

幸已。昧其輕騎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暨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爾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轅願假今夕謀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歟無爲人擒高煦給城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應萬死惟陛下命之上今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

皇明通紀

卷六 宣德

五

中罪止同謀屬從者不問庶人至京領繫大內迨遠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熱視火之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方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遂時火熾銅缸庶人

人成  
遣驛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齊手勅趙王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逆謁請乘勝移師彰德執趙王上召楊榮及奎我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樂謂宜先遣勅趙王歸其

傳言

增補

增補

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領之令榮傳言今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鬼神豈可欺乎旦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退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貴所係務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貴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言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慮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皇明通紀

卷六 宣德

六

上上意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還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惟嗾嗾盡削王義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餘曰言者論趙王蓋愛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恩保全之母戚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還乃封羣臣言蓋道袁容及劉一肅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還書親險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義衛旦上表

德恩而百者始思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聘之力也

之方也

謝恩而百者始思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聘之力也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奏之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今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歿之

十月復檄凱貴州恩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闕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卽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七

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等賜金銀刻圖

書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合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浚曰清和恭靖

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賜復見楊榮獻頌

命定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

慶泰贊軍務

命都督俞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

西時從獲賊叛慢邊故命雲鎮之

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 還鳳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尾刺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至

思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遠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歿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

千官軍所經之處悉剽劫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

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

慶曰總戎之志驍矣公安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宣德 八

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孔勅書數次戒

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遂連入言

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

懼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

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遠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

四起升被創歿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衆圍

宿將舍卒賊舉衆圍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卽

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歿之

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騷既激變文臣陳

治繼福掌布按二司卽舉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

之方也

德恩而百者始思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聘

之力也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

書陳洽奏之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今歸田養

疾疾愈仍來供職

麻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  
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何不北歸我  
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  
忍加害其酋長饒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  
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棄交陞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成山大懼  
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願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  
眾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子朝  
逆棄交州境引師還通至京有以章爵

黎利寇陷江府知府劉子輔成之

皇明通紀 卷之七 宣德 九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為表乞立為陳氏  
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後將  
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禍當益發兵  
誅此賊耳輔退乃召黎義夏原吉國之二人對曰黎  
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  
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  
樂中曾蒙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  
兵之謀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黎言實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

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  
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述此意願陛下今日明矣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  
明日朝罷出高表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  
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  
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齋詔冊封陳島為安南國  
王罷征南兵

十一月 皇子生教天下孫貴妃所生

皇明通紀 卷之七 宣德 十一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請位昭號靜慈仙師通於  
別宮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  
疾請閑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  
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優待無會必命居  
后之右焉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尋改南京

薛瑄為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  
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梈二先生講周程張朱  
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進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  
成穀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

卷之六

奇等令人邀宴欲一識面。坦曰：「某忝糾劾之任，無所識之理。」日三楊子班行，出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而。」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太公之心  
伯夷之心  
在萬世

戊申 宣德三年

皇長子

二月冊 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皇月通紀

卷十六 宣德

二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宏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或亡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宣德三年

五月贈祭交趾侯節諸臣

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以罪免爲庶人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頌首曰：『臣日侍彤庭，」

卷之六

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者，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咸得而知。上悅。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作私第，故也。

八月壬午第二子生，是爲郕王。

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思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備。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河，駐驛紅橋，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几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者。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挽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被飲，甲騎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成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雲，虜不能進，繼而神机銃星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宣德

三

今日之公  
出巡按  
有以

書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元良答奮前斬賊功多也  
十月推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  
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  
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漸朝  
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  
風意所以警誡百僚意長如此則不肯御史效之不  
肯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肯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  
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  
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

卷六宣德

三

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  
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延閣河逮又  
數日置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驗不肯沈滌積弊奏  
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  
御史連章劾奏觀貪狼籍并奏其子輒輒制誦道  
驛私減公皆明者實迹連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  
所有之發輒成遼東而令觀隨往  
福福建按察使郭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  
南京御史尤多貪穢效尤成風職穢俱藉

具奏

至是趙泰勅考蔡泰顯不肯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  
振與其能顧佐者各

十一月城獨石達棄開平

已酉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慮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  
卒僚屬儼然吏有遺撓者棍徒估之通謂受皂隸賂  
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  
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  
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遺  
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質爲兩便此京師大  
皇明通紀本 卷六宣德 古

卷六宣德

古

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  
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一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  
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  
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  
愚與法並行矣士奇通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疏  
之曰放皂歸耕佐給薪獨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  
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  
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  
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父之復有  
囚舍無繫案在人重罪不聽訴理 上怒召榮士奇

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于戶部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

際清于市

四月書諭學王時寧主權奏請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脩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諭之

皇明通紀

卷六

主

五月初設妙關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敦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凡皆不厭人望上亦察之一日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嘗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同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然寡學多愆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子請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涸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

帝閱武近郊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六終

卷六

二十六





爲吏胥呂震馬其木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錄州等九州大都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重責假便宜從事鍾初視事陽爲木納胥有弊盡輒嘿議之通判趙忱肆設侮鍾亦不校既期月一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啓言某日某事竊賄者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肅儒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懷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安南黎利篡陳鼎而自立利遣使奉貢謝罪請封朝臣或請與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爲安南國王

皇明通紀卷一七宣德

自後朝貢不絕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論成國公朱勇等曰今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忽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中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莊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勒遼軍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

宣德

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同慶王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大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賦詩以示羣臣復賜賞雪宴上問視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合衆星見十九旂大如彈九色黃白光耀有華羣臣表賀

浙江巡撫侍郎成均蔡澤海旣

辛亥宣德六年

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

皇明通紀卷一七宣德

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部獄并籍其家祚吳縣人

永樂中祚庶吉士爲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

僧戶十年宣德始召爲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疏

疏勸上經筵進講太學衍義上覽疏怒其中含

譏諷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衣

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

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官強者得以兼井遂致因

循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

徵飲重本抑未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七月上午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舍

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幸

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

至尊萬一或有識之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

日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

日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所知者萬萬自此慎

出事變不測當處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哲問

士奇車駕臨幸易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逆令中

皇明通紀卷十七宣德

心端懷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

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草莽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

卒者縱何窮焉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

盜皆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僱車駕之玉泉寺換

月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射亦變服如

盜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

錄二盜款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

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日愛朕莫如

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華義嘗以天下太平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賸餘及屬校至是有愛感

其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學國幸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宜求免稅甚無謂令

巫以還民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省田租顯為首

皇明通紀卷一七宣德

三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上下都求賢復出御製擬御蘭樓及四言相臨詩賜

諸大臣併蘭樓曰蘭生幽谷今雖其芳賢人在野

今其雖則光曜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今女

其子輸振興昔曰天之生賢道遠厥身切學壯行表

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泰

美之予以是為賢紀綱維倫豈非遠天噬哉若人于

身兼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子嗣祖宗統緒萬邦

求賢圖治皆所冀皇華才借來布列在位道行身早

君微之費機山無道無運隨性而不來修德我思

歎石棟流遠引高踰難過其身而幹于道卷阿之詩  
梧桐鳳凰爾其翺然予將爾揚

六月脩各郡縣廣濟倉遇有災荒以貸貧民

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 上燕間閣內庫書畫符元趙孟頫所繪圖風  
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  
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繇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咸王  
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  
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共于

皇明通紀 卷一 宣德 七

臨之右

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  
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  
之勸懲得體人自思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  
禮儀及凡迎詔勅請學較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

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爾其食  
暴畏其糾劾踴躍拜跪甘受署辱間有奉法持已不  
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  
位而邪惡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院會議申明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觀贊漕運時言便民故事  
出其章示揚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  
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為人正直明果  
一志于國家生民躬勤夙夜其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六年七十矣諸後進少  
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  
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  
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揚一老  
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  
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皇明通紀 卷一 宣德 八

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

南番白鶴達國入貢又有西境大方國舊名天堂

德那國即回國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脩祖陵孝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 上元 夕 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

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 勅文武諸臣及四

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 楊士奇撰太平聖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修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瀟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楮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錕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

奏頒

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

皇明通紀卷十七 宣德 九

部各事秋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

一人起送吏部置才擢用

又今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

其各縣知縣以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

正者鄭憲等二十八人其修撰黃倫陳循林震曹門

修林文美納值復趙恢許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

又今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

優者知縣孔友蘭進士胡端頤廖莊宋琬敘諭黃航

徐惟矩編譯妻升七人土令欽進士爲庶吉士與

知縣各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巡撫兩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清農倉之法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

辦之

十一月賜朝鮮國王李禎五親四書大全諸書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行在戶部員外郎羅繼奏今運糧赴關平每軍

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

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關平中納

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

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

皇明通紀卷十七 宣德 十

從之

三月交趾黎利反二子賜賜奸臣黎同黎察黎雲使

黎良民奮懷諒山府土官阮世宇七源州土官阮公

慶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

惠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勅廣西總兵山雲或備邊

兵嚴謹守備阮世宇等避難來歸願隨便居住使之

毋所無失遠人來朝之心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奉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沁水人

爲尚理學教人壽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座下足兩

處皆寧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虛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罕荒助賑存賑甚衆父好善信佛及開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子是作夜行獨一書與父編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出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庫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

結宜德通寶錢

十二月寇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陞辭命

皇明通紀卷十七

工

柏樺康熊等送之還并齋勸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其見勤誠開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爾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望壽者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壽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情豈有鬱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率敝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世可欺也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上不豫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瑄八人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成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少師史郎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大師諡忠定

恭上太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

皇明通紀卷十七

十一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辟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

孫氏爲皇太后

封皇弟祁鈺爲郕王

釋前監祭御史陳祥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神父母皆死于獄蔡祥且未成服祥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

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孫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今京師鹽官不下萬餘以俸

言之指擇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雖官制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雖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俸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獠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早開經筵。以進聖學。且慎擇儒臣。

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閱于此。

皇明通紀 卷十七 宣德

七三

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

九月初修 宣宗皇帝實錄。

命司禮監太監五揭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撥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

信之。

皇明通紀卷十八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侍臣因壘皇言大臣不能盡職

皇明通紀 卷十八 正統

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吏部尙書郭瑾獨以爲不可去非是食位但王上切中

吾輩起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應之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

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七月從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其餘惟駙馬都尉井源驍奇躍馬三發三中

上大嘉徽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

武紀順康隆三殺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

竟無殊擢

十二月命兵部尙書王驥巡邊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

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

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願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頗

皇明通紀 卷十八 正統

異欲誅之 上疏爲之請諸大臣皆曉乃得解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兵部尙書王驥巡邊至其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

兵敗北虜于莊浪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去驥以其

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

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咸轉輸之勞驥尋還京

師

六月京師旱

時湖池小兒爲土龍神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城隍呼喚不知雨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樂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城隍者殿王再來還我土地城隍也後處



議如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驍復請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

樂進賢

進賢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料勅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滯泊自處守正益猛每有功

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君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察皆請罷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

皇明通紀卷八正統

三

功而得官則相繼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戊午正統三年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

夏淮楊

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朵兒只伯走或夏淮楊被吳璽謀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今蘇州等府請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

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板廳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

納秋糧其米在板廳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增米貴鹽廉官得實

豐積聚民得食無虞生上下懷之

楊士奇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遠徙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況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楊成詔廷臣議行之增兵

都待郎

都待郎鄭瑄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謹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待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

皇明通紀卷八正統

四

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呈爲言惟欲請將場屋以焚後西試將齡曰必更試然後

澄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虞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

悉如納職所言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諭功命驥以尙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陞兵部尙書仍兼理陝西軍務命

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將武定西伯任禮

寧遠伯趙安會昌伯道祿一千石

己未

正統四年

學士書乞  
致仕不允

御史下獄  
謝之

京師大水  
正三記

院記錄  
正三記

張益州  
復任楊士奇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蕭從善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四

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道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

論成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李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新作京城九門成

皇明通紀卷十八 正統 五

三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

賑恤軍民被水之家

陞蘇州府知縣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請開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

四月倭寇浙東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滬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宗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王嘗遣諸展展兒于苗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

發伴許諾放展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益徵渡江攻之展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度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展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遠久之以少兵往政知展不力按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必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

軍皆沒展聞敗遣春慕慮聲發通笑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展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當處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皇明通紀卷十八 正統 六

六月西藏獻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額詔畫史圖之

令大同沿邊等處許官軍戶下人丁耕種免納子粒

七月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十月廣遠王貴哈爲庶人坐滅絕天理實亂人倫也

十一月遣渾天齊璣玉衡簡儀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懷遠伯諡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其能

及

十二月徙封荆憲王于新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後謚忠宣

召守備南京義城伯李隆選提督京營

蜀東平

天順口錄記義城伯李隆字宏遠  
南京十八年鎮之以督京營人見隆重斯文士林  
何慕李為正統中以隆人見隆重斯文士林  
隆為自安計數年來自後代者難易其真難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

武林驛病卒事聞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諡文敏

命侍讀學士由衷馬愉侍講曹鼎入內閣參預後

務先是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

然三先生亦高齡倖倖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

呈月通光

卷十八 正統

七

當其時報國公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王

突發無以効力當換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

具名來翌日即同馬愉曹鼎南東陳循高穀等次第提

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服吾輩矣吾輩縱

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

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教士竟是吾輩人當

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遣使齎粉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以其名曰

果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饑民也怡等詣國謝各置粉

書樓以彰恩寵

聖明通光

辛酉 正統六年

奉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取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

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

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

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國邊欲之

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

之不為松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墩堡選將帥

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賜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聖明通光

卷十八 正統

八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嘉臣教天下詔京師各

衙門除行在之稱

大兵攻麓川賊太破之思任發遣王驥移兵討韋郎

畢章郎畢章等處賊賊備廣新王驥遣備備抵賊境

官王勳書大軍且至賊軍潰卒都羅走安南傳檄入

安南建順安南入懷斬其首并縛其妻子米獻七年

班師還京

閏十一月李時勉為國千祭酒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

功

海運

吳中

天

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葵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論破麓川功進封將貴定西侯王驥遠伯兵部郎

中侯建陞禮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

餘陞賞有差

令南京造遞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

赴衛州倉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山東武城人以國子生積留今職性貪鄙其妻嚴

正一日迎諫其妻拜畢呼子曰特吳中一韓請來

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諫詞是王上自言耶是韓

林代草耶曰亦韓林代草也嘆曰韓林先生果不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九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復命定西族燕賁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

書提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

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

緬甸令緬甸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思任發不

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族

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 正統八年

宣學奉天

下

四月雷擊奉天殿鳴吻詔華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  
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  
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  
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尚屹立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  
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大理少卿瑄至  
京弗往謝會指揮某來妾有色振姬王山欲娶之妻  
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  
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憲諸瑄故出入人罪繫  
獄瑄慨然曰辨冤獲咎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廢

皇明通紀 卷八 正統 十

王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南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

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

遣錄段羊酒求書程于四歲希彼往謝敬宗為走筆

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還敬宗漸

江悲窮人

冊立皇后錄氏

鹿洲太師順章王脫歡歿于也先嗣

十月從封鄭增王于懷慶

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建寧府志

楊士奇

六月

乙丑

楊士奇子楊模有罪建寧法司論狀

甲子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

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王章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

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

佛寺舉措如是可謂并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

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

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皇明通紀 卷十一 正統 十一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命成國公朱昇等發兵

二十萬討之踰瀚河渡柳河逆破擊敗之御史姚鵬

上其功詔加舅太保僉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正月癸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錄

事舉能者補治行超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

一襲鈔百錠賜雲于禮部復任使吏部過缺擢用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戴晉國侍講學士

馬愉為考試官取高第等一百三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讓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南齊浙江淳安人宋制舉三元者凡三人而制舉

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祇一品事兼海鹽縣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

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勿咄

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

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甚眾乃遣英齎香幣往祝

南鎮以禳民瘼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淫獻之

皇明通紀 卷十八 正統 十二

兩止見皇明日又大雨田垌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

雨也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

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

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族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

降職羅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十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諡文定楊文定

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氣

違之數惟江陵知縣范理願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

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  
宜致書諷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澤卒  
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二公可謂兩賢

十月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人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  
經進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祭酒李時勉致仕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 上言邊  
酋也先事候雲端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

聖明通紀 卷八 正統

城備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諫者寢不  
行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

七月朔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  
杜寧為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一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以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

劉珣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澤潞大捷

癸亥 七 反

廣州賊聚

李留反

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而寢竟  
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  
淡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拿 上是之  
時得免拘執人謂淡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邵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

等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選之與戰不利  
都督陳部戰敗或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

軍討之

河決榮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

聖明通紀 卷八 正統

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悅發等十五寨

縣驍還增隊百石賜券令世襲

卒偕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

宗留與其黨陳謙胡問得二糾眾作亂敗官兵殺

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

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

寇合發兵征之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脇從

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

元謀叛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

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戶于市賊聞之遂延遁去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八

卷十八 正史

十五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九

東莞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訂

已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主

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

皇明通紀 卷一九 正統

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貴州苗及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三月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隆之權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戚繼光以禱願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

王驥擒苗賊當遣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及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珣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歌定王成曾發

六月南京官殿災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

張楷撫平浙賊班師

七月發感入南斗

時作漢衛理蘇州人順鄉天文私語其友劉神以不祥久之不遇舍理日禍不遠矣至命妻南歸

皇明通紀 卷一九 正統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

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拔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

瑛輔廊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勿勿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

風則雨人情惻惻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

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

兵半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遣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驟行馳命



卷九

卷九 正統

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憲清  
斥極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  
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  
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晉之曰倘有此亦天命  
也會裏有黑雲如織管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恐振  
恐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  
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  
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荆關  
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遣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三

鳴山虜迫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  
鷄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遮圍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  
書鄭野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  
輩儒安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  
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報稱重千餘輛在後未至而  
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  
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  
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  
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  
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

卷九 正統

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蹙陣  
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相  
相踏踏死蔽野塞川官侍虎賁矢復體如爛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  
國公張輔尚書鄭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  
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  
關驛馬二十餘萬奔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  
績 上乃下馬盤膝而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  
為不執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四

之弟寶利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  
乎寶利王曰大同王乎圖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都  
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  
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  
觀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  
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勳我不  
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  
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權其面曰去那顏只欲  
爾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  
下之萬眾死亡之中鐵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

之有在也。且我等皆受其賜。九龍聯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務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

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五

二十日 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二十二日 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召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闕門衆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衆齊欲碎瑛。瑛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

瑛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持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於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六

座入奉議門左受朝。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經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礪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 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略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開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投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

不應寬釋。謁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刳其營奪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奪前執其弓矢因擁罷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去此重

二人之力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還定衛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遠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繇是益加敬禮焉。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七

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左右又有哈錦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人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大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兒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連衛兒帳房一頂差連婦皆起管下。

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親政速理萬機。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廣州盜黃蕭養圖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漬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醜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聲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敎以不軌使人獲利斧飯桶中破脚鏹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羈舟以待遂遁入海蕭聚黨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八

國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饑死者如登割雲梯呂公卓街城雖爲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達若灘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蕭養其軍賊擁擠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蕭養既死蕭養既服勝遠傳號稱東陽王紀元輝五羊驛爲行宮投偽官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卿王即皇帝位。遺尊。上爲太上皇帝。

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也。先復遣使至齊，辭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適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悉鍊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人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兵士出城守護，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開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九

權都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森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大僕卿，審理副俞儀，通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邸，邸吏部奉勅擇儒官爲官僕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至是皆驟陞顯官。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最

至，至勝望之，城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被繫，詔獄絀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廢罪。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索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

高皇帝

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開計，侍讀徐珪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此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威在，百官萬姓，繫戴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矣。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十

時承平日久，城外壘上等處倉場草束，草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經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以緩待命，下道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銘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陳，以交趾王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東直門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

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第一謂  
事乘勝遠圖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於攻城且堅  
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  
奮發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今  
多伏內地以待遁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  
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  
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關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  
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新以御客  
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通行其策  
瑄原吉子也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召宜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  
復率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  
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嘆也  
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  
泰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  
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  
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  
復辭曰上皇諭二八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  
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擄掠攻城益急石亨執弓  
罵聲曰寧相不出計策其能及矣既而宜府遼東兵

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薏等挺刀持巨斧突入  
虜陣所向披靡營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筒夾  
傷其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  
也脫脫不花聞之遽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  
荊關連日雨雪乘馬騎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  
彬執持哈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先見宰馬拔刀  
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  
言脫脫不花與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  
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皇明通紀 卷九 正統

十二

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金  
虜之未去者遂破虜於國安遂至關盡殲之奪回人  
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  
自權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  
爲所殺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  
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進數百萬石承造  
軍器數萬件皆辦大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部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

清侯加干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實有差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得石馬管不奔則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

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

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

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

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

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奔其城眾紛

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十三

今日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懼呼曰

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都伯孫誅之

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

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幸羊近床進奉尋

備聖節也先來上壽進珠衣貂裘筵宴上皇在

房庭末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

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

為胡墻耶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

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得朕還中國以禮聘之

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侯他日

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難

象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

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容銘與袁機俱常宿御寢傍天

寒甚時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上皇

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

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十四

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曰回朝若你做都

指揮也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容銘致意于伯

顏妻令勸伯顏送還胡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

入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

弄酒一盅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

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

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

一旦待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

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追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驅人畜入  
城堡箭筒銳透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  
虜聞遁去

尊 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卽 皇太子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益忠烈輔文廟功臣平

交趾進封公 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重四夷知名

後殉于土木以衣衾葬爲輔沉靜勇毅敬禮賢士爲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德

一五

武臣之冠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

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

除中書舍人改尙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擢進得

預密勿時以爲異入閤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云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

東第 建萬 太學 江旭奇訂

恭仁廣定皇帝

庚午 景泰元年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

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

叩頭奉酒

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

因奏請遣官使比連冬衣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者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一

行草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閏正月初朔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

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每講畢命中官撤金錢於

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

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義舉

京師烈風晝晦

都督汪金恃威曉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

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

北虜入明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其

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

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

勝動合機度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

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機

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以土木人馬通行如

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

數十賊以爲神云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以邊國事殷令天下生員約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

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二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三月致臣嘉寧伏誅寧懷戒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

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

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

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還寧傳命入京令軍士

高碧與俱密著繫帶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

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

大呼俊縱兵逆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

是於是亦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餘黨悉平與



後封海軍伯

大同恭將許貴言請和乞答使使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賄方入寧夏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違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三

五月處州賊圍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

立國拜法

立京營國操法從兵部尚書于謙議也迄今國營之法守而不易

城固原

魏將使

魏左都督楊俊以土木之變弃城逃歸也

李實等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泰

政完者脫歡齎書文赴京請和是時鞏固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驢爲可汗兵稍少知院

阿剌兵又少君臣議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雖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

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上皇在虜理安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將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太監

皇明通紀

卷二十 景泰

四

與安復出傳言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當爾其人耶東未答王直而發赤鷹聲

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復命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初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齎諸內閣白之遇與安與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斷敵

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  
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  
不會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大  
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  
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  
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紉絲四匹及糧  
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  
居者布帳布簾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  
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  
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  
皇明通紀 卷二 景泰 五  
實急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泣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  
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  
今那食籠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大過以致  
傾危國家車駕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致時無人  
肯言此亦朕不能獨好今悔悞何及實即事賦一詩  
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雲涼履腹充腹  
非天祚草堂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  
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  
率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天

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  
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我還  
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素知將要  
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  
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時 上皇歸也先遣  
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  
大同一帶擾邊人馬  
將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  
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復虜  
報命往問 上皇道通李實乃實告以虜情  
皇明通紀 卷三 景泰 六  
二十一日李實等至京奏討使臣來迎不許文武大  
臣上疏懇請遣使亦不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  
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  
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謂和好甚四彼處人  
馬相繼而來又因離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  
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  
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  
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教我君父故送還貨爲  
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

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顧  
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同去還做否答曰  
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  
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  
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替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奏奏奉  
酒善等亦待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也先曰大師着  
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漢曰  
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  
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上皇駕起也先率衆  
皇明通紀八 卷千 景泰 七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  
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  
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下千戶與送榮詔獄府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  
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  
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憲謂上皇之  
出非遊牧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驚慌無  
不喜躍則人心尙未厭上皇也今日未迎禮當從  
厚主上當遷位懸難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  
史書難洗我朝其書入朝以示起臣曰武夫尚知此

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  
是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  
以備見之志甚言遂榮非分設治其罪遂下錦衣衛  
獄尋會赦得釋  
十四日上皇至懷來將居居庸禮部始得宣羣臣  
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  
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就以為來耶點虜豈  
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為來  
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  
注送內閣  
皇明通紀八 卷千 景泰 八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見  
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  
今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  
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  
誠請朝見初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與于朕深  
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臘虜寇  
背恩負義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  
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虜虜  
中屢獻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寶弟篤念親親之  
恩與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福宗洪福幸得

兩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秋朝厚閑喪師有玷完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

大赦天下

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者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建之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 帝詔免

朝

南京吏部尚書魏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兩閣陳循驛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尊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景泰

九

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月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

不許

荆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 景泰二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二月命右舍都御史王敏巡撫兩淮諸郡時輪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敏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敏不待奏報大駭廣運官儲賑之近

者人日伺以粥遠者量數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

全活數百萬人釋醫四十人空庖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次者給以楸爲叢冢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迷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飢一帝于樓上開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矣後得茲奏

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矣我百姓矣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

謀每朝待漏時必附議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子諫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爲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景泰

十

吏部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三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慎

密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

鸞楊守陳秦紱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王來擒苗苗草同烈奔鑑山平

六月巡撫李臣破神塘賊

七月王來率兵討貴州賊詔得賴子陵簡命惠孟子後晉希文並授翰林世襲

五經博士議憲伯劉恭七世孫亦授是職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誠警戒嘗  
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  
民心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  
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  
高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  
一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  
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開笑編修楊  
守陳賦銀豆語大寓諷諫

李賢爲兵部侍郎

皇明通紀

卷三

五

變矣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  
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  
先歿不足貽忠懼乃釋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  
僧臣王誠等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輩丁大  
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與武得其通報  
以妄言伏誅全寅山西安邑人少書而性聰警學京  
房易占斷後奇才各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上  
皇既北狩陰遣使問寅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  
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

洪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

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應焉武之者疑之  
也後比八年必後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  
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午自古歲數更九則必  
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午衝午也其君位平故曰大  
吉既而也先復入宛京師戒嚴實時在石亨幕下召  
問休咎賓紅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  
房果敗去臨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計  
獨撫寧伯朱謙 上書懇請 朝廷待不敢發實言  
于亨曰房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獨不爲

皇明通紀

卷三

三

夷狄笑乎亨通與于謀計議遣使房果奉 乘輿來  
歸後 上皇復位授實錦衣衛百戶  
浙間盜平  
巡撫商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  
敏代之  
叔中書舍人何驥調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  
臣耆老如何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何附懼姦今  
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宏驛置千  
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開吏科給事中毛玉  
爲奏稱請觀詔陷大臣懼惡遷臺宏正觀罪等語同

列林聰素盛皆勸玉易積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友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責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它日身計乎王意解乃稍易數語面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衛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

皇明通紀 卷三 景泰 七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

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羣臣具議備邊長策

兵部侍郎李賢 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快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

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備抵任

景泰三年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五月

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曉

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

斗虜不從奏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

兵官以爲礙例奏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事

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乘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

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盛在獨石五年

邊人賴之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

后廢皇后汪氏於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

皇明通紀 卷十 景泰 十四

沂王次子見濟爲秦王見濟爲許王廷臣俱兼官僚

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

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

陳循輩惟知威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

知府黃璫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燕兄黃瓖

欲奪璫陰謀殺璫璫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

督僉事武毅發璫情罪置獄當叙玳却帝意欲易儲

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

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衆將發奏署名

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

李侃對眾酒洗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

李侃對眾酒洗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  
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寶太監有  
滿朝皆大保一部兩向書之誼王直得所賜元寶和  
案頗足款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矣  
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  
不辭也茲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降黜榮致  
仕及 上皇復位玆飲藥歿斷棺鞭尸子政等皆伏  
誅

上既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爵以潛邸舊人自吳入  
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

皇明通紀 卷千 景泰 一五

諫也矣賀為蕭無以應

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  
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  
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兄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  
長子也與親微獻陵之對相似美之賢若此

癸酉 景泰四年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昔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公廉取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虞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

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據也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典也田以病召

景泰五年

上皇在南宮

皇明通紀 卷千 景泰 一六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裕沈馬李紹  
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  
徐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游阿魯  
新楊宣耿祿郭廷瓚皆以功名顯

上皇在南宮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疏曰 上皇被留廢居今幸 上皇降詔求直言  
未改茅簷未撤舊席今幸 上皇降詔求直言  
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華臣 上皇降詔求直言  
神明 上皇之心如此則幸甚矣 上皇降詔求直言  
太子殿下也 上皇降詔求直言 上皇降詔求直言  
上皇降詔求直言 上皇降詔求直言 上皇降詔求直言

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  
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仁宗宣宗  
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  
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  
之艱難思所以保萬萬世之心矣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  
太學生楊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  
之士聞風快覩今又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  
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  
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  
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聰上  
疏疏即日罷行疏既上召名震京師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景泰

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請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拆  
毀用備倉廩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  
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  
五月下禮部草給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  
太子見濟遠疾殤刃鍾同手疏請朝上皇沂王  
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讓禮部  
尙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表作表同不聽竟上之  
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  
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

楊浩章綸

朝見於南宮以教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  
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  
可消矣疏入帝覽畢大怒時已曠官門閉乃傳旨  
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  
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  
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漬必卒無  
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劾錦衣衛變其獄  
令囚禁終身

皇明通紀 卷二十二 景泰

茲進易謙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因  
家柱石乃總官傳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  
求於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  
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  
遂出爲安州知州  
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  
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  
下不可不處安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  
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帝怒譴爲  
雲南經歷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缺嶺嶺又有御



大理寺卿

南院判官

此老鳴

此老鳴

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巨則遂盡伐之時盛

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衆居

已已之變以薦起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

道南京公卿俱役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等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

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踵海以避罪還王文往按

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

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

齊庶人賄薛谷庶人賄傲移置南京

皇明通紀人 卷十 景泰

七月詔頒若鑒錄于羣臣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龍水徭賊破之陞左

都御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

同于午門誅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斌杖下輸禁錮詔

獄

丙子 景泰七年

使竹為

五更鐘

人

正月于謀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與安舒良視之謀

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宦廬盡昇其弟

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諫時年奉五十不昇

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

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瘵疾在告與安舒

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諫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款息因

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輒尚膳醢醬

蔬菜之屬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簾以和藥尤

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柘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

國家分憂不要錢不要官對不同家計朝廷正要

皇明通紀人 卷十 景泰

用人振此才尋一個來換于某果官默然而退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

四月沙灣堤成

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順天府鄉試右春

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王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

循子英王文子倫八試俱不中還循等論奏儼諫二

人問老不公且拙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一儼請

如洪武開舉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

院復國庫中試卷高教儼等禍不測早朝奏事畢

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召至榻前具

別無別

儲備幼主  
三不法

帝不豫

述夢書且曰大臣子與衆士並進已不可死又不安  
於會稽考官可乎由是假等得釋而英倫待春飲  
賜舉執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  
猶等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  
賜罷職不報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瑄討之

陸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會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

府察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察

是年福建僉事致仕陳祚卒

夏明道經人卷三景泰

丁丑景泰八年

正月帝不豫

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一

東亮 陳建輯 太學江旭奇訂

英宗廢皇帝

丁丑 天順元年

正月壬午 上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家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以戢笏卿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營守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謀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諛諂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歸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復卽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先是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備朝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于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與安撫羣臣請復立舊東宮金剛上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天順

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飲陳鶴輩亦知之李賢固會職問學士蕭鐵鉞曰既通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道人蕭金輝勸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天順

已定而石亨知 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軹張觀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蕭冕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於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軹觀等會於有貞宅時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軹首肯之有貞升屋覽步就象而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是矣遂往會亨收諸門槍開門納兵近千人將夜因鼓天色勝兵爭軹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

否有貞大言日時至矣勿退建輝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事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被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昭明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並入候景帝出視朝而遂前議壞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入賀遂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成舒良王勳張永等下詔獄

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日陞右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趙內閣學士陳循蕭鑑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登沈敬等下獄

山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權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諭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軌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軼爲

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

子孫世襲軌親英國公張輔弟也軌尋更名暇

應爲功相鎮撫哈鎮試百戶袁彬並爲鎮撫指揮

食事

一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於南

鎮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

軍蕭鑑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

有貞猶豫張軌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鎮撫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

侍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

腹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

者四十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

故也

奪郭登定襄伯以爲南京督僉

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跡惟穀以忠謹故上嘗

日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

腸可致仕

二月朔皇太后詔諭廣景帝仍爲邸王歸西內

王長子

王長子

王長子

王長子

越數日命鄭王所立 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嫡妃  
廢 皇后汪氏仍為鄭王妃 欽天監奏除景泰年  
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鄭  
王薨葬祭如親王 諡曰 戾妃 順唐氏等俱賜紅帛自  
盡以殉葬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子丞知縣承上疏請同  
遠散得出國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骨間流出  
倍鮮好後謚恭愍

少監阮漢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

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諱陝西定襄縣丞廖莊還復前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五

職幸駐南京禮部侍郎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  
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九疇親二  
人皆廉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

初召召用焉

詔舉廣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履京師民茹文中百  
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

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襄以下造其第致賓  
會試以薛瑄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績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舉人徐理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授徐有貞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權前給事中適成欽嶺衛徐正至京陳諫之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文淵預章景泰易儲之  
詔時以幹絃于人反 上復位文淵遂自縊死  
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鄭王薨 上欲令汪  
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  
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憐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

其母子之命乃止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六

山東民饑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有司奏請增減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佛然  
曰不可發賑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  
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還而  
不樂從 上亦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樂

卿言其謬如此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為皇太子

詔處士中學貴天人才堪經濟居高爵不求聞達  
在所司具實奏聞

襄王驤塔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特景泰立已入日矣至是得疏于官中 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榮以詆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遽道為臣言王廉使冤乞奉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營 上立命雪榮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 上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拱手 日發受教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疇嚴鎮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亨曹吉祥等恃功志橫御史楊琮自河間叩馬還京師劾奏亨曹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

建寧家

且言賜乃已諫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望臣上怒命收賜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編使為此併執鞠之妄陷有貞賢於獄會是日耿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資皆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盧顥等調知縣瑄賜俱謫戍遠東餘橫街言路從此不道矣

政而歸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

岳正人

岳正人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為民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義名以親類者持上之命逮秉義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匪名者甚急亨等固請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遣官校捕有貞子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堂

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於庭拷掠殞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詒參纘禹神功之語出有

貞自操實謀作逆擬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造謠券露其逆謀之理門達不露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之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章草擠之使士權稍休戚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時編捕區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勅上出榜募

星明通紀

卷三十一

天順

九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榜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泰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臨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且覺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輯脩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觀致仕觀以曹石忤權侵官解疾懇乞致仕上勞之曰昔浙江廖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簾

續通正統

是汝耶輒頓首又四年未老再可用乎輒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鵬白金彩幣遣之

請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爲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缺載二人怒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災致謂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謗訕內批降遠州復請前御史張鵬楊瑄成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請成遠東錄嶺衛未至道過赦還或謂究詣曹石謝庶兒後鵬瑄不從復請成南丹

星明通紀

卷三十一

天順

一

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詳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說斥薦其私人恭謙盧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乃與王綱議仍復賢內閣八月請旨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嘗擁駕臨邊悞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議也遠岳正繫詔獄請成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郭

續編卷之  
三

續編卷之  
三

以母老留閨月兵部尚書陳璘奏稱意欲避者

以私事中之逮繫歸永衡獄拷掠備至請成肅州鎮

夷千戶所正既請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

大膽後曹石欺上思正言乃故還為民

九月勅左順門開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

擅進時石亨張軫輩每朝退頗入見或因小事私情

武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

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

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

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宜召然後往

上優其意故召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論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

否以為用舍

十月遣行人曹隆賁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時石亨用事頗欲邀名備過其門客謝招者傲張魯

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

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逸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

吳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賁詩書勸遊故禮亨慨然

曰吾薦之乃托賢代為草奏即日之上數日上召

賢問之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

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應逸若陛下行此

一事實本朝盛舉上從之

時廣儲寺來近邊求食傳聞實璽在其處石亨欲領

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

泰以來年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

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實璽泰始皇所造李

斯所祭亡國之物不足為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

子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

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

泰問任于謙久且專度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

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從首自是上

漸悟謙寬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

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

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金

無狀每詰石亨張軫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

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衛亨輩有貞所以有金

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

太平侯張賜卒賜先名軫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

干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景泰宥之自是賜與



車輩候謙最深既奪門復歸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道併殺之齊既死賜一日賜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于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昭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廢倉昌侯次皆都督干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于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愆吾不能救今若閣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戚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懷曰爲人厚禮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嚴僧徒濫度之禁 勅內關及翰林備區修大明一統志

建庶人

不爲如故

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宮闈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京機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繼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十四

令昌侯孫繼宗第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命毀之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德耄者輔導之宜授官察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曹鼐具與弼具疏固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當察亦從容優閒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漿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

非范滂者，初令就職，與范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與范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寮，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范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為言于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賞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一五

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惟善送歸。于是與范感激無以報稱。徐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字剡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吳璉君與璉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顧編修止宿，宿中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自有其傳，謂學者莫不尊奉，亦未是也。即君者不可見，亦不必

大君北極  
不可下移

見也遂歸尋卒

時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于預察之。固非私意，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于辭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且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

皇明通紀

卷三

天順

上六

人朕初復位時，即于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曰：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覓選宮人充用，既還，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見復于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謬，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議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雲南總鎮沐璘卒，都同沐贊代之。帝來寇延綏中，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類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

已卯 天順三年

下獄

二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彪以石亨故累進封侯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

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亨貪恣日甚賄賂

行強

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斷義勢滔熾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亨門下有

耳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謀曰大同人馬甲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十七

天下我繼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

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

臨瀛以絕海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獲遂議以盧旺守

真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

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

未遇特選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逆賊不足

幹大事神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猶念其功累有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

奉無錫人傳報得勝還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

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

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爾何必

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於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

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

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臣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

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進臣與其謀者臣

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一八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品爲功老成

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孽

小之計無所施矣福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

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上曰然

庚辰 天順四年

正月致仕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卒

二月令員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先是法司

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

事時恐其動人心實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匪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何階爲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時舉人不中有經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揣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較文顛倒空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嫌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

呈明通紀

卷五

天順

十九

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部前學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一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月廣會亭求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據舉南行直抵雁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微于京師人民驚疑李賢言于上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等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初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仍引去

萬曆

南京別部向青欲九嘴卒上聞之曰可猶此是臨日清通

十月命俞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陞辭召至文華殿賜欽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剛造多智略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教因石亨連生有謂教曾邀亨至值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今教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曹赴宴會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釋徐有貞歸出

呈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二十

辛巳 天順九年

四月大明一統志成

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逆黨盡誅之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爲恩惠悅以陳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昌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欲幽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鉉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祥遂令從子鉉將其兄都督驥弟都指揮鉉達官

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鑑等說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是日晚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虎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官中聞變都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飲合番漢兵五百騎但開直抵東西長安門被錦衣衛指揮達昇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執王翱於東朝房時禁門覺變不開欽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北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鑑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三十一

午鎗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溺鎗以百餘騎突陣鎗發神箭弓射之斬欽及鎗於是欽走匿其家湖井中伯顏也先縱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時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戚親誅貶殆盡三老獲免

死

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莊贈寇深少保諡忠

論賊功加孫鑑等太保孫鑑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虎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其剿殺我輩皆忠臣義士不可追避于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國忠臣也

皇明通紀

卷五

天順

三十二

冬勝南阿羅漢河八套寇延緩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欽近來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 一旦犯法不可寬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丁朕今在任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請常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曾揀擇去取衣服亦隨意雖着布衣人

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壬午 天順六年

三月調知鎮江府林鶴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鶴奮然曰塑像非首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鶴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子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皇明通志 卷三十一 天順 二二三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宴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

九月四日 皇太后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

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災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坎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恤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具弭上覽之

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奏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磁器清銅永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公而無私

皇明通志 卷三十一 天順 二三四

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綏慈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事嚴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卽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 英廟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固損一肢哭泣未多復損一目頃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廟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盡禮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以卿兼學士彭

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取吳鏡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傳禮部尚書胡濙辛年八十九歲贈太僕

忠安

下錦衣指揮僉事袁彬獄釋之謂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司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廷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據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李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瞻

皇明通紀

卷五

二

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逼瞻令供李賢主使瞻懼拷死於獄乃伴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鞠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瞻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遂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罰南京

李賢為門達所誣自土職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何用介意甲申天順八年

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嬖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僉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

皇明通紀

卷五

二

二月二十日皇太子即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嫺嫺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顧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而文同

門達有  
水新後漢  
修職

官  
復職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為世界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天順

楚辭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調戍南丹衛召哀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達欺罔故教諸大臣數十譴成烟瘴達卒死諡所彬復職錢送送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彭教陸武羅景等及第出身有差是楊共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瓚樊瑩謝鐸平東陽倪岳後皆顯者

甘肅總兵官官城侯衛巡撫都御史吳琛率

復職

許應舉

立2后

吳氏

吳氏

康寧

事

前西番賊之  
使定襄伯郭登鎮守甘肅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諡文清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修 吳宗廟皇帝實錄

十月廢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子別官以待期不意牛玉狗彘已私膠靡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位不得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二 天順

帝成命 立王氏為 皇后明正牛王之罪

調右命都葉盛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堡田益廣糧糧益多以其餘歲益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華太平侯李璋與濟伯楊宗等時有內直將軍趙天順初困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禮職非注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門陞者

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平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李亨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



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日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于此

皇明通紀纂要卷

二十一終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一

入順

二一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二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

憲宗純皇帝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成豐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宗彝子謙子見謙嫡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見自龍門所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覓世襲千戶覓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二月行耕藉田禮

皇明通紀卷三

卷三 成化

一

皇太后身患建康府醫署醫部尚書姚欒會大臣收買紅香相率詣寺祝行禮祈禱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緩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所取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賁理征夷軍務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四月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贈征兩廣流賊阮事副使毛吉等官

丙戌 成化二年

二月重修闕里孔廟成 上製文紀之

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

內使林典護送賢還鄉視葬

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策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時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

紀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遂奏名第一

皇明通紀卷三

卷三 成化

二

鎮守荆襄王信譽走流賊石和尚等門都指揮同知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

置武靖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軍流民眾議欲令

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燾奏言

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

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干治哉宜

別爲處置上從禮部議勿許

五月李寶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

滿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

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獲數千言辭甚切

直倫復請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

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

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

皇明通紀卷三

吾不可義倫雖出而論益榮之

義賜賊首劉千斤傳號上南寧命撫章伯朱永尚書

白圭督兵討平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加圭太子少

保

十二月進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

兒等入貢

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丁亥歲化三年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

入內閣辦事

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

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

瑾爲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

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勳力戰死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綱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

贈太保諡忠肅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

皇明通紀卷三

九月虜寇開城縣知縣丁達魯定之徒縣于因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

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十一月滿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

縣檢討莊景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

評事以諫止上元烟火也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下刑部郎中彭韶既而釋之外戚周歲與真定武

強縣民爭田詔釋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都往

歸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劾之奏曰田本民有誰共

以水爲記  
候禮馬  
土建南門

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  
急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汗  
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  
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  
國本耶疏上下部錦衣衛獄科道文章救之得釋先  
是部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  
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部福建莆田人  
荊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  
云廊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  
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一時  
皇明通紀八 卷王 成化

君臣之失而責諸之妄事遂寢

戊子 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州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  
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宗劉清馮傑等俱赴  
京師下獄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可  
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  
彭時曰此一庭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祔  
陵神主當祠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

聖下親臨  
不從令

隆夏之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  
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  
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  
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  
爭不可復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  
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彭  
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  
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  
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入  
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

皇明通紀八 卷三 成化

本意不從  
先帝之令

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當得爲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  
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  
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  
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乞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即日  
晚時等具疏進備言附葬附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  
孀之懿昭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  
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

有失貽萬世譏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子是時等及姚薌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即命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開令權呼之聲動地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

明通紀

卷五

七

七月 上大行慈懿太皇后尊諡曰孝莊皇后九月 上見星兒掃三合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上優詔答之先是 英廟令官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諸習藝類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父貴親都督同知舉士萬安認為同宗希進者輩趨其門彭時疏請修省增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勝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妄生子亦眾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官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會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

嗣廟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曰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免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將不職因及景泰甲戌儲事略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請議誠略奏言臣輩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脩撰羅倫輩舊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回擒之餘黨悉平初賊匪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分兵為六

路聞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特與賊伏毛伯毛忠梅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賊力拒毛忠戰死軍進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驕慢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襲伯郭登義以滿四驍勇悉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募出西方中外詢調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虛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上威問罪師出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背李展討朱泚焚家守廟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聲其傍近地賊被殺者數伏擒之賊人

兵部奏請日國通商事宜。尚書部議。歲月詔問。忠可  
否。兵部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  
部體賊乘慶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  
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  
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憐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  
駐軍。俟待再有急報。放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  
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  
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  
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固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  
窮困。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榷。亦曰。觀項布。置賊  
皇明通紀卷之七

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  
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舉然附和。以為  
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  
疏。曲折係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  
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困  
日久。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  
為謀士。是見勢不可為。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  
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允諾  
請誘彼出。被擒之逆。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  
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

登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  
賊僅平。而寇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  
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  
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賊戰。先  
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終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  
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修復運河壩閘

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緒紳妻陳氏弟緒縵妻黃氏貞  
節。正統十四年。鄭茂七作亂。攻上杭。緒紳兄弟俱避  
皇明通紀卷之七

難。道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  
山。穴開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年存姑。暫過  
河入人家。可從賊。信從之行。二婦謝姑曰。語曰。我等  
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死。行至梅溪渡。俱投水死  
越三。三尸浮出。屍尚在抱人咸悲之

已丑歲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  
劉祥歲加祿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  
伯任壽廣。教伯吳宗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  
揮。劉清守備。指彈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

三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  
鼎傳讀學士劉言為考試官取費開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少詹事為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外若寬恕而內深刻在內閣  
初無學術惟以煽託貪賄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  
結與為內援朝士無問賈不肯惟有內援者則楊  
之用之

滿四伏誅

興化知府喬正致仕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六月 上復御製親視午朝

侍講學士劉定之卒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李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  
指揮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閒田地事下戶部  
主事戴玉令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  
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  
不滿復言於上改命韶暨琮覆按詔往不復步田  
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  
民心且自勅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韶  
等違旨奏請大體命歸還衛治之

十二月贈故國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忠文  
侯實 成化六年

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深澤水澤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  
蕪湖七縣糧稅

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  
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  
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罷建西山佛閣

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  
紀紀氏出先是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皇姊在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御宴之側 上幸之既有娠焉貴妃知而志之百方  
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病報而  
扇門官照管至是 聖嗣誕焉 皇姊乳少太監張  
敏使侍女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  
謹不使貴妃知之

李卯 成化七年

正月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賑以  
利民凡粟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饒者獲濟  
定長運法至今為定制

奉勅嚴密防閑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

平之建忠左都御史

九月量榆林衛

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

患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

濟通惠河舊道

十一月慧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羣臣建言皆謂君

臣隱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而議政機彭時

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

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

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

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實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

史建言城京官皇親與係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

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

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賄皆叩頭 上命

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

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

口實云萬歲關老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慧星屢見西掃太微

北近紫宮其譴告恐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

仁愛之意也因進修橋大善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

術謹命令親接見懷實罰納諫辭廟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

論德謝一夢上言慧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

日正宮閣以端治本二日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日開

言路以決壅蔽四日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日謹表贊

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

馬江潮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

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策出身有差

擢陝西左右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奏築邊牆設衛學鑾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

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於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

川人

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

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鉄剌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

三邊

九月虜獲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繼召諸



路兵庸伏湯羊嶺房至遇伏驚遁棄奔輜重獨斬二

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宣稱

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

命以愼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癸巳歲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辛贈太保諡文敏

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選

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

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

皇明通紀卷三

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中郎司郎中忠使一都吏於

庫中問舊案大夏先入簡得之藏匿他處都吏備之

不得忠皆責都吏令復入簡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

能得大夏亦秘不言都吏復入簡如是者三日水程

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

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爲何失去大夏在傍微

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

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瑤與國蒙何益此一時弊事大

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

其位曰公陰德未細此位不久當爲公矣後大夏果

至兵部尚書

勅儒臣校訂宋蘭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

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

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

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義新會縣民劉銘家

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擊

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祁遠出傭工銘狗見

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獲

皇明通紀卷三

夜縛之所其鴈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

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

尸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之所瘞宛

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于水卽

自投水隨夫屍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

李逢春買棺收殮銘夜潛發其尸并之大海吳祁自

外歸得第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恭及閩

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上弔哭詞章上之銘狗

吐伏刑部外馮俊特爲具奏上令有司卽詠銘

旌旌表莊氏

六月癸亥

十月八日

總三發連中

一東尋命堂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朔翰林儒臣修繕寶治通鑑綱目

勅邊軍如曾遇賊率眾對敵及寡寡不敵者雖失利

不罪其開門坐視見賊及退者乃坐失機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永元綱目

甲午歲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

皇明通紀八 卷三 歲化 十七

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見避無所言以悅權

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

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默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

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吏部左侍郎葉盛平賜謚文莊

以水災免直隸壽酒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歲化九年

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張塘湖千戶所子粒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

七府歲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

太 張敵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敵家資進奉托左

右 陞侍郎上問苗何出身曰縣承差乃諭之曰

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

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

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開秩耳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

粒

十一月復卿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關議商

輅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皇上此元舜之盛

皇明通紀八 卷三 歲化 十八

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百官曰朕有朕叔邸王踐阼

賊難保邦莫安宗社亦經有年肩輿疾弱留之際好

臣貪功生事妄興謾議請去帝號先帝導知誣

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好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

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數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邸王可

仍舊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後帑金

漸虛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

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

無與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  
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通紀纂要卷二十二

錄

卷三 成化

十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三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乙未歲化十一年

春詔詣河南安陽等處銀洞兵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爲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還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三  
成化

命吏部侍郎鄧瑛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瑛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諸官稱爲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嫉惡過嚴竊小忌之凡所建明人告于上出不語入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

五月上親定皇子廢名書子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謂見于文華門惇恭太子聽內宮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

壽宮中外臣寮喜懼交并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  
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鞏固獨上疏曰皇子  
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  
育保護恩賡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  
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  
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  
情惟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千年  
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不稱宜  
乃定唐名曰佑堯

皇明通紀  
卷三

六月 皇妃紀氏薨商辇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  
贈爲恭莊愍淑妃歿欽悉如禮時紀妃有疾 上命  
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衛往治萬貴妃  
卽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  
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  
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益不無疑云

七月梁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一月立皇長子爲皇太子

丙申 咸化十二年

正月兵部尚書白圭卒謚恭敏

五月通惠河成自成都東大通橋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  
 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隙入雖  
 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  
 出黃水數日遍城警擾暮夜多持刀張燈自防見有  
 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  
 修尾狀類大狸一日早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  
 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  
 定  
 妖人李子龍伏誅于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  
 皇明通紀卷三 成化  
 餘踪跡詭異人物俊秀無垠類小僧監皆放遊陝西  
 仰遇一道士妄傳謬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遠里  
 入京黃綠潛住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  
 之女處以正寢時泥稱官侍入內或登萬歲殿中  
 忽患御淋上而莫之禁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薦為  
 備有非分之冀刺事廢校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  
 具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賜奏請搜捕果獲其  
 所造黃綳袍冠等雜舍及子龍皆伏誅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蓮豆樂舞之鼓

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較刺事自李子龍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較  
 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而廠以別東廠也縱  
 之出入分命各較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  
 聞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日本入貢  
 二月滅寧王莫培樂安王莫星祿米  
 時逮捕中書舍人董煥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  
 給沒福建都指揮楊昇家先是昇以殿外人命蒙差  
 皇明通紀卷三 成化  
 刑部錦衣衛官勘提舉逃之京師匿姊夫中書董煥  
 家煥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西廠刺事  
 而無藉即潛報于直謂舉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貴鉅  
 萬違惡百端營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  
 數千兩來京賄求脫解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  
 明日直入奏出是所挾黃白畢瑛備管刑具妾供傳  
 在其叔士偉所誘掠妻妾婢僕訊責押追哀號徹天  
 畢竟成廢獲獲遣瑛馳至閭籍沒畢家貲財入口赴  
 京畢父奏亦減于獄  
 三月罷西廠歸無直十罪劾瑛亦言立廢之後事

情粉據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章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殿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編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

從命汪直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殿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妄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殿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廷辯慨詞頗剛直竟除名

皇明通紀

五月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俞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

皇明通紀

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

十一月

山西太原府奸民桑冲伏誅大同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魔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効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

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

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遷羅四來貢

戊戌 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會彥楊守謙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

皇明通紀

正龔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勅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從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曉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諸官云先生吃茶局丞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皇明通紀

張鑑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祿，常如此。」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  
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先。按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  
達，漸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隸折  
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  
金牛山，取給于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  
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倘舍借之，比果火日已近午，亦  
聊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  
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謚文毅。

已亥 成化十五年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七

春免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吳林糧  
六月，遣整飭遠東邊務兵部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  
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  
更收鉞乘間誦毀，聲徹直。還奏文升，華建州女直諸  
虜交易，屢獲故屢寇邊。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  
棄者，實鉄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轉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榮  
最之事，雖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盡無  
敢進諫者。  
下江南，巡撫中樞侍郎江朝宗，請成調官，陳鉞暗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謚襄毅。  
工部尚書楊瑄及工部尚書王懷南京兵部尚書  
薛遷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瑄  
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  
入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  
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  
以直隸大熟，謂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  
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瑁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  
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八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請黜馬  
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亦得侍進，于是虛張邊  
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汪直  
言于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  
監督，便安生殺陞賞。將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  
之于廣寧，克誣以範何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  
軍猝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  
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耗費一空。  
庚子 成化十六年  
奉命太監汪直督十二國營

卷五

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  
權陳欽右都御史宋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  
襄陞太僕少卿遂進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  
有差

六月御史張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  
陳銳失機應匪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使覆題諸  
旨詔從輕罰俸

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  
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成化 九

一沁忽生大穴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有不  
鼓口患痢疾者千餘人

七月下御史張珍獄滿成遼東珍疏劾陳銳等被旨  
罰俸欽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  
遼東同王宗襄審勘宗襄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  
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  
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辯乃謫戍

滿魯都寇榆林  
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  
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

此臣等

此臣等

此臣等

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

不細已傳自崇永樂中調軍鼓時劉大夏亦在職方  
故隱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寢貯水輒涸樹上作聲松  
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  
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  
鮮貢道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  
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  
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皇明通紀入 卷五 成化 十  
遼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  
撫河南時秦府諸校肆橫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  
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金一疋般衣數事  
同奏紘貪狀 上親閱其貲帛數員久詔釋紘繫且  
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謂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  
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巡撫官率屈  
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  
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



疏示之立叩頭服罪稱紱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爲威寧伯

以陳鎮爲兵部尙書以余子俊愛去也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官庄田時景州獻縣

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籽

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往勘

管庄密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誠讀官可得也濂曰

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遙召耆民指

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子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

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

皇明通紀 卷五 史化

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 歲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

獻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珣張

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西域數萬見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

贖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

犧牲在乘輿不可以飾服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

師制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

遣之

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西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  
俱同日地震有聲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

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相度警賊

秋汾川王貢錫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爲善餘隱

孝順事實與之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

宿州民妻王氏磨石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 歲化十八年

皇明通紀 卷五 史化

春召回大同遊擊將軍吳崇等官獨汪直王越其事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改虜千灰溝

通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臣初爲姦盜被極傷腰號

王痛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取人財物投水中

輒自袖出貨物近傳見 上得爲錦衣千戶命王越

等偕王臣探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

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

爲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奏之精絕者

蘭括殆盡復拘蘇州諸生日錄妖言不休實欲得胎

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伺機逾牆擊之敬及臣走

臣以先通何善王恕以巡撫至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請之請差官按城二人至下錦衣獄稅充爭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閣臣萬安亦以此爲非便定章去之遂劉羽同上疏珙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兩會試不第困于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坐其中以明心爲務丙戌後遊太學祭酒郭汝和楊龜山此月不可得詳詳覽之彭曰龜山不如也爲之疑樂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熊拱極倫叔則景隆皆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三

集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年致仕彭然致聘之至京令史部考武選方素集獻章名于上特旨授翰林院檢討

冬太監汪直有罪獲職其黨 宣伯王越章將編管

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請戍邊兵部尚書陳鐵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爲民餘貶請有差時直用事又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跡顯榮忤之者卽遭禍禍天下懷

懷有中官阿丑者善帳諸每子 上前作虎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醺酒二人伴曰某省臣伴屬如故又曰駕至醺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

辭者警追船然傷一人曰 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自是直龍漸衰時王越陳鐵類直結爲私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佐此兩賊耳問賊何名曰王越陳鐵也 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鑄等劾直欺罔弄權請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 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 陛下竊又聽

信陳鐵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卽報仇軍民被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十四

其害害陳建等皆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符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賄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激陞賞不顧辱毀致使北狄橫忿招結醜類

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懼鋒刃狼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藉沒家產以爲家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

上納其言卽命三法司會同各官參擬覆奏遂逐直并

其健廉片皆盡中外莫不悅之

賜勅諭晉王降慶城王府奇禍爲滿人

本朝抗父命占樂城打威平人地方官奏開晉王

教數處成失教不啓不委責事滿前頃罪過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 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

等進講府 東宮每起立拱職內閣萬安等以爲勞

肅諸官宏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

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四月 謝遷遷陝西右副都御史郎時爲貴州右叅政

以諭刺梁芳也陝西人吳送若失父母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完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

起爲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二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

之

十月 傳性傳錄司繼雅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東垣王見憤抑近吳安直謀害正紀事覺

上以有兩大禍下 勅切責令戴民屯護善使遇安

監律例

十二月 旱無雪 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 京師地震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爲考試

官取龔璽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李旻白鎮王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淑心餘千人少學舉子

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劉講義理之學慨然往

從之遊于是盡去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專用心于內

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罔以敏名齋動靜語

皇明通紀 卷五 成化

默達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恍視喪毀除

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鵝衣寒食處之泰然提學

會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請

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

業錄

命太監陳奉提督東廠罷尚銘時錄有罪宥之奉爲

人平恕清餘莊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

此則有司之事也母與焉錄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教

人人罪并新設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恐遠起累日

整衣冠閉門自經奉廣東順德人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繼並請遠州僧繼曉者始以淨食款經是府事敗走匿京師負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舊尊爲善世賜美妹十餘金實不可勝紀乃言干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初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之惡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繼上疏論族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論俊雲南姚州判官職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繼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繼江西吉水人

皇明通鑑 卷五 成化

七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免其赴部給錄冬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不容于公論故偶爾效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西廠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典等十餘人謀不軌太監張勝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收朕

已從輕請嗣而穢汚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審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轉直爲惡直敗其黨多寘成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成地天道好還驗哉

乙丑 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日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進士敖鑑元亦上言四事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疏人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鑑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皇明通鑑 卷五 成化

李孜省江西人常爲惡言惑衆及至成化初年得幸授太常寺司馬繼曉亦江西人亦爲惡言惑衆及至成化初年得幸授太常寺司馬繼曉亦江西人亦爲惡言惑衆及至成化初年得幸授太常寺司馬

御史姜昂疏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宵小干政妖僧壘惑所致又言尙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言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復林俊張繼原職初林俊之劫繼曉下獄也事且不

測矣獨懷恩叩頭靜日不可自占未聞有發陳者  
 我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庶幾治今欲殺陳官將失  
 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  
 謀訓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碗擲之恩  
 免冠號哭不起由臣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  
 扶出至東華門使謂撫司曰若等請策芳合謀傾  
 僕妾公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調治使者勿午千道俊獄將解時星變出傳  
 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千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  
 敏疏疏來請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而臣壞朝  
 庭之法外官何能為今出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  
 日天雷將擊汝等矣敏覺懼音來章璋以懷石進鎮  
 撫司命候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  
 美遠也奈何以理得之 旨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  
 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僕  
 等廷有諫者吾言何可行也時向書余子俊在兵部  
 恩曰弟幾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言  
 恩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向書王恕屢上疏切  
 直恩數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地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

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未盡時  
 報獲漸繁 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宣儲會飲天籟奏  
 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淵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  
 動搖國本羽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  
 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  
 使僕卒誅之求退朝即疏乞樂仕歸  
 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參預機務  
 嘉慶二年  
 聖明通紀 卷五 成化 三  
 春羅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章  
 罷既而安錄復是用恕上言改令必信不空數毀謗  
 多激切忤 上意令恕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  
 稷大臣朝著無與北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  
 恩南遷州  
 龍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傍邊城侯倣檢  
 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  
 民令致仕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參預機務以李孜省屬之也

下井龍嶽  
萬壽星

五月下翰林侍講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尙書尹  
 玉明通鑑 卷三 成化 三

卷三

三

龍曼之子萬安與戶部侍郎李致遠之子萬安  
三法司致遠連及曼卿之罷逐爲民怨李致遠  
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  
李致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曼  
不右江西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尙書仍復太子太保  
是年致仕少保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等謹  
文毅  
丁未歲化二十三年

報費規程

正月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巨觔騎駢進八條板有氣負貢入太學適聞萬歲  
山架棕棚以會登跳臣上疏諫議乃會六堂  
實則不知也僕其貢禮臣至六堂門中傳  
與臣曰爾言是也校御史臣即拆錫矣命尹部  
知縣如南碼頭聞而大慙臣名遂播天下復蒙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  
謂之也  
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皇明通紀卷三 成化 三  
 欲擊鮮許適合上意六宮希得選衛凡謀詭  
 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避居于西內數年而  
 崩至是成安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

卷三 成化

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  
吳克爲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崇宏劉春瑜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

夜金星犯亢宿

命  
上諭  
臣等謹將文武羣臣  
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謹備三  
太子親首  
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而臨殿  
天法酒勤政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

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

文肅武安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

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誦戊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

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

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

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敬禮部侍郎黃景

皇明通紀 卷三 元比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直東南光芒燭地

疑如龍 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

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子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習自內閣始少師

安特權恃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

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

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

書致仕王敏象節剛勁可寢大奸退撫南直祿都御

史 皇明通紀 卷三 元比

法 太祖以待官禁法太素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選

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

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雖正心之功未之

講也疏上不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三

歲能文章奉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庵貧無

繼得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

三年文思益振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

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

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贊許偕

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

皇明通紀 卷三 元比

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幸邪肆弄智此

行非但爲合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

人則天下其庶幾乎如之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潮廣麻城人

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

使弘璧延款子家屬題畫稿文祥即奪筆作詩咏云

春來風雨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衡之文祥見

浮沉世事者輒斥且罵惟與鄒智及御史湯偶中書

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迥詎聞言路友

群上新政疎隔一機立法違賢禍亦廣言納諫語過

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薛中興再進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對對而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禁衛衙門做縣丞若歷練遂補咸寧

葬茂陵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賜賜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鄭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

皇明通紀卷五 卷五 成化

再無引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入內閣上曰朕用寒義王近故事

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一如奉先殿之儀

時有縣丞徐項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繇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衛俱空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會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劄旨皆與萬家通好懼

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遇來直慰之曰此事只空寬處共舉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振首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祈求親屬之在廣西者

萬安罷安先是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夜省深相結納尼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權爲御史日與講房中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畧曰安臣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

皇明通紀卷五 卷五 成化

是大臣所爲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思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策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依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臺星異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簡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禮部右侍郎學國子監事丘等進所著大學衍義補



上覽之甚喜。權添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尹直罷。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  
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  
薦之也。

皇明通鑑卷二十三終

卷二十三

七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 太學臣江旭奇訂

孝宗敬皇帝

成申 弘治元年

刑錄入

正月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宣皇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皇明通紀 卷二十四 弘治

豈宜以此資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一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

論儲之

三月上視太學謂先師

勅脩 憲宗皇帝實錄

南京吏部主事儲巖上疏薦舉諸籍遺才丁璣張言

王純叔毓元李文祥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

節辱身今皆弃之蠻夷嶺南之間情實可憫乞取而

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

陳數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

用之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保壽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

從給事中保需等請也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上褒納之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上遣官

祭告戒諭羣臣脩省

已酉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

諡御史湯壽州知州劉聚成河西庶吉士鄒智廣

皇明通紀 卷二十四 弘治

東石城千戶所史目得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

勅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甚善萬安曰我輩

極力贊襄與尚不從得是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

面二字語外人緣是內閣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

適壽州知州劉聚著滿來京與聚往返論時政聚嘗

遺書與僞言夢一人騎牛背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

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

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

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內閣者馬文升發其事

御史魏璋即彈疏劾聚與劉聚妄言朝廷欺欺都督者

劉吉因入智名下部欲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  
自若無所曲撓實事者恨智坐智無罪依言罪成王  
總上言楊義因故請降鄉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  
白頭終是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  
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明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後二年卒僅三十六  
大理寺評事夏鏞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  
士鄉智等皆以言得罪夫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  
以彰其譽有請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

聖明通鑑

卷四

三

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  
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  
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疏而名愈鮮而名固歸於人  
主之一身矣誠泰極中

聖明通鑑 卷四 三

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合是男而乃徒建設香

廟以敬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刑部侍郎彭韶上墮場圖詩分八節各繪為圖每節

以畫表而上進歷幾目擊貪寵之迷惘

五月奏任吏部尚書李秉本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出月以孔鑄為田州知府招平賊鑄平生以忠信  
自勵事英憲李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  
達知田州嗣後倉卒犯賊鑄任機三日郡兵適已  
調發聚議開門守鑄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延應  
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廷  
談耳鑄曰然則束手同盡乎眾曰即爾誰當往鑄曰  
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猶諫沮鑄即命騎令開門去  
眾請從以主兵鑄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轡而  
門啓隨開賊遂馬問被鑄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  
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巨洞始導以行遽入林莽

聖明通鑑

卷四

四

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境一亦遁去賊性馬  
入山崇矣路皆裸人於側者彌望見鑄四呼求救鑄  
問何人乃洋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  
殺之耳鑄不顧徑入賊寨眾乃出迎旁亦夾擁如林  
至巢穴鑄下馬立其窟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  
以座亦爾等來參見賊眾相置於中鑄坐呼眾前眾  
不覺相顧而進眾前則鑄為誰鑄曰孔太守也賊曰  
豈聖人兒孫耶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聞知若曹  
本良民迫于強賊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  
以兵相加飲罰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

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  
可送我歸所我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  
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東歸得伏地  
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鑄曰  
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東復拜鑄曰我候矣可以食  
來果殺牛馬爲羹飯以進鑄飽嘆之賊皆驚服曰甚  
鑄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  
席鑄徐寢賊羅髮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鑄曰吾今歸  
矣爾等能從往取果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鑄  
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遂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弘治

五

解縛還其巾襦諸生奔競去鑄按轡出輟數十鎗賊  
相隨薄暮及城鑄命呼城中吏城中吏登城見之驚  
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鑄言第  
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鑄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  
當自入乃出輜汝賊少却城開鑄入復閉門鑄命取  
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遂終任不復出  
十月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

令州縣養民杜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以詹事汪諧爲考  
試官取錢福等三百入廷試賜錢福劉存業新貴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占城國王古來言性者安南開王不返繼臣叛荆而  
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胃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  
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  
橫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昇之臣又告安南數其  
不能恤賤抑其奸萌道之遇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  
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與屠  
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髹飾若干事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弘治

六

其香番物若干餉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鑄受之鑄固辭曰緩遠之仁繼絕之義  
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鑄又懇辭曰臣  
不佞憂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問之四  
方耶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贈部備公  
使之需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翊卒贈祭葬諡文和  
夏河決原武縣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

昂投治之

庚戌

弘治四年

|                         |                |   |                             |                   |  |                        |                    |                        |
|-------------------------|----------------|---|-----------------------------|-------------------|--|------------------------|--------------------|------------------------|
| <p>三月册立 皇子為 皇太子大慈天下</p> | <p>壬子 風治五年</p> | <p>正月朔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致仕不所有御史都察院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稱之喬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饋遺賜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p> | <p>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p> | <p>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p> | <p>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霖命吉撰辭祭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貨欲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p> | <p>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p> | <p>十一月與獻王徙封於安陸</p> | <p>十二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瑛卒</p> |
|-------------------------|----------------|---|-----------------------------|-------------------|--|------------------------|--------------------|------------------------|

|  |   |                    |   |  |  |
|--|---|--------------------|---|--|--|
| <p>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今災異迭見甚可畏也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僞僞德以懷永固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館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命擬行之</p> | <p>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p> | <p>皇明通紀 卷十四 弘治</p> | <p>肅興編民無異欲量加恩與俾奉其祀於是立取則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漢東驥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p> | <p>蘇城憲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蘇城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儔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傳去乃改是職</p> | <p>八月倉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煩解戶部大倉以備邊儲</p> |
|--|---|--------------------|---|--|--|

兩利雖遠傳各邊關中上納水也米豆商人欲  
求利於近遠轉運本道以待關中故邊方聚巨  
無益費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蔡漢南安人鹽商皆  
其親戚因與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商  
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州之利既然之內  
關餘傳洪同年最厚其是冬邊地以饑饉人赴邊  
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以賑饑人赴邊  
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如其法也商人赴邊  
關中之法因屬通商愈難又  
十二月廢荆王見藩

癸丑 弘治六年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  
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  
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

皇明通紀卷五 弘治

九

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  
天下之大惡也徵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徵大德  
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  
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  
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  
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  
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  
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有  
日後又有文忠之議 英宗既誅子謙而未幾又有  
廟祀之禁 祖宗雄略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

之心爲心褒美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四罪  
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  
詹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  
命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九早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  
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乎王蒞苗  
通高永之罪皆當時之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

皇明通紀卷五 弘治

十

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  
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十二月歷表五世同居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

居一人烈婦三人

扶李瑄妻雲人謝元金肥人朱勇陝西安東所干  
戶除梁陵川人曾同居五世李壽靈川縣後官貴  
始遷至玉凡八世共族人無明古俱睦日義門  
張氏太原衛大理寺驛驛政妻夫亡哀毀實聞  
而己而自縊死爲氏羅州舉人曹文進家文誠  
誠病危聞訃哭絕不絕咽至取夫所遺宗自縊  
經則各旌  
日貞烈  
甲寅 嘉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與王岐王益  
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湮王榮王岐王二王後國起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  
治張秋決河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論長沙府同知時茂仁  
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  
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撤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為官闢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  
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詎奏茂仁為妖言遂繫下錦衣  
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請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十一

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人黃陵湖南渡置營河一帶  
分設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  
縣中卒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縣陳留  
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縣宿遷縣小河口一縣臺  
州酒河會於淮築長堤起河南許州城經滑長垣東明  
曹州諸縣至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上  
命工五旬而事竣

乙卯 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  
謚文莊濬平生好議論上下千古熟國家典故故

乎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始一中適  
然不肯姘媚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眾  
論能以辨傳濟其說人莫能加論奏檜稱其於未有  
再造攻與虜和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倚廢未必能  
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紀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任  
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  
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皆無一語權歸常侍  
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命禮部侍郎張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  
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十二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  
之大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驕  
奉正朔稱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  
至其國海島茫茫使持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輕  
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  
大宜弗城乃止詎而中官傅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  
薄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顯於祭祀時謂弗食  
臣等謂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  
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  
本源嗣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

嘉納之

四月張獻華敗陝西建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納妖僧至

天監元年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井以聞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早饑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騰引用劉長輔等左道惑亂聖心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三

慈寧庫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公噬無厭其桂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權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易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西陰愚消矣疏入人皆爲雄危旣而廣等果以驢敗

丙辰 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

御符水或聚眾宿遷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與等各有名號製布帛爲旗祭以嬰孩刻日爲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賽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相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遺獲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縣子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與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上命依律處決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下勅勞之

皇明通紀

卷五

十四

科臣羅澤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旣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澤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御史張澤者公差回耻不得與則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澤等亦力諫言遜情輕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桀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親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



德神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齊齋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崇發致疾其禍尤慘卒忠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災諫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十五

御史魯勲上疏極諫乃寢

皇朝通紀卷二十五

東莞 陳建藩

太學 江旭奇

丁巳 癸卯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漢劉從李東陽謝遷至

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上覽畢

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上覽畢

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

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

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起

皇明通紀 卷二十五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

乏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

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

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等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侯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

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場缺幾千石每石給

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

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

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

還人歌思之往時糧價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

東方准以至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賣邊上軍

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

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權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

無此良法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

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戊午 癸卯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

太師謚文穆國史綱澤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

皇明通紀 卷二十五

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

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安奏恭守衛者固乞嚴武

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

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

火災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做

千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

巳酉承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

則謂其倖避允綸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

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

也

九月清軍官民

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毅越清華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勝情真偽將士張賜盡知之尤能薦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橫拔與士論少之

已未又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八哈察從兵部尚書馬文升

請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廷試賜

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進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景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  
景林及廷玉下獄敏政等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  
會試未稱精熟勸敏政受賂題詔下景林令東陽  
等重則說他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  
敏政等是問卷可無六事上之遂與敏政并下獄及  
多官廷議問敏政于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  
仕謝罪南京太僕寺卿唐寅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

領率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奏之  
以女至是亦卒

六月前阜孔廟災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庚申 弘治十五年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管  
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  
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顯惠安伯  
張律皆然至成山伯王鏊章晉伯劉福皆准辭退  
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四

問新寧伯譚祐岐之劉福如何益祐時亦有言其短  
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卒似勝劉福上意亦  
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國營須另選可令  
鎮遠侯顧澤代之因問澤如何鍾等皆應曰甚好即  
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  
幸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陞陟臣等不勝瞻仰

秋命樂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堃襲五經博士

冬火隕入河套

是年歲次甲寅故民婦陳氏與烈之墓陳名小奴年  
十五為王三所誘生二男一女三荷採蔬詣至門暴

虎患陳持門柱起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  
有難死鄉里哀而產之陳婦居鄉豪郭子素過娶之  
陳始俟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結其二男各外出抱  
幼女趨蒼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承嗣子  
素長傳罪以贖贖之後二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贊  
馬位相繼爲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  
縣陳劍之請疏於朝故有是命  
辛酉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  
縣地震尤甚聲聲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  
壓明通紀八 卷五 弘治 五

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  
里偏地竅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  
湧出溢流如河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  
虜右都御史史繼提督軍務陳等至邊視虜所在潛  
師河套擒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砲驚遁毀其廬帳  
斬老弱百餘級而還

權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叅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節  
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盡閉壽兼程赴任先郵陣  
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

地方危而復振西邊耕耘架梁採故不數月省費二  
十七萬勝同事者總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  
實者曰吾子弟皆不請馬免不許

保定府廉白楊都斥遣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鏐上言民困於事言養馬  
困於責駒冀豐國於脂課近至府困於侵奪近戚里  
困於恐難當孔道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  
司知之

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嗣里孔廟  
七月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蓋捷徑以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弘治 六

歷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  
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營民  
之媒謫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  
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  
行則英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  
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策  
斷不可行

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  
壬戌弘治十五年

春廷試賜廣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 上秋於附近地方...

軍...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五... 上秋於附近地方...

定... 上秋於附近地方...

軍... 上秋於附近地方...

上... 上秋於附近地方...

所... 上秋於附近地方...

少... 上秋於附近地方...

皇... 上秋於附近地方...

之... 上秋於附近地方...

有... 上秋於附近地方...

更... 上秋於附近地方...

上... 上秋於附近地方...

皇... 上秋於附近地方...

皇... 上秋於附近地方...

皇... 上秋於附近地方...

皇... 上秋於附近地方...

女...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以... 上秋於附近地方...

大夏謂其使曰：「麟祥傳忠貞，且為隨家名將，何得印之？」是日，自歸。未旬月，遽來起用，不可勝竟快。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實數，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九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營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占軍數多。九曰：虛賞被於勢要。十曰：崇衛苞苴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

大夏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寄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與我國事世夜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同輩，下以揭帖達。」新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違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若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劾，願上稱善久之。

刑部尚書閔廷獻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

聖明通紀

卷五

十

勅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廷所為，無足異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如廷擬。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內侍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等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謙恭，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發聲。他人也，若今日榮進，上曰：『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

有與劉太監踪跡遠不知何以如此禁曰當朝大  
臣公名第一榮取散賢也

貴州女酋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斌兼左副  
都御史督兵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斌太子少保

詔武當談偉修職劉健等上疏極諫遂罷

十月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誥命時學  
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

甲子 弘治十七年

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

尊稱聖慈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

辰明通紀八 卷五 弘治

十一

子孝莊於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

已有周太后他日附葬附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

隨上尊諡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議乃上疏言成

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

於是召禮部會同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門門召劉健等云昨見成化間彭時跪

奏求立先朝大臣都志厚爲國如此因論附廟之

議健等奉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附裕陵既至太廟且引舊先

帝神主等以處不致相礙其議以請一帝一

后唐始有二后亦有三后並稱者上曰二后已

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

廟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都衰之事不足

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

廟奉闕禁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

廟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

帝一后今若並附乃從朕壞起恐後來漸亂無紀極

耳目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

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

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

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

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

聖祖會議會議尤可奈先帝阿朕嘗思之夜不寐

先帝因重而祖宗之制尤爲重耳先生草草是

朕心願大臣好爲處置使朕等與日俱新等計議以聞

時坐席事所禮尚書吳寬與會議東陽推執上直

意謂東陽同官亦欲奪仲子之官皆於禮爲別廟之

議自是東陽遂致至宋乃有並稱者其禮已累然矣

諸帝雖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  
廣之為，口稱傳胤，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  
豈後世所當法哉？東晉從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  
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  
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  
稱。為當。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  
於此建廟。遂幸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  
甚當。上曰：序位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  
室，幸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  
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  
皇明通紀人 卷五 弘治 十三

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  
白，都唯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  
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  
稱得禮云。

閏四月，兩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及還東陽以所經通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七月，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便殿。上出大同  
鎮迎官奏樂，言唐勢甚重，近又掘殺墩墩軍，延緩遊騎。  
兵果調來，至乞增兵馬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  
乃敢殺傷朕官，欲主可還京軍三萬，即日起行。健等

上曰：皇上諭令太子一語，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  
嚴密，但未及輕動。還繼奏曰：邊市固急，京師尤重。  
重取擊亦須酌量。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  
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憂。  
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  
放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其定，徐議所向耳。健西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  
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通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  
夏明通紀人 卷五 弘治 十四

反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我太宗朝頻年出  
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  
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  
缺乏，軍馬衰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  
不能禦敵，且因面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  
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途諸將所拒，遂引去。  
右都御史戴珊劾乞罷任，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  
日，忽患痢，數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  
下不瞑。月也。公同年好友也，愛知於上，獨不為我一  
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因問戴珊近來何如。



大夏有病其狀乞休出於情狀望 皇上憐  
而憐之 上曰彼欲卿來奏乎大夏曰現在告臣往  
視之彼意欲說不能動天今臣見陛下日為疾申  
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  
卿家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  
以 上語告璫璫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璫者事所事禮部尚書吳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八月今京有六年一考察  
今禮部無服色

上與御機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  
聖明通鑑八 卷五 上 上袖出

大同總兵官吳江本受劍使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  
法從事昨所據太憲恐違將輕易起矣殺之新輔臣  
皆未敢應少頃使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  
相持遲者不新則人不動死何以取勝 上曰無然  
亦不可輕聽若令 所出隨勅書內方有軍法使某  
之語各處總兵官親帶大軍官軍有臨陣違者亦上  
許以軍法處今使重處治如此方可事東歸矣曰此  
事若不從起則可今無矣若明言不許却恐要令  
此不行故力陳其說 上從中前諭使某曰亦

亦以正候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西鄉總兵官  
既奏了 上曰若止第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  
亦不甚著意亦須於首意說出乃為重耳謝曰今  
題 聖諭批荅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  
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  
俾會皆能而退

是月奉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今李榮來說甘肅  
將劉機謀陳善開邢陳字解微陳說不是止云數陳  
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諸劉機曰昨李榮又說以善微  
微疾微他字不足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機

聖明通鑑八 卷五 上 上袖出  
香燭要明白透徹意旨無論道理皆是書中原有  
不是集出若不說盡也無迷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  
是職事之職當所當言使對曰臣等若不直言則其  
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則諸臣明知此理  
意好奉心半奉傍曰今年學士與中外臣民無  
不仰慕聖言敢不仰承 聖意言明謝 上又曰  
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所請亦有顧忌耳又  
曰此牛亦不妨昨因偶及此意以為不若朕決之  
是則不必言也復辭而出

春賜肉實對大夏都御史廉瑄各元寶一錠牌一上  
有大政 舞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  
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而諭曰卿等將去買本集  
用朕開朝觀日文官避嫌有閑戶不與人接見若如  
卿等壁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  
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也

皇明通紀

卷五

十七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  
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爲考試  
官取董祀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領傳臣董祀謝丕等進士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約以天下之爲  
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士  
氣委靡二曰心腹之病左右是也開比難窮臣故以  
爲心腹之病夫倉庫庫藏穀之要也一曰兵害元  
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飲重而民貧又  
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三曰義民之害惡田被占於  
戚熟草場受侵於官府一曰匪之漸旣以兵運又苦  
浪費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其機在民窮三曰壞名  
譽之漸風行惡防未嘗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日

力能勝之漸捕獲建昌日貴戚驕恣之漸消等軍  
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既而釋之先是夢陽跪上  
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切齒之日在上  
前泣訴不平 上不楊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文章  
入獄金夫人偕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  
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役獲惟爾俸三月  
而巳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皇后 皇  
太子金夫人皆進運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  
咸美聞知弟遂見大張免冠解地蓋因夢陽之言而  
夢陽也後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來  
外事如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感嘆且言  
諸廷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  
右當作何執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以  
罪之朕誰知此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  
快官中之怨使朕受校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  
所以令釋彼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亮解之仁也

上召劉德李東陽謝還至懷關商確政事咸極情

官政有言大臣卑弱漸上言大臣要剛正有氣節  
五月上不齊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  
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  
轎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

今近前於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  
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病殆不能興故  
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  
是和新頒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

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  
勳上進藥不效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  
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  
不效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遷張氏為皇

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  
令禮部議行皆曰曰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切  
好遊獵先生每勸諭他出來讀書補他做個好人  
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朝首

星明通紀卷五 十九

星明通紀卷五 十九

星明通紀卷五 十九

上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天行皇帝尊諡曰道天明道誠純中正聖  
文神武至仁大德教皇帝廟號孝宗

七月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  
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太子太師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星明通紀卷五 二十五

皇明通紀卷二十六

東莞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 上耕藉田

二月 大學士劉德榮上疏自劾失職辭還重任上

降旨慰留之

三月 隕星如雨

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 吏部尚書馬文升罷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府都官張懋等上書諫射日 陛下稱端拱之樂

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 彗星見參井補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任章田上從之

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

大學士劉健謝還朝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

而劉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阻健劉謝辭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節則同去節

東陽默然

戶部給事中劉道隆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劉德榮還下詔慰

十一月 命吏部尚書龔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

事尋加芳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大學士專在內閣芳

性險復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調桂陽州

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德榮與韓文謀餉朝政芳潛為

開阻由是德等相繼斥罷黨勢日熾未幾芳入閣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肆意為奸凡變奏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

民皆芳主之

杖欽天監五官星候楊源時避日懼勢交作源奏言

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死肅州路

南御史薄彥徵等奏言大學士劉德榮還論及韓文

逮至與呂紳劉道隆龔芳等俱下獄杖斃

戶部尚書韓文文為瑾所忌乘一驢宿野店而去

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數條各文于高唐州知州士驥

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為民

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尋益殿大學

士時有士人戰亡後以一地云才者與斗山戰  
食中書日又西四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  
意味雋永湘中西屋之典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震交作觀厥厄  
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  
何視為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于難  
面國政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延選諸人  
數其誤國之罪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等復下夢陽獄會有客解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三

之者復被疏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鏡下獄廷杖之謫貴州  
場事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  
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  
夜夜清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州楊孟英皆信  
之命獵人索屍懸于江上家人亦咸服守仁潛慰之  
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日爾有親在未  
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千興府是歲黃河清塵雲  
見異抄分野實湖廣分

附 附 附

李夢陽下

皇朝三邊軍務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  
害奏廣設砲之以入土疏無服職守之策且言河套  
即古朔方地虜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  
清塘壘以同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  
清遂興築邊城剋期完功會劉璣一清還乞休工  
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  
頃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翰林修撰康海救之乃得釋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正德 四

之籍其家自是人不能席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令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  
吏部尚書兼學士梁繼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  
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于焦黃  
中紀會飲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來論取呂柟  
為第一黃中居二甲甘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謀所以

蜀  
蜀  
蜀

至京  
至京

王  
王

下  
下

三  
三

皇  
皇

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得編修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兼預機務尋加太子

太保

建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  
築邊太費也王鑒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  
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

端毅

八月遣劉大夏下獄王鑒屠滿方爲之辨誦成肅州

衛

大學士王鑒致仕鑒見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遂  
累疏乞休歸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  
不可不省謫廣東揭陽縣丞

已巳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十月廢寇寧夏後總制尚書才寬

治未議復河套會孝宗賜楊一清  
書要其後日退至唐日退至唐是定

四川  
四川

四川保寧賊劉烈聚眾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  
有藍廷瑞都本起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  
侵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庚午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遵征勦四川流賊

府宗室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鑑指  
廣等集眾反殺鎮巡守臣偽鑄印章封拜

以誅劉瑾爲各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皇明通紀

卷六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  
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鐸

寧夏游擊將軍仇越襲執寘鐸父子賊黨悉平時神  
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爲內應遂手

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枷繫之又執何鑑丁廣子外  
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

寧夏安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國川都御  
史林俊嗣發官兵及羅回否等處土兵討敗之廖

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都本起越過陝西漢中

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真鐫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劉瑾謀不軌伏誅藉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鞠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搗沒財產無算

下吏部尚書張緣獄此獄中

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

五十四年

中官張謹除名為民天下快之

論平賓錯功封仇儀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咸定皆太

臣張永等之攻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為奉安伯弟張

存為安定伯張彬弟張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

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珣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

永壽伯就食祿一千石給諸家世襲復廢李東陽彬

廷和子各一人為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

參人

劉瑾

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景祥塋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張永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與塞

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

賜靈後瑾敗之久寄旨封瑾門景祥樞密出葬于

跡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

八月十五日傾朝廷葬瑾因寄與二三同惡定計欲

為變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寄神英淫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

復陳謙平江伯熊督漕幾為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

成至是復爵

皇明通紀八 卷六十五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請恩蔭乞賜罷黜不

聽特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

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

字意

點畫為句極工巧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都守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是慎大率士楊廷和子

四月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  
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諄提督軍務發兵征之既  
而撫州東鄉饒州城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  
廣西田州東蘭等處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  
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辛年  
八十。謚忠宣。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各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眾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部  
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  
急上召李東陽楊廷和聚議至左順門問曰賊在

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  
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逆不  
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  
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諭令  
退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事者每  
怪違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陸

賞後一切拒絕不許叙皆惡之亡與總制洪鍾護多  
不合因乞致仕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  
科還傷留不得復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巡而兩川之  
寇復熾矣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  
軍務統京營兵征總賊  
流賊劉六趙鳳子等分掠河南山東按鳳子名璉霸  
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  
名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或掠文安璉偕家屬避賊  
立水中賊却其妻欲污之璉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

皇明通紀卷三十六  
劉七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于  
是璉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  
齊彥各為一夥寇掠山東

南京史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備位久歲請選立太  
子不報

遣總兵官潘安俊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  
詔統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  
閱中錫書生欲效樊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嚴傳  
執獲之卒亦不報兵部出兵中錫遍檄諸路使是劉  
六等經還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



以不死藥大等開之所至不絕捕獲因獄中  
至德州乘輿國駐兵劉六等來揚中錫則誠德之劉  
六欲降劉七曰今是漢主國事焉都堂豈能自踐其  
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山東  
所掠金銀軍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  
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  
柳堂家房產財物由是誘誘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  
玩寇殃民遣錫及官校捕中錫及俸下獄論死後中  
錫竟死獄中宿衛軍將聞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鉞充總兵官太監各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正德

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權山東樂陵知縣許遠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  
定州遠河南開始人應進士今樂陵期月令行禁止  
轉流賊警燒遠預築城浚險實均役輸月而戍又  
使民各起哨兵通其營仍開墾實如圭便可容人  
擊令二壁新築刀快千實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  
守吾令視吾旗號遠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開關  
接門木機賊果至旗舉伏發賊大無所施兵無所加  
遠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是德交薦其才遠  
遷是職陞兩湖七楊寨總以千騎犯利津連平泉

遷至南處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子德平自是  
遠道不敢犯

賊攻徐宿等州賊壁廣城等縣官兵及賊戰於白龍  
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獲死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得囚因有僧德靜偽稱  
府官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府天恩及學官釋之

俄為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  
寶豐縣食事孫養齊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奸在朝

舞弄精神禍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  
御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新臣首以謝群奸營中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正德

十二

兄撫慘遇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  
破裕州殺都指揮唐濟等數千人劫庫得囚唐王遣

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府近不能破  
德賊賊營二十副鄉民居去

流賊趙鳳子攻破縣州同知都承死之贈承光祿寺  
少卿其子一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留恩賊破

見被執不屈至死其定東縣縣知縣侯牙與賊戰死  
朝廷賜之贈官賜諡

先世軍基無遺餘取芳永冠德庭極歷教其惡命師士斬之曰饒吾手休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壬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溝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

進太監陸岡監餉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星明通紀 卷六 正德 十三

時內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餉名令問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泉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日熾民譁然思亂禍且及矣宗社吾儕死不惜貴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岡監餉傳旨令珪致仕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二月流賊攻河南壽兵馮福戰歿

三月彰德提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報期廣巡撫都御史馬炯然特炳然携家赴

官賊逼之于順德饒陽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賊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起舒軍直  
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眾多散亡  
劉三楊虎邢老虎俱走里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過  
一僧者其度牒制假詐為僧飲渡江投回江賊尋  
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進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潰走  
至黃州麻橋掠軍民船入泮于江下南京擄江官軍  
不敵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過泰益

星明通紀 卷六 正德 十四

岬趨淮安復達山東為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  
州奔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  
無人之境

八月劉六等舟里達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

九月諭平流賊功封太監各大川第各太寬為高平  
伯陸岡第陸水為鎮平伯戚寧伯仇執進封成寧侯  
址賜諸弟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  
事廢二子錦永衛百凡其餘權勢所托蔡希之人以  
皆級論功陸完都督錦永都指揮揮千百戶者千

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縣內開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稱廷稱其德實安各磨一千鎰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回籍

李朝選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密獻計者託言京軍軍營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戍處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即依行之是司禮監與各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乃辨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從遂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欲出東陽等使陳其十不便狀翌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光

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

少師大學士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費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光

十二月族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偶配初成化間劉千片石知府權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祐之劉石敗李挾重寶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聚衆府署力坐時一凝室內令其徒黨鼓歌忽從隙竄出世謂王天下其人爲文武將

使某女爲后妃嬪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半樣冠服于是人皆專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迨爭陷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器物接踵而至所積稍重陸續游移他所惟留替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逃走

癸酉 正德八年

春江關姚源洞賊頗衆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阻却以威不爲動每日賊輩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光

害久之因得以此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致以爲功焉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光

以義子楊青朱軍掌錦衣衛事軍起自人備本統儀有寵于上賜以國姓

皇明通紀卷二十七

東莞 陳建輯

大學 江旭奇訂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得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親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曰不宜創定字于西內其四謂不宜開邊兵于崇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皆切時不能行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翰等四百人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七 正德

三月廷試賜殿舉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於沒請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倖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飭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園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逆役得之遂誅護衛屯田復章羅陸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先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為護衛可使得矣遂遣完貴與謀欲乞復護衛完貴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戚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鑑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西賢芝蘭同氣以通于賢每經寄寶輒稱為良之寶矣

皇明通紀

卷二十七 正德

及是乞設護衛護衛全舉舉實于戚賢家分歸諸親戚與學士貴族知之大官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銀再打點復護衛荷聽其所為吾江西無恙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榮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田官與都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蓋次日中官盧順以鐵下關擬旨進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請公不必動勞廷和進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督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稱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二

四月陸表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戮戮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傑女雪梅民人嚴前乞進表  
五月大學士黃宏罷寧王復衛請復出諸近幸要旨出于勢延和宏以謝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復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真諸近幸以為宏味之乃共譖宏于上勸令致仕八月命補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甘肅  
九月降臨修王恩為順州三河丞不時上御統被



論之民數數千里此何時也臣躬歷忍不爲陛下  
肯之則已然之則歸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  
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  
無能以來陛下之期子無算四方之僥倖不肯僅  
賞之中必不以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  
賊伏乞陛下憐憫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  
乞急行遷按浙江置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  
已款款嚴密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  
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老  
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下于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是時梅之舉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多遣下人遣衛卒  
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帖寵態橫堪朝無  
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  
休以避其責  
朱寧置而不聽使胡世寧成述東陽衛時寧  
王愛敬書志不無勝衆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  
方面守禦期結在朝權貴親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  
忌懼寧極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  
來威勢日盛制畿通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  
樂刑政不自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于是宸流

候基將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拷掠備至戮喪成  
中外莫不究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兇乃得減成  
論請成遠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批等案苗反

三月內旨遷授開住蔣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呂經

養淮等極諫皆不報昂以有準女弟歐子 上善騎

射解朝奏達詔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

賜云大瑞皆呼昂爲舅又賜第太平門東 上嘗從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鼓驕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女

弟如疎

四月時江彬與許恭劉璘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猶外

閭閻兵滿邊者連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

卒縱橫騷擾民害甚後恭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

令彬等率兵入習營機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範施之捷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持虎爲樂又晨

宵飲軍樂錦衣衛事彬奏願軍皆賜姓朱氏江彬與

彬密謀明用蕭敬等優人藏賢表禮弄稱爲奸邪

大德

大德

大德

上出書勅諭近郊羣臣屢諫不聽

安南國王黎嗣爲其臣陳嵩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誼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嵩子陳果占據

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先

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新善權倖侯欲害一清

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

清偕同列樂儲新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

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

皇明通紀卷之七

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冬土魯魯獲占據率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萬寧

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

按表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功課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西北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之資 則諸臣處分一事甚矣其失疎少誤

三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新貴少詹事顧清爲

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樞選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新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官事

者詎其家人受賄賄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

稱愈復出典會試致羣疑于是言官復譏詆之遂

致仕

上徵行三石經山湯塔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

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還上幸焉

皇明通紀卷之八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兵部尙書王瓊勅其

祖命遣人納幣土魯魯後又許增添失信致移邊塞

故也

召大學士楊廷和遣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采儲

力諫廷和既至歸還廷和居已上

臣許登奏請封墳既而不行時嘉王疏請陝之邊塞

益其封墳朱軍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賂

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

皇帝有令諸王不可界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

念親屬不忍就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恩念皆道

將不可測。引疾不視事。事見亦引疾。梁儲曰。如  
皆引疾。與事者。于起。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  
奉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  
封。非若也。念此土。且饒。藩封得之多。高士。馬。使富  
而。奸人。請為不。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應。應。合  
親。親。界。地。不。不。勝。得。地。益。益。謹。毋。收。聚。奸。人。毋。養。養  
士。馬。毋。養。奸。人。動。為。不。不。執。震。及。是。方。危。我。社。稷。是。時  
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  
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

皇明通鑑 卷三 正德

九

南鎮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仁  
守  
上  
山  
南  
鎮  
巡  
撫  
王  
守  
仁  
請  
提  
督  
軍  
務  
許  
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大學士

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眾心不聽

按江彬宣許人欲挾國府上自為請諸西北之行

八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朔天雨水

雲軍士有疾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起大同

大喇日歸誠以東數萬國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

將率之歸京引去

王守仁請提督軍務大略西山界賊大潰盡之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大略言自古國家作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



建伯劉德州功也

成實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詣大行太

后日孝貞純皇后

三月壬午 平江兩諸縣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

爲治境度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官將稱 親議天壽山

祭告六陵 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

五月末旬 上還京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開公朱壽遂變

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處從以行命內閣草勅

廷和等 上言事自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

其君清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

復稱威武大將軍開公各被無故自擢下同臣庶天

地易位冠履亂名義舉國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通

著 皇上時出巡遊災不繼嘆天下人心無不危

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廟之中或有後引禍

清此爲各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

言之臣文瑞何以自解臣等一介米微囊身公家固

不足恤相 朝廷之上陞寵或從此始耳此臣等

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安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

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西促草勅儲奏曰

勅不敢草 上曰何違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

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

而側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

解立曰不草勅由此無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

臣違命有罪願就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取奉命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憐而是不復促草勅既而

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此

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趙藩朝臣各陰有

所主張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

萬一有他吾輩俱鎖矣邪謀豈可聽獨兵部尚書王

璉處部侍郎王德信亦舉其言議遂寢

七月 魏國濟東王入陝西 謝鳳 靖遠 沈 章 昌 奉州

等地方 魏國濟東王入陝西 謝鳳 靖遠 沈 章 昌 奉州

西午 上從北邊 察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

十二人下 上從居庸關 察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

駐蹕江都 上于宣府治行宮建歲序成  
慶費不可勝計後輩約房所貯諸珍玩及遊所收  
婦女寶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這京後數載  
念之不置 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宜  
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米總兵官戴欽氣率納欽女

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支

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已卯 正德十四年

王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  
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饗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洵

洵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塞西發內外咸以爲憂

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榆林及諸部司風咸起

而諫之 上大怒下黃童陸震 良勝萬湖陳九川

等皆平爲校衛衛命舒芬張衍慶等請誅孫泰願

樂衛百七人雞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贊等

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輩等六人亦就五日干

是款日宗師陰遣人橋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

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

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 車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背于胸以水諫于是有旨命

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

者調外任諸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

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輩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爲首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癸丑 正德十四年

禁充軍輩震良勝湖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

贊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

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贊馮涇十餘人 爲

遂不果出

福建福州軍亂謀其首惡廷贊等

五月御史蕭鳴鳳劾奏 王宸濠不法事劾差太監

我駙馬都衛崔元都御史張璠奏在戒諭之革其重

衛

六月軍王宸濠反被巡撫都御史孫繼按察副使許

遂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先是差類義崔元顏順

高郵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清治軍王不知止華護衛  
軍府領率林率在京師即乘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  
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  
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賓安福舉人劉  
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養正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  
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及旦各官入謝左右  
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  
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  
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衛官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五

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聖訓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  
顧獨許達反復辯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達何言曰惟  
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達曳出  
慈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墜塵埃城中男女無  
不流涕繼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田金并公差  
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千餘今  
奉政李教食事濟陽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賓劉  
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提督軍務大元  
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宸濠自開金國吳十二等

等隨順就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逃走城破進攻九江  
府城亦破知府汪頌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陷已而  
馬思聰與參議黃宏俱憤慨不食而死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遣錢寧、戴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  
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賊  
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初宸濠將反妻妃嘗泣  
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  
哭且曰黃糾用婦言而天下我不不用婦言而公家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五  
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冠從時王守仁擒  
宸濠提督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送所見獻  
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張忠等  
見錢寧、戴賢事敗又欲因此建功上出師駐是鄉  
而守仁提奏方至上今達西待至南京奏中途  
梁儲蔣冕見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慶諸西蠻不曉  
杖教坊司樂官減簫旄鼓同監千午門仍發戍廣而  
驛使行賄于用事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輿結爲

內援策中動靜其不密報于敵敵反謀益固至是事  
變南連軍及警道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  
滅口云

九月 上發京師

王守仁發南昌將欲俘謂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繼之  
都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 論功連遣人迎至  
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  
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蹂躪今經大亂繼以旱  
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音勸  
廉倘爲鵬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舉起天下遂成土

皇明通紀八 卷五 上

志

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泐然之乃徐曰  
吾之此出爲奉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  
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  
一若違其意能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  
是守仁信其無他乃以淡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驥統  
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從江西勦捕宸濠餘黨時江  
西已寧忠等搜求徽隱羅織平民妄激誅戮以爲功  
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  
之民不勝其擾

覆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  
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也

改都御史王守仁廷撫江西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特恩雖扈衛  
不統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特正而鎮之以  
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軟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  
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守仁且  
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  
奈督府乃以守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

皇明通紀八 卷五 上

志

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瑄  
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還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不報  
張忠朱泰屢稱獲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譴于 上前  
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  
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  
仁即行 帝遣之撫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  
更更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

上書本

命還江西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僧焉

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游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築儲藉見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旋晚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巡撫旋踴躍龍江王信瀕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遊南民家夕宿望江樓察卯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元

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貞第時樞在堂 上臨卷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施帳綠扇若干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被總兵汪光朝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鑄索

蘇知府潘瑞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龔繼兵官顧仕陵等進寶功金牌花紅銀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獻諸書以出遂宿故

創書金澤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運張陽第諭三日上自泛小舟瀝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驤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提督守仁乃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三

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等至行在下鋪衣轅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遷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遊有是獲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

二月 上不豫獲疾豹房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處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璉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璉太宸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

之

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  
并豹房敬送奉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  
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  
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  
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  
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  
祀 宗廟君臨天下

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奉憲提  
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  
保定官還鎮華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  
查明遺犯 卷三 正德 三

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  
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可給賞令還  
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  
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  
外素稱不便故置草最先云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夾籍其衆  
戊寅司禮太監畢聰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  
天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  
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閣寢癸未移安睦 帝母蔣妃戒曰吾  
見行荷重任毋輕言 帝賜朝曰謹受教聲運所經  
屏絕諸王有司佩獻金從官從文著衛毋擾民丁亥  
內閣楊廷和令俄制臣乞命之禮歲終由東安門人  
翼日百官朝見勅遣擇日祭 廟至京師乃御行  
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侍宴又早俄而大雨沾  
泥埽後閣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英肅  
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葬康陵

皇明通紀 卷三 正德 三

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四十餘年多  
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可報有  
疵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謫言至君之恬然宸濠初  
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愧皆有籍記及濠誅閹餽籍  
惟儲寬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  
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廕子錦衣千戶嘉  
靖初後以定建迎立功賡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  
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  
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宏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

帝問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悲慕即遣司禮監官奉迎

南京給事中孫愷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

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

議大禮尙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

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

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與獻王爲叔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後與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

父母可互易若是則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蕭冕毛

皇明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紀復言程頤漢議最爲得體典國祀事特屬崇仁王

侯皇太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

張璉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

漢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官中猶有父

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

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見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

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

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與

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

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復全矣因論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

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

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同極之恩

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與獻皇帝母爲與獻皇后祖母

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

人復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

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請游覽門責打致疾者追

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有各大用馬永

皇明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成陸閻銳彬等並受崇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

馬山陸永觀英俱各封伯其他加陞都督都指揮者

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又凡正德年

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各兵

部尙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 積年宿衛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 帝

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

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帝

迎于闕內後朝議不調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

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

典獻太皇太后稱典獻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  
尊稱已。為禮復加皇太后。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時所後  
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氣不塞責。帝曰朕  
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太后。母為托詞。  
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太后不可加。帝曰慈壽皇  
太后。慈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典獻。帝后皇太后朕  
不敢辭。爾輩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  
給事中熊浚。兵部主事霍輅。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  
巡檢房瀛。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上令禮  
部知之。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章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典獻帝宜止稱皇叔諸  
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香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  
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  
母為帝。為后。皆取議當時。胎議後世。陛下何忍襲  
為之。奏入留中。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果疏皆言張璁倡為邪說。  
顯龍斥之不聽。

張璁。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  
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主此。

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字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  
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璠語璁曰。慎之。必大禮  
行。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解處之。勿復  
為大禮。既難我也。璁快然而去。

皇明通紀

卷五 正德

美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七終



皇明通紀纂要卷二十八

太學江旭奇

世宗肅皇帝

壬午歲庚元年

正月追錄平濊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

廟而布天下也不聽

乾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

登典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

皇明通紀

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從

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與獻

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

陝西甘肅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

御史朱永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云謂近者

言官屢進章疏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

旨了夫言知不言行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

非改過之吝也錫謂陛下卽位以來政令既出或

半載而卽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卽如運者內

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

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曉流入乃悉下所司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養

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傳錄財貲及玄明宮

佛像毀刻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

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懷不行事屬禮部郎

中屏墳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

育朕兄武宗廟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

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澤隆啓佑本生父興獻王

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躬不

皇明通紀

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

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

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

太后大禮既舉淵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

帝念嫺歲功封廷和見紀爲伯給諸弟世襲及壽安

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

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

授太監加祿廩第其部寺臺諫各賜金繒有差

四月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

許銘勅速勒以聞

五月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主事袁綱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膺錫延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恩安伯張傳之迎護與義驛効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國非軍功不封歸衣非軍功不授晉秩及於爛羊爵賞輕于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好用事封錫太濫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廢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上從之各廢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皇明通紀 卷之八 嘉靖

三

六月汪翬疏十漸下所司疏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澤潤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伎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觀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初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驤勇士不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近幸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後者何懲八漸也中官

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營從侍門

復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且拒

日不准有司上奸罪未正直答曰有旨所謂詭譎拒

人十漸也

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

勅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官巡視賑

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十一月庚申壽安 皇太后邵氏崩

十二月羣臣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

皇明通紀 卷之八 嘉靖

與奉天門祝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於未 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廣給事中黃臣請

塞傳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

論從龍功應以故太監趙山之養子名趙雲者以為

鍾示擒獲太監楊璉丘清死復獲山何應養子楊倫

丘獻南京守効戴義死復獲其從子戴錦戴俊不置

張清請嚴養子李賢以為鍾示世襲指揮本兵彭澤

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樂許相卿等之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言餘事史通論臣再三荷 皇上下

道於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殊俾道改過自效諡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侯朝

明處分

諭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閻闓爲蒙自縣丞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

楊廷和疏請斥還僧道停羅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皇明通紀 卷六 嘉靖 五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視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與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簋豆如太廟儀禮官賈咏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份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之嫌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諫不報

七月錦衣百戶張連監倉索染浚人主事羅洪棄校効之瑾放哀懇願受笞洪蒙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九月林俊致仕

十月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下以是月于歸恭震時孝惠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冊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衛山公主適長孫氏子志寧以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問閭小民有新喪者不得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駢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倚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誤勅皇明通紀 卷六 嘉靖 六

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爲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饑饉非常正供不給淮楊徐沛田廬漂沒幼穉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嘉靖三年

五經堂  
卷六  
嘉靖

正月五星聚於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夢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人繼之主當考典獻帝母典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潛吏部員外方獻夫二廬以聞上曰此禮關

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稱桂葛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致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孝深為許諾以聞

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籍錦永千戶益能與瑄謀合帝心益

勅命取席書桂葛併從里中起輶詣京集議

大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宴資侍常

高儀詩郡大憐人相食巡按朱永言民迫饑餒發蠲新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留毋軍餘曹

皇明通紀

是上明以子敘父述家史則千里時

洋盜腹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衣

清渠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勃

操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

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可經文不會議或左

右率行竊權希寵以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

客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

旨詔獻譚降金壇縣丞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潤等各疏言皇上在

宮當如一日與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聖誕

誕辰運傳命婦免明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況當禮

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旨以彰至

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彭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則

是明知恭穆高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

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慈

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陵於卿等安平太先

皇明通紀

殿西室所司有司以爲時迫切之情慮官

即議曰具奏仍請遵旨者皆無效

五月大學士王鑒奏附太傅趙文恪

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親德殿奉安與獻皇帝神主

在靜赴召方辨二父兩統之非而肅若亦上大禮考

議禮等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言

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親親耳魯嬰齊不受命

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哉帝

怒諸爲濬州判官

六月以張璠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

土俗番滿速兒冠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祭之  
詔旋遣忠劉灌賜祭筵復其家建念首倡誅瑾之說  
也

員外薛惠上爲人後辭二篇爲人後辨一篇 上命  
鎮撫司逮訊

御史段續陳相各疏等因 以干進不宜驟加  
清秩 帝怒其排妬忠上 命補外

三事以上

七月璽等上言今日典禮 典禮官辨晰列十三事  
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說二曰祖訓不言立後

三曰孔子射于聖圃斥爲人後者四曰追詔不言繼  
立 同日紀 李天 九

七曰漢宣帝先代俱立父爲皇考廟八曰宋高宗言  
定國事爲家禮九曰古者遷國藏主十曰祖訓皇后

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擬昭聖懿首十一曰  
皇上於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

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陳連名章疏勢有所  
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遜春復爲論條辨

帝切責之

帝罷朝書易文奉殿金殿民徐文義倡言諸疏留中  
必以 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時慈懿

太后

太后薨禮尚書姚燾率百官伏兒文華門力爭 憲

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  
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羣臣于金

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其擊之子是  
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

皇帝 孝宗皇帝聲徹於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璉等八人詔

獄楊慎王元正乃抵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關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

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  
下 大明通記 卷一百一十

上奪休五品以下朴滿聖殿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  
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皆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  
出病愈建撫服祿有雙鶴飛鳴繞壇後孝卒王哀毀

骨立宮嬪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  
所司勘實勅命獎諭

大同軍亂殺巡撫會都御史張文錦大同兵素素黑  
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

聚衆譁衆欲爲亂 上特命法司會議如法司議  
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誦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

五堡運卒二千五百家戌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趨之恭將賈繼杖其隊長督之行獲卒郭文柳忠等遂倡亂殺繼其屍走出堡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親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督隊官關山等康得其首惡欲誦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八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帶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為主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政失宜嚴眾致變命兵部左

臣明通紀

卷八

十一

臣等言臣等前放之場聞有軍目諸方內有金獻民等西征坂卒聞之疑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盡閉持兵嗾呼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八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事為極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營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運營近地宣勸賊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赦宥不者進勸無赦遂舉戶部左侍郎胡世總制上從之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主紳等聚眾密謀計擒郭

等十一者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

士越二日僅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上切責巡撫

蔡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

惡徐繼等四人獲等遂班師還京三月庚午天祐復

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功速焦亞雲等三十四名

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

律論罪處決文錦恤典廷臣屢言之上皆不許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琬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

勛進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八臣事君將順其美

等言當于是著孝慈獻太會公勳伯侯勛仇等六

臣明通紀

卷八

十二

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天子兄弟終弟及今孝

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

伯母免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廟廟不入太

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

伯考昭聖康慈慈壽太皇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

帝曰皇考章聖太皇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安陸松陵山帝既改各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

者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瑣言顯陵為先靈體魄所安

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太祖不遷葬

太宗不遷皇陵可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唐  
晉等亦言顯陵勢如伏臘氣結。盤龍貫山川之勝。隨  
全支議乞罪之。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  
其再議之。書與魏謩復言不可遷。

十一月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羣臣  
以大禮件有調任者。侍郎何至春讀成者。豐熙等八  
人杖死者王恩等十七人。皆臣家大獄。關係非小。願  
復成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奸者之  
罪。上以商臣沽名。奏降二級調。

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  
軍。明通紀八。卷八。人。易。三。

陽王事王昆守臣以聞。命各鎮巡官逐捕。並優恤  
上覽。

乙酉歲四年

三月修 獻皇帝實錄

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 世宗崇祀太廟。禮部會  
議科臣楊吉等皆極言其不可。上不聽。帝乃會  
廷臣議。請于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廟。廟前後寢  
如文華規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不與 太  
廟相並。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席獨尊之  
禮。避兩廟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規定

其各曰世廟

七月命建崇先殿 上以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

先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瑣

言與奉慈殿對峙。恐 獻皇之靈不安。况外有世廟

可勿更書亦言大工相 民力宜惜 上不聽。復諭

大學士費宏宏請勅該部卜日興建。

壬寅世廟垂成 上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

別於太廟

辛卯 帝奉 章理皇太后謂見世廟先是 帝諭

輔臣曰 聖母欲謂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

明通紀八。卷八。人。易。三。

謂皇太后謂太廟永樂時收謝奉先殿。經主太廟

言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 聖母賜廟不可

帝以問魏謩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凡之儀。國初

皇后謂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謂奉先皆當時

禮官失考非定制也 皇太后中官宜先見太廟以

補前禮之缺。次謂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恐

專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

廟見是彰 祖宗之闕也。不可庶書劉龍曰 高皇

帝幸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

后止謂奉先殿。魏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

附會 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謂親德殿以守祖法  
聖考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  
副祿而入立西序九獻各西拜是天子與后其承宗  
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爲不可因其議  
上庸書等不能難乃請 上同行以從斯禮從之  
勅建處士吳與衡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  
壘以安存發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  
化初皆厚綿重懲止以示厚遠理亂政始解衣筆楚  
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道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嘉靖 十五

宜引用以神聖德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  
省於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王德殿等工併世廟及  
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納其言併罷仁壽  
宮召採木侍郎王軌來京

十一月召一清入內閣

丙戌嘉靖五年

二月虜亦卜剌往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  
入套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却之

畿內饑 上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穀賑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與用卿等三百八及第有差  
七月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辛儀言廟享重  
典不宜遣代奪俸

三月時 上聽致之暇顧事詩詞謂與大學士費宏  
討論屬事桂萼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 上  
曰朕學詩不妨正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於輔弼  
職在諍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十月 上製敕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  
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

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  
皇明通紀 卷十六 嘉靖 十六

庚子末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彙集成詩六十首  
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譜

十一月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俱下該部議

丁亥嘉靖六年

二月石琚致仕以庸書爲武英殿大學士卒於京贈  
太僕諡文襄

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

三月贈左節知府朱以方光祿卿廕一子初發祿有  
反狀瑞州知府朱以方籍集民兵以備津便至不爲  
疏徵索皆不應懷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豫反



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諷上其事得贈廕

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

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五月京邸雨錢

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葉謙討田州叛賊舉

猛猛河指得也其先曰伯顏以歸降世田州府猛

承襲役與恩州仇殺降爲千戶正德中路遠得以

周知湯州兵成復振存唐都部地方殺亂都御

史盛慮期奉猛猛之其請得旨乃分兵

皇明通鑑

通倭寇兵助其內應百餘人斬其

邦彥猛急欲走身可赴安南再與復猛

卒從之至猛用計殺死之斬其首收所佩印遣

使馳軍門上之猛三子一敗二出亡諸惡首俱被擒

斬唯盧蘇王綬未授首提聞實功有差已而蘇綬復

反潘泉諸司素與鎮沮者因倡言猛未死鎮爲歸德

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於是靖江諸宗室復流言

洶洶云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

廣軍務盧蘇王綬既反其子孫鎮信崇諱攘夷無策田州不得并思恩失之上怒落鎮職命

王守仁代之

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

總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四

李福達獄釋之諭御史馬錄等罪福達山西人初以

妖賊王良謀反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寓

陝西洛州縣儒勸佛教煽誘愚民縣惠慶郡進祿

從之福達用是言日起乃誅進祿等聚衆相俟獨携

賢還山西而進祿等事露因捕急遂與衆爲亂久之

皇明通鑑

捕獲僞稱李五首傳福達聞之驚居五日乃各

曰張寅往來大同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賞入京謀人

匠籍輸粟爲山西大原衛指揮其子太仁太義太禮

俱補匠役詭能燒煉丹藥後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

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逐入京自司捕得

其二子案繫之福達官乃自詣獄對封先後鞠訊者

代州知州杜惠胡傳証之者李景全等凡三千人具

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

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爲仇家誣

所致反其獄以居民威廢等爲政坐良罪獄未竟昭

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飭飭爲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于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重罪而郭勛女通賊賄賂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令助對狀具服謝罪上特有之給事泮路等先後劾助請正罪助亦自訴且以議確屬衆怒爲言上量不問已而錄與巡撫江潮疏論助結事中當奏等復各疏論助請如律上令逮福達來京等因遂至詔會三法司官協實刑部尚書顏頤齋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証李景全等共指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十九

福達福達語塞而前畢昭引証薛良之証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輩未就吏訊妄得此言願等以其詞上上怒等偏徇欲親鞫楊一清諫止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順壽等懼乃罪引前後獄詞指爲擬獄上切責壽等仍械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一時論救諸臣俱遭逮繫於是順壽等更議出福達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甚遂并逮順壽等下獄是月命璵獻夫等署三法司事雜治之壽等覩馬錄備中有大學士賈誼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

淵工部侍郎聞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誅書別有所屬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對狀錄引罪致仕逮聞仲等英書詞連及侍郎孟春仲連爲壽等廷鞫非欺言實爲仇家薛良指爲逆黨又籍周僕等証証入實罪後得白反坐良爲民旣而錄以按部至郭勛致書求解錄素憾勛乃寤治實事指爲福達今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奏等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薛良証告論處石文舉等証証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李瓊按察司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婦人俱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二十

張成極處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官允廣煥挾私彈劾成璵給事中王科張廷泰祐沈漢卿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熙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恭大理卿湯沐少卿顧泌等遂汪淵長通言官推勘不實太監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遂然俱請吏部侍郎鄭孟春工部侍郎聞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創各職職聞住知州杜連胡偉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馬錄放入人罪死未決擬徒上以擬猶壽等復擬發烟瘴地面永成已諸臣出差逮捕至者給事中

常奉員外郎劉仕成邊寺副杜鸞御史高世魁任漢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員外郎陸會事司馬祖俱爲民食都張潤鳳任御史陞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滿任咸維俱開仕

將以陝西之役歸功楊一清命賈詠勳勅加恩一清疏辭嚴學非賞功之宜武陟非無効可賞上察其誠允賜蔭餘如前旨

張璠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

齊武侯郭勛督府園管

皇明通紀入 卷下 嘉靖

二十一

十一月楊一清等言近歲八府土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請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許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真備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聞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種重權人心惶惑武宗晏駕遂計擒之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上乃起永

提督園管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清歲子嘉靖七年

二月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盡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舊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籍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一斗五升官商悉聚邊鄙自行耕藝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捫腹殍殍道宜復鹽法以裕邊圉霍爾亦云宜復鈔法以存貧戶雖引銀以來

皇明通紀入 卷下 嘉靖

三十二

商賈帝嘉納之

增築邊牆時給事中陸榮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葉爲虜巢其害復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妨礙地勢平衡無險可恃邊牆低薄涼陞陞防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進東石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會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謬矣可知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

三月

南贛總撫汪鏐奏元日甘露降於長泰等縣  
上賜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於宗廟

初製忠清冠服

五月

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  
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  
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舉其要曰  
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塞  
蔽而已帝嘉納之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追陳竊兵盡勦

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嘉之

厚明通紀卷二十八

嘉靖  
二十三

報督三邊尙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

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

草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

邊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

定議諸臣罪以延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

有六

兩廣諸寨平王守仁平之也

七月上追加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

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

九月

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功未及成而罷其  
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

利云

十月

丁未皇后陳氏崩

國子祭酒

鍾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禮謚食

以鐸清節者

聞特令治墓謚文恪

閏十月

冊順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月

上親製顯陵碑文

皇明通紀集要卷二十八

皇明通紀卷二十八

嘉靖  
二十四

二四

皇明從紀集要卷二十九

太學下江旭奇訂

已丑嘉靖八年

正月中

正月河南巡撫潘瓚

卷二十九

一

皇明通紀

卷二十九

二

吏部以情自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拉離重地非事  
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  
大學士桂芳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  
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象論之不與則著晚年  
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辯諒至  
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疑以賣天聽幾於無忌憚矣  
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  
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命行義倉社會法

甲申上以春旱特濟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

禱雨不應自咎欲示廷臣

林有學

三月僉事林希元上疏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輕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  
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恤疾病  
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瘞瘞遺  
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銀  
以糶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  
侵漁禁攘盜禁迎糶禁抑價禁宰牛禁虐僧有三戒  
曰戒遲緩戒拘文成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  
之

皇明通紀

卷二十九

二

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四月揚一清等備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  
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遂有學行  
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  
戶部侍郎王軾言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輒戚之  
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  
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  
納糧差者其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曰已往田土  
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

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九月崇臺諫風聞彈劾一清致仕璉復入內閣尋復散官致仕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爲惡

語科臣孫應奎陸榮勳等頗恣不法帝下勅舉其罪狀曰張璉自用自恣負國負民桂等尤而效之

論法當置刑典時從寬貸璉還家怡怡以需後用尋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

今方爲舉奏應奎首論可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璉既行霍額乃疏劾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立召璉

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容

皇明通鑑卷之九

金弘父給交指授帝怒欲逮繫一清璉力辭曰象

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追理補臣璉疏請從寬姑令自引

一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唐商吉臺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璉督兵禦之

虜引去

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錄舒霍逾

汝寧日擊光息蔡頤間煙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

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喜而問之答曰蓬

也

也

也。有詔劇二種子可爲趙修民仰此而居者五年矣

見有以麵食者取嘆之聲口遊腹嘔逆者日小民困

苦可勝道議議將蓮子封題責獻乞頒臣工使知民

瘼

十二月癸亥冠蓋昌提督軍務王璉勳平

頒大學衍義於廷臣

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

將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

庚寅嘉靖九年

二月皇后行親祭禮於北郊祭先農氏

皇明通鑑卷之九

三月夏言疏曰昔者祀天於南郊祭地於方澤兆於

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

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

求至實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雲緞言親蠶爲亂成

法分郊爲春朝政帝怒稱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

議御史鄧文憲言如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

霍輅舉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

內外失間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意附和降違方維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宸濠之平，有其忠勇則文定力也。

六月，禮官李時與魏夢祥議姚廣孝雖有韓愷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創寢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

宜移祀大興隆，以從之。

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

九月，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已而殲。遂以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魏夢祥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賊罪，清既去，復與皇明追紀。

訂獄誣成其罪，削爵里居，忿忿不樂，而發背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污讟，死不暇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改奉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蓮豆用十，樂用六，僧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中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壇。入后，若王通、段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璠議。

正月，上幸大祀殿，禮學諭魏日、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數祝文儀注止。

奉太祖配，柱夢乞歸，尋卒。贈太保，謚文襄。

張璠御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三月，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耕籍田。

四月，上行大禱，禮于太廟。

五月，旱，上親禱雨於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

併詔修省。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胡運之功，宜配享樂封典。徐

達、趙顯與亡繼絕。上九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

忠、湯和、邵愈後，皆許傳襲。

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司香

名，牛城王乞養，舊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上怒

遽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時

言數以事件爭，故澤以議禮放結驩，爭報謀所以傾

言者。至是侃備撓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

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

言出，手赦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佞，罔着致仕去澤。

趙成侃為民。

九月無逸殿臨風奉成。上召翟鑾李時江鏡同觀。收獲諭曰農之辛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聖訓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

十月詔籍沒已故各大用家產。

十一月肝胎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婦不從溺死。詔立雙貞祠祀之。

遼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鑑 卷八 嘉靖 七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爭字入并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微實惟所召孚敬疏辨奏替復劾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檜言出忠諫令孚敬自陳惟致仕。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習疏言汪鋐小人尤邪助奸同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非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

收繫械訊鋐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溺死無所措兵部侍郎黃宗明疏請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有併鞠之楊名成違宗明詞外任。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鋐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

訊明鋐恨恩甚即欲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併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

皇明通鑑 卷八 嘉靖 八

當自敗耳遂得大驚待罪及朝密江欽以本中事向生恩故向闕跪鋐令番卒搜之西向乃倒立口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曰吾且殺汝侯爲厲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僮遺何節也怒曰愚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因查有官爵爾人而焚其貨乎汝受某金權都憲某玉琢起廢罪可權髮數耶鋐起欲以手批之爲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僞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年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相相午冬。



張氏曰

虜犯寧夏總兵王叔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一百四十有奇

無庸吾輩手足臂  
膊皆適于懷矣

乙未 嘉靖十四年

正月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莊肅皇后崩武宗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諡享敬以為宜用二字

四字夏言李時以為太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

一體霍爾爾果朝事職在所當遵上不悅遂用大

字孝靜莊肅惠安 皇后

吳璠題曰武宗在位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

仲璠天下今其語也遊某朝之制為一體之制如

王廷相霍爾爾果朝事職在所當遵上不悅遂用大

大就皇后諡可諡減平二字四字大字俱在皇后

之上字可減則皇后亦當制平字教知遊世廟而

忘武宗似不可以為制也世宗當日之言曰即因

皇明通紀 卷五 嘉靖

十二字何字乃在遊世廟乎

延試進士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及

第出身有差

四月張手教以疾乞休 上遣中官資藥及手札諭

之遣行人新送歸里月廩與臺春間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

本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

九月遼東兵變遼東諸衛所存軍一以餘丁三供之

每局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巡撫呂經檄行清

軍由是衆怨之會經巡視遼陽將吏並城築圍牆

及臺諸軍遂大舉基據前經巧罷工都指揮劉尚德

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衆益開爭起毆

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馬苑寺幽室中衆軍遂取衛

役藉焚之尋圍苑馬寺拔得經尺裂其衣冠執付都

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時遂接御史曾鏡按

部金復聞變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

乃參奏尚德等違迎瀝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疏

下兵部以統言為是諭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諱者

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遠聞 上從部議尋陞

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業

皇明通紀 卷五 嘉靖

上二

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習事經擬扣諸軍月糧紳

為飾裝具悍卒於蠻兒等狂遊陽前事復鼓衆倡亂

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軍摘發因恨

經遂率衆持梃指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

餘下復徭役錄取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

我衆增種對照髮膚拔髮稜而置之衛獄取姐婦一

人同怪格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議并經私旋

縱火焚之分其黨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驅經

及璘四首捐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批其頰罵辱

備至隨復繫之獄復有鎮守太監王純疏言璘何經

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都永侍郎周廷起還  
撫鎮部覆得旨竟從純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  
罪者下按臣逮問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  
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搭起欽巡經等夜擁衆入  
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及縛之置諸  
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  
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  
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  
經付官校行錄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  
之及也詔行鹿楊井助方捕遼陽叛卒趙剛兒等聞  
皇明通紀 卷五

庭楊將至乃詣廣寧史鑑兒合爲通謀益急就密刺  
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於副總兵才鑑備  
禦韓承恩等剋期擒捕於是剛兒等四人鑄兒等十  
三人王範等七人同日被獲統以事聞得旨有惡既  
擒不必查勘庭楊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史  
史勘明具奏統等勘上詔剛兒鑄兒王經等俱坐斬  
即時處決示尚德壽永成極邊輩去世號雄戌邊  
衛經革職聞往欽吳令歸別用統待有京缺陞用  
罷吏部尚書汪鑑下給事中薛宗鑑御史曹達俱詔  
楊凱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曹等各一級調外任

用先是宗鑑應奎交章論鑑奸邪誤國鑑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召貴家李時論曰鑑九卿之長被論如此  
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諷鑑始引疾賜還乃出辨等疏貴諸臣  
十二月廷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  
丙申 嘉靖十五年

正月詔復彭澤官秩優加恤典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勳夏言諭曰適過沙  
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  
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濟曾諫京師當設四輔以  
皇明通紀 卷五

臨清爲南昌平爲比分衛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  
二萬以護京師今若於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  
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利病 上令勘議以  
聞

癸丑駕還京  
詔求紅黃玉以禮神  
除禁中餘殿建慈慶慈寧宮併鑄大善殿金範佛  
九月改神霄皇后殿曰孝潔遷主於奉先殿西室  
十月戊子 皇太子生  
議征安南

冬至節上大祀天於圓丘

閏十二月七廟成

明通紀集要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五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

大學臣江旭奇訂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

徽王嫺得印免撰頌以獻禮官言當獻九廟兩宮以

永盛朕仍聽羣臣上表稱賀上不許

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先是嘉靖十年間刑部郎

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脩祀高東位次六王至是

武定侯郭昉從進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倣說

爲國朝英烈記吉生拾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

皇明通紀卷下

說宮禁勅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庶時下廷議省

謂不可助口性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願

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勅旨進英祀

爲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四月庫儲還京

五月雷震隱身殿鳴

七月科臣田需陳弼吳三事請賜矜宥馬錦楊慎王

元正劉濟豐熙邵繼邦呂經爲恩等八人不允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節令議訕而

詞考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薛多不經命選

崇典試江汝璧歐陽衡廣東巡按余允俱語獄餘官  
所在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九祀廟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景雲見諸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

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上令付史館

大旱帝躬禱雨御製祝文奏之不應復于宮中燃

皇明通紀卷下

臨大田足羣臣水賀

六月趙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

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

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

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

宗不爲過情當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據父配天之

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順

宗諫黜爲民

八月唐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

十餘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鼎難宜  
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駕宗稱于  
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帝尊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  
示天下  
辛巳奉睿宗神主附太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二月癸卯尊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甫山陵  
大略山躬往相視天顏慘愴號泣諸臣莫不感慨  
已亥嘉靖十八年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祭儀朕躬詣典大  
旨明通紀入 卷三  
臣周閣卜造禮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  
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  
以方士陶典爲保國立教高士典其即仲太  
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將元傳病不能從乃薦典與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  
儀字號平贈太師祭典子有加 上親授誡法以  
危身奉上誡文忠蓋特眷云  
其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祿初死時內閣擬  
二議御批俱用後得四字謄  
尚書并禮部各疏請止南幸不允

命皇太子監國  
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 帝退還莫知所  
避錦衣衛炳掛闖入負 帝出炮中聞聲有焚死者  
越三日乃行次亢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遽繫撫  
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  
遣駙馬鄭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羊祜及武當山  
神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稱皇太子降慶殿  
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宿首驛登山陵立表于寢陵  
星明通紀入 卷三  
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亭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  
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閣  
殿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  
發承天製恩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  
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子紀載今  
乘輿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  
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 上幸大峪山開工  
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卷三

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  
喀地空。豈如純山完美。突奉慈駕南附。

建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親親達李之城  
六月敕威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奏  
督軍務征討安南。

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

命取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  
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  
皇明通紀 卷三 第五

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遇信方士  
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驚拱夢  
然不遇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  
死獄中。

庚子嘉靖十九年

二月罷武科鄉試。

黃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  
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遊事以  
聞。

命修興隆宮殿。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昭崇仁壽宮

四月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胡氏適同邑李華  
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焉少張柄十餘鞭等  
通胡氏貞白自誓文不顯言姑惡特時切諫姑及焉  
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  
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名哀烈賜祭  
一壇。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泰璠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宜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  
皇明通紀 卷三 第六

郭勣以進復職爲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術後術  
卒不驗。

八月以乘一真人陶典其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  
補及署吳濠俱食博士俸。

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  
禮部尚書翟輿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

水土金三星聚於角

十二月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  
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職爲民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望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

二月有詔纂修承天府志

三月 纂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安南

四月安南真登廣面縛軍門納款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真登廣為安南都統使于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

安南

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奏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清治海運不得輕議

皇明通紀 卷三

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七月以宗廟災罷馬壽賀

交城王紀輔國將軍表相謀襲時嚴嵩受賂為請得旨遷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各戍邊陲而永貴

庶子惟堯與嫡孫懷煥爭立嵩復受金亦為懷允王紀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 帝曰表相惟堯

襲行所司勘之嵩安竟任事勞以人言介意

八月起昭慶為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明天

聖聖敬皇后

今夏言致仕

逮郭勛于獄論死 賊賢劾郭勛假威運肆狀勛疏辨

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嚴勸未報刑科張允賢論都察院長豪勢而慢朝廷

遂不報 上怒送鎮撫司械訊勛再疏辨 上尤之

命給以勸助故不領疏中有臣奸何事臣當何人何必更勞勸助等語 上怒曰郭勛語甚不遜強悍無

禮陳練王廷相扶同抗違一併勘奏于是工科高拱

等遂盡發后奸邪事勸坐殺人律死長繫獄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皇明通紀 卷三

十二月南宮王燦論胡守中與張璠嚴嵩深相結納

與助互為奸貪近月取 上許始附勢以圖利終尾取而反顧此小人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

是太臣遂督勸遂 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

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使於增採而廣

騎長驅遂無扞蔽後索宮商賈將金銀悉按洪源初

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遂至會訊諸斬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進倉粟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

近畿飢饉從之



五月諭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尙書

詔華周府將軍安瀾爲庶人時河南諸宗人缺缺米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瀾等五百人詳推行臺門凌逼

撫臣魏有本奏聞逆革瀕爵

七月華大學士夏言職聞任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稍有差

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廢弛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帝幸曹犯宮既察官婢楊英等以組經

皇明通紀 卷三

命頭謀弒有張金進者走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常惻然免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六月科臣周怡劾程高爲奸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背詎大臣已不和

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父早上朝轉等境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

虞兩詩以示革臣

十一月初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正月宣大總督程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謂盡掣全陝創遣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

惟延緩遊兵二枝可聽徵發上從部議

二月禮部尙書張鼎會試平于試院

江南斗米二錢

三月廷試賜泰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三

五月大學士方獻大卒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

禮部員外錢登科臣王岐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程鵬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食而

業師崔奇勲姻親焦濟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嶽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伴引嫌而陰箠盡

及沈坤之取陸燾商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語以聞當疏請嚴武

國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加加肉  
文少師

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建訊驚與二子改壁寺數清  
風喚俱制難節充軍中一中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屯據獲叛首王三以獻令  
陳之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承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  
傅少保如故

十二月湖廣苗父叛巡撫高經遣人誘苗帥龍來以  
一千戶為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償乃遣監  
司稿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財龍許保湖廣  
暫息苗酋偪強如故鎭遂奏苗平班功賞還叙有  
星明通紀人 卷下 附錄

加  
乙巳 嘉靖二十四年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  
寶司事

科臣陳萊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南京廟祀  
碑文俱從之

大計京官先是南科王輝首劾萬奸尚秉大計令尚  
寶必諸保賄書南考功薛應旂融之應所執書擬奏  
為尚書張潤所阻而傑為南兵部主事有合應所  
亦黜之時常川守符驗故南御史也亦在所黜也乃

嘉靖

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譴本郡守請補外尋復  
京職從科臣游震得屬其公忠也  
五月薨王于英燭弑父伏法  
七月太廟成御史周冕言廟祝鼎新不宜遣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

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巡緝張子立請戍總兵吳璘  
蔡將楊銳論死時虜深入殺掠甚果而有子狀誕  
猶以捷奏巡按曹邦輔言其狀科臣鮑通往勘實遂  
置重典人咸快之

八月加承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  
星明通紀人 卷下 附錄

附錄

諾命其孫敏為國子生  
房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龍兵張達率眾力戰却  
之又犯稍錫峰蔡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  
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殺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  
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尙文各遣騎四出邀虜

房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  
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降亡總兵張鳳原依  
贈邦直都指揮食事各陞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  
潞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  
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為之戰虜果我塞厚

等處不殺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今休致仍遣官校監

于邸次

夏言起用至京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

四月倭寇浙東

命工部製倭書 睿宗通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

皇明通紀八 卷二十五

序附本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請廢入寇訊

有跡令自經燬屋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日功者

悉按斬首示衆從之

三邊總制曾鉉請復河套 上甚壯之本部不決令

銳與邊臣計議以聞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策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取允思謙等二十八人進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統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詔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曾統遣奉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一十一人生擒一

人虜遁去上以統有擒剿功命賞銀幣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救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

賜有大鳥集舍爵曰吾久矣自爲墓誌果卒將猶介

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言遠

聚官校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過對方餽有奏無

一孟戴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食畢官校人繫之爵

即與偕行諸官謂曰蓋亦一內別平爵曰去矣勿復

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

石方氏崩

曾統

曾統陳遷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橋曰選

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廐曰進兵從安曰轉

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委置火器曰招

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

職守曰息說言曰寬文法曰處革舊令兵部定策以

開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今本兵議行

曾統劾詹士罪令逮繫詔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達西大掠罷延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

廷代之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嚴嵩論曾統開邊釁禍不可言及言和同附會致

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開淵禮部費家都御史屠

橋等覆言輕信曾統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傳以餘官

致仕遣統歸京即訊

兵部奏虜首儲答等與套虜謀寇延軍上曰此曾

統開邊召之也會勘以開仇營先被統執因訐統起

取軍糧伴免重罪偶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統罪律

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千

是擬以夜結近侍官以創具獄親可斬于市妻子流

三千里統家無餘資妻子恨綱天下寃之

光化皇帝  
鄭王上

光化皇帝  
鄭王上

光化皇帝  
鄭王上

遠更言至京上疏自理爲萬所阻何書喻茂堅以議  
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  
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遂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

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  
存誠四歲及演進殊十首以簡禮息政飾非惡諫神  
仙土木爲規上手批其連曰爾探知宗室有諂諛  
者故茲放尤彼動髮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  
西伯也請欲爲爲之

皇明通紀卷三

嘉靖

三

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  
歸嵩盡驅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  
心險內衡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  
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  
方故事遂成大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五月總兵戶尙文卒其子陳叙功代乞卹典科臣沈  
東請贈以封爵上怒東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叙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被賜武知縣王駟制

籍以殺人坐絞子篋走京師以長至日假朝承隨  
班奏纘宗以私隙故入人罪違其迎駕詩有穆王八  
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呪咀上怒遂訊已  
命刑部尙書劉詠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  
駟以夙因誣妄纘宗詩詞頌美無誦詆語謂詠以  
同里故黨纘宗上怒曰詠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  
耶纘宗廷杖與詠俱削籍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書  
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皇明通紀卷三

嘉靖

四

四月湖苗平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

虜犯大同

馬廐兄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歿事聞各贈官  
賚子賜諡立祠祀之

虜犯大同

八月虜大入寇丁汝養據守嚴諭夾仇營達太保虜  
酋俺答疏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自宣府走  
薊州遂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

之虜乃伴督衆親我師而別從間通至黃榆溝毀垣  
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遂遣通州巡

按王忬先期駐遣州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

州縣忤夜令人總城走京師請授 上聞遣都御史  
王儀以三千騎援遼州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  
同兵至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  
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  
兵賜襲衣玉帶得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  
關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辛巳虜自北河東渡潞水  
西北行大掠民貨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  
御底內臣八人去見俺酋跪坐毡帷謂曰若歸見天  
子好爲我致書及啓書多幾語求人貢 上召嵩本  
階入便殿示以虜書授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五

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聞於  
事虜大衆寇宸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議  
奏入時已暮 上便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今條  
奏貞吉大言 陛下坐御奉天下罪已詔速獎故都  
督周尙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  
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子百金損十萬金虜且  
立盡乃即擢貞吉兼御史蕭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  
餘輩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  
上勅責遼緊王儀王汝孝即訊汝孝適梗不及遼時  
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

村儀令人捕之難諸欲營兵大譁儀爲御史所劾遣  
至以懼怯不職削籍時上下恬熙忽遭變本兵京手  
無微卽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寇者訛  
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被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  
驚于是大同軍放爲推警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  
自訛曰遼東軍蓋衆頗諸部處謀云獲之入寇者也  
警方衆竄營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  
諸道先卽掠食見於警亦自私其軍不緝以法汝養  
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  
稱遼陽軍入遂謁薊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六  
汝養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自去耳諸將固  
不敢戰乃諺曰汝養有禁勿戰語稍聞禁中而警  
率具故違屯郊外虜薄城陽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  
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警遠避無從戰自謂擊虜  
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遣中貴道詢汝  
養守謙求於虜帝乃命執汝養下獄而遣官自軍  
前逮守謙卽訊丙戌刑部彭鵬會訊汝養守謙罪斬  
具爰書少緩帝怒點等比周亦遣獄廷杖奪俸時虜  
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子西市梟以徇貞吉廷  
議任譴申理周尙文沈東而詹金不能得首功杖九

十、諸藩滿典史已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會營率諸鎮兵尾之脫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倖與營軍遇縱騎蹂躪營軍餽糈獲得裨將力接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營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帝詔進太保賞資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躍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未減成邊

九月耶中徐學詩劾嚴嵩奸食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燁陳瓚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七

十月仇鸞滿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干門戶而格鬬于堂與可乎帝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海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詣各訓練士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侯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書胡松願利器械上悅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興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及投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大者一石部

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八

議恐兵軍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借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况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餉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懷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上竟從大節言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劾奏上 帝知其枉中旨留之

三月虜酋俺答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服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間趙鍊會仇鸞等議誓爲許兄弟以問嵩云一年四次則密費廣宐以一年二市爲準 帝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一日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日虜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日堂堂天朝與

大羊市損國家大威曰：蘇傑感憤誓決戰，和則  
厭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  
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七曰：國  
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經  
中國之心。九曰：阻胡虜役，循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  
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關馬市，除修武備，大果  
欲修武，何籍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  
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  
或謂皆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  
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九

我當不失信，不知鹿類日衆，安能盡服其欲，且小信  
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極互市費微，不知損  
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今錦  
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關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  
馬二千七百餘匹。  
六月，都御史高拱奏：京城防守官軍為仇黨分調，  
住劄包藏禍心，宜稍裁抑，實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  
失事軍機，律擬斬，經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片，得澤持白蠟，教出入虜地為妖。

果盡百歲，教虜以火食，道居侍郎史道，賈賸之義  
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悉仇黨，請  
為賞格，擒之。

俺酋執蕭片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市，旅拊詰之，  
國指片等以自解，其實片與明銀在虜，首不足為有，  
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為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  
云。

十月，侍郎何棟、情獲朵顏叛逆哈丹兒，陳通事訊鞫，  
禮部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親王、崇禎王、升祿、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

皇明通紀 卷三 嘉靖 十

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蘇為索厚，健弗子輒大譟。大同市則  
寇宜府，宜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處為掠。  
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  
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盡謀  
力止。虜又請開市，遠東巡撫許學達書本兵方止，得  
寇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大同，巡按李達時乞速備，  
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  
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  
云，獨廉非策。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恭王景王行冠禮

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

把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謀力戰潰圍收守備

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

腔血報聞恩耳後身被十餘創疾贈都督同知詹子

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

岸攻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擄居民無計

事聞命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與疾出本兵趙錦

奏張虜屢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

督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督戰

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志極疾徐階因寄疏

建虜賊上大怒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

反律當追戮得旨削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

斬沒其資

八月詔遷景王府于湖廣德安縣

主宗茂  
青真大  
建隆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萬負國大罪併遷郎萬泉附

權納賄請職云

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議戍邊起翁萬達為兵部尚

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

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

御史驗時言諸臣條對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

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藉大臣嚴嵩以隱忍鄙儒為

熟計以佞阿柔倭為盡節欺陛下誤國是以致大

患日甚一日耳

皇明通紀卷主嘉靖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誤國十罪舉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萬惟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

制也權者人主取世之具而嵩以擬自竊弄威福是

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今子世蕃傳言于人

歸功于已足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果致

機密滿澤是縱奸子也今孫殿受忠妄冒奏捷要爵

是竊軍功也逆黨以貪虐論革落受三子金戚追兵

部薦為大將是黨倖逆也胡虜深入嵩處故獲初戰

及皇上速治汝變竊許密報奏保是誤軍機也耶

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惠豐科因  
屬改選以劾嵩降與史矣大計而復行則籍是復歸  
賊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最故將官多賂削而士  
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鎔鍊  
欺君貪汙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  
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  
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高賊  
之間諱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  
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  
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提騎緝訪即與厥衛  
皇明通紀卷三嘉靖  
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奸三畏懼謀  
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  
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  
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  
材望者結納之便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  
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者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  
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爲嵩敗耶繼盛  
衛上其請命杖一百血肉盆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

何登之書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殺郎中史朝  
寅持不可滿聞之請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蔡賢具其  
獄尋遷一級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爲裕王妃  
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  
廷試陽陳謨等四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海賊汪皇糾漳廣屢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  
而南自白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海海數千里同時  
告警  
房寇宣府大同總兵劉梅郭郡坎之詔各加卹廕  
皇明通紀卷三嘉靖  
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祔祭及春秋祭文  
武選郎中周冕劾嚴世蕃奸狀削籍  
招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候四千  
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殺慘虐官兵禦之皆敗嚴  
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  
倭犯松楊知縣羅拱宸禦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  
師進擊斬首六十九級  
房犯連東總兵岳德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倭攻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嚴顯科逃匿捕獲

武衛文縣丞宗整戰死

六月吏部尚書黃鑑致仕給事朱伯辰前籍時通政趙文華黃緣滿父子擢通政使至是郎陽都御史缺萬順指會舉文華吏部尚書鑑遂以文舉名主伯辰疏其憑登援而竄路日彰志貪饕而廉隅盡喪鄉黨藉藉稱神其歸則散猶玷班行臺憲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廉所親伯辰論臣者且計鑑以不得一品怨望上乃出鑑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七月虜酋俺答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揀箭等路關南大震固原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荊鳳玉

皇明通紀

卷五

五

大擊虜之前哨驢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以騎兵縱我分道遁去

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海東遁

八月師尚書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獲不軌結東壯日舉兵郡以他事遣李至鎮

向部疑侯已執殺之以祭率眾夜薄城時已有中諠矣開關納之却庫欲福去商部有令勿犯學官勿

殺生儒校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向詔家多金進備

鄉向詔既出攻城而拓城亡饒子乘虛掠所蓄淫其

姪婦識其人以語向詔遂圖報賊索之不得乃破城

獲嗣之因掠 幫復復國大康索所悉者二人縣

官執其人絕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宣徵兵追捕大敗

官兵賊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也嵩曰四邊饑民來京

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復思民有身無一錢者仍生艱道路令以大

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澤貞

其子松茂之後贈漆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

立祠

皇明通紀

卷五

二六

甲寅 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熙杜氏罷裕王母也

二月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慶頤指揮李元律等歿之

倭陷嘉善

倭薄通州揚州街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歿

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舉歿之

五月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擅言虛本

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言新降自贖有司不收之致

有今日故驗實權降非示馴也 上以國楨言是令

一、意勤撫降順者待以不威賊首不赦

侯海蘇州城大將

六月清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國有勇力智謀者可用若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盡國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多出楊徐許令賜降還故土有擒斬賊徒

皇明通紀

卷五

七

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八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

燕

命駙馬鄭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尙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後以金帛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沈心濟處効馬章義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

詳譯實撫恐帥律姑止章壽

十月虜攻劉銀邊哨警報有至 上進厥校往察其

狀見楊博報甲登陣哨止古北口垣上東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嘉獎萬金鎮守城將士總督楊博總兵

周益昌各衣一襲

侯寔分據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某曾孫源發五經博士

海賊犯乍浦陷崇德復攻撲清殺犯葉指彈樂鶚六

人將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進止故敗

皇明通紀

卷五

八

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

賊情文華爲商私入既出憑亂自恣百司震懼財賄

競進比俟寇退掠北湖

三月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

百餘級

國月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

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

揮黃添祥等八人

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假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

猷遣游擊白汝等營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饋之還

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鍾等歿之文華固急督戰其掩敗爲功總謂生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編文華遂卿經回諭經玩寇殃民之罪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蔣盧鏜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至江涇永順兵出溯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蹙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歿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皇明通紀

卷三

元

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殃民之疏則已上矣

遣官校逮張經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以失機

論失經上疏自辯不報

倭寇常熟知縣王儀禦之鄉官錢洋率民兵追賊于

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歿之事聞贈卹有加

六月倭據江陰蘇涇關知縣錢銘率復兵禦之歿于

賊事聞贈卹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歿所

吏部疏請遣勦爵宗圖文冊從之

任環大猷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八

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倭突入歙縣流劫磧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紀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歿亡卒三百餘人

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國賊于許墅圖賊殊殊格開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食事董邦政把總莫宗魯以兵守陶宅邦輔微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道盡殲之文華欲優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卿甚已而欲倖剪殘孽自將固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斃文華所統兵歿者千餘人師大皇明通紀

卷三

十

渡文華益懸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賞詔下邦政千總督進問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與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

羅龍文宗憲皆倖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

嚴嚴父子其得殺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

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宣葉宗清背誓勾夷謀殺之

罪已不容誅王汝賢題圖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

通應解獻圖處顯殺市曹以彰固典但其作孽踴躍

原在海上汪宣葉宗滿就彼表示王汝賢處殺各犯

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舊父子受賄賂

諸王等  
汪直等  
胡宗憲

投降有威且旨。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篡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歸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高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議法司亦不敢食高父子。嗾然不應。竟累高云。汪直背革引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發邊衛充軍。

十月。肅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蘇京城大辟。因詔決九人。張繼李天竄以失。

夏明通紀

卷主

主

機件不省而論。高之機。盛與焉。盛詣朝。客口吟云。風吹柳絮滿城香。族族爭看貝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願與此身原自不。隨楊文龍。刑。許曰。浩氣還太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高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進擊賊于用。滿斬首一百三十餘級。

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鴉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塢。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歷效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尤祿。柳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獻壽。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一終

卷主

主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陽祠賜通州人曹石工志行純篤歐陽倫理學各臣日造其廬劇諱不忍去

二月虜入大同殺守衛唐天祿殘毀村堡三十二所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廂盡燬

六月止陝西採礦

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事屬工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

與工在即不得已兵疏瀾上怒罷之

宣大總督湯顯祖按路稅兵苛誅俱削籍時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與牧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入關

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得朝廷歸之

謝環視磔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餉六

十萬寇至輒委無兵桃松寨一遁亡淫婦耳失策納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惘惘反爲虜所囚而逃撫路稍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爲奸乞罪之

命逮順指詔獄與許論俱削籍

敬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鶚先督學浙江道倭逼會守臣閩門棄外之民鶚率

生徒敗武林門納之空活百萬故起拜巡撫時總督

胡宗憲黨于世蕃建議議撫賊世蕃庇之而鶚力主勦乃移鎮閩闕創立巡撫兵費稱亂鶚遇賊子福寧大

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而世蕃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徵客兵參蕃民閩駭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  
恐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鶚章下

兵部世蕃復稟給事中劉佑劾之乃歸陣建歸京師

鶚立論不顧且光有撤客兵歸賦善后疏上以鶚

奏立有功前建勦議允合應斷奪其無罪乃免歸國

人思慕之  
科臣吳時來劾當今于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危懼

餉以充饑困受饒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貸而鶚以爲歸鄉王汝孝以三千而伸得道



子吳事合侵員而三廢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至  
 事張勳劫其受賄報攻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  
 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謂美官以餽  
 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數年富將百萬實  
 容親讓位俱騰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  
 辦任滿獎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選廳  
 方都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  
 獄具擬詳部曉諭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群邑賄福清統知縣葉  
 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成  
 皇明通紀八卷五  
 大同四縣時楊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兩博脫鎖  
 事  
 廟宗憲獻白鹿  
 大率帝壽紀萬亥大而沾足群臣表賀  
 潮州潮州地裏  
 六月浙西警分源樂清等縣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濟  
 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勵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  
 十月勝紀遼東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

已未 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  
 二月巡按方格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  
 之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于世貞忿繼盛  
 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  
 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  
 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  
 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  
 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書非  
 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  
 皇明通紀八卷五  
 世蕃遂告嵩嵩本逮獄論死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群邑而廣東流  
 倭在都安漳浦者尤熾南畿廟灣倭合眾來攻淮安  
 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捕  
 虜虜子陸質有差  
 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隆王長子薨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起撫遼東防秋



上諭嚴苗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訓令

之國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

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

夜半中旨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陶仲文卒

辛酉嘉靖四十年

二月京師不雨 上禱玄壇得雨

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儼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

秘方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三月旌孝子王在復復太公人聞父誼書城外忽遇

倭亂同父奔入城居中途相失復已脫身二里許展

轉尋父聞為倭寇所執急趨父所見倭以刃背擊其

父即以身蔽之痛哭求免倭怒揮刃父子俱害二首

墮地而繼殺猶相紐不釋手臺使上聞旌其廬

異產

四月萬壽宮災宮乃 上齋居之所

房犯延候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蠲陳百五事一禁賄賂以

絕僥倖二簡督府以肅邊鎮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

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營軍以蓄國威從之

六月詔賞賚附夷人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鄧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

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

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卿疏辯令供職如

初

御田產嘉穀異類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

廟百官表賀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

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

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五月御史鄭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濫勢專利私擅僭

賞而其孫錦衣嚴鶴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

文等賈役不法 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臥坐煙瘴充

海濱  
重慶  
御不

六月知縣海瑞與現事職時鄒應卿以總理鹽法  
建行群邑勢焰甚盛其妻役行裝五綵與以十二女  
昇之令長膝行滿伏至以文錦飾厨白金飾溺器飲  
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陳簡抗言貧邑不能容  
軒車應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欲威去慈谿知縣  
霍與琨亦清硬不屈應卿嫉逐鹽御史袁淳初之俱  
落職

九月三殿工成

景王薨

十月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制籍

皇明通紀卷三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

陵松樹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顯皇帝后神几于

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大悅禮部請今

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

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

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援兵不遠已而欲掩運

督之果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

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

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覺擇奸劉

五人詐為劉卒齊入時參將畢高舉政翁時孫在城

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爾殺

入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孫等皆舍皇親城走城遂陷

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

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閩住參政王鳳雲繼妾

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僑

船泛海

癸酉嘉靖四十二年

三月詔脩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

皇明通紀卷三

訓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

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是戰也繼光前一日

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顯懈弛謂繼光遠來賊

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雞鳴蓐食晨

壓賊壘賊攻之賊舍卒大亂自相廝殺遂獲蕭蕭之無

遺類此為閩中戰功第一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衰願皇上哀其無告放歸于世

妻孥倘以終餘年上曰嵩有婦孥養已恩待矣尚

遣望耶

虜寇遼東總兵楊繼追擊遇伏戰死事聞卹春之  
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起諸鎮兵入  
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  
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  
責當事者植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  
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調發以應  
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釋將孫  
植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固賜植等祭品  
十二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

各一萬兩發劉善給輸官軍徐階曰春防既實秋防  
將引以為備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  
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

閏二月廢伊王典模為庶人國除

三月審熟法可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時沈  
東以警備天衛獄不與舊例要張氏上言臣夫在獄  
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東無  
子為置一妻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妻赴黃  
泉欲歸養則夫恤窮無資欲買給夫則舅又旦夕

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今夫迭父終年仍趨獄待罪  
司亦為之請不報

四月大雪祈得雨表賀

七月以論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虜大入寇至于寧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  
河水東而還薊州胡總兵率入馬三千追至順義  
虜所圍盡沒于廣虜竟得志復歸墻子嶺出邊去

十月以舊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誦後與龍文乘軒不  
虞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策聚眾數千乞正刑

皇明通紀卷三十三  
以紀禍本即付林潤逮捕至京

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藥死

林潤復劾鄒德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  
級倭患絕

廷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通鑑纂要  
卷之五

唐書  
卷之五

顯世著述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勸其交通僚屬謀叛  
顯証得首保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連  
配有三差

四月敕嚴誚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燾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  
辭二千石敕賜養論

陶仲文從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篆命于玉  
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王羅萬象得通意于趙樞  
獻之帝問曰此云其書扶箕者何在田王遂許旨  
徵大順入帝指曰朕未嘗召安符輒來命錦衣衛

王明道紀人卷五

五

詔之役命司禮監勅得詳傳狀皆論橫極斃于樞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宜府洗馬林突入持禾  
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  
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  
前擊之陸馬幾盡之部眾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盛刀  
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  
賞銀十兩

九月山西趙撫張慎言吳時來並傳策張紳王宗茂  
等首發諸奸流離羣黨乞宥過錄用上移命紳永  
繁京訊報

年分府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歲滿四十五年

正月服畿內德民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  
宗既久未平正宜如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  
安謐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  
須兩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  
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要計計二為四家計皇  
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能長途分勞聖躬天佑  
待進行而後萬康也巳亥之前遂以徐階為使時命  
皇明通紀人卷五

五

大臣行公境多虞根本固則枝葉自茂乃置兩幸  
在外能無數擾母致輕舉以圖自衛是乃置兩幸  
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初年刻除積弊遠過漢  
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  
為薄于父子以術捷得厚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  
西苑而不進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  
賦役日煩四方騷擾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  
樂天機相繼妄奏修建官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  
稅戶部進求四出無一人焉陛下言者夫玄修以

經事仲文  
而仲文已死

謝事仲文

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  
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  
歎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新河即盛應致所開故道也自南陽  
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四應  
致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八月間河功成實糧運  
蘇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隄岸  
坦平無阻阻于是奏置乃息

謝事仲文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氣授官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衛卒以求食而月根掩架入

府門歐擊書吏知府鄭文茂廉得其為首者執而鞭

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晉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

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守捕嚴捕首惡依律

治之

妖人張朝用以白蓮教惑眾副使黃忠捕誅之

九月詔禁僧尼飛壇說法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

通回原籍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言妖盜本為

一途恐投刑政東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雖脩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甫

行下

然九卿應屬奉公循法圖致謬慢中官飲具無或干  
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興夜分至五鼓  
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  
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臣以方士王金等進乃  
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  
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  
大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

命田沈東于獄

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鄒應卿以溢額為功加

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月攻剽富寧略盡

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泰將崔世榮戰死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請

裕王入主喪事以代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

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

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惟修惟敬天勤

民是務祿祿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

心蓋愆戾美端在後賢皇裕王仁孝天植庶知夙

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每致傷諸凡稍非恭稽舊

典違言得罪諸臣存者加沒者卹錄見監者即釋

其違言得罪諸臣存者加沒者卹錄見監者即釋

復職方士各正刑章  
壬子祔王卽皇帝位  
釋澤瑞於獄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嘉靖

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三

太學臣江旭奇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  
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康  
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  
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爲 皇后李氏爲貴妃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

皇明通紀人 卷三十三 隆慶

相魏良綱等川敘陳琬與時用周怡深求顧存仁趙  
曉弘選袁世榮何惟相趙錦張壽高黃正色方新張  
積凌備申仲王時舉楊恩徐學詩周冕張鼎重傳策  
劉世龍唐繼等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  
言死者其等有三劉死者應復職贈賚論祭若楊繼  
星郭希淵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賚  
若楊勛王恩諱字鑑何光祿張紹張鳳浦鍾曾鼎葉  
經周天佑伍喻戚應奎十二人繫獄杖毆斥死贖下  
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貫李瑞豐照楊煥名王元正  
羅洪先徐文華張鼎張侃劉濟劉琦馬鍾程序元盧

丁卯 隆慶元年

項陳議系舊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應余寬  
待鄧蘭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齡三十八人至尚書  
改議止其似御史楊爵彈擊權倖罪止罷黜然其  
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郭懋卿成邊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閻仲文官爵諸命  
議盡燬修建齋醮官殿禮部情其費請止去屬類從  
之

吏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

皇明通紀人 卷三十三 隆慶

仍弗替治迨斯隆今張泰僅憑札顧上下高閣  
左右投匭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  
怒編張等請補外  
上幸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關  
聖一皇太后  
陞兵部主事海瑞爲尚寶司丞  
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 皇  
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 先帝  
爲詞乎 先帝初年日御選施親賢納諫二十載  
惟 皇上奈何以初政而 遽怠乎奏聞

仁壽三年

大正二年

三月

追贈王守仁爲新憲伯謚文成府尚文爲太傅謚武

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瑄爲少保  
昔謚文應今改文介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俊爲太子少保謚端簡  
華大工月蓋諸臣時徐果等以匠役冒職八座而內  
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  
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  
皇明通紀人卷五

足又以内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特犯  
沙汰

三月內官李芳請革上林苑監袁增祗候皇謀從之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謂先帝尊稱獻皇  
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  
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贈爲  
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  
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  
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獨微以待今日臣以爲  
獻皇附太廟干載後不免議若祀專世廟則萬世

不祧矣不葬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  
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正陳以劾高拱充總裁

初上發旌時政令有可更者如卹錄建言諸臣明  
正方士之罪大學士徐階欲請於遺詔中行之高拱  
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移罪諸臣豈無應得者何容  
沒爲市恩遂與滑有隙

五月御史齊康劾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  
甚固通紀人卷五

三月內官李芳請革上林苑監袁增祗候皇謀從之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謂先帝尊稱獻皇  
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  
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贈爲  
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  
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太廟  
而世室之祀並舉之聖慮獨微以待今日臣以爲  
獻皇附太廟干載後不免議若祀專世廟則萬世  
不祧矣不葬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  
修世宗皇帝實錄以張正陳以劾高拱充總裁  
初上發旌時政令有可更者如卹錄建言諸臣明  
正方士之罪大學士徐階欲請於遺詔中行之高拱  
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移罪諸臣豈無應得者何容  
沒爲市恩遂與滑有隙  
五月御史齊康劾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  
甚固通紀人卷五

九卿科道紛然劾拱甚有稱爲大兇惡者寺丞何以尚請劾拱拱因謝病求去上留不許拱堅卧不出乃許馳驛歸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

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忤寬詔復忤原職

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刺時觸

上怒落級外補

傳諭聖駕十二日幸瀋陽高儀以絕幸無名悉開

逆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

從

皇明通紀八卷三十五

朝鮮使者請留觀幸崇許之

八月科臣吳時來薦諱戚繼光空督練邊兵從之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

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血字號太學諸生因

中試不及願遂真試王希烈孫鍾道敗之祭酒呂淵

薦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喧嘩難辨

詔刑部尚書孫植鞠之植謂祭酒辜職即所奏姓名

命同者坐戌各衙門屬風聞一無所問後復編號如

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

鎮外卽虜地邊報東虜上變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見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上乃止

建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御史龐尚鵬劾內閣齊朴無相臣體乞致仕去

提督團營內使徐階等疏圍營起于景泰至嘉靖

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

一教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

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衆將吳昂

黃台吉寇偏頭關上怒命遼東鎮總劉燾王之諫

皇明通紀八卷三十五

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關部與文武臣寮商製虜

以聞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

建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

上疏請誅嚴嵩請保安州爲民萬父子深銜之會楊

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通虜犯大同順妄殺被

誘者具報言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刑夜寬

見多少冤順顧之句順恨之還與總按路楷誣以交

通妖賊竟坐鍊死後嚴氏敗鍊事以遺詔獲卹至是

吏科給事陳瓊追論順使置厥無及邊儲銀七千兩

路指共殺錄錄于裏亦爲父訟免通命速順及措勸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二月都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制會銀高墳至是復國歲加祿米四百石

詔賜侍郎何喬誥文定復曾鏡官傳潮朱廷立俱追奪原職從禮科王治奏也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

再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萬鏊都御史江瀚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郎中謝璉余順悉復其官

皇明通紀 卷三

正一員人承緒失職死詔停正乙其人封號奪其印止以香孫張圖祥爲上清觀提點錄給提點印

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屬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燦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臣調

療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注詹事府

太監李芳議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監三萬斤允之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養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動聖學經筵久輟虛請未

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命允言淡

聖躬者獨中不下事干內廷者稍遲不允甚且田而

養長矣軍機處情呼吸立變而樂至達期臣願不時

進覽曰廣聽納周怡一觸忌諱而請外陸風儀偶違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議諸項緣近

臣專擅官官攻發切齒中偏謬以欺誤陛下得無人

共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親御五

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圖吏戒毋納給事從人部郎

穆文熙星友也悉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綬帥而身

自振激星聞人共署之文熙且言且振以出得不死

皇明通紀 卷三

二月上耕藉田

太祀天地于南郊

張居正張南各疏請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捧持

公正通詩書諸大體者居 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

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從之

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過閣臣于御道西召

謂曰先生良苦朝賀補臣頓首謝曰願 還下勤學

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虛青清願

聽者悚悅

殿試進士賜羅萬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荷合為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皇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時舉等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開羅之德穆木之賢脫簪待

巷之規使聖后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啾遠而暢意者乎上曰待疾愈即還

皇明通紀

卷三

九

宮無多言

科臣張齊劾徐階上曰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為飲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兩楊博等復疏劾齊致仕

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慎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論戍監候追

駁發遣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一振紀綱三重節令四聚名寔五固邦本六飾武備疏入上

嘉其忠懇命部院勸諭以聞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繼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

上疏抗論財用調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抗進令齋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齋上忌者毒毆其吏匍

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

降着開任去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

皇明通紀

卷三

十

之上命縱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慎言刑

人于市與眾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

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無難第

錮之

十二月廢逐王已巳隆慶三年正月御史鄧承勅履尚賜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

尚書楊博議覆言尚賜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為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強仕迄今餘商十年

三書用

三書用

三書用

三書用

歷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備錄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實家今以題履小議舉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平公議乞留之不隸

總理練兵都督威權光疏論敵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未謂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勝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險隘林薄蒼鬱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千車戰虜入近邊利千騎戰虜在邊外利千步戰三者逐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

星明通記 卷三十三 陸康 十一

之邊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順陛下更子臣浙兵戰守三千為鏡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營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瓖而獨任繼光上是之

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二齡來說

二月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係奉九制一曰致戒懼二曰端遊幸三曰戒嗜好四曰發給首五曰習奏事六曰嚴票旨七曰慎傳奉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

三書用

駙馬鄭景和卒

三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進營山修理宮苑在關龍鳳秋秋祭修造監極王益之費使軍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校尉楊傑大學士李春芳等或九卿各疏救不報

淮陽徐大水奏開勸借買錢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制既屬四議冒費五議恤婚嫁下總辦

星明通記 卷三十三 陸康 十一

大學士殷士儋曰伏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以通上下之情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防求臧否素定而不敷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籌畫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舉用非奏議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官心任事與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纖細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補更面賜商略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即復議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  
總理河南新大立上五惠十二閭上以兩留覽下  
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察將劉寶于獄二將失  
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  
贖張商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有何功能可議用  
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  
俸二月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皇明通紀八 卷三十三 隆慶 一三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十二月起大學士高拱入閣兼掌吏部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乞骸骨歸諫條六事以補衰闕一日僉  
權用二日酌久任三日懲賍吏四日廣用人五日檢  
民兵六日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  
夫康如例

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今皇  
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先帝勵  
親之政而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

高拱請需才以特邊關之用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  
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  
務或徵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  
子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  
夕至又不費于那移如此而猶稱之乏用必不然忠奏  
入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禁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  
李芳等詔釋履淳爲民芳等克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疎因劾崔敏等故傳  
買金瑤科擾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

皇明通紀八 卷三十三 隆慶 一四

鄭履淳傳其妻閨人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譴曰此孤  
妻挾其妻閨人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譴曰此孤  
堅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僉答即急

之爾而爲市論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道以  
慰其厭憤之愛而制其命其希急則我因而撫納如  
賈賈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白  
古勢不能盡有其家然後以居者答嚴我置塞外其  
與黃台吉攜則兩利而存之弗携則以師助之外  
以博與誠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譴然以爲不  
可僅酋婦悉我我其孫日夜沸騰僉首亦悔且危乃

以類聚而推十萬里歷年古因論以存郵恩而要其轉振示信首婦感且假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寧有世世履屬無武奚有于叛人遂計盟通貢市而南房亦食漢財物順市于是僉各款塞綽叛人獻關下詠之封僉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辦受封比屬國而僉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與僉答會盟上各諸節帥務以餌中之僉其欲于是利漢財從僉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漢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何

皇明通紀

卷十三 隆慶

七

六月掌吏部大舉士簡世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製勝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典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選諳非選諳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放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低弘可當大用即驅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

事者輕則罷職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款之干先又嚴降爵之條以繩之干後康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賈三近日近年州縣長吏李慕甲科而輕視事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難在舉人則為易始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難在舉人則為易始息同一嚴最使吳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庸懦貪婪難為棟樑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皇明通紀

卷十三 隆慶

七

七月勅諭中納庫放領衣者皆陞炳結納世養播惡惡善宜逐貶兩尸處治其子釋姪結納其家得旨姑罰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為民資產如數籍入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籍戶科給事中李己內犯張慶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恩等察獄如故給法司意見等有內發欽借以脫已及已獨乘乘始會後兩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辛未 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朝見禮不惟臣等獲過瞻仰之私而真宮



亦可開習禮義養成儲德。上許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忬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  
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擧選等官。其官甚  
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  
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  
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股正茂。總兵官  
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上

仍月給恩祿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  
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尊駕親痛。聖容微  
減于前矣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  
微陽初生。正宜溫養。靜願于宮中。澄心靜慮。選御  
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  
漢訓。帝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孫以維持此心。自  
然欲慕氣清神凝。體同宗社生靈之幸也。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上疾有瘳。

二月。皇太子出閣讀書。

四月浙江黑龍。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  
輪。目光掣電。水雹隨之。

高儀兼大學士人。閣。

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隆慶

六

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  
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

東宮。勿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  
國皇圖。撰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  
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  
哭。大慟不止。兩宮亦失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  
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  
元年。

上太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德肅然寬仁顯文光武  
粹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一日內使傳旨至開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  
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諫程文駿遵等  
六人勅焉保必欲出之保故投其奏保開臣張居正  
視陵地歸庚午有旨召成國公內國六部至會極  
門拱以爲且逐保也中使以旨授成國宣讀之乃  
責拱專擅無人臣禮意欲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令  
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踰險  
驅車出都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高宗

詔首輔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州孔  
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  
皇太后

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幸  
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憂務惟在  
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  
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銀幣居正上  
疏謝曰竊惟召見輔臣乃祖宗朝盛舉先帝  
臨御六年淵謨懿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蒙賜

允我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卽慨然發自  
衷修明實典仍望皇上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  
遠奸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家熙悠久之治  
天下幸甚

居正既得國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其  
爲政大約尊主權謀利實嘗言高帝真得聖之威  
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  
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  
於上丙子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高宗

其家爲門者所執上召內使三十以百金遺妃  
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  
寒暑小故廢罷兼請酌定朝講日期諭曰朕方在  
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寒未安今後除大禮大  
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以召大臣諮問外  
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  
衆只御文章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  
之日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卽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太  
詳之後還照常行禮

閣臣張居正請正制誥之體疏曰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以資破爲榮不必詳其開歷此制體也近來詞誥誇後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爲誦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諒其君猶謂之侈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奉 聖旨覽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隆慶 二十一

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然國公沐朝弼有罪遽賜衣幣遠至京師延勸

之楠皆備至張居正奏請念其先世歎歎乞寬其罪

得減次安置南京

大錄馮保掌司禮監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三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四

太學臣江旭奇訂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御史鍾繼英上疏劾倖半年尋降謫時正月十  
九日早。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  
走章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  
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居正。隨票。有者東膠  
鞠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大臣既下獄。  
隨有一幸儒者。與朝夕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  
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閩老高拱所來。欲陷行刺  
五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上幾云：「卿雖被與驛，已集高之門矣。」更部移牒，尚  
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  
似乎不可。」居正心不憚，太僕卿李幼滋者，荆人也，方  
病注門籍，強起詣居正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卽  
令追覓主使之，人今稱主使者，卽是高老驕，恐爲代  
惡者將歸於公，何以自解？」居正備說以對，刑科與給  
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疏候五日，  
不得上。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不明言居正  
不敢革弊之乃罪。」言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職。時  
令錦衣朱希聲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累

趙東平

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薛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言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冠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處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嚴衙問事必先加刑千足第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楊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事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章等懼事漬遂罷職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獄已中法詎不能言遠虞斬訖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  
皇明通紀卷之六  
卷之六  
二

惠州山澤荒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當  
故伍端貴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人  
望之如同蛇胃類至穆宗時監一潰額元爵益爲  
巢穴而曾廷鳳江漢王果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  
有堅巢爲寇寨所從來遠矣時督撫嚴正茂以嶺東  
故多盜往康嘗專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署取所獲  
一二以奉規虛往虛返卽名殺賊耳恐不大舉將爲  
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閩浙不可怕詎阮稱  
霸撫而猶撫思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解散  
已列爲編氓着不得言撫于是大督文武將吏建檄

其巢俘斬盡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詣走  
匿墮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提調賈賜有差  
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官出就座。  
居正以待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帳。恭膝容  
議。上有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  
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  
御膳。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  
適隆冬進講。以還一片鋪於地。恐居正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宮杖  
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為無家法也。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二年  
甲戌 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滇戎也。自漢道唐蒙通  
巴笮。開犍為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備能討平  
之。然亦弗靖。有九絲凌霄等。素皆天險。焚入屯聚。其  
中出沒為寇。歷時蜀守臣告急。急居正請於上。  
以曾省吾往討之。曾有備。恐微兵。積餉為坐困之形。  
而募外士從間道搗其廬。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總  
兵劉顯者。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  
當并聞事。遂治之。于是顯竟奮不顧身。受曾方畧。以  
平蠻自効。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

俘賊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儒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  
學問必溫故而知新。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  
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嘗聞  
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刪定。編定  
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雖章句淺  
近之言。然亦行遠升高一助。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  
讀學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鑄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  
身有差。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二年  
甲戌 萬曆二年

上命吏部都察院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  
門。面加獎賞。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連閣臣等進獻。上以  
獻。聖母太后甚為嘉悅。中使馮保謂輔臣曰。主  
上冲年。不可以異物獻其好。上尋以白燕送出。  
穆宗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荅已得封。而獨已土  
蠻連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蹇。詆言脩貢事。屢年入寇。  
時張居正當國。令大築平賊。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

上諭  
正  
嘉慶  
二十  
五年

事者甚備房入犯報大創去至是經建州屬夷完  
清河逆首王果誘殺我神將張承烈等督府張學賢  
與總兵李成梁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  
奇獲牛羊無算捷聞諭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  
綸奏上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  
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名上命設於文華殿後  
省覽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乙亥歲曆三年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王

世宗  
憲  
皇帝

武清伯李鶴齋自是墳塋工部尚書郭寶題擬指  
銀二萬兩上嫌其薄刑臣張居正等曰孝在無違  
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義之以義責戚之家  
不思不實不知節官而勸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  
非所以厚之也喻准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  
方正宜勿遣上報可  
輔臣張居正奏論邊事總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  
等報稱建賊二十餘萬竊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家前  
兵請糧悉於屋火至於上屋盡虛面諭臣等此時

世宗  
憲  
皇帝

臣等已歸而奏事非廢騎在退之時料無大事  
請寬聖懷今據前鎮總兵官戚繼光稱前哨久  
已解散時下正議舉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  
虜有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  
東所報皆屬夷誑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  
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  
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  
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提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  
借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  
此舉指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後常以處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王

聲恐我使表驚轉賊於舟舟火之懈弛不備然後卒  
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  
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  
遇臣失事必歸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  
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  
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  
勝今一聞奏報遂有舉兵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  
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豈該部以通履公  
積謂足以下本兵之事耶臣等謹言 時論該部諸  
以虜情虛實之無使之知者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

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講經臣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上賜輔臣居止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密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保衡華法道古爲世名

寶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

郊禮新舊圖考疏曰舊禮

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然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七

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夫禮

因時制宜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

者十年矣而竟定於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

順故舉以康首人之始也下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

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其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

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霜露之下夏至盛

暑而駢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

其斯爲長矣故世宗雖分圖方之祀而中世以後

新舊禮考  
卷五 萬曆

竟不親行雖舉奉大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於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望廢而難行矣况後世乎

臣竊謂宜遵高皇帝之定制事循列聖之攸行

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斯於特義允

協於人情爲順

十一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譏

居正

是年王梟復科虜盜邊東夷長王台與子虎兒罕統

送燒上糧車傳致獻俘詔傑果加台龍虎將軍映

丙子萬曆四年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八

正月六日上御文華殿開講上謂居正曰應禎

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于廷杖先生何不肯居正曰無

知小人在梓妄言或有餘辜但朝廷特言官當存體

面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不要避怨居正曰

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科道

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上曰朕中言應禎有

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視之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

正又申解一二語上乃雲頰

御史劉臺劾奏居正專擅福引張四維周張瀚爲

植黨居正甚怒見上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

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與順悅  
下耶則其國壩公事上耶無以逃尊極之譏伏地不  
肯起上爲下御座手掖之上亦怒甚詔下臺  
蘇廷杖之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還  
里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七月時歲北不登又多水旱

上數下詔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動督賦益急閭  
閻愁嘆盜賊竊發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九

中官有司加意牧養

十月山東撫臣秦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遷  
去任又權吏卒金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盜何

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娶太平須足  
官不要錢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

惟自恃進士故敢放縱皇上用人惟當攷其功能  
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

貪贓壞法即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曰善

時太倉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美金而民間復  
苦輸粟終歲動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

嚴賜民賑拆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其兩利之道  
上從之

司禮監太監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時以貴倖使酒  
浸市人適遇張居正班隸姚曠者勸之邪寧手殿姚

曠即梓其衣張同赴朝房白居正居正即致一帖  
與馮保言其侄使酒失儀宜加戒備馮保扶其侄四

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真人之號還其金印  
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

士中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脩曹朝等及第出身  
有差時居正子嗣脩名在二甲第一上啓姓名板

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也

上在講筵論極色物如也讀作肯字居正忽從旁  
屬聲曰當作物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說者

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

司禮馮保親抑中貴母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即出  
使備極卑事幸免禍爾餘是內侍皆然上初即位  
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小內侍侍



上戲者保骨險罪之故官中皆憚保卽 上有所責  
罰非出保口毋敢行者 上稍長積不前平左右親  
輒稍短保於 上前 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權之  
五月詔修 慈慶 慈寧二宮首輔張居正上言兩  
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  
請舉廢今羣臣實有頌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舍以木  
六月廣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  
距驚江急峽飛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獠窟穴其  
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闢其藩者 國初甫能定之其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十一  
後馬恭襄撫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溺平  
至 世宗廟諸猶召陽春山民耕而與浪賊黃德祥  
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  
撲滅前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  
時議者不能決獨首輔張居正推舉大司馬凌雲翼  
請賜 聖書屬凌雲翼計賊許當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  
瀕行居正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北  
三八寨南徭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  
至乃節暑十道師統三十萬人道並進克木夷山摧  
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

數百里置郡縣提闢 上賜賚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若於明年三月內  
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  
刑張居正覆奏曰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  
犯該處罪有決不特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  
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  
年 世宗皇帝以舊歷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然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十二  
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審慮之典也夫春  
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  
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  
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  
皆奉天意以行事若素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  
則刑賞失中修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  
矣臣等遲日詳聞法司所開重犯之情有殺祖父母  
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  
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圖毆逞兇登時打  
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

所痛惡覆轍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  
釋之其無乃達上天之意乎且積勞不歸焉禾不茂  
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仍見犯罪者身被誅  
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  
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  
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氛疫之變下或招致凶  
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  
而已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議皆  
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令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  
理不過遲延月日監禁牢獄耳然與其貽誤牢獄而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三

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  
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  
又虧 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若 聖心不忍茲  
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數  
十人俟姑牢監候候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  
舉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允仍命照列行刑 上又傳 聖母意被停刑曰  
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奏曰佛氏所解地獄乃山  
銅樹剉燒春磨其慘更甚于行刑 上大笑諭止勿

皇明通紀

九月癸居正父訃音至 上手諭宜慰仍遣官賜賻  
銀五百兩絳綳十表裡所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  
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  
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上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  
居正子嗣修驛驛歸管葬事完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屢疏守制不允乃上疏乞暫還 諭旨辭俸在  
官守制并請預 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大內火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四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段主事沈  
思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府張居正丁憂奪  
情吉服供事縱修吳中行疏言元輔張居正乞歸守  
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懇勉  
特至此卽 帝主念茲釋茲之虛心奚尚焉但事有  
輕有重時有常有變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  
觀聽攸關正宜張義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  
安者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  
餘矣則子之歸壯至強歸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  
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照彼此未離而今長逝于數千

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解其苦第一  
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棄經之容粹  
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  
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計  
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家國令甲丁  
守制二十七個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區喪有律  
并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  
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  
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議之非祖宗之法也所望以  
恤其私情全其大節者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  
臣聞通紀 卷五 萬曆 十九

而察其求賢之心亦願皇上擇而用之何如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  
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心術之端邪之非  
以稽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各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  
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  
輔臣卽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  
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愛勞萃  
輔臣之一身使其垂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上疏皆言其忘親貪  
位居正大怒時禮部尚書馬自強曲爲解居正晚而  
以一手撫棺曰公健我公健我堂院工錫得徑造夜  
次爲之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  
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密  
刃作刺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  
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輟出園門  
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日  
乘班者何下生誤美英者何蘭生氣道之琢之永成  
是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微不惜  
精心宰辭首貴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  
孝復加錄錄且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爲更幸楚

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惟其學人入其而跪上越二日受秋請戊貴州都勾

御史曾士楚吏科陳三謨名上監請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素服入閣請事

久病貽書馬自強云師相

各自強嘆曰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

戊寅萬曆六年

正月禮官諸舉大婚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

名使戶科給事李涑疏言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

事請乞度命不允

明通紀卷三十五

上力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主敘

錄有加

上行冠禮

三月太婚禮成上兩宮聖母徽號仁聖皇太

后加懿安慈聖皇太后加昭文

張居正情假歸葬允之

湖廣巡撫陳瓚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出麻見於

袖而戴之加綬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

哭前致謝率侍居正母生母指旁和役小閣謂瑞曰

幸一番聆之瑞即起揖問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

重瑞耳見者掩口

居正所歸藩臬守巡持廷糸磨鉢不長跪者真定守

錄普創為步輿以相居正既畢葬守巡前居正慰標

居正欣然收服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幣勞

賞

馬士強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東閣大學士

遼東報捷斬敵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等陞賞

有差

五月張居正奉旨還朝召見於文華殿西室

上問若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遊事何如居正

明通紀卷三十五

是劉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室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肅宗皇帝時公

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

急抑損或自相乖亂不可為訓閣臣擬居正張四維

申時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

釋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

讀勅禮官集羣臣議者為憲令昭示諸侯王諸侯

王既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困民

財足稱不刊矣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嗣勳致仕

已卯歲曆七年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決崇禎  
呂崔冲龍崗周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絕  
則成決高家壩或決資湖或決入淺淮楊諸利惡為  
巨浸及其大決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甯諸水直又  
逼泗洲其患且憂在陵寢上以問輔臣張居正  
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上乃  
降璽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  
以便宜於任責成出帑藏及指所折科清粟八十餘  
萬金不問出入於是常事者日依焦勞於治年而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九

成至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蛇蟠  
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其勢既不能及陵  
寢又高家壩既塞淮不能奔黃浦皆壅遏清口會黃  
河無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  
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于輪轉入大司慶矣  
烏思藏僧銀兩堅錯求進貢堅錯者即喇化王答剌  
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為所尊  
禮

詔更定時享祀文

四月詔停錢糧上方以賞資缺資命主計鑄  
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以為不便關臣力請停鑄  
上命罷之

蘇松大水  
蘇松大水

蘇松大水  
蘇松大水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  
暇請酌減織造段疋上諭准減半織造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帶徵者  
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  
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  
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  
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九

十

有司規避累年積逋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  
為完舊欠實則新賦也今歲之所減卽為明年之  
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  
無已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胥吏愚  
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  
欺騙適足增賠墊之徵甚至不才官吏兩獲取便漁  
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凌其膏血以寔奸  
貪之囊橐孰若施賑濟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  
上之仁哉臣等愚見今無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通  
項悉行蠲免上允行之

時有戚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家俾僕三人呼  
呼冤莫之省已而殺人有言怒其率意議  
刑無辜受戮遂請爲民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  
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治  
高寶河堤積勞延干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清在  
寶應築土石二堤支工銀四萬餘兩錫鉢磨美上下  
皆不得欺媚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  
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危矣尋復魁拔入城凡  
二日氣絕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

庚辰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  
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廷謨等及第出  
身有差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  
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金事居正附太傅從  
之  
行耕藉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脩會典

十一月 詔慶民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  
飛說曰影射曰養說曰掛虛曰過額曰受獻久久相  
沿以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應  
其可如何始受其害矣其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  
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而天下盡受其  
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  
得不請減額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與次  
輔張四維中時行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

有捷法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凡莊田屯田民  
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  
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徇困豪民不能併兼而  
天下吏民皆與幸有田以爲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敷陳 讀烈以神 聖學  
疏曰頃奉 聖諭實臣等以盡心輔導竊以爲遠稽  
古訓不若追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  
臣等謹屬儒臣時 累朝 寶訓分類編摩曰制業  
報業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等事總計四十四  
款雖管窺蠡測之見求究高深而脩德政治之方亦

已略備矣伏願 皇上睿神聰覽電能力行則 聖  
德愈進於高明而臣等區區之忠亦少效萬一矣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靈陽竟莫已復入犯永莫保  
我師卻敵追奔出虜寨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厓得級  
七百五十四捷開會 上春祀併敘紅土城功督臣  
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加格  
字已 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  
章或令侍 上清議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宍故  
事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二二三

三月災兒爲右都御史總督劉遠初兒爲高拱所厚  
有問於居正者謂當去之居正曰兒去誰可代耶已  
而以功擢總督在宣大十一年人爲侍郎適遠左殺  
將之報至居正問兒曰速不亥在禍未歟也居正  
曰奈何兒曰在餉易轉耳居正領之亡何劉遠總督  
缺居正趨王國光速定國光列數堪任者居正稱首  
曰不有吳兌耶國光以語兌兌曰老臣大馬勞苦邊  
陲日久何苦復出之國光以復居正居正曰兌有宿  
願未酬豈忘之乎兌曰必欲用兌非加尚書銜不可  
居正曰當爲擠進不妄之實可也竟以右都出

萬曆九年

四月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  
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  
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  
食餘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  
少熟即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當  
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 上俞允

上躬行大閱

首輔張居正請存問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以彰優

禮晉領盛典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二四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五

太學江旭奇訂

壬午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遣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率教視浙師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乃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者餉資至廉官廉不費後稍爲裁縮猶月一金時承平久富四者以桑孔爲急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折錢半之適富錢法不行兵無所得食固相率爲言撫臣吳善言不習兵弗聽令于錢自如乃洵洵爲惡語兵有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一

二點魁曰馬文英楊廷用者遂捕其黨謀開入幕府吳匪他至跡得之遂擁而至營寨辱之兩臺亟爲請命稍稍解然資與自書脫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明日二點魁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曰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隸外待矣請司訓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事聞廟議以張佳胤視浙師許便宜行事吳朝遣星使謝張既拜命即促裝朝發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變邇來文網漸密日相厲以束縛弗堪而城中諸櫓各設役夫看守舊例諸土著戶捐錢粟

辦手充之至是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彘有力以免而游手驕犬募亦絕上虞人丁仕卿素舞文與市僧相結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遂忿然作亂郡中兵賴子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鄉兵曾免應役者因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佳胤方赴嘉禾而警至曰速驅之尚可避因二也促者皆備恐無入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兵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櫓揭長竿裂所掠祖衣幟之哀白办而向官司可二千餘張乃從設率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二

母反反則天子修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爲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此而聚有力者獨不受役詎監司府縣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勝散而氣益張乘夜後大掠諸巨室且憤火光燭天其黨與巷哭聲連旦張乘燭坐堂卓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髮之刺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戮因自計曰適可使也烏合可刈也遂命游擊徐景星偁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義夫驍汝成而不使汝一



飽女卑無快快也。今者使汝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于亂。成矣。快無他。勞不可以。汝曹。倒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汝功。衆踴躍。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謝必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母與而名者。汝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賈有賞也。卽不幸。死矣。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乎。二黠。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大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燒又敗之。積家室又敗。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三

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宗。橋遂擒捕丁仕卿等百五十餘人。要諸司同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梟之。轅門餘悉放歸。合於是諸公賴子皆潛匿。解散不敢復吐氣矣。張因念此得卒。猶未置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樹于。營曰。還而酬不以錢。累者也。咸帖然服。又曰。二黠。素始鼓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成。嚴汝曹。誅始于我。指給給妻子。貴家欲贖。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黠。

也。而又責我。張既已廉得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養謙。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等至臺詰之曰。汝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擒馬文英楊廷用至。曰。汝故自新。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膳食而驕于衆。又育其資。既免而不及。棄夫復何言。又斬之。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汝。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國吏民懼。呼。浙自是無警矣。張疏。上聞。上大悅。遣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趙遷都。其監司顧養謙而下。還齊有差。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四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三日其出五車口。桂星以。南時首驅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聞。上大震悼。兩宮聖母及。肅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諡文忠。子一子尚寶司丞。遵官。諭祭治葬。如例。復。詔太僕官護其喪歸。

秋七月三吳大水

陝西旱

上初重江陵。御札不名。以從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奉臣諫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陵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得新。

政張肅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張置  
遂無所不至矣江陵雷國家人子游七號楚漢翰林  
一大條爲記贈之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姚九卿給  
事御史投刺入至四五徽侯綬帥延飲必上座後事  
敗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  
拾矣

神廟宮中自號禹裔故已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  
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至江陵疾有疾高者妄傳江  
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粹擊謂江  
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

皇明通紀 卷五 高啓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詔赦天下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飢殍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  
坑三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俄歿頭插  
草標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縊歿  
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以將渾身衣服賣盡只  
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歿官差  
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  
滿坑臭穢轉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  
言我夫已歿我何處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歿  
是年王果既諫其子阿台叛投暹加奴仰加奴勾比

卷六

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  
十月禮部尙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

莊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儀等三百

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儀劉應秋等及第出

身有差

是科選庶吉士史學麟等二十八人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肅

陝西地震

六月浙江巡撫張佳胤奏請懲減織造以寬民力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而太倉銀庫歲人  
甚少戶部疏請以蠶之有餘補銀之不足爲一時權  
宜之計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

關臣申時行等因議折三分之一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

十二月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偉建言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慈寧宮火

李植等

御史李植等馮保十二罪先是太監張誠見惡於馮

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誠密請保所為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密橫狀聞李植因而論之上遂執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亦疏論保罪狀因請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

皇明通紀卷五

七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海河李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成梁用火攻亂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寨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是役得級二千二百秦捷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

是歲還加奴仰加奴乘水堅復糾虜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賞勅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死期命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

因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圍聽撫則張繼為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今公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衝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諸門頗懷忿目白虎赤斬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橫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還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還加奴子元孫李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殲焉共得級三百一十一本成梁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賜爵有差自是海因警服

甲申萬曆十二年

皇明通紀卷五

八

四月御史羊可立道論張居正罪惡詔奪其官及謫還訓都御史丘樞中貴張誠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二千兩白金十萬兩長子敬修不勝恥自誣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策傳作舟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敬修自絕於家人從僕者十餘人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氣銳莫可解閣臣厭之惟陸光祖正言推抑一時引重初光祖為小卿以事候居正于朝房諸大僚候者無不屏息立語光祖獨坐居正不喜又調護劉臺傳應祖甚力因收折事與居正力辨居正大意光祖正色曰相

公奈何。陳延拒人徵及居正敗無附和時局語人皆  
服其特操。

五月、錦王出府成婚已逾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言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聚憤已平矣、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

食之供給不同、子孫之戚、相繼懇乞 聖慈保全

餘孽、帝憫之、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

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意

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刑部主事董承冰阻內操請邊方

六月、御史沈時敘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

國國因上疏乞休、上溫旨慰留

樂平知縣周祚以給貨救變軍士、詔逮之、閣臣救免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定從祀學宮、與儒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順義王黃台吉、疾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

各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效兵馬雄

諸部、癸未年、以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效

而俺答用事、臣怡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收比效

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光是

三娘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

子、俺酋必煩于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欲之、將

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沈老酋何用

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

胡婦耳、於是娘子通利害、乃歸之、及黃酋死、扯酋當

嗣、洛又論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娶則封

不誣、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妻、乃以十月入

三娘子帳中合婚

是年、祖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綬請停止燒造磁器、特賜停減

時民間苦旱、上焦勞、疾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

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聖母、還御新宮、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騎追至、經案甚夥、事

多不核、舒化為刑部尚書、奏官主術貴、因不肯、為若

好以已爲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備罪 上領之

露王府卒爲兵馬史目鞭笞王奏之 上怒遣史目詔獄掠衣繩其捕卒七人代奏曰史目雖微亦命官也今歸府卒以難過矣奈何波七人盡歟乎得旨釋之

封拙力克爲順義王哈屯比妓爲忠順夫人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遂起南京右僉都御史五月抵京乃置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

皇明通紀 卷五

土

下拂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皆弊未易爲未知能如願否耳至日親者校道路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甚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冀望于部閣大臣及歸本于君身表南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淡談三遷皆特簡也南京爲華聖地官號吏隱右都總長御史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重歲月且遷北矣瑞以爲御史職糾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束東諸御史皆嚴

海瑞

海瑞

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卽論一人至逮訊嚴職又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何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展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皇明通紀

卷五

土

房察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狠藉吳人號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官賦以志恨竇故知瑞嫉食不少借疑將發摘者逆爲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奏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極其誣詆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賈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察貪污狼籍私橐巨萬數者欲吐瀉同臭穢聞海瑞之

風空塊然無地矣乃張面目而反嚙之且天下爲害甚易爲瑞甚難寶享食養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陛下幸察後哀大敗罷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輔

丙戌 萬曆十四年

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刑部主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一生子即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羣疑定上怒降如法邊職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竊惟同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三

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皇上受天眷命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益斯方與未艾正各定分安在于並伏望皇上

深惟國家大計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

輔臣申時行再乞宸斷冊立東宮

科臣姜應麟沈璟請冊立皇太子上怒降處有差科道臣各疏申狀

上諭閣臣去朕覽科道收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

之降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切廢長故先掃席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者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克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策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國檄州人音楚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十四

上不憚置二甲第一而授進士故末卷舒弘志爲第三弘志巡撫應龍子年少策奇麗而謬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恤而不取顯置之於前列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上神明且得人也

遷應吉士李啓英等二十二人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屢經四塞伏蒙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今請得而略蔽之一曰催科急道之害夫賦稅有定額催科安可已也數年以來求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叅惟圖避免生

息休養之無術而輟皆捶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  
竊以爲宜令司計之臣積寬文法分別重輕酌量經  
急庶幾催科有撫字而民受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  
害夫國費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擔力任百斤者不  
能任一石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有用  
不足而增者方今財誦民窮惟正之供尙不能繼額  
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爲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  
因事而增者事已卽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卽罷之  
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刑獄繁  
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辯曲直理在伸冤已耳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上

近來問刑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詞而  
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瘦  
灰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有司受詞問罪各  
務公平無以贓罰積聚爲詞因而假錄科罰如此而  
民命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  
聚而衣食之欲無饑寒不可得也况今十人作之一  
人用之作者愈衆用者愈賤欲無匱乏其將能乎宜  
令大小臣工悉尙簡約尤望皇上以身率先克儉  
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加量減江西  
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德意必

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

可枚舉伏惟 聖明裁察

畿內大饑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邊見聞臣請急安撫流移禁  
嚴接濟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

祀賂賈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蓋蘇紫溪濬以督學批  
行而胡元瑞請之也

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

孟麥飯下同齊民于諒不忍且 文皇帝嘗命以天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上

不祀于德意未稱宜 詔禮官定議或祠食懿文太

子之側

丁亥 萬曆十五年

正月申時行等請禁邊疆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  
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  
事幸有縣賊一人出首當卽擒拿首惡六七名其餘  
隨發隨捕未至猖厥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  
但今年歲能數人民流離飢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  
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爲然前 勅自申嚴保

甲兵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饑民無窮即如山西饑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饑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朝廷焉得入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訪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過糴之令講求平糴之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七

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河海思亂也  
癸丑詔傳午朝百官跪殿趨朝禮部鴻臚寺俱罷休  
關臣申時行等奏請並奉 建儲 封王吉典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先是李材為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督兵以為與撫督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將署為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梅林王所鼓衆譟亂毀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澤州人王鳴鶴以

新選守備至調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鶴具廷恭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隨諸李勸各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舉曲捕材不從鳴鶴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還部膝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為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位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參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大

士爭入求辨門者謂之違大誥譟丁走匿破壁中鳴鶴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譟為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逼鳴鶴匿丁於參將室中夜亂兵圍參將第聲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參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直送丁剛使下船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逼翌日請李材於關撫之事實慈未罷鳴鶴以他事呼梅林王所等十八人入城縛之以肅亂衆帖息  
十二月關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  
是年那林李羅引西虜仇怨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



案我兵往援國解

是歲南京都御史海瑞病作屢疏乞歸上肯不允

竟卒于官俞都御史聞人王用汲入視焉悼歎有

宋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

醉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

衣冠獨櫛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泣動天簞食

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

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歸

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零落靈前有菜羹

說與傷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少

皇明通紀八

卷五

萬曆

九

係加祭二壇賜謚忠介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六

太學臣江旭奇訂

戊子 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惡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

三月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寔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屠三漢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擄入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守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徐希明暨楚撫約南操江令兵勒之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州判陳策焚之旬餘獲其尸身中三鎗面色如生

四月 直隸江浙大饑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人船餘縣數百人搶民閭閻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衛官圍擄倉官細射慈縣縣生童二三百人擄入士夫之家迫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因下弛平糴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民困 嚴嚴雲南冒功之宜先是雲南巡按蘇珩上言破緬

之役皆蠻莫思願諸酋功兵備李林以旱曩頂請援糧兵一千未至中道聞夷罷兵會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緬上功幕府妄稱萬數書奏 詔逮材等巡撫劉世曾自劾不能簡發及科道嚴實命降世曾爲民材與游擊劉天偉俱以詐冒坐棄市罪下獄聞臣論救不允

國六月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補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惺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張毓璽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內閣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真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督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

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思之  
男試則嘗試疑則當疑乃臣之懷衷表首者堂堂  
清朝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  
一向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  
臣社稷之衛卽今我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  
高科應士當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  
讀書應舉之途伏惟 皇上越此覆試未行之日先  
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  
典始公臣男之或黜或留必無愧色也

皇明通紀

卷五

三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  
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  
俱通都准會試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阿從失職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疏曰昨見御史  
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卽出閣自陳待罪  
此非矯飾蓋具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  
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則 聖德有光今日元輔時  
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  
臣不勝感懼已具揭陳放外竊自念臣之進用原以

先年張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  
出頭諫議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  
夫 皇上本以件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卽以處居正  
之事處臣臣今日卽歿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  
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 旨召用  
已丑 萬曆十七年

皇明通紀

卷五

四

往敗劾汝國據崇崇山後文州縣撫臣周繼以開  
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夢勳將三百人最後至  
八爲賊所敗幾殲賊置之而去其局哀國臣誓衆  
前遂大敗之奪其若汝國受服道金堂寺生得之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干獄時王錫爵子  
以真才居解首高後等疑之形干章奏已經多官覆  
試衛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奸疏奏 天威嚴  
重諸大臣合疏救之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詹事府吏  
部侍郎王家屏克主試官取陶堯齡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延試鄉進士熊垓吳道南周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等二十二人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視朝建儲

十二月禮官請舉祫祭上以玉體未安遣官奉

大理評事雒于仁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思宋

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遂撫貴州都

御史葉應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聯播士大夫率謂

皇明通紀八

卷三十六

五

播磨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

赴川黃軍門調有微勲剪除未爲長策以故獨撫按

並主撫而黔主勳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

蜀不起黔

是年慈寧縣有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而

高有一尺血腥澀到船上船即出血澀到人足足亦

出血約半時方止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兩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

州人也封神應王是歲上玉體違和慈寧皇太

后降之立壽康軍爲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

能醫者附蜀

熊垓上養王面說郭明龍不平以爲當東爲之

孫一謙溫麻人爲南都司獄官能不以獄爲利于因

甚有恩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

給又軟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四初入

獄獄卒孽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

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制一秤秤

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

時時見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饒

者子囚飯之半囚得不炊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

皇明通紀八

卷三十六

六

曹即視獄因有苦故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不

食我是時兵部侍郎王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

臣久之刑部尙書橋李陸光祖侍郎琅邪王世貞皆

加歎異獄爲之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

矣王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

欲低帽有苦處方畝地補不能作數行喻蓋紀定也

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還轉非其趙作文慰勉

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船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

爲某地主者與之應妻于賦之不數日遂卒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烟反高先入貢且以斬髮夷

克五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離長諸葛  
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舉失並從征阿台爲勦擒奴  
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離視之後稍饒食張  
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藏叛  
夷總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舉崇禎與南關坪心  
固已騰踊張矣

庚寅 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

四臣于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叩首問安畢

皇明通紀 卷之七

上以鍾于仁疏手授時行 天語諄諄辨析其妄誤

時行等懇請寬宥將于仁原疏留中以昭 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固進云近來

皇上朝講補疎外延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

臣等亦不敢鼓譟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閒或二三

大或三四次開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

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展痛脚

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

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

人  
事  
正  
在  
今  
日  
上  
前  
所  
陳

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  
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 皇  
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寧問  
成人雖有磨砢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  
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  
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  
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  
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時長公  
司禮內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千亦至但不

皇明通紀 卷之八

能離乳保連役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

在榻右上手携之 皇三子俯立一乳母擁其後

時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仰見 皇上昌數之仁齊天之福 上悅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

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見

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

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矣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

成器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三月，許事難于仁，告病特旨着爲民。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

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

後常抄掠諸番，不能支悅，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

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驁，據莽

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

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奎卽單騎赴之，不介而

馳，虜人初來，皆輕自白，奎輒拔刀所之，虜大譟射，奎

創甚，還營，外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虜不勝，虜遂入

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

呈明通紀。卷五 前督 九

以戊戌尙書鄭洛爲七邊總略使，切責屬義，起之東

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費，送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申時行等，于皇極門內

暖閣，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侵犯，時行等以虜

欲搶番，聲言內犯。上曰：番人也是我之赤子，督撫

官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範，到虜

過河纔奏，可見邊備廢弛。皇祖時都全重處矣。

上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視率制，時但有功，然

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卽推與將

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職職定川武官。上曰：

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談將兵立功，時行對以將材難

前日有御史薦二人，其一原是中材，其一又老矣。

上曰：趙充國亦是老將，卿爲朕股肱，用心分理，廢弛

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

萬。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心驕，

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

八月，次輔王錫爵奏陳安撫定計，疏曰：方今文武內

外之事，與古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

事則不懼，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史恬卒玩甲

敵戈朽，晏然無復守職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

鑼內警，則堪。朝震怖惶，受止辦，駭駭迫尤，首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今則

不然，武官在費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險中，

觀圖爭欲出塞之功，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

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

彼此支吾爲熟套，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犯邊一事

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相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

不戰，皆逃費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三反者，乃

安危得失之大機，惟皇上留意。

九月，詔停刑。

易州人周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好民竊取爭鬪請立官開採聞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恭待疏致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將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耶激耳豈有謹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干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脂者盡此輩心懷無失志欲來榮不思君上之

明通紀 卷五

上

疾但慮身家之望固于此時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道志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絕序定立之理朕于所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怪其脂激播弄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恭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是我朝威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而國恭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違儲之事還候自行不必又有陳奏朕實絕筆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請便于明年冬傳旨冊

立如再來演擬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十九日 聖母萬壽 上出臨受賀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有 旨准致仕

于肅慈諫改謚忠肅

辛卯 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 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祥本內訐稱御史崔景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

他在外邊聞了聲息却便規避反着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僅該查盤及奉來私自饋送罪尤

呈明通紀 卷六

登天

主

重子祝大并該重處他欽此

三月宋繙病求罷不允繙商丘人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代繙爲戶部欲振刷好義以清儲蓄一日與繙待滿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黃金若干繙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災盈或生饑心星默然一日有旨及大倉陳腐若干明年清糧可改折者繙曰大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指置言者亦阻 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餘陳即曰此套子也卿有直言激切指斥棄

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微書名耳。怒而封之于慎。行省稱聖明寬度。其知情狀有實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福壽懷怒曰。時事得失。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事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敬實者。一弊不理。就如。漢之疾全無補。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之政。遂衰。人咸思宋德之言。

二十日彗星見而北方。在胃省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三尺。

天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昔孔子大聖。尚稱皇明通紀。卷天。萬曆。三。

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外克常。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每奉。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濕熱也。夫服藥去濕。何如真飲酒以助之。臣去後。倦憊以此為第一。義。臣聞孔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言難養。甚深幸。皇上辨。勉。今民。困。向有宅業。以被除不。祿。殊。家。斷。幾。不入。臥。內。望。有。皇。居。清。閣。之。中。而。至。尊。乃。日。耳。呼。暴。之。聲。目。近。騰。發。之。氣。者。側。聞。先。德。雖。弘。而。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所。為。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

傳以此為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勉。勉。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情。之。所。便。古。帝。王。以。為。獨。一。人。之。安。便。必。將。胎。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為。天。下。也。近。者。皇。上。盛。暑。出。朝。殿。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况。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府。寶。可。接。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官。以。官。為。家。不。以。家。為。家。也。今。太。倉。之。儲。謂。之。內。帑。官。即。此。是。天。子。私。藏。無。他。私。也。邇。者。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蠲。賑。無。非。為。皇。

皇明通紀。卷天。萬曆。四。上。家。計。耳。乃。一。家。之。小。又。析。一。家。賴。進。之。外。又。有。加。運。此。在。成。豐。易。處。之。時。且。非。今。典。况。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際。前。日。權。宏。況。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皇。上。之。儉。不。知。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具。者。而。用。之。不。經。適。猶。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于。幸。皇。上。思。之。

八月太白經天。十月。開。都。大。臣。合。疏。請。建。東。宮。時。首。輔。申。時。行。在。告。而。諸。國。等。猶。列。時。行。名。若。皆。以。議。有。自。切。責。時。行。因。具。密。揭。辨。明。在。告。未。與。其。事。中。書。舍。人。黃。正。寶。



遂摘揭中語劾時行奸詐可據 上震怒廷杖正實  
一百爲民

禮科羅大紘奏內閣所下時行密揭辨明違備公疏  
初不與知但云社稷之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已奉  
旨諭慰科吏白時行欲親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誤  
許之語日稽留臣進門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  
而使給音洩漏臣罪何辭但時行通其辭以賣友秘  
其語以誤君陽附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內交  
高廟神聖必陰殛之有旨着大紘降邊方

禮科胡汝寧言公疏始上許國竟首時行此國之失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三

也開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意帖既落科亟令索  
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申時行之失也乞嚴諭二  
臣謝和以全終始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可素繼應秋主  
事祭時與御史章守誠錢一本谷疏論不已于是力  
請放歸先之

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

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之矣東宮  
城走郎中項德楨過公署東曰民方惴惴未可舉止  
國門治具合樂徐進吏馳諭乃定

是年石商奴

禮部尚書趙志昇吏部侍郎張位八東閣

壬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丙辰拜時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陽爲會長  
劉東陽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時總兵張維忠向  
鮮威望爲衆積憤十八日東陽糾黨入帥府白事  
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  
焚軍門都御史當華聞變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  
院同總芳僕之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積中瑞  
拜謀劫總兵張維忠以和餉激變報二十五日復索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二六

勅印維忠與之因自縱東陽遂于翌日在總兵任  
拜主謀據城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等  
雲左右參將因扶慶王代請黃罪承恩乃勒兵徇玉  
果營剽中衛廣武參將熊開臣等棄城匿河西望  
風靡靡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遣黨  
王虎等隨掠鳴沙州將趙河東全陝震動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子監掌翰林院詹事  
府詹事盛納充主試官取吳歌等三百人  
三月開總兵李勝承總督魏學曾徵文淵總兵馮  
翔道游擊盧武趙鳳沙州張奇兵陷河扼賊南渡

戰獲賊千正等八人及賊船十八艘賊鋒少挫李昫乃分發漢河剋復各營堡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寨團堡增虜將吳繼祖韓中衛勒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子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失陷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比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李昫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虜二十五日虜着力兇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黃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虜聲言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七

已與哮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辭疑胡服糾虜攻王泉急二十九日哮雲引着力兇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伴敗誘虜入伏射雲來併傷虜賊具救壩虜遁走塞李昫等既抵鎮城賊千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湖賊無莫望日許朝土文秀脅慶王至東城土樓乞誓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南城還謂我軍中都司李銀曰吾父出萬歲焉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攝臣朕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

具在乃不罪倡亂罪賊亂吾寧保此完城結何奴自全耳國投詰勅城下賊既其言求款會軍中模稜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駕餉調延緩莊混兵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城下整濠監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賜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據我糧堡二百餘車二十九日中夜麻丹等棄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壘石待擲火燒我兵千數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領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竟被繫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八

是時頗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積寇迄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上乃賜絕督魏學曾劄一申令違者立新以徇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堦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王象節等十八人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西及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邊接壤修貢講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儒不習戰其王李昫酒千酒而優舊聞白平秀吉起人奴糞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因聞朝鮮弛備于四月

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今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綠援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神炮火礮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檄根自辦、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二十日、並逼城下、呼拜等自北門出、亂、意親往勾虜、麻貴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元

平將馬孔英等先登、却敵、遂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看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禎、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廣集軍聲、益振自是之後、賊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竭、銳氣亦消、耗矣、六月、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徵、以洮河失事、謝懼、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殲、史儒、久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命兵部尙書石星、度越

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弘、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以待郎宋應昌爲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替畫、石星以沈惟弘可佐緩急、題假游寧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款相屬、翌日、賊數出身、師遏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三

相繼、賊以饑民報、爲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賊竟不應、虜亦數關、人李剛堡舍、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或于招撫、詔罷秩、以壽熊代、賜劄如之、十七日、壽熊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侯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兇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勦兵、遣裨將李望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劄斬補腦二人、會麻黃、李如樟等、皆會張

左右翼夾攻李軍半壁二處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獲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三日奉將楊文提浙兵至巴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千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受我師陽調丹後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慶戰而李如松肅如董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復督進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縱張條下城懸賞欲總督陽諾滑論呼皇明通紀

卷五

三

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聞念追軍暢順足數口遂至是耶伴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觀皆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肅如董麻黃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軍夏巡撫嗣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呼氏向多擁著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呼氏以賜劄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調梅御史出塞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氏家呼氏方與牛乘馬飯聞承恩擒來處趨出拜求欲拒敵如松

令卸印拜倉皇繼嗣室自然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新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宣等總督慶熊趙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軍夏平提奏上御門受賀詔建前總督魏學曾得免為民已便與致承恩等獻俘

禮部尚書李長泰請冊立不報尋罷去

三

十一月詔承恩極刑承宣等駢斬長安市假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辱逝土客中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慶熊右都御史慶一子世錦承正千戶朱正色右副

皇明通紀

卷五

三

都御史梅國楨大僕少卿各給一子世錦承正千戶李如松左都將府一子世錦承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庸加董署都督同知府一子世錦承指揮食事各賜金幣麻黃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觀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唐一子錦承正千戶而肅如董守平虜時妻楊力貴制勅庭負尤異總云

十二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

上調東征將士樂善特發同金十萬兩餉慰且重賚格先是宋應昌召山海關士馬無糧徵調未集而

大將軍李如松南平西夏亦未至軍西謬信惟教廣  
倭西向南所羽檄徵兵七餘萬至者半請置三軍以  
副將李如相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  
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檄歸自倭稱行  
長願退平壤進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  
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教標營于二十五日營  
師渡江

建楊應龍詣重慶對簿聚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則  
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  
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西番啓

長明通鑑

卷三

三

行卒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  
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關下巡撫王崇  
光乃一意主動尋得自戒毋食功矣殺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長明通鑑卷三十六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七

太學臣江旭奇訂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六日抵平壤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倭退是夜倭襲李如相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刻緩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輕麓兵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發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麓兵承訓等乃

皇明通紀卷三十七

師裝露明盛甲倭急分兵拒壘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相等隨後大面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踵出呼營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馬蹶墜壘端出火應兵急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賀首後勁已壓突舞于壘倭遂斃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獲首宗連平秀忠平鎮信餘歿于火及從東城跳開無巢腥聞十里十九日李如相遂奪明城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蘇四道並復王歸平壤崔成鏡還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東王京爲

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果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夾護亦欲倭竟中鈞陷爲倭支解李如相李軍等乃益速擁夾擊李如相箭中金甲倭墜馬會傷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矣天且雨我師乃退駐開城

閣臣王錫爵還朝謹瀝密試請立東宮疏曰方今國家之事莫大于建儲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

皇明通紀卷三十七

小臣激貼收逆而皇上親發人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成羣臣不得激貼再改于是羣臣寂然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舉行之典必在于春月即令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恐皇上機務殷繁簡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遲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貼而收遲今以何者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皇上按壓矣臣新從外來自行密議以實渙汗之直不欲使外廷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

故此疏手自磨寫，不示同官。皇上一覽之後，乞即  
越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秦月奉行。  
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則晚曉之  
徒，皆昨舌愧矣。奉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  
今銜寒驅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  
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  
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令  
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  
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尙少，倘後有出冊，東宮平封  
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  
明通紀 卷三 萬曆  
朕近疑未決，既卿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併一  
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並封疏曰：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  
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  
爭端。今皇上嫡子尙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歲，  
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遽次  
奉行？臣思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而此事若  
有成說，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  
命焉？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

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  
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嬪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違位  
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違久，以待將來未定  
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皇長  
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  
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爲  
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  
嫌。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尙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若可以曲全恩義，鎮服  
人心耳。奉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與有一代之制，我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  
之意，豈敢背違？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  
朕今擇卿所擬前論，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  
事實，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聖諭，將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  
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  
並封聖諭，疏曰：昨者臣歸至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  
中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  
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黃臣蒙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將來萬世誤

國之異者歸于臣一則去年以前原無特權之見而今忽受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諸臣累次陳請甚至以此得罪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厭之而今結局止此京口安能遠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有待嫡也今不決近事而遠引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引經據古宋明主故事急勸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也二十八日奉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應該卿

皇明通紀

卷五

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為疑阻不肯持常例後有悔將何以處原為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于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工部郎岳元聲單奏請誦通儀制司郎中顧允成跪納陸至遂聯名上天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在盛年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遲誤大計破入刑科王如聖光祿丞朱結京就繼上推京職云

時從同

皇上命及中官員屬中官奉秋方盛前星一舉則所冊元子自當遵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官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答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謝如自擬勅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祿少卿命杰丞王學曾僕郎陳泰來于孔兼又繼上上怒王朱誦茂杰學曾為民元聲允成納誼得寬免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與張顧干陳暨李啓英曾鳳繼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草除挽回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貴諸公之名以進

皇明通紀

卷六

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出與三千五子等戚亦自有別元聲曰等戚微事非關臣事錫爵咤嚅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三道進前討雲山等賊也白石口應龍伴今雲驛所等約除因被官兵據關衝殺萬哥齊發都司王之翰軍殺餘殺傷大害會繼光請罷即撤兵委棄南溪縣臺驛遂即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繼龍因上書自白上謂本朝朝廷原無意於除大兵一平漢自歸軍門請免今御史報與本朝無涉繼龍遂



殊行嚴查奏母姑恩移蜀新憲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屬携黃白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詣奏江縣

二月間臣請會議冊典不允復請面陳冊儲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恭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天恩容令認罪改正奉聖諭昨卿懇請召對其悉忠懇朕非不使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誦不知

皇明通紀

卷七

七

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取爲臣下模範諸祖度調國機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能體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合怨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棄與激憤以事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以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請定冊典以信初詔疏曰今幸

聖心洞然於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奉臣自可無言願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乎他日此輩臣之所以疑也皇長子始生

之時素已爲之獨謂覃恩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及別尋題目虛備位以待嫡子此奉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

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若紛駁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皇上既有此合恐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豫教

一旦並行百官萬民寧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執事哉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

皇明通紀

卷七

八

處之今疑君份上愈甚朝制特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等衆解其知之所造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官有出無出希覲單恩盡或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官縱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自了卿不必附衆疑阻

閣臣再請定冊典以息羣疑疏略曰八月初疑皇上謂不欲以恭妃壓皇貴妃官閣綱嫌情或有之故臣直以爲易處爾停拜嫡之條及茲待嫡一命下則人更從嫡字起疑儲官一日不定聖心一

口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曰  
爲皇上千思萬慮絕不加丞行。冊立以愧之。因  
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侮或爲黨附至于  
思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知又何人敢爲希冀至  
于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  
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從隆具儀。上  
請庶可以少安人心矣。奉。上諭云豫教選候自行  
時諱者言王京俊二十萬且聲副白楊晚入犯經略  
宋應昌急撤劉綎陳璘水陸清師。上益發閉金二

皇明通紀

卷三

九

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眾  
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死大同江接暢道李如桓  
等軍實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  
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祿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  
令查大受運炭土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買嚴薛敷教千孔兼  
顧允成張納陸三級調外任皆以攻訐亂臣故也  
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  
竹不復開款及碧蹄敗則氣大索人煩師絕域海氣  
蒸濕瘟疫遂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倭款議始用

而倭倚糧並進衆生恐瘡其酋行長亦德平壤之敗  
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  
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讓全惟敬  
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騎倭果于四月十八  
日棄王京還李將軍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  
間擊情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拆休送法以退別將  
劉綎師兵五千趨尙州島嶼嶺廣亘七十餘里懸  
崖饒削中通一道如發渾水叢雜勢不得成列倭前  
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露間道踰槐山出鳥  
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

皇明通紀

卷三

十

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中大丘忠州徵調全  
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主王京漢江以  
南千有餘里明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  
慶遠謂我與倭何譬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  
壤以權收王京卒而卻授之存以典滅義聲赫海外  
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  
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喪海外以次撤歸經略復疏  
稱釜山雖頻南海猶朝鮮境有加倭視我兵喪入  
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漢蘭白之國朝鮮意實在中  
國我收朝鮮非鄰鄰關比朝鮮西則東保備遠並無

四百五  
五十四

庚京師章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

撤安少需時日俟後盡歸置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

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聞臣請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繁臣李林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單守來請款

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

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

命李平胡查大受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經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上

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其科都給事中

張輔之謂養聚釜山原伴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送

無故請旨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安節制征

勦遠鎮都御史趙燾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

九日倭從釜山獲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又

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尙議

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尙志南兵二千六百合

剿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尙之大丘而本兵

謂留兵萬六千復轉側非楚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

議撤兵省餉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卷三 萬曆

七月星變羣臣上疏請上出御朝議時彗星漸近

紫微垣紫微垣者千象爲君故問部力請

皇帝勅諭內外羣臣頃者皇天垂戒災異薦臻朕

仰承天心仁愛且威且懼已齋居思過及已責躬

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窮屋之下邊

方荒撤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天和是用痛

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

縣兵餉增加亦多因有司官不動撫字恣意貪漁或

煩詞訟以利賄賂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精通之

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擾爲精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三

采以剗勸爲風裁浚得者市惠以文義問梓者偷安

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爲民害而撫按官

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提給鑽刺者登干薦書惻惻

無辜者列爲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從但

以小民得所爲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爲撫按官

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卽時議處好食不

法誥虐害民者奏奉卒問如有真民寔政德惠及民

者卽是據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

責成司道謀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送

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

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敢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身無事即不行體恤屬戚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食將藉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著督撫等官補漏風弊嚴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頃刻那養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苟意顛倒使將官不知白愛以累軍政朕又念東征皇明通紀八卷五十四上

將士櫛戈異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首以恤小禦恭不得不然其在朕心體無憫惻前經咨所報將士所獲功勞已著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絕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困不至騷擾否數價不至騰貴在都察院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撫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迫苛虐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辨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寔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是天國治至意欽哉故諭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我師克渡江歸各鎮已得上諭本兵旨計對不許賁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價劉綎蓋聖附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領奏議代矣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煖閣中獨召閣臣王錫爵叩頭賀謝畢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錫爵對曰臣受皇上高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報何況臣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目今皇明通紀八卷五十四上

外廷諸務漸有頭緒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機室爲人言動擾錫爵對曰聖意豈有不定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說臣竊懼皇上有何難決之事平白受人迫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錫爵曰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

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言畢 聖駕欲起錫爵叩頭退出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捧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諭臣曰前者朕以卿而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親見況今春有旨以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疾既卿屢揭題請其冊立還少候旨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握讀再四不勝欣感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向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五

近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大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腹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卜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卽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越閑越早越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幸皇上勿以爲疑以解衆心之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育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國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

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手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舉臣位亦斷以爲 皇三子次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也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

皇明通紀

卷五

萬曆

上

道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論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滋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親接見講官今 皇

長于殿下講義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  
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  
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  
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申諭于卿等  
今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亥  
見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  
何行朕意欲督着常服出講待衛立後再行加冠禮  
未遑論卿等知欽此

閣臣王錫爵催請出閣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諭  
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  
呈明通紀 卷三 四 七

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  
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  
言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  
省費論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下午出閣部臣楊  
復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  
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備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  
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擬  
爲內臣開寫之誤在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  
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諳  
書藉而先講服玩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但

目今 國用空虛之極民生國窮之極運籌措之  
極人情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  
費以虧 國帑 聖明歷歷所洞顯者伏望 俯採  
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其買辦一節武別  
勘該監示數省之數或明諭部臣即此就富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  
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官箴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  
中葉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廝詞窮引愛  
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綽有章聿了職爲民不許朦朧  
呈明通紀 卷三 四 八

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押解來  
京究問葉繼美姑且開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  
讀之不覺汗流滿背不知 皇上何以 怒至此竊  
詳繼美敢意明稱 皇上英明斷斷事事裁決且深  
憫臣等焦心勞思言伸救即此四言顯是爲 皇  
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承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  
寬小臣者乃事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事  
是數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  
是今 赫然動雷霆之怒既重問繼美仍將孫綽有  
加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于謫官全開自 皇上而

言國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召  
侮縣臣激怒縣臣 朝廷之上與大獄縣臣萬世之  
下以爲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縣臣等且益危益  
苦益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  
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  
有官吏犯職退臣失事之甚始聞一行之今忽爲臣  
等當歲除裁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臣不  
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如此魂飛  
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  
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皇明通紀八 卷三 萬曆

當免冠徒跪而待罪臣等亦倦倦于臣等之去留  
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臣亦倦倦于臣等之去留  
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  
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聖賢 嚴威將譴一  
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降處其某繼美遂中立  
原係言官且其議論頗平原無所犯並乞 聖恩免  
其罰治則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謹言客而妄言  
之氣自沮矣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由國講學時年十三歲破疑

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每請閣臣一人入直看讀  
而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直西  
面立一閣臣談出其上 皇長子內侍曰後銅鶴  
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衆皆歎服一日講  
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劉幼安  
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  
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舉括之更  
覺明切

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  
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盡其昌請問  
皇明通紀八 卷三 萬曆

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歎服  
王鏊成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  
馬糞

閣臣勸請賑濟衆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時  
有皇貴妃在傍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五千兩  
助賑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  
所奏者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  
閣臣王錫爵請 親行 廟中

四月閩臣王錫爵以病乞歸職五上

五月閩臣王錫爵入疏乞休上御筆特旨云朕之

不遺有累于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屢懇辭特准暫

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

學士特賜路費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

員護送馳驛去

八月孫丕揚尚書吏部更定選法親自抽籤註缺時

人喇鈺部爲籤部

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

貴州增中額五名著爲今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主

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代于寧遠宋應昌請刺大

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

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

適留廣寧叩謁爲言請封及抵遼陽倭關首表文

且至始主意月撤兵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瞻

略已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并議撤劉綎兵而總

督疏請封貢並許因奏云沈惟敬初人倭即言封貢

倭以是退王京遣王千屏跡胥命後因中朝無意

許貢還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

略宋應昌嘗有將始諱貢之說貢道定寧波關白

安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催散後諭行

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張歸自倭營即有和親

之說說云和好親密儀制即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

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

松開封票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

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

朝鮮疏請許貢保國上始切責羣臣阻撓封貢本

兵不能主持追疏御史郭寶等詔小西飛入朝決

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鑄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倭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三

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

面議要以三事一勅倭盡歸集一既封不與貢一誓

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上復諭于左關詳定詔

加周禮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當時甲午十二月二

十日也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爵李宗城充正使

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

是年疏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陸人東閣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七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八

太學臣江旭奇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  
開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  
授指揮衛賞資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  
長授都督僉事

二月會試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  
吏部侍郎劉元震克王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八 萬曆

差  
考選庶吉士高承祚等二十八人

四月吏部尙書孫丕楊疏參大學士張位弄權結黨  
有 旨切責遂乞致仕允之

總督邢玠奏傳至蜀中以檄曉譬應龍大畧稱引咎  
劉王果事宜 劉威發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 國  
家應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宜  
慰安疆臣請父國亨邸典兵部尙書石星手札示疆  
臣趙應龍就吏得實事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  
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

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太畧  
督特檄請茶江趙應龍安穩聽勸太守屬茶江令前  
往宜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備  
郊迎叩頭致備資餼奉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  
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秦民也使君幸枉  
車騎臨脫松坎欺布腹心茶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  
松坎亦囊秦勸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  
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  
比安國亨國亨囊亦被許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  
茶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八 萬曆

太守爲請總督委南贊赴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囚服  
郊迎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宗駭抵應  
龍新以吏法得論賄輸四萬金助採本仍革職子朝  
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屬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  
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擬應龍文  
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獨撫督  
議該撫夷同知治松坎從之諭功賞 賜總督邢玠  
以下金加升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  
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悅  
而次子可棟事尤重慶則益心痛分遣耳目置開撫

除僧立經管搜戰秦民初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酋用以掠錄名硬手州人稍駭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爲之出力矣

五月戶部董漢儒言 皇上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曰增例金於雲南則曰造花絨於關西不曰蜀藩加貢扇一萬柄則曰楚王加進禮十六鋪穀煩費有羊絨值三十萬而貢之臨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命奏覆核而葉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稅課日爭誇多以示舉利析秋毫商旅困敝九閩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利驕貨

皇明通紀

卷天 萬曆

三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父並及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後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前十七年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因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與都督指揮使督制東夷旋以保塞功至是復加是秩

九月復建文帝年號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龍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峰玉璽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兩戈崖

騎從陰獻秀吉髮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故統韓子經行之營在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偷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惟中宗城安之後酋數請渡海不允義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必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

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軍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檄聞於朝臣工聞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立限渡海

皇明通紀

卷天 萬曆

四

三月丙子乳清坤寧兩宮災

工部郎中各元聲 奏上天道反常詎末恭石屋力主封事有三層四耻五恨五難灑灑五千餘言皆侃侃危言一時傳之蹕入諫爲民

御史馬經綬疏懇聖明優容言官 上方震怒舉朝莫敢言詎入人網必有廷杖嚴箠顧聖度優容而經綬亦直聲大著等斥爲民

七月楊應龍肆逆勞餘慶土吏毛雲乘稍縱其尸又掠石阡都場焚劫餘慶草場二司逼及興隆偏徭各衙已遣兆龍引兵圍貴平縣及重安司長官

張喜家

再請兩京科道耿隨龍三十二人

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

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山西巡撫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大學士許國卒於家

發書陳

十月左副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

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戶曹三疏

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僅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疏

而九不行還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奈何輕之若此

皇明通紀八 卷之六

一日科道漸輕西臺東省列署半空豺狼利於不問

狐鼠便於縱橫一口攝按漸輕一曰進獻漸重王百

戶捏無影之具竄欲騙久絕之侯張主簿購無用之

白鹿欲復已積之官一日內差漸重太祖戒內監

不干外事邇來中使紛然有開礦者有勘寄者

陛下謂幹辦必須家奴豈朝盡誤國臣乎

時奴兒答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箇捍虜勞苦乞

折賞及援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議

輔臣陳于陞卒謚文憲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

西各開礦

詔採木於四川

吏部大遷厥

河決黃涇口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先是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以致

激變於是賓慶府城步縣護印照唐梅華祚條議撫

苗方畧順其土俗沿開臺諸奸復取苗之驚驚者稍

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詔報去年六

皇明通紀八 卷之六

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印以四

日回和泉州然後貴朝鮮三千不佳謝留釜山如故

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

索驗濟軍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奏正朔無人臣禮而

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權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

始直吐類未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

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勒如律于

是以總督尙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

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會都御史楊銘

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退兵不許

刑侍郎呂坤源陳天下安危言機密本開礦店之害

御史陳燮言吏部大選學義與會典選法背戾以致人地不宜蓋掣籤之法本以杜鑽求之門然法立弊生有力者取缺如寄鑽求反便於昔變法之議所難起也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將軍麻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邢玠疏請募兵川浙并調前邊宜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七

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而麻貴咨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爲首着乃檄楊元趙餉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截海分泊釜山等處放炮如兩藏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釜山與倭合後漸移南原

去釜山七百里經畧邢玠謂其探事不諧便舉足入倭因譖爲懸藉時楊元駐師南原即以惟敬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苗益兵進犯乃爲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楊元聞即

皇統之惟敬執而倭獨導始紀

戶科給事程紹極言開礦事變多端於時開礦之害章滿公車惟紹描寫宛至凡三四士語無贅同

泰山崩裂一里餘

戊寅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群臣并下罪已詔於天下

庚吉士劉剛上疏謂天災重見謹告可虞諸倭趙志皇掌院侍郎曾朝節謂其誦及首輔以考察餉秩劉

竟患成議者借之

劉都御史張養蒙上言君心與天心相爲感通不先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八

正心而強求於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陛下正心有四一曰好逸朝堂倦於瞻御章奏倦於批覽

臥起倦於瞻明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衆莫奉其職一曰好勝屬威嚴而

貨以聚歛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珠玉豐於帷帳錦綉修於簾櫳理林大畜充爲推積也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偵師無固志十六夜倭奔棄城元驚起帳中跳足遁時全州有陳忠州者吳惟忠各拒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

相物角南原告急。急募不發兵。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恩集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道。三京時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遣役通我師。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昊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疾守。人心始定。

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等縣池塘水溢。

御史兄上進給事中楊應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疾者。遍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枹板爲奇貨。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七

詔加兩京監生額十名。不爲例。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開節偏生。副考焦竑調補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革。然皆高才。傳學文奇。僻有之。而開節未也。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願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畧乃移理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雷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弁井巴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賒竹嶺奔慶尙。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剿。而所謂宣大延浙諸將。兵道集乃分三輪。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軍爲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畧尙方劍。重事權。經畧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保倭屯蔚山。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權寨。以輕騎誘倭入伏。復殺四百餘倭。盡奔蔚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李國器統浙兵先登。追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墜壁不復出。蔚山跡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曰。倭艱。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一

水道。倘難繼。第固守之。清正可不戰。轉也。經畧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黃紙充餓飯。戰我師稍怠。倭約降。緩攻而與行。長求援。行長亦慮我費金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橋。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國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勸經理楊鎬。鎬師黨欺上。罷鎬併勸大學士張位。開任以位。將楊鎬。鎬奔情破倭故也。

時楊應龍臨合江。索其等。袁子升。繼城下。爵制之。石砮宜。機司土舍馬于。嗣入。機先是于。嗣母軍。其應。

龍私單遣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欠女為妻

戊戌 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持久之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以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錦經璘或語經畧曰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

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沈一貫掌院事禮部右侍郎曾朝桐克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貴國舉等二十一人

禮部等臣奏請 皇元子冠婚日期命太監田義出諭少候時月諸臣要扶意欲何為

四月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襲之歿於陣詔李如梅

自朝鮮馳還代之贈如松李遵伯如少保

科臣戴士衡指呂坤園範圍說上言苑枯之形已分語使鄭貴妃知難獎玉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為鑒戒戚臣鄭承恩疏辨奏進憂危弘議一書參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宮嬪有強諫者 上意釋二臣皆誦成

六月差內監李敬採珠廣東

七月陳有年陸光祖俱卒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通行長營陳璘舟師協堵麻貴抵蔚山董一元進取晉州各有斬獲倭退保皇明通紀 卷三十六 萬曆

泗川老營

十月十一日董一元分派步兵游擊李國瑞彭信古

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都三聘馬呈文等後應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寨數處安

兵齊至城欲殺殺楊涉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寇退天候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寇奔

還晉州經畧查奏 詔斬馬呈文郭三聘以郭彭信古等兄為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經各戴罪

立功而朝議以師人無功泗泗撤兵大學士趙志立請今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

駐留兵將分領 上令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成各倭首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提督日主

下雲南大理採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經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覓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尙數百艘氛甚惡陳璘統蒼號船追擊并然灰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副

皇明通紀 卷之四 萬曆 一三

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銜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藏焉提問 上發固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國 上念將士中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勸勸東征勛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秦營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率家臣偏倚衛城雙使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好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播

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詔令擒獻惡目正法

安南進代身金人黎惟渾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僭令改範俯伏爲鏘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渾不得請伏 天門恭遂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十二月諭選皇太子婚

已亥 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帥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國誘

龍我師藏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會跪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歿于是黔撫臣生浪賊罷以郭千章代而

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徵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成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回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示九邊二月分差內官監祿等各省收稅

南康知府吳寶秀呈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

三月義勇衛官侮國臣沈一貫於端門詔進問之

戶科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

必致生變又疏遠鎮店危礦市爲患太烈見捷一月

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不喜隆爲典史未幾臨清

百姓擾亂殿稅使馬堂幾欲朝廷之威大義而見捷

言若左券云

欽縣監生吳養廉獻其祖吳守禮家財三十萬命內

官督保追之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萬曆 十五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謂募先撤

總兵萬泰自松潘移重慶并調果鎮雄永寧各漢土

兵設防

六月應龍來我師未集大勒兵犯基江十七日許擊

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新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

苗兵圍基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焚火礮反傷城

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

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外應龍因劫令繼因焚掠

出基江庫儲師候食就食盡取貨財子女去老弱者

殺之投厥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基江之三溪

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橋界號宜慰官莊警言

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結兵清理還回累日總督乃得

日夜徵調漢上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

漸張賊亦遲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提以安忍猖

狂既覆我師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

黑脚等苗負險戾兵然猶畏我如往局曲有未敢鼓

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華共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

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亦時時移文詰

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

總督亦樂許好語糜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

皇明通紀 卷二十六 萬曆 十六

已上聞破基江追使兩省撫臣諄希思江東之各

爲民計勸速兵備使王貽德 賜創懸賞嚴旨進剿

總督益調各路兵專候大舉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

千二百四十八因題敘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

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 上晉

那玠太子太保廣一子世錦衣指揮俞某 賜金紫

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庵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

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庵一子世指揮俞事正千戶

有差董一元惟復獻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土士



雲梯元  
通德元  
加

琦樂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勢廣  
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  
並優擢再叙毅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  
前經理楊鑑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劾頒命絕  
城廢一子錦衣而奔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弃市  
八月陝西秋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  
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中冲成一池山南平地  
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  
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  
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皇明通紀

卷天

萬曆

十七

九月庚戌太白晝天

十月劉將軍綏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  
後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  
以稅使陳奉所奏遠推官率鉅下鎮撫司打問  
十一月應龍屯官囑聲冤蜀已遂然東坡燭橋楚黔  
路梗黔危子果卯總督以東坡燭橋楚黔楚黔  
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渡不得出楚將無黔  
且無濟遠置勁兵萬餘通追因就泰黔帥重元鎮撫  
兵銅仁不前上怒是留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劉  
提亦以赴師驗期充爲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瀾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應至總督大頒賞格爲諭  
苗雖言廣招慰賊黨頗勢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疏稱留戍缺  
餉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  
萬折色田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皮刑部尚書蕭  
大京議關白必清行二酋貳倭未能糾聚再來惟對  
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況昔年金山爲倭戶住種  
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  
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徵十七

皇明通紀

卷天

萬曆

十八

庚子曆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勅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石  
砭宜撫馬千乘軍鄒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  
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七寨酉陽宣撫并御龍  
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號泉遁  
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松稅使陳奉之孫遂據  
入奉署焚燒一空  
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  
粵西兵至者踵肩相屬土司如西陽石征永軍天全  
鎮雄平茶色儂水西人在防守爲衆施州散毛客美

永順保靖烏羅山等先後殺至總甘乃分爲八路蜀分四路

有安人趙古元自稱真人當帝天下往來徐沛開編誘愚民徐州人獻女爲后齊梁間安人孟化歸王恒壽等共擁戴之期以庚子二月作亂張逆示於華山廟沛縣知縣羅士學獲化源等古元亡命

太監高淮等進金銀於內庫

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營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進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華山忽架食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皇明通紀八 卷八 萬曆 九

半前兆云曾未再來旬而蔡江提至劉凱于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關

太監李敬等進珍珠金銀於內庫孫隆進銀三萬兩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進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獲爲我獲始蔡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擬威名與首挫其鋒厲視子悉動兵間道相角日爾破蔡江馳南川盡然積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提督相繼南川則面石二司先登初入日遂寇桑木關烏江川壩賜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

寇烏江關翌日就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實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奉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詳水西漣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港夾我師無算上怒重元鎮失律逮至京或發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合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期澄斷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肯貸自是二氏交絕

劉綎賊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樺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皇明通紀八 卷八 萬曆 二十

四月朔應龍身率各苗夾攻劉綎將軍親勒騎衝堅以將擊周郭吉宇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發馬城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鋒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國安疆臣亦以十六日棄落濠關至大水田然桃溪庄賊勢愈父子相哭上國水守每路通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給虞擬與應龍舊檄無通城縱披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管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鄉之賊詭令婦人于國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从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混知田氏詐

降縱攻而所云應龍威乃川兵攻國以火砲擊於所  
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而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  
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固  
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蹙  
知兵在頸矣會總督周計跳而草檄會治軍時又兩  
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先士  
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寤是夜散數千金募壯士拒  
戰諸酋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起其壘見四圍營  
穴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  
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

皇明通紀

卷七

三

有功應龍舍皇同受安二閭室繼止自林失廣獵苗  
子朝棟及妻田氏惡竟屍出烟中廣中火毒失聲幾  
絕頃而廷總計出師至威賊百十有四口入路共斬  
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草傳致以六  
月二十一日解伴重慶計賊去歲破恭江亦以是日  
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  
擬功冠軍

李鳳王忠王虎等進銀三萬五千餘兩於內庫  
五月御史劉曰梧奏匹夫假托 聖旨擅置官屬於  
時礦稅初起言利者舉國若狂徵人程守訓爲罪魁

至本鄉坐茶院召有司行屬禮一方爲之震動云  
礦使方興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府門六安州礦有  
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  
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 皇陵來脉故六安衛官特  
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 旨凡係 皇陵來  
脉俱不許開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

那陽樓鏡自鳴

九月山西稅監張忠孫朝進內庫銀五萬三千餘兩

皇明通紀

卷八

三

浙江稅監劉成進二萬餘兩通灣稅監張輝進四萬  
五千餘兩

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 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

王士昌科之看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

明首相背恐陳無窮之禍都給王德完舉漢文帝慎

夫人事請爲厚中官 上震怒廷杖一百發爲民

廣東稅監李敬進金銀一萬一千餘兩張忠進山西

稅銀二萬五千餘兩高宗進福建銀六萬兩潘相進

江西銀四萬餘兩

司設監奏鋪宮下戶部書買珍珠土萬五千顆猶時

祖母嫁四十塊馬堂進銀七萬五千餘兩并乘進銀二萬兩張燦進銀二萬七千兩李敏進金珠一千四百餘兩

十一月大風寒 泉長子即講廉鑒甚詳官郭明龍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系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太甚蜀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閣郭言盡擡出奉 泉長子始覺緩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三十三

十二月獻俘 閣下大司寇請到應龍屍骸朝棟兆龍等市泉示各夷并殺田氏馬千駒其朱承恩以先紀姻釋免誅

其人楊氏八百餘年王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九分爲二都屬焉者曰蓬萊海澄者曰千越

時司業傳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疏雍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 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馬瑛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儼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

有差

少監馬堂解送大西洋夷人利瑪竇所貢方物

以禮部尚書朱廣爲東閣大學士

商臣趙志舉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曰益強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關猛骨不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孛羅恐有飛語謂猛骨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孛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証猛酋妻妾法賴射殺之留其妻松代速代 中

皇明通紀 卷八 萬曆

三十四

朝宣諭則順歸猛酋次子華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子女猛骨孛羅長子吾兒忽答子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白馬營撫忽答係塞那林孛羅亦歸原藩勅書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賜以撫養旋屬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那林孛羅進白羊骨乃約婚西摩率賽自托奴酋首蓋旁會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五月李鳳進無碍銀一萬二千兩又進銀三萬兩陳增進銀二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西子兩楊樂進寶珠文進銀一萬五千兩高淮進方物銀一萬兩

六月張忠進山西銀二萬四千兩

武昌民役變圖稅使陳奉奉赴匪楚王府執委官六人投之江有旨諱知府王禹盛知縣鄒光弼爲民蘇州稅使委官橫行饑民寫誠倡義毆殺委官七人身自投獄

陳增暨祿共進銀十二萬兩

貴州大旱

七月馬堂劉成營保張忠孫隆共進銀三十九萬餘兩

杜茂張忠潘相進銀十二萬兩

皇明通紀

卷天

三十五

冬十月聖冊立元子爲

皇太子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瑞獻皇太后徽號  
群臣奏表稱賀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勅曰卿等  
賀表雲勿補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  
定待期舉行但因賈直沽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  
緩知卿等忠言至計仍鑒于懷今元子氣體克強事  
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國本已定廣益  
宮庭念卿等家后係心員切茲遣官齎勅存問以示  
優眷卿其加餐自愛時時諭知之

壬寅萬曆三十年

二月冊 皇太子妃郭氏 上傅失職召輔臣一貫

入諭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職  
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 上安諸事

遂獲

停稅聖諭已出 上復悔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

行不可反汗 上怒幾欲手刃加義義不爲動一貫

恐亟繳前諭義深愜之

獎感入太微

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兩

皇明通紀

卷天

三十六

閏二月漕運李三才疏言 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  
粟民有餘食自火苗內訌字拜外叛而費用倍矣朝  
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征席之赤子動瘡海之外夷  
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昌寧有裨益哉揚應  
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  
以法議勸議撫又撫又勸朝政夕更敗其役焉之志  
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  
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如河不  
不足特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十  
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天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幾

歲之性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窮之民尙可當此曠稅采用人之日尙可棄此忠賢乎蓋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尙得其半者也

在籍諸臣王錫爵疏謝存問

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止怪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若在演亂失常莫此爲甚有自縊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贊孽必於獄賈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三十七

三月吏科曹于汴劾奏尙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成民非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殺矣倭將正成生禽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必於兵戰於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事議和之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成不勝感憤制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愆也雲南巡撫陳用賓附奏狂廷瑞已犯嚴降之戒究奉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臣既世錄錄去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欺之厚

土饑之貨敢於藝君棄功之敘酒及稅嗜小八之惡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屬

內使厚待郎放文頑於宜武門詔司禮監查治

陝西黃河竭流二十四日

六月稅監潘相暖厚江西宗室

九月楊用富人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八天苑

十月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

十一月內官奏山西煤窰每年變價五千兩有旨開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三十八

取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正月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勅封琉球舊王寅當封請于 朝時至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議

出使琉球

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 肅皇納諫止抑內官

弊政六條勸 上法祖安民收回稅監不報

各處稅監還金銀於內庫共贖金一百七兩銀四

千五百兩稅銀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

吏科項應祥劾陳八事一內外員缺之極二職官廢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帶之極三關爵濫觴之極四逐臣禁錮之極五士風卑陋之極六國計空虛之極七因圖淹禁之極八土木繁興之極

三月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冗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五月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害

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時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

請下兩奏於武昌閩宗詢問物論紛然以為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右楚宗人言戶尚書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二十一

趙世尙倉尙書謝本獨謂王升假正域請再訪輔臣

一貫不可正域語倭之輔臣璽右正域一貫怒比楚

王許正域歸後楚事竟廢楚王遣人奏謝問趙書謝

諸貴人楚宗率眾邀諸途兵備副使周應治鄆人也

恐事露遣兵捕宗被禁之閩宗羣訴於巡撫趙可懷

可懷撫責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可懷立斃於是捕

治諸宗人坐以謀叛大辟者七人禁高墻者數十人

七月左都御史溫純杜門求去疏十七上不報

十二月有投匭名書於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竊議輔臣一貫請嚴行逮捕上怒

甚中外危疑幸上主危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大舉諭曰哥兒汝真忍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是些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

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回宮就宜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

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

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

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

驚懼動心我看閣臣擬寫慰言安慰教訓你又有戒

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宜你來面賜與你我還

皇明通紀

二十一

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至馬房

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讀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

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

叩頭請去送至殿簾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回

應傳與先生知道

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為之

下令大索緝騎四出巡捕給事錢象昇直指正域且

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揚佐之登卒國正域舟捕其僕

殺乳媼下詔欲考訊無所得又聞璽第長安中人無

敢偶語吳江人沈令舉以疑似捕治詞連都郎王士

張于玉立曾坐斥并捕高僧進觀詔欲觀亦被五刑  
成錦衣副馬慶進遊園門檢掠獄人不戒罷後得赦  
生先禮侍郎延機及趙世卿告輔臣慶即此可以具  
獄慶勸一貫如延機言刑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  
御史沈祚力持定獄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敘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詹一子  
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  
兵部侍郎備沅巡撫江蘇贈兵部侍郎各庇一子世  
錦衣衛指揮使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詹一子  
皇明通紀八 卷八 萬曆 三十一

入監總兵劉繼陳陳陞左都督詹一子世本衛指  
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建職二級世襲吳廣李  
應祥子世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  
實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伙各贈太僕寺卿  
詹一子入監安撫臣進澄毋鳳氏各贈金紵絲表還  
前兵部尚書田象庵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  
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  
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于原居加級  
世襲賜金并職方郎中申用懋候選撫缺推用前述  
治總兵重元鎮已總成得開侯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  
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崇達等及第出  
身有差

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子路論稱  
被切累地方賠償此輩習成癖詐局套攘奪日橫請  
通行申飭

江西稅監濟相毀辱宗人謀圯

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兩廣總督戴繼祖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海

皇明通紀八 卷八 萬曆 三十一

九夷貿易番館所屬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王  
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得災  
實意請收西礦使戶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東瀾已

極天心示警特嚴曉稅額稍備質墓奸子女傳官虐  
民咸何世界 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

日以總日更待何日也

河決蘇家莊水濟豐沛

都給事中田大益疏畧曰 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  
代之季屢疏泣陳而 皇上聖鑒兩耳不肯一聽一



旦亂作 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目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 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提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語爲惡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爲 陛下倚信者烏獸逃遁張空拳以禦盜能乎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牛黎憤殺數人去黎將倖功聞於兵使姚善率衆掩之大敗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顆報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二十三

長

乙巳 萬曆三十三年

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官屬吏部侍郎楊時喬輔臣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徐觀祖以不及臨時論籍籍給事錢夢阜當外補特 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 旨元珍等俱謫外御史林秉漢直指楚潘假王亦坐讀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旁舉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

相門事一坐怡然

八月各稅監梁永等進內銀十一萬餘兩  
九月二十日京師地震

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熹廟帝喜得元孫 諭禮部尊上 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皇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  
十二月罷開礦內外官回京

泰州天鳴

歸烈婦陳氏卒烈婦者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未歸二年而善世歿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三十四

無歸理君即歿妾將隨君善世歿婦哭技劬欲自殺母抱持奪劍婦謂母曰兒必歿妾已許夫矣自歿妾者四無子宜歿年少宜歿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歿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歿曰趣市棺我婦人歿即殯不可露尸竟自經歿  
是年秋 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 留京教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迹

丙午 萬曆三十四年

正月內官楊榮在雲南發客軍民軍官賀世勛韓光  
大糾眾焚燒其第殺之。上聞大怒未幾奏云。陛  
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旨榮不足惜首事  
者正法中使罷不遣乃捕世勛於獄。  
侍郎楊時喬副都唐沂皆計侍郎李廷楊署禮部前  
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怕開晏  
打關惟楊李唐清寂可念。

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礦稅取君民同樂同訶鄭  
貴妃爲末坦伴旨幽之七日卒放魏縣人好直諫與  
李靖相結素爲鄭所忌。光皇七歲時微有水厄鄭  
皇明通紀八 卷二 萬曆 三

力得無恙鄭死恨之遺憤者所矣。諸公頗著靈異  
上嘗念之鄭嚴厚。

二月御史潘淳劾輔臣沈一貫。  
倭首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盡誅其大臣移秀吉子  
秀賴於大坂。

三月鹽祿進銀十萬李道馬堂等共進銀十萬高淮  
進參一百三十五金。

八月御史史學選請閣臣兼用外臣  
沈一貫沈鯉並致仕。

十月僉其稅監鹽 請罷天下稅使不報。

秋奴酋張勳清河沿邊麥直復爭入貢未領討任性  
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  
部落俱苦之兵科宋一韓以弃地哨虜奏劾李成梁  
冬十一月長至日南京可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  
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  
官據城備號已閉九門毋得出聞城內懼街市不見  
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  
叙斷指挑腰筋內外牢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斬  
奏聞得 旨下法司天叙鳳鳳人與其黨三人擡一  
小佛像歷各鄉村募錢得少錢米若糕線之類妄言  
皇明通紀 卷三 萬曆 三六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生三事有納  
錄者末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之  
曰末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南京衛軍某者  
願獻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請則曰  
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  
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  
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來開邊去也軍  
得其情即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内外守  
備兵部尚書孫繼武兵捕得之欲以反聞其是天叙  
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某傭路經人

也時丁亥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詳  
既得旨下法司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  
千人悉絀其詞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  
天敕已外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柳時方霖雨  
柳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塵其屍俟滿日方埋  
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  
矣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天  
日在上鬼神難欺亟搭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  
餘人乃得全活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八終

皇明通紀六 卷六十八 萬曆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九

大學臣江旭青訂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朔日有食之

京城守門內官殿發泰典知縣

會試以掌翰林院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禮

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

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林欽稱等十八人

皇明通紀 卷三十九 萬曆

雲南巡撫陳用賓督倉庫下信任和曲知州黃楊振

若祿勸州印者糧一斗徵二錢者加至七錢而用賓

又受巡捕鄭舉急舉遂請阿克謀復士官糾集吏

目同時起兵渡江直走武定有變告者用寶朴之人

莫敢言賊遂海城破殺指揮金守仁執推官白明

通切庫放縱屠殺居民一空知府陳典以事在會城

抱印不敢歸阿克即賜騰霄也

四月戶尚書趙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家宰無所不

統而推擇可官及倚耳目於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

意

禮科某章甫請崇奉麻之類言隱語

兵科題免宿衛軍士營操

顧憲成作題語言貽錫爵大略言近日輔相以模

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日削破藩籬是非直付

之含糊而日能展華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

禹胡廣豈不恨哉

六月諭兵部嚴辦攝官中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奈

遼安通詰戎振武允爲愴愴昨見諫夷作孽日久憂

延任其焚劫撫鎮官平居防守何爲陳用賓沐敷帶

罪殺賊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

皇明通紀 卷三十九 萬曆

御史唐之榮言 皇上遠處南宮臥病百官屢疏不

下司用人者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

而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敝此至虛極弊之

症候也

閏六月京師大水 詔鑿銀米賑救

七月撤稅使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甚惡縣今滿朝

薦之相抗辭之 上爲之逮治舉朝論救不應等

中旨撤回

八月四川巡撫喬璧星請征安羌臣貴州按臣楊英

垣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人學士朱獻言用

兵非計傳旨諭竟臣歸本土而川錢桓奏堯臣身臨  
水西妻子尙留鎮雄非征不可又奏貴撫郭子章據  
安酋偏詞遺未了之局

十一月葉向高到京

十二月朝鮮王李昫祖

是年召禮部尙書于慎行人東閣未赴卒諡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尙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大學士朱賡請止礦稅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

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齎據官

來卽說礦稅各處書來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

如何抵對如何搪塞

如何抵對如何搪塞臣等已非一朝巧言如簧

不過增議皇上於章疏可以箇中而臣等之書揭

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葉之冤家日日堦前

刻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許諾橫加輔相之地真

苦海矣

初平秀吉將威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

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西景勝叛據關

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收輝元專

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益厚州兵最勁太守平

義弘稍與頗頌及家康老兩面幾不相下近聞家康

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

朝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蓋反前撤追丁未云

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務秀賴于大坂止給

廩食頃則復以兩酋吞據來報然竟未審情實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

正月賊攻羅次知縣熊尙諤拒却之守備王之瑞乘

賊不備進抵元謀賊潰走賊黨吳良傑來爭游擊裴

希度擊斬之官兵大集乘勝進薄武定偵者馳報賊

午睡請潛師襲之恭將張名世曰何容易也楊兵而

進賊皆餓走官兵入城大掠已復驅賊賊拋金子道

皇明通紀

官軍爭拾金帛遂賊盡走東川川省遂泰大捷

二月科臣蕭近高奏一韓各恭陳用賓席國昌功既

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用恭將張名世屠戮村

民報捷遠近聞然羣盜蜂起者寧一帶城門盡閉

國臣葉向高廉言用人理財

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

案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

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

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尙書李化龍亦言遠在虎

在且夕皆固高淮擾民敵以爲奴酋之資

高淮

高淮

四月京師黃塵蔽日，南京大水禾黍俱無。

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

主事鄭振先疏劾朱廣十二罪主事范汝梓請東官

請學有旨各降三級調外。

運東前屯軍變欲殺稅監高淮不果。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先海君理詔議之。

五月革陳用賓任聽勘以蔣葵雷代。

稅使高淮差合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

時喬力言建首臣測遠左重固有旨撤高淮回京。

上明通紀

卷元 萬曆

五

南京天鳴聲如潯鐸旬餘日乃止。

貴州苗仲作亂。

九月宰襄八犯開原殺掠男婦六百餘將李如楠

不出。

湖廣撫臣張問達疏災民危困有旨罷稅料銀兩未

解者留備採木又旨念浙西水災留發淮鹽銀五萬

兩賑濟。

諭內閣曰近來中外候旨煩輿是以將諸疏留中正

賴賴臣協心共理豈因小臣誣宅便欲高蹈臣子大

義如是不傳諭二輔臣達入閣視事又諭吏部都察院曰科道爲耳目之官近來新進全無公心妄逞胸臆清亂國政忌言言語不勝不已好生可惡爾部院一體申飭。

十一月命朝鮮王太子璉襲封。

補贈陳獻章諡文恭胡居仁諡大敬。

其酋來羣大八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揭

其集獲級一百四十顆。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

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

上明通紀

卷元 萬曆

六

時福州軍九郎妻邵氏一產兩男兩女。

輔臣朱賡辛遺疏請補閣臣忠憫可掬後諡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揭 東宮輟

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臣等屢請未蒙

允補此從來所無之事也。

已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攜幼爭入城避難因

而九門盡閉。

副鎮督臣王象胤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

能禦虞恐生中製兵部請申飭京營濫設哨探聞部請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督那穆令其日後補還

羣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函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各爲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難此臣之所以懇懇

聖明通紀

卷元

七

請補閣員也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祿逮解至京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請點用

吏部叅糾擅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

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尙在近郊議處有差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犍牛一隻

兩頭三異四目二口

吏部尙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符領題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

疏乞休聞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上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臣之所深懼也伏望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亟賜檢發奉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愍餘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卽行檢發

上命發餉募兵以涿遼左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

聖明通紀

卷元

八

試銀遠嘉靖甲午以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八十九人文科八人又文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絕水漲二尺有咫風隨之垣墻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

十一月閩臣葉向高請募修玉牒

是年鄞鎮地陷連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歟人民各半餘萬西晉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異形狀狀德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摧倒樓

壽一千一百餘人。軍民八百餘人。咸垣衛金殿。  
奴酋遣千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闖入  
靖安堡。聞那林字羅子金。已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  
騎往撫順。聞有壕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養。優免等  
窺開原。遼陽連更日夜告急。昨按部御史請添募兵  
及改三協。兇寺馬屬鎧甲。急撫北關。收幸緩。以折其  
謀。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  
車竣即回海上。履傍舟師以待。

皇明通紀 卷元 萬曆

九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  
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東  
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陳如山。即臣閣中連  
年。題請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  
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啖三尺無所復  
加矣。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國光  
主試官。取奉教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麒。錢謙益等。及第出身。

萬曆

有差。先是已酉秋。閣臣上官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  
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口甚難  
以疏通。請照往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一從之。故  
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覲。係察各官。  
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稼枯焦。

十

聖諭內閣。朕昨承。聖旨。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  
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饑饉。欲降銀十萬兩。給該部  
差官賑濟。務使得沾恩惠。以仰體。聖母憫恤元元  
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濟果年御  
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  
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該差官  
賑濟。且朕欲發米。鼓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  
來行。



六月閩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

東官輟議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閩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閩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

閩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

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讦情迫乞歸

皇明通紀卷三十九萬曆

閣中不敢擅擬留放閣請恩恩奉聖旨覽卿奏情

詞切至朕疾雖愈尙爾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

察疏等事朕卽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

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

忽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卽出供職以後各

官不得植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

十五日詔掌院王國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

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

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親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

層閣臣因上揭請御殿曰伏計皇上臨御以來

頒曆已四十次而聖壽又適逢五十聖母萬壽

又將屆七十上極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

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爲延緩大捷叙疏與宣

大鎮鎮閱視叙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爵賞之至意但事關邊疆國有舊章非此

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效力且九邊一體不可

皇明通紀卷三十九萬曆

異同今甘肅之捷功已叙而延緩獨否陝西之閱視

已叙而蘭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歟幸而揆之

政體亦似不平又昨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三

萬兩給賞亦未蒙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

一捷稍覺生氣而點首之窺何報復勢尙猖獗甚爲

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勵吏士使之感恩

用命相率而效此亦機之必不寒緩者也前此遼

將遣兵無人肯戰自皇上一置修繕年于重典諸

弁始不敢退縮以有此捷臣以爲有罰則必有賞諸

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

爲恩是尤重事得失之一大關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

九月己酉聖駕赴王氏墓祔不外傳越四日開臣爲請乃宣皇太子生母也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登柱

趙世卿久候不得 命竟歸

十一月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釋地未蒙 允發問部因言李貴

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妃首請遷 諭願減車價八員及還張其哈喇個子

皇明通紀 卷元 第百

卽前李成梁棄地也科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位

地先許貢牧宰東方 上報可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乞登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徐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揭云黔國庄田子

粒以庄丁爲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候今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

鎮自收賄 明目前後相違人情亦將從動生變伏

望留中不必發行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是多矣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二十六疏

五月署吏部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令裴張

氏母之張有寵進爲次妃後生鼎茂王老兩人爭求

嗣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茂至是人方

攻廷機遂有立長之說主立鼎渭刑曹郎李春熙來

斯行等疏請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

累藩國禮臣翁正春請行勘大同撫汪可受言無可

勘渭滋皆庶也渭母未報封而先誅茲母已生子而

皇明通紀 卷元 第百

後月此其昭昭者也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

狀其榜內閣

皇貴妃發引

七月虜婦忠順夫人成撫臣言其納貢四十年最稱

恭順宜加褒卹以勸

應天浙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閣屢疏上請至

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

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也

九月內使奉殿聯馬車與議於大朝門外與議及教習官賈之鳳谷疏奏辯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之極皆不報與議將寇帶置長安左門而逃東廠奏聞上大怒下旨切責差錦衣官訪尋奪與議父官罰教習官俸

三遣官諭李廷機入閣廷機陛辭出都門有旨差官護送賜路費馳驛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寇傑作亂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

皇明通紀卷三十九 萬曆

五

御史趙官恭代

御史趙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君其君子人誰甘爲小人

吏科張廷登奏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論人者不必爲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爲三窟藏身之計有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之舉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皇太子代行裕祭禮

皇明通紀集要卷三十九 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

太學臣江旭奇訂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科臣官應震論關輔獨相之非同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乞休留中 福王之國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閣累擬不便再擬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先是向高既入場即有二肘闖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簾門置本於案中書官持入票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爲常

科臣官應震言廷對關防空密均二甲而刑部何以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爾忽後漫無定衡使排卷

實錄得上下其手幾五選十取一取六以爲選官地委屬無謂空率禮開試法糊名易書以一定後先爲

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失矣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過庶吉士曾楚卿等二十三人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璠等各上疏乞職

○和議

禮部言掌印缺官如祀 冊封誰爲幹理吏部推孫慎行等請亟 賜點用

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奉贍地土不完錢糧米到今已春暮明春行開臣葉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

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爲蘇挨改

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至如田土則 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強爲便地方擬動 王亦何能安享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璠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官官之職掌

而保全者苟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推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謹持就事論事勿

因事而累其人說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居恒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

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避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

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官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

五月戶科商周諫言曰者外廷所傳宮闈近傳不實意立使自盡路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恤六月諭開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與福王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之國在於明春必不再遲礙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有前例可比卿爲重臣不得過爲疑忌

七月武人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相莊上軟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咒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詩多誹貴妃福王聞臣葉向高具密揭

呈明通紀

恭慰 聖懷云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係京賊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干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事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以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拼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塵其計中也上先覽日乾疏大怒徇僉莫知所處至掀翻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向高默然容將揭疏積藏之向高復密奏速令福王之圖上納之諫以他事下日乾於理

山東淮南大水

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

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頗多太僕相繼引去

開臣請 嚴旨諭禁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

目前切務一推補闕部九卿撫按臺省諸缺一起

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革 聖旨寬卿所奏具見

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膏肓肱

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着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

皇明通紀

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

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毒節

在通鄉爲滿爾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

出是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

卽遵屢旨退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

陳

吏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璽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下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

所經奏也

方從哲具道南衡大學士

十一月內官邢洪糾其黨四五十人於午門外凌辭  
御史某御史田春閣不報

皇太后失寐 上日夜恭進藥餌度禱上蒼願以身

代

皇太子妃郭氏薨

延鎮三大提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

從哲吳道南等回奏云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使王之令德既昭而于府中養贖亦無不給按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五

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加也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

是年奴酋圖其塔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

二酋匿之而奴酋益壘南關曠土圖窺併紐西虜宰

燬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遼告急徵前兵五千赴

援而奴兒哈赤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濬謂撫安等區

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壘築罷濤濤情形上書稱北關

近開二寨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關堅拒不與

會東酋塔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女卜酋遜謝

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是匿伊連擇其一金台失有

女爲兄那林李羅汝養嫁李齊反目頃金酋故殺那

酋妻即率養之外母率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

失以奉守率酋忿相攻北酋怨奴酋賄結請釋二酋

無養應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爲

潛盟給以火礮奴酋計糜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遣

子骨里恩不肯漢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爲信

井上書訟北關匿婚狀濤以爲然遣官籍大成往申

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留質贖

寧或 京師譯巴卜海乃奴酋親子妾真奇生親巴

卜太弟也謹聽 朝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塔卜台吉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六

初饗完聚當永紓遠患時濟甚修其功未幾奴酋度

我曉備即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時發總

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遠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

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已克發援時質子

故在也而奴酋固已易志矣薛三才請募兵二千鑑

今原任總兵麻承恩恭將曹文煥分統屯開原諸堡

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遠疏稱奴酋意不在

婚與女特借負匪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遽奴酋不

注意之兩事雖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報合名

污而體義前遣通官人奴慢語以部夷低衣充賞難

此書未完  
在後集矣

我已甚長子洪巴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共柄囚之  
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安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  
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  
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酋又撤兵以  
五百騎詣撫順懇負婚明無他意時北關為西虜掠  
務務糧殆盡部落苦餓投奴其眾即金酋一人亦往  
奴又耳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  
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  
志

甲寅 萬曆四十二年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七

二月初九日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內閣朕每視藥侍傍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  
的當赦的赦天下災傷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  
回奏待 聖體萬安發旨旋行聞 慈母偶爾崩逝  
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旋赦稿來看欽此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  
哭臨

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并請釋放楚宗人陶禁  
從之

上聖母尊諡曰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肅

皇太后

關臣催請點候補科道

三月吏部具題陵工在通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  
部署印督理

福王之國河南

四月關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  
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增但各省稅額多不過六  
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貽累多年委為困苦  
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已寥落前蒙 聖恩減去  
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  
偏重況繁夷作亂與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  
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咸泣

四月福建稅監高案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  
袁一驥及其子至已署殿之復拘執按察司官

五月十五日潞王胡錕薨後諡曰愍

祀地于方澤運關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  
邇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  
祿寡吏數員恐分遣無干典制有虧伏乞盡點會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推謝臣以補人缺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潯王乃因恩慕聖母仙逝感悲未愈偶爾疾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令行事宦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出自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發引日大雨傾注皇土跪禮雨止方行微雨少微皇上太子送之承天門外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踰跟四散次日日晴曉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官折價用八百大雨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九  
是散梓宮比舊加大行皇帝遺骸去諸外司具部撥昌平軍助之四日至陵

湖臣葉向高感觸聖孝上乞休第四十五疏

山陵莫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命

爾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放餘忠云一東宮講學一瑞王婚期一補大儒

一起廢一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獲免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獲免干締婚當事論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但詐自喜每發兵以圖報為名志不在小議者寧

為寒心而都御史潘綬謂鳳閣多妄濤之言曰北關

開原本親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上酋成騎虎勢奴酋富強遠人以為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為北關守

老女通婚且北酋為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為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夫又增遠陽九百餘里之邊處是為無策御史重定策謂濤誤中道官藉大成之魔以質子為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濤救者已而奴兒哈赤復壘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方主聖運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蒞任備門援兵至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十  
若道相坐奴開宏慈遠道定界將六堡但退大書番字平陰自明年永不敢越種七月部夷盜殺陽馬

奴兒哈赤印試碑下示恭敬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

蓋奴酋多怨好名類此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抬什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僞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癩提牢官王之宋重加研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麗劉二大監處語多



漢鄭國奏國奏出楊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  
上大怒因 駕幸慈寧宮不傳齒簿不設通贊令中  
貫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雪次  
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殿畢 上即倚左門柱  
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欄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  
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勝而前去 御前不  
敷武 上練冠練袍 聖容昨穆 皇太子冠翼善  
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 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  
上即宣諭曰昨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  
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二

離間我父子理應見刑部郎中趙會祖問的招情正  
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罷保劉成印時凌遲處死其  
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  
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聚率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見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  
光復伏于殿中恣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  
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  
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 聖怒數于色連呼幾結  
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消捧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羣旋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上意戒無亂殿

但押令朝房待 旨怒稍爽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  
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  
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又顧問 皇太子你  
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癩之人夾了便  
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  
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 上悅問臣因請  
東宮出講 上諭稍待禮後因令羣臣出尋誅張差  
於市斃胤劉二侍於內廷事遂寢於是罷王之宋官  
補何士晉於外  
五月命相 皇太子妃墳地及東宮生母 皇貴妃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三

縱釋馬三通等者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侍郎張  
問達傳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  
屬夷虎敬兒犯廣寧錦義  
套虜分寇延緩孤山副總兵全軍覆沒  
京師地震  
北關白酋以老女婚暖兒子奴兒哈赤赤發兵爭之御  
史王雅量疏稱何叔北關恐滿漢一撤奴酋與暖兒  
合而達不支今奴暖爭婚勢不厭合而北關奴強援

於廢適爲中國利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北國險約廢  
免從南關入奴亡可待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武臣凌應登覆御史凌漢冲於朝有旨會款  
科余慈華御史李養志各以來應登罰俸御史程鳳  
神亦以論應登請外

二月會試主考官禮部尙書東國學士吳道南禮部  
尙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放榜後第  
一名第六名以算發除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等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緯房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時 上於萬幾繁置不理而殿於御內其敢有  
私竊者故推補大寮庶衆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蒙  
閣皆出自 上意方從否能以循默苟容獨當 上

養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  
莫之問中外惟以最座相尙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  
喪氣

起居注之職尙有一翰林官專任筆向高廢其官而

有閣皆出自  
自上亮

自領之然尙高便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  
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爲言從哲云異日纂修史官自  
甲各部本章閱之內府藏蓄甚多自焦竑遺謫後史  
官避嫌不敢至內府繕閱而書皆爲吏役竊去所藏  
新耗有諷從哲整飭一番者從哲是頓曰此又多事  
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首邵落殺掠御史王稚  
量恭游擊爲有功戴罪以需後效

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聲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  
坊

丁巳 萬曆四十五年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得謚諸臣四十四  
人 勅下翰林院撰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衆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奏論陝西房事疏曰看得套虜乞  
款連臣許之仍議補前經章去七年市賞綸以新  
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  
費以六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  
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餉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  
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犬羊之求填謫堡之欲示我  
以弱至此乎

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剿之

二月禮部請皇太子講學皇長子出閣就傳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變局也

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淹繫外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恩免稅以修實政以召天和

五月冊封各藩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六月應天等處大旱巡撫王應麟奏請賑賜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

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康等慶賀聖壽至京

宣府天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

民釀亂奉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叅云看得嘉

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於陳言益爲三縣田糧影射

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

因而叩閭辨訴耳夫田糧卽有推有收而兩縣無過

劑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糧歸嘉善田在嘉秀

者似宜糧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

秀之三千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

寥寥不敵甚明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

經界難正夫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

安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初分正應釐革于今日豈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訂兩縣界之分明乎爲子

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極衆譁然喧曉迫狹則當急懲

也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涇涸徹天三災疊至

萬姓倒懸各官請賑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關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海加惡乞軫恤

改折以撫窮軍

十月 命開涓唯封代藩世子先是開涓生千陸處五年開涓生千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因代王溺愛開涓謀黜開涓擅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祚藩時

世子年已九歲 賜名常璚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選李家俗守

備銀允高降罰有差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隆德殿災

募修玉牒成

漳州大水

延祥宮災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政事日蹙而批發益遲事機重大者 皇上既以爲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臣等微祈追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而 皇上

且以爲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爲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凝滯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請 皇上深思而熟計之

已迫獲伏法 江南鳳巢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叩尾渡江而南

穴處食苗

以今 萬曆四十六年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萬曆

四月數兒哈赤律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踰城

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

檄清河言有七事卿慢齊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

翰趙總兵張承胤後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督

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延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顏廷

相遊擊梁汝貴處之全軍覆沒而卒燬各營方集遠

河西岸虎堡傳調啊嗎拉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

嚴勦京師震動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滾血

上特起廢將李如桓總領兵及鐵廠辦杜松屯山

海關劉綎、宋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違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略。詔總督劉遊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也。

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關原以西，虜覲瀋陽，請救延議，懇發帑金，奏餉百萬，大典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往軍興項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海關，詔斬奴首。

子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夷虜更番蔽我征調，未集諸練土著，人自爲守，遠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

皇明通紀

卷四

七

族有功得破格賜升名，并亟通參差，濟濟餉，以虜微，前保撫臣羅移鎮本兵，引征倭征，擢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入張儒紳等，賈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館逃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

及三岔柴河，退壘爲難，賈紳等以行間謀，最稱御史李微儀，謂遠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集，請速治遼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略楊鎬米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報。

便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練輸令鎬兼撫，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第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宜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上可其奏。

論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傳調餉，鎮臺兵給回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

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燔合衆，近十萬，北關備備。

皇明通紀 卷四 七

皇明通紀

卷四

七

不免朝鮮已諸泰，且督匠造船，爲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結，命借太工馬價各五千兩，南濟遠餉項之西，虜乃鑿砂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賜辦事總兵張承胤，識加祭三壇，予立祠名，庶忠。

時奴兒哈赤從鴨綠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恭將郭爾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振，謂賊不從賊，肩板捲填，自寅五未，應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賊備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食，大罵赴敵，亦歿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旅。

山並遭焚燬唯恭將賀世賢於贛陽邊外縱擊得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錦舫一并諭飭諸邊經略聞微單騎赴河東發陽莫泉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奠子女于遠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并乞稍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

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又設援遼備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得親望久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濟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繼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出尤旌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連

贈大學士李廷機以保誼文節沈鯉太保

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劣得見華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練段二十表裏時御史

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腫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姑審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兔懸章且旦夕勦夷受賞銀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

特自命鄭養性襲其父右都督

是月遼州還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日氣直學城上

已未 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征調雲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

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

方從哲亦核書促師

皇明通紀 卷四 萬曆

援遼遊擊佟國祚叛附于奴以父勳年在親也

二月總略楊錦舫既決策乃以十一日督師遼陽凡分

四路馬林率遊擊麻若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

鐵及都司賈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

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濟陽攻其西李如柏率

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

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駱馬甸出邊趨寬奠及

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

濟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宜原任總兵趙夢麟並

謙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

駐廣寧營畢泉撫照陣巡指揮白雲龍廟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

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雲

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酉長安坊樓爲折

其占四夷來侵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

備

會試以吏部侍郎史繼階禮部侍郎韓爌充主考官

取莊際昌等三百餘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

身有差

時際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疏曰以

狀元而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

洗補必三百進士皆與白可一時譁其直言

考選庶吉士倪啓祥等二十三人

皇太子才人王氏薨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案車營趨利字漢賊萬餘

忽進擊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

殲焉馬林改繇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

勝來攻亦敗績開原食事潘宗顏及賓永澄麻岩

李朝相以從軍金

之劉繼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冠十餘寨

朔四日賊龍漢卒裝諺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繼及軍

鋒劉招孫等竝陣殺唯清河一路李如柏以輕騎令

箭撤回獲全先是縱出師日五星關於東方松香登

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火火器盡燬白氣竟天

三匝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徹乘機挾賞申

飾前昌防禦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

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

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

九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皆謂李如柏衰懦不堪

登壇是役遲遲獨全疑有諂巧

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詔廷臣

會議終事李亨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

出士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楨往

檄如柏候勘

諭經略楊銘戴罪視事廼宜鎮總兵劉孔胤就延出

關應援

時宰殺諸酋並耳奴賄獲兇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

詐令部夷降金台失和損衆萬餘報人李永芳獲解

綱探三岔所聯船陸圍金首寨項之奴兒哈赤以客騎窺潘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貴英犯鬼陣敗來告

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還擊蓋登而北圍於朔三日夕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諸獎邱朝縣論以一旅屯沿江寨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劫北關連屯圍原侯奴犯開鐵師襲老寨無爲所結從之

大學士方從哲疏請遣民爲兵并招倭濟餉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四

御史楊鶴因上道中使薦陳仁稱士請卹故帥劉

綏家屬及舉外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鉄嶺柴河撫安等堡

宣武門外獨關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陽

理或政書詳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勦人自危

虎並兇惡據東數萬臨廣寧進旋去

宜鎮營兵鼓噪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圍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手執熊廷弼以

新推背後命

戶科李奇珍論李如相先納奴兄弟棄兒哈赤女爲妻生第三子彼中有女婚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議

漳州民李新自稱弘武老梁黨流劫

朝鮮谷殺奴酋獲書聲號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

指中國爲南朝貢示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據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

直薄關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燬新關

是以孤城立下

西虜連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四

關鎮西堡濟德奔犯上乃趙桂熊延弼金都御史

兼兵部侍郎代楊鶴經畧延弼疏請決策恢復關原

上賜劄令刻期從事延弼率騎馳道可素發益疏請

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

吹差騎史張銓接應

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關原被攻時北關先擊

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關原已失宜賜勅

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嫌可藉聯屬奴酋奸細在兩

河甚夥可即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關故令

郡邑縣雖有議西之



七月，秋，花衣冠十方寺堡，奴兒哈赤遂窺其隙。水西安疆臣以女妻安效良，效良愛故妻妾活菩薩與疆臣生隙，陰構烏撒土婦薩氏，冒奏官保與效良計，印帶水西烏撒阿地阿梯兵追效良，夫婦殺虜殊慘，上允省稅，誓充邊餉。

左贊善徐光啟願使朝鮮，宜諭應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

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盡自開原既越，漸鐵遼塞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略落開原一帶，堅城

應時立破。

卷四十一

二七

經略熊廷弼時募兵八百，直抵廣寧，開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集之熊官兒屯，以提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遼寧，劉遇節等故壇躬祭撫清開鐵奉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為鐵陽，南清河，西為撫順，北為柴河，三岔見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陣、四衛、東顧，則亦不可少者，此險要

中行略

之大畧也。西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列義州，半列鎮江，夾鴨綠江而守，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見山多漫坡，可斷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設林菁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盡地而守，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稍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應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二八

侵，此征行看守之大畧也。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魏驥、遼治、楊鎮、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率賚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關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殺奴酋有功，經略能延，請亦捕如楨，十不準，謂賊陷開原，淫酗捆載，不能逃，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散更，虜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陽驚震，願急調李撫信代將北關，且疆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

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伴和衷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

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此  
關相繼淪覆

給事姚宗文奉 命閱邊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  
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甚焉奴酋寨而  
力革二女長遂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奈河兒寨大  
中根兒娶虎堽兒酋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袁應  
泰遣諸虜酋并投盡副總兵姜福傳諭腦毛大及惡  
同仇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廣其意科臣并請  
爲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卽南關喬時隸  
廣寧爲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示四夷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上以邊警告急起程督善徐光祿以少詹事兼河南  
道御史車練京兵

予總督汪可受回籍

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  
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

起撫周永春以奴酋挾率賽爲質且連變兇諸營持  
諭帖激勸花虎惡突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隨  
諭給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并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  
罪往授邊

初諸邊將領多扣筵月餉自肥道左爲甚經略特斬  
遊擊陳倫以殲因決策守遼陽挑棄築垣借水爲防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遣奸細覓女裝謀  
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連左大雪多凍饑經略  
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  
置請撤回遼陽就食

烏撤賊首戈勾連鎮雄水西兵二萬五千越境至樂  
農殺安效良活者僅還薄雲益州城土舍安遠領家  
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官方策僅以身  
免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一月奴兒哈赤據城入龍潭口且往同鐵嶺運糧  
二十一日巳刻日生彙雨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

司天失占

同原人李文謀亂自稱彌天王天眞混元年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爲民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說不論矣貴精之說  
卒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寧陽寬奠鎮江皆當  
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聚攻而主費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延一百里如何能濟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燬城驚擾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會謂兵占已而奴酋竟寂然

四月初六日大行皇后崩

經略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近賊巢奴兒哈亦敢深入作誘虜曉河西徐圖乘敵得宰宰會兵遣酋于同族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偽榜招降誦侮無狀

聖明通紀 卷四十四

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內諭以故卜已有罪吉東事在克大察科道皆候問即簡發

御史倪應春疏曰日者聖躬違和輔臣從哲忽蒙召見當是時不召助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

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者豈非以股肱心膂惟此一

个臣乎意輔臣仰對天顏凡可贊誠以感動之者無

所不至而咫尺龍光寥寥數語俄而人俄而出如

枚卜鈐印大察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有識者益

不勝杞憂焉感遇巷網羅之術素未得于播磨倉

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觀西失之千里宮門

隔者九關豈不虛此良過哉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東經略圍遼離遼陽以萬騎

孫撫順關萬騎歸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

柴國桂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兩

關陝永保援兵踵道嚴檄招撫

兵部疏為夷氛正熾防禦空嚴奉聖旨云奴賊大

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為可慮着各總兵官督率將士

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追緝致誤軍

機的據法處治

聖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七月初九日聖諭內閣前皇太子奉大行皇后几

筵前祭禮因勅見朕同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

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志之欲行另擇

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

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

極為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卿可傳

示該部遵行

十四日聖諭禮部謹中宮皇后

丙申上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

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希晉張問達黃克繼侍郎蔡

如辨入見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議以用人請

上俞允之。上問違事云何嘉善曰臣當戮力料理

即日薄平無煩。聖慮。上頷之諸臣叩首而出即

日帝崩

遣詔皇太子嗣皇帝位

司禮監傳皇太子令旨說與各理通海等處稅監

張輝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

因三殿與兩宮未定帶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

叔首叛逃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

行停止張輝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花官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皇明通紀

又傳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

武官星夜解赴九邊着彼處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

沾實惠

又傳皇太子令旨遣父皇遣言着封皇貴妃鄭

氏爲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禮部以爲無例

奏乞裁之

皇明通紀集要四十卷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

光宗貞皇帝

庚申前曆四十八年

八月朔皇太子即位

西僧來貢西僧上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奏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假餉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謂士風方競于賄不以教化隄防之則孔方操權到處捷摸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西體其所決裂者大矣

復王昌齡馬都尉從輔臣方從哲請也

三日戊申南直隸巡按奏停織造以濟國用以

民困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吏部奏起廢官奉詔書內款也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起陸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僕寺正卿宋一桂太僕寺少卿宋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寺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防邊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奏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引竊賊不去嘉禾不生焉喻

六日辛亥科臣周瑞奏言懷初三要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周朝瑞仰獻懷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輕如何擅行資奏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節并典禮等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保擢用之始則朝瑞近所奏懇哀言本當拿問朕哀思皇考規特官在廟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

遵照舊規行

御史張潑奏言相臣宜內外兼用謂大聖立賢無方祖制三途並用乃今承龍襲舜示鉢弟傳子嗣林接

引多出干知已沿習舊規牢不可破然本朝相繼鹿

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起家何不專在詞林

林黃文備以中書舍人人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敕

賜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賜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賜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賜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賜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賜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嘗卑用言林之爲拘拘也又謂曹林一路險峻直至進步黃扉始爲捷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燃無剛轉身便成軟款遇事安能把持偶有意氣妻子率之所以含垢忍恥寧死不去又謂方從哲獨相七年人言頗多臣方以枚卜致望始不細舉乞陛下面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正用詞臣務于中外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林並推又謂尚臣名位既不卽下則首次不可太分蓋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有偏主其間如一沈一賈等卽一日而用十人亦何益哉又謂卜之之

術必有穩不揚之執持而去其害有微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驟不然此日之招敵不預臨於斃局無濟亦何取于兼用哉

吏部請冊立東宮。上曰：立東宮，謹遵遺詔於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造層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諷疏言叔卜推舉諱天子之

在于論相。相道得而天下理。國朝楊士奇、李賢、張

黃帝主事  
聖務十條

訓導勅諭

十二日丁巳。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安去  
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御史黃彥士奏。陳要務。列爲十條。一曰  
隆孝思。二曰攝聖躬。三曰備輔導。四曰勤政事。一

曰通言路。二曰起廢棄。三曰振吏治。四曰謹閹寺。一  
曰嚴武備。二曰固邊防。

詔。肅朝儀。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  
隨從。執步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干

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恩治理。朝儀嚴肅。豈  
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

皇明通紀 卷四二 奏旨

付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愼。如有仍前  
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

治不宥。

十四日己未。御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謂人臣所  
當自靖者有二。一嚴章奏之體。夫詞尚體要。自古重

之。况章奏乎。惟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  
其事而止。如舉劾一人。無滋射覆。明白正大。俾商榷

之下一覽無餘。則聽者樂雅矣。一言官之說欲因事  
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泛而涉之爲支。強而聒之爲

噪。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麟可披。大抵言期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是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

者。下之所以承上也。所望于當宁者。亦有二。人  
君尊如天明。如日。喜則和風。淑雨。怒則雷霆。迅雷。形

之章奏。欲言者十不得其七。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  
得其三。是陛下之威靈。寧也。昔設鐸建鼓。罔非求

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千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爲  
可采之善。非千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

聽其所可聽。置其所不可聽。是兼收之益。宏弘也。斯  
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奉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

皇明通紀 卷四二 奏旨

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聖諭到。閣云

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煩勞。明年先開  
講學。冊立吉期。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

行。臣捧誦之餘。不勝驚惶。考祖宗冊立之期。英  
宗以六歲。孝宗以二歲。武宗幾周歲。未聞年十

六而名位未正。覆教未行者。前次奉旨。已明以  
冠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赫赫王言。豈可反汗

復塞。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遺詔不可不遵。  
明諭不可不信。仍照前旨。刻期舉行。則國家幸

其於奉 聖諭臣謹藏之國中不敢宣揚於外恐又增一番奏報也

清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斬

光祿監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奏銅  
王通請諸省之其疏滿切海內屏快

詔禮部集文武諸臣定議以議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有赴官門恭候 萬

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日頭目眩暈

四肢軟弱不能動履且同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

召卿等來見

皇明通紀 卷四上 奏昌

七

十七日壬戌照用閣臣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

二十人 欽點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諭內閣會推諸臣已照用了朕思備輔弼同高匡

時俾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

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

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禮科給事楊連奏申明禮制四事一日

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我

朝禁制森嚴者在令甲豈不嫌於日星年來防衛庭

陛使 皇城之內 殿廷之前游閑無賴蜂擁喧嘩

豈成法紀廷奉 嚴肅肅清衰慢即當責成該部嚴

加整備法在必行一日進 祖宗遺制凡幾宜要務

當與閣部大臣妥商面商略察詳慎不特傳 旨刊

可否而已 先朝平嘉召對不徒輔臣即各部尚書

亦皆顧問備極體綏甚有奏事終日跪不能起命近

侍扶掖而與者 世宗齋居而施撰進諸臣不離左

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父子繼之君臣情禮最防隔

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壘請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

問即便修恭矣一日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

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通

皇明通紀 卷四上 奏昌

人

來章奏駁閣裁決希問眾世號為大知大舍與夫頑

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以 先帝寬仁

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特特旨歸偶寬

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伏乞

勅下部院密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肅

勉留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日申

章疏奏請之體古來文章有體要況於奏對尤貴疏

明旨意皆先臣韓文忠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四是

勿可簡簡則覽弗肯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肯也此

言可為萬世章奏之式今封章眇無顧忌言一事而



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攬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德  
捉風捕影若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伏乞申飭  
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庶舉大有章勸  
懲不爽矣

十九日甲子禮部署部事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  
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英國公張惟  
賢等恭擬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  
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上依擬  
命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上諭禮部議上 皇妣孝端皇后徽美鴻稱

皇明通紀八 卷四

上諭禮部議上生母 溫肅端靖慈皇貴妃徽稱并

還附禮儀引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

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附葬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故事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請訓護 聖躬

冊立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書云閣下知一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者可言也若以

不妨俛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撫

其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消官閣之憂致

以負 先帝之託更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無幾矣

憲備閣下開鋪張通當務爲考成鎮靜之說則增傷  
重口難防恐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  
兩端晏然一出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  
臣義士有膽願閣下熟思之也職官早言輕妄爲閣  
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旦晚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  
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官茹清消此系檢  
之收諒閣下決無吝爲矣

御史鄭宗周揭稱欽安 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警

爲第一義欽安 皇長子則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

宮爲一義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廷有人有所忌而

皇明通紀八 卷四

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機也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謂民之

剝也貨官爲甚所以用貨官者則事創爲之濫觴也

朝廷不自取而假手於貨官此與自取何異伏乞一

切事剝悉爲停止軍之剝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

者則文職爲之開竅也賄不入軍懸其缺以侍其人

其人既列又勤其數以藉其候夫利貸而益欲無克

剝以求償得乎伏乞 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民生

不促將帥得人矣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聖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萬安奏言昔人治病以服藥  
有劫爲中策以不服藥保壽爲上策蓋慾寡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  
傷其害及不可言矣

二十三日庚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  
居民食草根樹皮及至盡甚或毀家村舍合門婦子併  
命於草其殘悍比渡江後甌戶之拾食僞饑民之拾  
漕糧所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於江南  
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  
一人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十一

猶未已而船盼不到自來民困重小民垂盡偶  
語思圖一還爲其計其苦約非柴封燒第宅幸  
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  
在心腹矣然習情無改於奇怪物力日趨於凋落三  
衢九市非不瀟目繁華閭里窮簷實則兇帝女哭所  
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丁官事而寧私家益東  
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處布  
矣今日不徇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顧離閭  
生民窮財盡尤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  
講求以足食者足民祥民者祚國成庶乎其有濟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

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臣部臣  
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  
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  
已作賊誰謂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君  
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也  
定藩惠桂三王封國初議東昌平陽已而惠桂二  
府改於荊州衡州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  
有旨傳諭著即議議及合行禮儀具奏

上又諭選侍李氏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生厥功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十二

皇馬着封爲皇貴妃合行事宜作速具奏

月廿六日行

二十四日已巳御史王遠宜奏治平第一要務謂飲

安民生無如紓核吏治而紓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

兩端郡邑俱有正賦若苛罰催擾是小民脂膏極爲

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當重按其罪

戶部奏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開專

理運車

科臣楊建泰論崔文昇用藥之誤謂士庶偶有疾病

親友冠臂無効則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

楊建泰論  
崔文昇用藥  
之誤

性命付之庸醫何況臣子之於君父哉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語諸臣各相驚駭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鄉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聖安并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得食用藥者之肉償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項蒙召見大臣親問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雖實誤皇上因頻至此臣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醫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醫家有皇明通紀卷四十一

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以皇上日萬機勞瘁哀痛精神頹費於法正安清神文昇何反投以相反和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至此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盡惑必文昇藉口以益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文昇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內其足食乎皇上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惡發司禮究問處分并請皇上沉心靜攝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東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養天性之真和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

上  
漢大

保定之矣又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摺爲懇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夫禮上尊稱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於大行皇后有廢尊之以生母則於本生皇后有廢貴妃試思聖母配天育君辛勞垂四十春秋止崇尚此皇后二字貴妃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養性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也二十五日庚午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二十六日辛未上疾大漸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

皇明通紀卷四十一  
韓爌及英國公張璠尚書同議事如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楨前御史張問之給事中范濟世傷連御史顧從乾清宮上御東暖閣侍倡惡凡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進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李選侍且諭通封孫如游奏曰聖諭臣等自當仰體但前奉聖諭上二后徽稱并郭元妃王才人封誥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宏俟四大禮既畢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厥功之懋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上曰著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諸

嘉慶二十七年  
九月乙亥朔帝崩

加力能  
少保  
左光十  
右光十  
平布衣

嘉慶二十七年  
九月乙亥朔帝崩

嘉慶二十七年  
九月乙亥朔帝崩

臣叩頭退  
邊領御史萬崇德奏請蠲漕糧二十萬石以濟饑并  
請造船以運餉

二十七日壬申以李騰芳鄧以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栢李如楨退

通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兩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平戌御史左光斗奏遼東荒旱請蠲漕二

十萬石以爲救荒第一着請發帑金二十萬兩置

買花布以爲救寒第一着

皇明通紀八卷上 十五

給事中李如圭奏冊封 還侍衛在四大禮之後

追奴會於互滿

防邊

上再召方從哲等十三員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備原卜期宜獲

近早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

卿等輔佐爲美 舜又謂及壽官輔臣以 皇考山陵

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官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遠及

此 上仍諭要緊者具賜諸臣銀幣燒制

是日李可灼進華

帝崩

嘉慶二十七年  
九月乙亥朔帝崩

嘉慶二十七年  
九月乙亥朔帝崩

九月乙亥朔帝崩還都皇長子嗣皇帝位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着該部從優厚議合行

喪禮相樺山陵并停止皇極門殿暨喇坤等處工程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於

乾清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

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外至文華殿先叩慰 皇長子即正 皇長

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

極講朝服以待奉 令宜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

行於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皇明通紀八卷上 奏目 十六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謂師長之

教不可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

吏部等衙門周鼎漢等奏請傳 諭還侍李氏移駐

後殿謂還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骸之陋且

藏下年齒漸茂體未成雖着粉黛時酒目前萬一

防微積漸所關匪細

御史左光斗奏請宮禁正名位官內廷之有乾清宮

額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

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迥有大故

節實後量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

未之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遷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事外各分倒置臣竊惑之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丞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誠有不忍言者矣

三曰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崇禎 十七

封吉期另行遷擇今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體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堂堂 聖體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驚

言金丹此膽更不見有人矣且倡爲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遠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 殿下頒以賞

格果酬其藥價乎抑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通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奉 令旨李可灼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効殊失敬慎但

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 崔文昇法司嚴鞠言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致 大行皇帝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九廟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爲 殿下危之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瘳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瘁以敢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金未奏効其進學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崇禎 十八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禮儀種種舛錯願三三大臣加意引張居正爲喻并論李可灼之罪

上因九卿科道之請 御批移官待擇日即行五日巳卯兵科楊連奏請傳 勅 李選侍立於移

宮言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 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竊疑之故力請 殿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蓋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今諸臣靜候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

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 崔文昇法司嚴鞠言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致 大行皇帝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九廟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爲 殿下危之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瘳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瘁以敢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金未奏効其進學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有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今奉有移宮明旨若復擇吉就廷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通選一宮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通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累朝之有而後出官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以今日天地神明之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遂侍非嫡母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孰能平之前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爲名不離乾清宮左右肆先帝聖鑒隨即遣去而病體所

皇明通紀  
卷五  
李進忠

十九

以沉痾醫藥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此後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洩再爲姑聽之說亦在今日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亟殛之矣

李進忠移居仁壽殿

改元奉旨先是奉臣會同禮科李如珪奏言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豈可使年號之存臣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爲統下紀元今年不

月初一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定僧之先帝俱稱泰昌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義又不礙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御史張潑揭曰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爲泰昌不忘皇祖也今上九月登極以明年爲天啓不幾忘先帝乎當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爲天啓在先帝不忍忘皇祖在今上亦不忍忘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事其同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改元之議方起明年天啓已難及況今年萬曆遂無泰昌嗚呼思

皇明通紀  
卷五  
李進忠

二十

慕寄之何所先帝即位一日權稅益罷帑金大發大僚既充耳目亦備若紀元事而紀年世遠言遷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爲泰昌以明年正月爲天啓畢竟於先帝不違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於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奉泰昌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朕於義不忍恐臣子愛君不敢爲今上作此過舉也○御史黃士彥議曰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爲共主明矣而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先帝賓駕踰月矣臣子乃進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爲

泰昌則九月可改爲天啓矣。或以失紀泰昌年號則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其宗。皇帝於某年月日即位。詔以明年爲其元年。所行某事。其政某日崩。未及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或以孝子尊親爲疑。夫人子之心無盡。而事勢偶值其窮。亦人子無可奈何者。或以事不經見。不妨通其權爲解。夫權所以濟變也。非於理不通而強爲者也。今改泰昌之號於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於事無所闕。正宜以常禮爲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於道乎之爲。是乎。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一日改元泰昌。臣竊以爲非是。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矣。天啓之明年以定矣。泰昌二年。滋無安頓於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稱廟乎。稱宗則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第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侄兄弟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竊以爲非理也。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其親則削之。是臨皇上於不孝也。卽不恐於祖而忍於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通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得之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牽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皇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爲非情矣。夫平古禮法史書之宗。無如朱紫陽則存萬曆而分存泰昌。綱目通鑑兩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爲矣。嗟乎。嗟乎。是古臨年不收元之非。尤甚於不臨年收元之非。今已

親先帝不勝敗元之是而又不貽皇上輪年不  
敗元之非是在二三大臣主持之力耳

皇明通紀纂要卷四十一

啓上恭昌

主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二

太學臣江旭奇訂

皇太子即

九月六日庚辰皇長子即位

七日辛巳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奏言內官李進忠等輾轉相攀株連無已科道所指數人外宜令該監與東廠從容訪實徐爲議處庶人心不至惶惑

皇太子即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裁輔臣方從哲十罪三可後言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竊聽無禮失誤災

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各行胸腹破壞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二 奏目

縛綸罪四縱子殺人滅祀違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克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誣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已不容於寬貸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素稱虛托所不爲者乎 鄭貴妃封后之舉滿朝臣子執爭從哲而可其間非 先帝其斷明視輟止暗之爲禍何可悉言是從哲徇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 鄭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麗色藏傾以因緣近幸之故欲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

反受劉遜李進忠盜竊美珠夜半審約必欲封爲

貴妃又欲占住乾清是說 登極爲兒戲從哲何心

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荆

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臺臣論之從哲又何心而

代擬出脫律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於獄君之罪乎

是無君當誅者三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

得以風聞臆度輕誣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罷

丁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保身一

曰定志一曰講學一曰勤政一曰納諫一曰謹微未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二 奏目

歸重閣臣之主持謂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然非

權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子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

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

不持疎休哉

十日甲申御史孫紹昌奏進繼述二字官用人用財

宜召宜以 先帝爲法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請絕筵早舉大婚早定

近侍得人并諭方從哲等近事多舛當速爲改改

十二日丙戌大學士方從哲奏乞致仕 上溫答不

九辭

御史顧健奏邊左時事言如舊發難以來假令戰守  
早決未必漸變難圖始則諱言於守而以戰爲輕  
繼以失利於戰遂以守爲定局竊謂援遠之計失於  
守而成於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  
經臣出關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師和未聞  
我兵以一矢相加遠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  
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  
嘗先帝激勸之秋登邊臣親望之候而今日曰舊  
將犯槍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前  
聞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也一空專

皇明通紀

卷四三

三

制關外胡匪不以聞見智世賢塘報則僅備斬一  
級獲一盔奪四鞍馬而遠張大其詞誦功於部院此  
何等舉動不亦羞朝廷而貽笑夷笑耶且士馬物  
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  
之辜而尚誇口遠城之無恙據遠以禦東虜竭全  
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聖  
朝必令小視同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未遑早  
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  
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况大  
師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此

段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就慢若以戰馬驅壓  
爲勞而以乞身告病爲托非經臣之所以爲朝廷  
方便也今日之事實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必  
無訛據之理也奉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  
邊陽孤危深爲可慮據延弼着益用心調理多方防  
禦關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  
諉誤事

舊入撫順大掠而去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奏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皇明通紀

卷四三

四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議奏前賜民租以四方荒

歉故也

御史鄭宗周再論崔文昇當勅下法司明正典刑

并論方從哲稟者司禮監查明奏處者何心

大學生方從哲再疏乞休上仍溫答不允

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奏論經界條延弼無諱者

八欺君者三奉一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

經界條延弼奏乞罷斥勘問因辨無諱之罪職願承

欺君之罪職不敢承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達奏論經學應廷弱請議經略者終難採其功幷經畧者亦難掩其各功在支梓幸若得二載之伴安咎在積義難振振萬金之無策今臣爲廷弱者有二策廣收羣策勉圖後功督當報國以報君父是一策也繳還上方席蒿待罪求賢速代請旨上裁是一策也總之違警日間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倣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病遺之國家至於廟堂之上亦當博採羣謀悉心斟酌若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歎至於商量停當而遼陽已了當矣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元

科臣楊達奏報夷情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已時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存亡旦夕莫必乞簡督勇大將策應山海關一壯遠左聲援一爲神京捍蔽仍乞勅下吏部速擬經畧一二人左右司馬一人其計禦虜援遠作何方略并恭本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誤計經誤宗社之罪奉聖旨速督其急這還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縣設兵部侍郎吏部郎會議具奏

兵科楊達奏功本兵黃嘉善八大罪

臣等謹將

臣等

臣等謹將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上疏請安醫藥奸黨陰謀言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先帝故耳今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賞同一表謀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奸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被則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斷不得以含糊結局也

二十一日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至麟州之間已晴見河水上已自  
至中時微風在治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陰至本月  
十七日未時雨雲漸布河清三日晴  
聖道與戶部郎中黃嘉善親詣河橋日晴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六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奏糾經略能廷弼一聽幼御史不三月而長之經略是何等尊崇天下勦兵良將任其調取國家正賦加派任其浪費是何等委任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酋一人而數掠不相賞矣又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胡乃佳佳欲養病也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復愛人之氣經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  
經略熊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并請勅賜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還查勘遼事有無破壞

詞臣張翥陳養身養性勸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  
信令恤民補饑十事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二十五日御史萬傑德奏議選餉言 皇祖 先帝

前後特發帑銀內六十萬乃實也非餉也共一百萬

既有缺餉充餉之 旨不妨作四分六分之用部臣

經臣各執所見殊失其平當兩附焉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請保全 李選侍言曰 先

帝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 而已

矣父有愛妻其子終身敬之不忘 先帝之於 姬

皇明通紀八 卷五 七

貴妃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竟渙然水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

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乎繼云 選侍原非

淑德原有習儀而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看 先

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有

幼女狀 狀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臣子乎受 先帝

多少宏恩而 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聞

下宛曲調幾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

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

萬載矣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奏 旨會議經臣去電

因奏官侍郎崔景榮張鶴鳴會都御史袁應泰三臣

皆可用請 勅兵臣一人往詣廷弼令自虔能得

將士共戚賊否能滅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如廷

弼自陳力竭則請令特罪闕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

基廷弼揭衆議者三以幾為氣鬼將帥不為用不

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遣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雖

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騷擾者

姪切不能成功三至於黃嘉善督去三尺童子皆知

不識輔臣留之何故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八

則料於失機諸臣功罪狀 悉看得楊錦長師失地獲

法罪原雖追而曉曉置辨曰未嘗私李如相也曰杜

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相

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

以清河與如相故今杜松出撫則耶在如相性懦長

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撫進而歸以今箭招之說

者謂今箭先藏相身託之傳自於錫則錫之私庇如

相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於如

相汲汲也杜松廢勇久養有古名將風聞錫將出關

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滿領未饒不便大舉

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遂關投揭當裏與  
其師而如相偵知令人於關外遂回重責十棍致  
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經松兵杜文煥抱憤投  
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合陷松之毒矣乃營師時相  
伴與松酒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落丈夫概  
信不疑買勇先登不知如相早已布置奸人爲松  
導誘其暗人奸伏蓋奴酋素所畏者松與劉珏也先  
得錦告示遠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  
果爲鄉導所誘如相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  
骨不存劉珏亦復血戰一時死賊是松之死實錦與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泰昌

九

如相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其日和戌之地而乃曰  
三路之敗總緣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  
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  
功賊死不暇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  
猶愈於以欺劾伏辜耶卽令口知懸河其知法在不  
欺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  
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相俱一體  
之人况邊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而李繼  
翰之於撫順紅旗催戰總兵張永胤願叩門一見面

議不得食卒赴戰陷以死誠可痛恨如李繼翰固  
未奉命難免首事同事之條但鎬不可以之卸已罪  
耳如相雖先嫌經尚當從新編等若容免脫是謂無  
刑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奏安選侍言選侍  
既移宮之後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  
使官閣不安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乞皇上宣召  
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謂誰  
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惡中使口傳聖旨仍乞  
將劉選李進忠等正法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繁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

從寬政上傳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左光斗具奏朕  
避宮之語朕昔幼時時皇考選侍李氏侍視朕行  
氣歐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  
伸惟抱終天之痛前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  
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  
向大臣視顏口傳至今尚含羞恨因避李氏毒惡心  
不自安聖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選等傳  
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卽日發  
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之禍  
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

恭李氏於喉嚨宮月分午創供給糧種俱仰遵皇  
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誣實未知朕心  
草草李氏之不救也其李廷忠等田詔等俱係盜  
庫首犯賊明証確自干憲典查謂誣連法當首給務  
將本犯與劉通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貽囑  
當事播弄脫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院遵行故  
諭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廷上復諭曰李氏平  
昔過惡多端無量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傳  
諭明白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解抄  
成使聞之方從哲等又具揭奏曰臣等以事關宮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十一

不宜輕洩於外故未敢發抄茲復蒙皇上諭責不  
勝悚懼除奉旨發抄外惟望皇上聖鑒聖恩  
始終看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子并三  
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聖德彌  
光矣上又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  
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挂念昨已有旨傳諭  
卿等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喉嚨宮撫養所  
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易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  
傅氏居昭倫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  
眷各衙門月分午例養瞻鏡俱從優厚俾各得所

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知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遠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  
始聖慮卒數百人踰險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實  
是時河東士民謂還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  
謂還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討也各道謂還必亡違  
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關鳴泰往撫皆不行而鳴泰且  
途哭而返河西謂還必亡議增海州三全河茂為廣  
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還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  
也通關謂還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  
也大小各衙門謂還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極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十一

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還必亡不守山海都門  
則議成海州為遼陽退步戊金伏為山東藩牌也即  
奴賊謂還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  
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  
安堵舉朝帖肅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  
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賊擁兵十  
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新賊擒王而破民屢  
地為彼奴所笑誠有知所警者第言斬賊擒王之車  
於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今簡催而張帥頗係  
馬上催而三降喪師廢於今日何敢輕率如徵太

大創小大小創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惟有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事

遠東經畧熊廷弼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揭明閣視揭曰經畧所云轉危爲安者第以遠藩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慮之危者此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今已空九邊之新銳竭五方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今遠藩幸存急作收觀或尚可收拾故惶惶計之如必遠藩既失而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十二

後議經畧之功罪亦太晚矣經畧紛紛疏揭朕耿耿不平之甚此但不欲放倒英雄架子耳如果吞胡之畧可期報國之心未遂願鞠躬盡瘁以觀成功何不具疏力請曰臣不敢負國重恩今布置經管大有成績願留一年以恢復疆土再不效治臣之罪則聖明不難轉圜諸臣且爲推數此大英雄之所爲也何計不出此而徒狂呼怒號爲事干職初至遠陽經畧賦詩相送逾日職亦以詩酬之中二語云軍心係望謝安石千帳傳呼郭令公勦蕪相期實出衷念今以議論相差大非初心且職已出符理非慷慨論列

經畧初到

之日也故石具疏而證揭上有言經畧熊廷弼解任回籍勸兵部勘議定案仍科理候代員欽命該部卽會推

經畧初到

十月甲辰朔刑科魏應嘉會議奏曰熊廷弼之經畧遠東也雖支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戮隱匿不報不敢謂之無罪

皇明通紀

卷五

十四

張修德科臣魏應嘉復交章駁之於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邊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以憑撫按應泰經略遠東十一日甲寅敗酋於灰山科臣楊建泰勘事勿違言官謂祖宗設立科道許風聞糾劾未有卽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使勘者卽言者就今勘得逼真心雖肯服所勘之人與所

古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及漢多口成何政體况日者奴會通處撫順地方舊經事意氣已類新經事經未定若特遣科選三臣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臣聞撫廷朝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宜者惟遠東新按臣張鎰前來監督者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了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成命力請收回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遣謂兩造具陳必取裁於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朝廷之心大不便也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五

御史鄭宗周奏上疏言食疏謂舉朝受不足者惟是兵食以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以兵言之一方有事調遣張惶豈謂有制臣以爲間賊時長策莫若申明祖制京營兵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今止十二萬也邊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遠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誠使廟堂之上擬籌備斷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冊之洪謨一洗近

日之積弊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用有一餉必有一餉之兵矣未嘗論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家述令自裁以爲困衙戶素者之戒

命行人徵諭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潛何宗彦入閣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吏部接出聖諭今歲皇祖考妣皇考升遐嘉禮相繼古今未有昨山陵襄事神主升祔太廟太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悉具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十六

而若孫如游以一人而任艱煩竭忠盡心等語敷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其該司空

著吏部從優紀錄故諭

御史賈繼春安陳四參等合辭辭職禮部尚書孫如游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入當國賈

之日冥必明付廷推公協典論而後宣麻有命拜命無慚若孫如游何如入哉龍鍾有年孰敢無尊即曰

大典勳果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皇上恩顧

頒養素已不薄何至以三公爲充實之具九重結



獨笑之知若輔臣者既從諫先帝之中肯屢屢而託之持憤又稱弄皇上之威福默然而忽以傳宣自此而星勅斜封無所底止亦可為寒心咋舌矣伏惟收回成命庶政本清而登庸之典重矣

戶科張國祥奏言解倭不可不預防相業不可不更新將畧不可不早定

二十四日丁卯賊驚官災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最勤官與賊驚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賊驚宮雖毀還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錦修欽錄益復官

南空御史傅宗舉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謬言文昇何心遽忍為此意者幾微與懷之中別有爪牙嚼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未可知也今文昇活口具在可持而問也

御史馬逢舉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典刑

十一月庚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勸熊廷弼稱云日來見為道長張道長魏學科疏意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速會辦之旨必朝聞命而夕就逮矣及昨見

兵科公疏又要收回成命而為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問罪之為何察其留行大旨謂勸者即言者就今勸得還真臣必不服而其實不然原曾被告何避

堂上處分今同勸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縣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勸一處有一處結

狀經一官有一官勸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損一字也誠如是而還真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

雖經經營久定即奴會挾眾恃強逢處撫撫而藩奉諸將自能應禦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也若

謂職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則又謂其言矣使

皇明通紀卷三十一

功罪無關於封疆也為用防正惟關係封疆勸而是

獲守有所持勸而非當事亟圖改正防而功則究臣以安眾勸而罪則處臣以懲眾如分功罪封疆為

兩是欲勸臣於封疆外也或謂臣貨勢顯赫彰彰然

在地方無可勸者故三公分不敢來然而來國無勸也

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即說說欺君誣善皆實有此

四字足以蓋之當今之世誰敢向兩衙門問矣言之

罪何細猶於來勸之一行黃龍揭此為三公勸駕

禮部李如珪奏言天氣尚未嚴寒請席不宜早撤

上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愚凡言猶在耳豈可忽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毋得實陳有蹈不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離黃至隱諷微詞尤非人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笑惑聽聞商部院傳諭大小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十九

即可以交代行矣但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壤遠道他人臣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於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遼奉以南不但本城退者復歸而開鐵瀋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瀋伊汎等城咸爲賊陷或致自棄雖未遑復而瀋陽奉集寬愛謙陽長永寬其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賊堡也去秋遼城止關馬兵四五千入川兵萬人瀋陽成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

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據餉司揭報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本色米豆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減房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者以數百位計百千砲以千計三眼銃馬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榮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鐘釘板牌桶等項皆以數千萬計詳具冊中而臣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二十

器械也何一件非錢大幣疾呼乎山陽氣所得來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趙充國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伐一時之同不爲 皇上明言之年來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弟愚者賊報獲急以爲說前冬去春賊以水雪稍捷輒開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閉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開然急急責職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

事世陽  
原加此  
高宗

事世陽  
原加此  
高宗

至如用杜松用李如栢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  
書用閣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  
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內地着重機自能區處  
停受幹辦緊急何用捨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  
輒慨然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  
矣此臣爲經畧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給事中忠世揚遇災奏陳上下文修之實謂爵賞  
裁禁當開冗官當議武備當修民窮當念困窮  
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案陸大受  
等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三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奏糾閣科疏曰熊廷弼罪狀昭昭臣  
無庸再發獨恨陰奸閣臣姚宗文人言其生平詐偽  
益世神奸臣皆不問只就閣視而言巧借閣視急徵  
補科之命而騰落於出關倉忙了事有如遊子之急  
急赴家又借閣視捷取清卿之轉而計精於錯穴俯  
仰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壇以夷攻夷之策有何  
摩畫盡得虎患之要領否金白之爵有何下落果得  
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擲虜穴反開其夾儼如  
此籌畫果有合於欽取固與按挑引嚙之妙否此猶

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錫國縉主用違人事事決裂  
遠廣之恨不啻入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絕無一字之  
推敵豈非背公私黨自暴賣國之惡舉耶當其報  
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乃諸升或功或罪或勇  
或懦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無完膚矣親望  
傍徨罷將自及始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處鈍而謂叨  
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諤  
諤前此在閣誰禁之而不言耶一切錢糧有無虛耗  
不清綱是何主意及見計臣駁查始復之曰吾未有  
戶曹之款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問戶曹乃代爲

皇明通紀 卷五 泰昌 三

之任有如戶曹不結宗文將終不報乎前日之問閣  
遼事也而閣廷弼亦在其中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  
勘宗文已寓於內假令宗文前日之問點陞功過判  
若列者何至復煩今日之勘既有今日之勘又何取  
前日之問同上行私宿奸養亂宗文可勝誅耶乞立  
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之戒  
科臣毛士龍臺臣方震孺王允成皆疏奏姚宗文諸  
罪狀  
給事中趙時用奏言時事謂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  
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是也有議論未定而不當

科臣毛士龍  
臺臣方震孺  
王允成皆疏奏  
姚宗文諸罪狀

爭鬪者勸之。事是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緩行者也。田之利是有急之實緩而不可不緩精者。兵之制是有至重至大而當執其敬者。郊廟之禮是有至鄙至汚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人間是也。

尚書黃克纘奏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法。彼方無詞，今美昇、鄭應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通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承福，姚選忠手持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聖母不恭，遇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

皇明通紀 卷之三

恕則顯。皇上為先帝優容之，慈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後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先帝欲冊封，屢侍為貴妃，其匣中之物安知無出於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屬，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於成法？昨因內犯王承福，蒙罪過減，當日務官朕隨差營事人等，獲送各有籍貫，該部如何輕聽奏昇等一而成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新求重其事，昇等遵前旨各贖該部，再不必責其克纘又上言曰：

臣於問擬王承福一招，欲邀恩於皇上者，養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而述有涉於忘父之過者，必委曲還全，使渾然無迹，方為大孝。此臣區區之愚也。上曰：卿委曲周全，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述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朕傳諭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瀛奏請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謂宇內蕭然景象，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而其虛實豐凶，然不盡陽侯之波，祝融之熾也，或者謂民質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竹輕衫花，袖羅縠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食吏多而德食之法，紀疎耳。臣請細數之，一邑佐貳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形驅勢迫，即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然此小者耳。稍上而為長吏，則有罰無有獎，無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刑，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然此猶小者耳。又上而為方面廉帥，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異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序方外珍奇，始足以下點。

皇明通紀 卷之三

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皆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如是而安得不日削日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視貪夫之饒者惟朝廷三只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爲民夫携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又况乎網漏於吞舟官高於金錢間有二三孤寒清一獨賢萊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責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命窮顧影自憐撫心誰責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軟者撫按之

皇明通紀 卷五 三十五

白簡職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末路可執不思上之失節猶女之失身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雄文何益焉變乎銓部劣轉一番舍巡驛通等官極其誅求而真寶劉民之肉暖民之髓者則漠然不問撫按之糾彈其疎於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疎於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

十二月甲辰朔給事中尹同舉奏言官職定久任以責成効

六日已酉御史張捷奏慎徵決塞爾中官易於親信大臣不宜與中官爲一又謂今日最不可與之大貴真加王昇支吾敗露情迹顯然皇上篤志聖恩加惠 懿親不在速而在真倘爲他人竊日則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 天之日矣今日最不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錦李如柏隔城辱國罪在不赦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永春輩又安望議遠議覆耶又薦南閣臣于士廉清品真才留心經濟十二月乙卯都給事中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李選侍移官一節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

皇明通紀 卷五 三十六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及今不一昭明將照臨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不言之過矣每憶 先帝憲几之言聞亦與 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囑 皇上要緊官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攫 皇上而入復推 康上而出隨有昇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先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此時 主君爲重宦急於請見而守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概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責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景象也諸臣

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軺至文華殿門行揚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不安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爾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 選侍託以 皇上者臣思前日機入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七

推出於象中心不敢應亦但云從來冲齡 天子不委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託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已刻之光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茲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臣是以有 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

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嚮向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豈有調停卽本日儲養罪端只宜嚴厥辜恩無深求莫引大抵主上冲齡方其 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 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患卽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黃語有捏倡 選侍徒選跳踰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處罪增過甚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八

者校以夜晏時之士悞收爲一時感歎之真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時日空然 九廟神靈鑒此血誠若夫竊拿罪端等此亦清盡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於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 選侍情者臣謂寧可使惜 選侍無使移宮不逮不幸而成女主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況兩率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如近以職當官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言方知 皇上雖念

及於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 見帝之哺  
歔海涵天益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  
臣區區之愚願 皇上更於 皇五弟、皇六弟、皇七  
妹、皇八妹時勤召見 諭笑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  
及其若 李選侍者請自 上裁再酌加恩款亦遵  
愛 先帝之愛于愛女耳。當亦 聖母所共喜者併  
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上曰登極移宮事情  
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  
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  
疑揚建當日靖公徐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二九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託 祖宗默佑向外清  
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 臣子間或有公助  
勦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妄生猜  
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  
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  
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  
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於暖閣卿  
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  
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懷及  
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同如此者兩三大不放

出暖閣司禮監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  
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  
題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  
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  
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  
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選官乎不當選官乎  
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  
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  
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  
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

皇明通紀

卷三 泰昌

三十

考人給選侍又阻朕於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  
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早回選侍  
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  
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於仁  
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選侍  
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  
不肯必至於再朝乃明明是成執朕躬垂簾聽政之  
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  
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  
干只每日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在他

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情懷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間宮內臣官眷其見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不與李選侍爲謀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還忠孝之命而不居其宮此于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惜付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歌卿李選侍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洩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爪牙成列盈裏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廢崩朕聖母被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薔花等將

聖明通紀

卷五

三十一

時來候職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苦數日久難伸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藉度過計藉爲口實如果日選侍患病而選侍用人以抵命于將歸告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無選侍之職可不問乎近來各官茶何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恩母德戴皇天則恩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難因有戚父母之誓不

聖明通紀

共戴天朕不加選侍封錢以慰聖母在天之靈本善選侍優厚教選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伸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慎知私於李黨貪備朕躬不顧大義執其小節朕欲出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旨噴噴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擅當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戾御史王業浩上疏奏請安選侍而止以四言進一曰內安皇上之心二曰上成先帝之德三曰克彰母后之懿四曰永除外庭之爭皇上邇來恤周

聖明通紀

卷五

三十一

聖母者極爲優厚而果朝尚有煩言乃皇上之心亦甚有不安者皇上之心安而安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矣伏願皇上靜思者一先帝青宮懿德正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如所論派與與管并歐陽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伏願皇上慎重若二天作聖母萬生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求批煩之兇在選侍即處有餘棄在聖母則生豈如寵伏願皇上勘酌者三父母之誓不共戴天外越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賊同逆已矣而皇上且分目之曰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職辦方與孽不覺安不安之題目何時變了伏願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箱中

都給事魏應嘉奏言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燒燬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扞網如此該部應速行看議上曰南軍原無賞例聞說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各衙門嚴查首惡并該督各官分別處奏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聖旨勉從所請

皇明通紀八 卷四 奏目 三十三

二十五日戊辰御史方震肅奉惜人才疏曰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之心之不平而生也然太平氣象係人才進退之關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則不平夫賢奸不擇地而生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論也各有心知各有識路父兄不能同之子弟惟其才而用之而其親戚朋友可勿同也人又有脚步初速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未路全差但用其才足以下當此事而前後設可勿問也如是而後稱公乃若輕品每見有一好舉動君

明通紀

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聲一為認理而着牌一為戰身而借藉其後日復一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蓋慕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於此人有一時之挺動亦有徹底之澄府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於清流亦有生平之好脩無悔金彭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平年以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面貌不殊精神自別皇明通紀八 卷四 奏目 三十三

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檢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而若用人士有難負清脩而難言經濟亦有其推遷誘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對國痛而不為贊畫至今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憚遼尚且錄慷慨之膽豈敢裂遂至於是乎大底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人累一人矣以類而推用人看必如是而後當微臣有感於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唯唯靡靡若無所見青梨裂蠟蟲者不肯授脩而時事過當者有以激發其

不平而議論於是平始有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遂矣  
者疑爲邪之機也始不通因之以立節而漸固之以  
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擯甚衆雄  
霸者冲鋒突奮者連將同我則雲奔異我則泥土其  
過甚又倍於前於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  
生矣夫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  
不敗之局俯仰往來真可爲三嘆也夫人臣事主自  
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卽爲  
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各外有各弟患我軀幹不膺氣  
力不前不患人之隘塞也漢思救時急者有未勘之

皇明通紀六 卷三 奏昌

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起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印  
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率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  
株連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稟擬者今定進賢黜奸主  
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家卿  
責也掌鈐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賜而東北南  
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今之宰相家卿能無  
意乎

二十七日庚午都給事楊連乞歸疏曰臣平生薄相  
身無媚骨以賦命窮寒剝世骸骸之人而際 兩朝  
知遇被一聖明忠直之論人生之願望與膏生之福

力至此極矣今日捧履載之 恩論被 上方之文  
綈肅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  
友入教平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克  
對詩書而共快卽不幸自先大馬卒與海澄持此二  
字以報 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可以冥目  
矣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倍 主眷以梯  
策挾忠憤以固龍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向日懷爭  
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蛇蚊逐  
禮之情而陽樹大馬戀 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  
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臣一去或者知止

皇明通紀六 卷三 奏昌

可以風頑能退可以有議論又臣去國之漢表所  
欲自効於 皇上者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  
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治蕩之  
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二十八日辛未 上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連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彌率所願內外臣工協力  
同心奉公守職三三大臣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  
孫如游爲朕首簡實嘉清慎常用衆嗣何乃以微言  
求退屢論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果朝列聖薦  
用屬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精明直諫不乏亦曾有

如此抗拒否。至於尚書周嘉謨克績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何必避就。毀譽。卽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兩朝覃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朕冲切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卽。百度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績。命着卽出視事。不得仍有積陳。朕又覓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

皇明通紀

卷四三 泰昌

三七

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時茲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彈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示傳各官。務各遵風。以圖清白。一心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

太學江旭音

嘉宗恭皇帝

辛酉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率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請開經筵日講奉 聖旨于十二

日開講

初二日申時 穆廟尙妃葉氏薨喪禮命照淑妃泰

氏例行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御史焦源傳奏上明綱常疏論鄭貴妃李選侍言貴

妃三十年來之行徑何如者然猶曰前此逆謀未有

實迹也至張差持挺打入華寧宮門喋血之禍僅

在呼吸矣况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

之命及不可得而冷客進矣張差之棍不中明投以

慶色乏矧惟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百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

兩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今

欲爲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賜以慰 神祖之靈而

鄭養性之舉皆必不可不奉也惟文升必不可不葬

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選一官人耳爾

非貴妃之比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官制之事

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讀 皇上近傳 聖諭髮

脫製惟有涕零即欲爲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

曲宥前事量加恩禮而案犯之巨淵罪不在賊必不

可得而免也此李選侍之定案也選臣因是而爲

皇上危罵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法而一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見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登瀛閣之門問之長安謂學豎貨賈百萬錢神有雲

不借安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緣得脫或司寇悞重

其術中而不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是張差當廟食

廟保劉成皆退避而 先帝宜有此一擊之棍一劑

之鳩矣臣言及此心膽俱顛願閣部大臣毋以 聖

躬爲已安而疎於防護則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東廉泰備陳戰守陳曰竊惟遠左係天下

安危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有復撫順一策是

已蓋撫順爲奴酋出入綏綏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

往是必爭之地而全遼之撫綏也然此言之似易而

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於進。處  
孤危之地而為久住之計。則難於守。此二難者。臣任  
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於手。則戰難。錢糧無  
乏而轉輸不及。則勝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兵  
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  
糧乏。則不敢以三軍為嘗試。國家為徵幸也。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因先責黃克績以不可  
去之義。謂克績巧於去位而拙於謀國。不去而人言  
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為逼與矣。繼謂楊澣以無  
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參引義。更令言

皇明通紀

卷之三

天啓

官短氣。天難進易退。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位  
以快其私。其於廢國事而妨國體。何哉。疏入。已  
而黃克績周亮護耿志。牌奉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  
當講求長策。不候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督為  
辭。況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  
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目。參差何從。遇  
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盼。朕衷始生  
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經略各該衙  
門。如法給放。官軍別項不得借用。

卷之三

天啓

初八日幸太廟

禮科李若珪敬明戰學疏。明去。闕之意。疏曰。臣恐  
幼主乘乾權。歸閣宦。故凡有章奏。語常及此。其為此  
輩所側目久矣。故借抄參為罪案。而竟論言官可為  
寒心。科臣職司封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  
帶領推笑。又為帶領者重請。勸令臣謂既云帶領。則  
一選婚之勸令足矣。何必兩勸令並行。一路裁臣習  
見此輩之騷擾。細路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故據疏抄  
參。欲遏其勢。而渠反示權。以籍言官之口。天下事尚  
可言哉。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  
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為中官所辱。不得其  
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於  
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  
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為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  
御史馬逢舉乞嚴勅會議以定。國是就曰。臣伏觀  
科臣楊澣近來一疏再疏。其說甚詳。總為前移官一  
事先移官何罪。裁無罪即居功。亦罪此一說也。罪  
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去。此  
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  
知皇上為重。不知其他。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

一說也伏乞嚴粉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覈見楊進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稟回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進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還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進之去在發官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請誅崔文昇之一疏當先帝之稱留因賊臣之誤棄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手按骨便斷難磨滅若夫選侍發官則公議鴻宣於封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上

事千官鵠侯十殿廷非進一入之力則進何敢萌居功之想惟羣疑難應則一去非出於不得已總足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登臣子滿沐承流之政猶則今後言安社稷與言安選侍者俱可以止矣

十二日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禮臣孫如游爲職所糾決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突爾上疏求入講筵又再奉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數月以來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開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天啓首元之初改此爲第一義矣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千八百監

劉趙興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二十二日上行冠禮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竊惟言官之發奸摘伏莫上於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於議論然向來之習氣有變操風聞橫口雌黃有苛求一疵束縛英豪有始屬無心之責備既成有意之排拊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顧爲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六

人作威臨此猶一人之彈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隨路相逢檢錄互執此以爲否彼且以爲誠此以爲不肖彼即以爲大賢使被毀被譽之人不能自明其昂而或片或陟之柄無從以爲依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淆甚綜核之法幾廢矣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於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其其人後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知此糾者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各有因也

聖衷之近  
不外明公

聖衷之近  
不外明公

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衆推而糾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除也宜集衆以咨前議至於隱語暗挑使人端摩於鬼影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爲評者三人占則從二人而況于評論人才有不從衆者乎大抵獨倡則難憑會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才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一二輩妄生軒輊哉故臣折衷之法不外於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則用舍可以立斷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

是明通紀

卷五

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公折衷協公深於國是人材有裨該部知道

御史方震儒奏曰臣靜思日前紛紜擾攘而因爲援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國本之事夫張差一案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擬擬擊之奸化爲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論奸者盡小人也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公法而 聖旨奉其 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於腐爛之後可乎至于

聖衷之近  
不外明公

傳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爲甚即謂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其次則分門戶之說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也除諸已經奉 旨會議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鍾應舉趙南星提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聲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棄不幸而露其形矣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夫移宮之始末事關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

是明通紀

卷五

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居之以爲貴而未嘗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居之以爲富而未嘗取罪璫之金錢無功可居也又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舍幸假令漣能於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皇上於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耳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詞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主星逆入井宿

雖科周士屢進修德發命之說曰觀天法祖崇儉恤

民雖言凡五事經鑑于外言皆實寧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進陳八忠一章奏採聽不遺劾覈伏

奏難於轉石通在上而滯舞在下此麻絲之患也

一政府腐言履身之恭末而棄足伏莽熱中之彈

離復灰心項在朝而舉必在野此心腎之患也一言

路高國衣冠威拜見旋於雙關六垣領袖半投簪袂

於長林此耳目之患也一言議校遠如沃焦釜實不

情百萬金發餉盡付漏卮能無憐傷兆生此脂

膏之患也一方典一隅小鄉騷動中原之土三輔二

聖明通鑑人卷之九

東鉤苦海陸之衝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可涯久青

於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長安趙

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此底滯之患也

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間淺任深任而復無成相

慶為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通請名請婚而登

幸及不比於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為忠者此也

一刑獄生入五門之罪擢延日東山死有餘辜之囚

候待時西市一實道而不即逮實決而不即決言之

糾磨切齒而共以為忠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請論先臣顧存仁暨顧憲成開臺

給王世貞西人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為吏科都給事中

復駙馬王昌勝發田租

二月

浙江巡按彭觀化奏奉本省建言國本三臣為起岳

元聲請恤委應驛馬德澄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實廣採訪之

聖明通鑑人卷之十

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

起嚴中玉南輪封郎

武選司鄒嘉通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祿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

歸

禮科汪慶百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二國邦本一

恤忠義一重督學

向南道畫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日官

禁漸弛一日言路漸輕一日法紀漸替一日賄賂漸

廣一日邊疆漸寒一日威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

日邊疆漸寒一日威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

日邊疆漸寒一日威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

日邊疆漸寒一日威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

日邊疆漸寒一日威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



曰人心漸絕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

敢故縱家人罔騙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覲相奉

差同事恐默不言當重處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

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宗

兵科明時舉奏言臣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與命而其要在責

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禮科都司楊道宣敬陳慎始五要勸經筵以慎養德

之始頗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假之始

崇節儉以慎裕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權酌用人才疏曰起用非考察也察則主

於素垢大紳之後猶有掩遺而起用之事乃違部之

恩光也尤京已君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

不起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惠苟有可錄何愛羽

毛倘能服官寧容叢推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

錦永衛奉 聖旨張道安頂充警備副備着令送鎮

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倫案價償蘇萬春不行

察都者法司提問十二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

甫畢突有直駕被尉聞出西班之前喊稱保 駕來

遲主公有罪二語者再隨該錦永衛員役奉 旨拿

出身邊換出木牌一面前書閱張劉備孔明先生與

夫唐太宗李靖四輩五輩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

道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

等語又手持揭帖一扣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

七家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國老祖傳流

恐君不信籤帖為照等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

名人將駕承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貌似頗狂語無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倫次見在該衙門審問該糾儀御史李九官高弘圖

等參劾下獄嚴加細鞫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為今日持議之術

疏曰臣聞國家之治治歸公論而公論出於光明正

大之途國家之亂亂歸偏論而偏論起於紛紜幽隱

之路臣無論往來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沈一

貫未敗之時在 朝者豈無君子而一權以小人則

沈埋可逐邪正域可更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

鐵券與康玉揚等而為之首雖有善諫者不能不謂

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

稱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門重  
節可提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綱芳等而爲之  
首雖有諫善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  
交在 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稱以小人則學差可  
稽考遜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  
持可一網以爲棄時則有開詩教趙興邦等而爲之  
首雖有善諫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小  
人之種彘即有一翻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  
有心難昧豈不欲一顯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擇便  
投類不問國家之利害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爲眼下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三

之虛符句有不合於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  
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亂爭先取憐勢在齊則趨齊  
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入前後不  
同而要其趨備貪腐識力汗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  
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方其患得之時  
車可填門金可成穴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  
盡燭冷光殘不身死于賤行辱人即魂消於蛇行鼠  
伏嗟嗟諸大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否並下  
衆正齊登君子進庸之盛無論今日矣而臣竊欲諸  
臣之先事而慮其兩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所引

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鄒雲中等不  
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若光明  
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摘如必體  
此爲選舉相濫引若積積之食邪亦思樹架於月且  
窺兒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  
衆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棄升反開破綻此  
之所謂不得不慮也又以移宮一事言之凡所申論  
者如方震儒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開釋既明人  
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  
日在臺臣賈繼祚廣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

皇明通紀

卷三十四

若使據此爲名再生譏議將使談羽翼者益添臣子  
之不安追憶凡楚者復來事外之僥倖各欲高其聲  
價翻似失其初儀欲搖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  
爲不得不慮也臣今請將言之餘陳在吏部自非真  
才真品每容夾雜以同升 朝論在典評自非大枉  
大究毋輕出言以佐 國家畢竟以選舉爲第一  
緊要當共圖拔擢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實共思 主毋使爲將順之儀  
臣又請平言之一語爲 正可爲 慈互之兼一人耳  
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機儘可置之

說蒙臣更請廣言之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  
用既獲條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  
以淡而彌長伏乞 皇上明示諸臣開心定氣細味  
臣言脫有以臣言爲未然者令更進一言以加千臣  
說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

追首於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官居中調度責任非  
輕該部請告杜門望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  
着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卽出供職職方郎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十五年

中仙元譚也着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故慢辦事責  
有所歸

司禮監傅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

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擠擁禁門毆

打犯從着京營城捕廠衙門卽將爲首拿獲具奏

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選

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

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卽起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替

攪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

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犯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

鎮撫司所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

府

海運漕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脩明禮樂以光祀典一日

樂章宜正一日樂音宜審一日八音宜備一日舞位

宜定一日香燭宜慎一日封號宜重一日祿祭宜詳

一日祀廟宜議一日親屬宜祀一日庶位宜實

奉經筵頒賜羣臣有差

兵科蕭基夷謀臣測廟算宜用疏曰臣見五月中遠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十五年

東總兵李先榮有投降與夷軍聽聞開賀總兵放進

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與夷賀總兵放進收備安插

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與夷賀總兵放進收備安插

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惟哉此收降夷也何其輕也

反覆忽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

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

困餒聞經臣懇招撫之令以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

夷降者屬至保無借徑倣道者生其可疑者一也夷

虜居依草野生啖腥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

許車斬如許牛羊何不往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

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六千，半屬軍。竊者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其真情，而亦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藏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家。今乃信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雖賈耽梁真可禦止，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賈兵收進之，又帖然奉命，是何其從容向化，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疑矣，降者真矣，而狼于野心，非我族類，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狼顧而驚，烏合而起，蕭牆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悉其發饑，須人人給貨，日日支糧，軍餉尚爾告匱，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天啓 十七

萬一或僞欲認爲僞，萬一或真何不同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其心彼奔否？回鄉陳友良果可信否？見夜市外口住者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方法，能必無匪奸乎？能必無擾動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計，然聞有役并王獻詐許歲輪如例者，聞我往諭而首，屬留我使張汝觀者，聞自責諾而我屬留首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道路所傳，一切匪不以報所當問之邊臣者也。皇明通紀八 卷一百一十五 天啓 十八

預爲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爲  
隔就機機若夫任議無成豈本末無定計廟堂議之  
邊鄙邊鄙諉之廟堂不義書餅以充饑哉此臣所以  
設爲問之之法也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疏曰臣以爲遠事之壞不壞于無兵無  
餉不壞于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于大臣之無識  
何也方據順失事之後特簡楊錫錫之尚方十萬之  
師征集塞下誠于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  
入賊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國者漫無定見徒使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十九

暗竭卑流收吸出議而輔臣因以爲不從之也錫遂  
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臣之無識  
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擊還  
此時惟有傳聞元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明旨全無經畫二  
三庸流推轂一統稔之李如柏疎莽之劉國縉倚爲  
長城而錫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馬  
淪山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于田  
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  
中廷弼乃次計自強鑿壕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

城濬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

入獨以大爲得着而固視一遠復亂人志當國者復  
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算則  
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  
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膽志參其峻防守廷弼已效  
之規絕奴賊中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機疲進不至  
于大掠持之幾年虜無大利使奴易心希中國市貨  
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  
也乃當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人言兵十八萬則  
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二十

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且者  
入犯一報奴已浸浸蕩上國矣而猶從容迂緩爲  
太平宰相之見一旦有警則惟有早閉九門而已嗚  
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上  
佐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議大九昭入天下之大  
勢而蛇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  
固曉然易見彼以新銳之強儼然大觀而謂二三年  
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  
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共可  
長驅者仍在也即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

不勝其  
大府之  
議

大奴之勳終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  
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  
明計。兵食於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於廷。明之被言  
不必借城。雖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者。則雖  
盈廷紛議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者。則雖高談  
介子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國之  
遠識。蓋諸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遠之局  
則不能出於卑庭之上策。猶不失爲綢繆之中計。既  
復去此而紛紜旁禱。條而奴退。遽言進取。條而奴來  
便思退避。不幾爲來趙之復讎也哉。臣請輔臣自今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天啓

以住須先知平章章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  
乃宰相第一忠獻。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  
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於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  
萬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  
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爲之釐汰也。以言用人。懲美弱  
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斷牛  
毛徐宗禧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勦八陣。李邦華  
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  
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者也。  
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今日誠能主張遠事。安

長陵軍  
鼓譟

會審楊鶴  
李如楨

經無虞。即他有關遺。可從寬略。畢寬爲天啓朝之第  
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遠事。復蹈舊日之轍。即使一  
批一對。事事倚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一爲相。諸  
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奉 聖旨。軍國  
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關外機宜。仍當參求。蓋一這所  
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  
弼者。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軍鼓譟。內監軍誣爲昌陵兵備道項良梓立追  
赴營操練所致。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違舊  
制如何。輒議紛足。該部便查該道官果有陣行違冊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天啓

日華  
參具奏。良梓亦具揭辯。  
三法司會審楊鶴。李如楨等。議得楊鶴合依臨敵失  
候軍機者律。李如楨候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敵所  
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  
楊鶴理軍寨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時給與  
同官王濬初共督陵工。輸私夫順噴濬初賈實欺傷

凌辱漸初飲恨而後遺孤零仃時論大爲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成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廬

御史汪泗論請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閏二月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繇綸之出當平率制

之文皆決官府之法當一政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

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刷當嚴

皇明通紀

御史江秉謙疏陳虛已奉公兩規爲君莫先於虛已

而以爲學勤政聽言爲大爲臣莫先於奉公而以格

君用人任事爲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聖旨賈繼春暗揭

流毒逆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

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

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

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

辨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

可否即指逆稱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  
姑着照原稱回將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燾等纂修神宗憲皇帝光宗貞

皇帝實錄

風霍詔九邊嚴加防備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備邊疆之木回

山海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

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荆王助餉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皇明通紀

戶部主事陳國倫上疏請旌表七世祖陳榮榮行

陳榮建寧人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

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爲之日紙數十遍母一朝

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

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鄰城水災人民漂沒無

算榮與母雨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達岸

卒遇其母扶之而歸螺州官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

午孝子附舟郡守饒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

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曰予何知孝惟一

飲一念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錄

南臺御史曹汝蘭疏言：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燾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而無端奸人構煽，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從孽之謀，庶幾着手。此時稍有人心，請劍殺賊，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此奸黨，首捏風潮，以爲脫卸張本。主事王之棠，懼爲赤族之禍，據實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實緣中旨追奪。詔命主事于儔聲言處分，勒令致仕，即中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二五

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陸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程鳳燭漏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拚身命者何罪？今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釋於光明，而三巨去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喘噓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立賜恤用，以爲人臣忘身殉國之勸奉。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

照恩制召用。恤錄。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有旨：下所司確議具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慎重國籍。

司禮監勅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旨：劉聲若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賁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情，姑免究。

營慶陵。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袁應泰奏：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危事，利害存亡介在呼吸，況遠左當屢勝之餘，奴酋席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二十六

屢勝之勢，戒開鐵不移時，禽宰資如反掌，而三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後者宜何如哉？臣非能知兵者也，所仗者兵馬耳。錢謙取器械耳，將吏耳，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延宕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強半，鹿縣召募原係白雲，連左曾不收半臂之力，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衛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迄今三年，皆藉口修船，不移一步，及查修通船隻，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產淮揚，船不堪補，應答處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陳，竟營謀遲擱，不肯



渡海在京浙兵三千名皆催不肯再四閱各兵多勇  
敢願行乃領兵都司張起儒怯縮胸百計營脫甚欲  
變兵鼓譟以遂其計遲遲觀望到遠何時以錢糧言  
之馬足專靠糧神今糧已絕斷數月軍士專靠月糧  
每至一二月不給然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  
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斯而貸費千錢幾至強半名  
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物騰貴馬安得不  
倒士安得不饑軍聲弗振實錄于此以器械言之工  
部委之戶部戶部復請歸工部二部相推錄兩未到  
各督將領向臣催討而睜目無以應一切器械無不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大略 二十七

缺乏以將吏言之將吏間渡遼如避虎穴如避湯火  
臣今桑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井陘道臣朱之臣  
遂從此挂冠而去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監軍道  
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夫求者愈急應者愈緩臣雖  
藏三牙嘆三足徒嘆齒高磨和獨嘆無聲也不知諸  
臣亦念及皇上金匱之天下否

吏部等衙門會議奉 聖旨移官始末事情中外臣  
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  
辯張機官等身居言路不肯直詆是非却借調解為  
名實乃背公極克不肖輩職金輔臣屢為申救始准

從輕張機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王大年不候會議  
急於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主於言官無  
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  
係局外之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不  
思國體連章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  
必罪不宥

禮部奉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官中齋禱爾大  
小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

刑部主事萬燦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起孫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倉部御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大略 二十八

史總編備朱禧南祭酒

始大分  
時政五篇

仰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開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

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  
腹裏與邊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趙撫胡思仲疏薦原任陝西按察司邢雲路精  
於曆法宏棄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時雲奉年已七

十有三精力強健會推舉泰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  
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恭勅失事諸將疏曰奉集失事李  
乘誠匿不以聞朱萬良聞警赴援一遇賊鋒輒自奔

而及引賊深入賀世賢尤世功羊質虎皮擁衆日衛藉口信地曠望還回伏乞勅下兵部分別功罪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

戶科趙時用言遠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

兵科朱重榮

奏疏曰臣蒙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即星馳彼中

備查卷宗實科士馬從公案實爲

皇上陳之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方固能據人之所不能據其偏鋒亦有恐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陷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志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時特以無恐遂今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紛於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逃遁而代之嘆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於此而其得勝亦先於此也惟是致辨殺機一節曉曉於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正有殺機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

都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卽其所報亦非的數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卽捐其項踵尤不足吝萬一乃蕭河之役見官兵怯弱科後事無成遂灰心卸擔借恙乞骸以歸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遣人索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況又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於鄰居採木園林移石於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於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鄉紳苛於役無制免又細打各井斥逐諸臣能無騰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遂臆傳人告而皆激於上爲國家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難旣而一獨出一摺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非大臣所以自待也提之廷弼功在存遠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伏乞皇上立賜判斷以結前局奉聖旨這違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嚴及

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御史賈繼春奉 旨回詔奉 聖旨遣賈繼春回詔

揭中縣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

違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奉 聖旨移官本

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不聞乃

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

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經朕弟

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

八妹入井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三十一

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燕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

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

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

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

話已有旨了

值錄首請建儲舊籍沈經選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千入監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四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三月

吏科倪思輝被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閱臣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

海州吳金祖

海州吳金祖叛金祖的名劉光光偽名吳金祖又名吳太真以斥逐么奔鼓煽無知衆南衛空虛盜名逞亂焚屋殺人劫屯攻堡鎮守李光榮討平之

浙江巡撫彭鵬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移念陣亡諸臣奉聖旨是遵左覆軍階

城文武將士斬賊屍事義風可嘉這陣亡官兵人木

屢奉皇恩恩隨行發卹既經敘奏宜霽恩恩到無

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

升三級仍贈一子本術捐俸食事世襲賜諡立祠加

祭祭義柱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贈一子本

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祭義趙孟鸞馬林各復原

職贈二級襲升二級從祠附祭餘宗賢贈光祿寺卿

庶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諡立祠附祭重衛職

文炳俱賜按察司僉事贈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

江萬化麻廉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趙千守志各

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

事襲升二級喬一職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

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鄭儲賢等三百九十二

員各報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

二級黃青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

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世

升一級朝鮮將官金度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厚贈錄其軍兵丁漢俱照數行各錄優卹祭崇以慰

幽寇

遼東巡按張健飛騎奏曰奴賊蘇鈞梯傾巢而來于

十一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

日已被賊寇陷矣

兵部衙門接出聖諭朕見近日風聲時作日光重

晦朕心深切憂傷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飛報

奴賊攻陷瀋陽遂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

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軍防怠玩應提各將權兵結

營自固坐視兩城咸令何在該都著策勵任事兵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卽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開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頗多無俾實用大臣止畏讒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燬尚書李汝華都着卽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通覽邇左總按奏報濟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通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并兵部添設侍郎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作速催來到任領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卽出料理不得藉口侍卽毋致推諉誤事工部買辦硝磺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謏畧其濟時艱故論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救陳傅禦之策曰今奴賊攻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滿奉潰而賊直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澮沒境無堅城八無固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能延弱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四方

延弱才盡  
用事大過

之征調未集士卒之麀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弱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今奴賊終不能得志如今之禍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傳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弱之才識膽畧有大通人者矣使廷弱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弱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遼通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據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逞紙上雕黃茂聞家之利害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眚域寧甘心以遼陽與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四

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奉聖旨這本說能廷弱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肇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運按張銓奏請恤忠冤治偏帥疎曰遼陽兩急陳策宣仲撥二將尚在遲疑拜將周敦吉欲直前落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卽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戰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濟在此三年何爲石在司秦邦屈遲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兵旣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

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衝敵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餒不支遂被衝殺與文傑副教吉泰邦屏皆戰死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術之兵主渾河不遇數里觀望不敢進動及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經畧奏應泰忠心爲國竭力爲國死生既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視但既任疆場之重當宜救安援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聖城覆禪師殺名將使遼陽有累邪之危則有不得辭其責者日月恐不相假系綸猶或可收此在皇上酌泉論而獨斷之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

遼陽道經

卷四十四

臣等

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領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重戰捐軀不必待勅着卽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訓練俟另調水上將官統領朱萬良等隔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表應泰失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益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有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科臣潘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足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不挫大亦有三法優劣勸懲在加新提撥振振在起叙安頓洗滌在本

起鮑應贊副參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舉龍光祿寺丞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遠先遣兵將及呂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督着戶部侍郎祿爾勲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開拒堵甚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

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等傳示總督文球巡撫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安內地先是奴酋于十九日至四里舖叔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二十一日賊擡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礮官兵不知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悉退入城與按臣東兩分強要守又出各營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繼驥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落水狀傷而走有馬逆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盡殆不可爲經臣接

竊臣等  
引刀自  
不為死之

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惠慶共飲慷慨赴難經  
臣日奉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間外  
實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詎意死且不朽聞各  
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  
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廷之者城內大亂經臣  
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  
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  
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首始入人皆剃頭隨賊  
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  
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天啓

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礮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  
剃頭至者群擊殺之

兵部提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  
弁不啻奴隸致令銳氣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  
東夷萍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便張掛榜文通  
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軫念  
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  
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  
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  
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

奏掛希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  
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吏部都察院核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  
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  
小臣工竭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  
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  
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奏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解的通  
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滋稽遲其兵部左侍郎  
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諭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  
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天啓

抗文擊柝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  
若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順君命堅臥託  
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  
在晉前伯裕奉命已久都著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  
前延緩故諭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那伯裕二十日  
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降敕諭方司王事二員范鈞職如犯  
起倪斯鳳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素酌

王淮初太僕少卿

四月

以宗美爲右金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具劾稱賊寇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破兵南衛不從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在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遼外河淺可塞而過然巴兔移化適當其冲我論順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至此時奴虜已有瑕隙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爭殺如前日寧襄故事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九

正可問也若奴悟而使虜無心無幸矣此則第兵三萬可以濟救目前無奈出關者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爲痛哭流涕也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官河南祥符縣監生張

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陽衛舍人段黃美次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提出 聖諭朕惟慮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相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暨放

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素糧銀即于前

督發軍內酌給其操練管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

城挑濠守禦器械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

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奉治封疆大事至特專在

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

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誤事科道官條

陳雖才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

書兵馬錢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

心國事耽誤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得失換過

表應奏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一

宗有職計難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懲何以懲儆

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孫及參論各官

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腑一心君父其在

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

時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

息從事諸臣懷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儒條陳緊要軍務一摺前道王化貞

得西虜情形速宜加食掃職衛令其便宜行事

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一兵事急如星火凡軍事本

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



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  
部以省稽遲一速遣科道官十數員分道募兵一大  
工宜暫停止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以  
收驍雄一以散奸棍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  
陸運一練兵少唐徐光啓向任天津即刻取回以製  
火器修敵臺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  
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唐  
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一京師自山海關當  
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一京軍夏糧舍于通州支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京一以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介之儲行即差  
丁諫姚通州倉之意也一邊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  
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驛遞不準  
應付一城外向無軍砲當即日做起以上諸款皆求  
其直捷可行若再候部復彼此相推延奴酋不能待  
矣

湖廣道賈繼春奉

旨問語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修宮一事  
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奉朝共知毫無異詞  
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嬖寵皇八妹入井

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  
後世繼春奉旨回諫初次只一摺陳疏再大遞傳支  
吾朕欲遣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詆風聞無影顯見  
明辯程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鑒  
春諫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命右金都軍白殿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  
國祜駐劄通州督漢清備招兵練士  
刑科重承業敬獻日前至計奏日遼去而金伏海蓬  
不必言矣爲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分河口一帶  
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臣愚見淺劣有十議焉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

一議嚴守關隘等處一議招人下總兵官選其少壯  
壯勇及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操即推守提等官赴兵部戎  
政聽用一議見任京營副參遊各有家丁總督及  
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堪用就開調保重則革任  
一議鑄衣衛原額管行民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  
七百今已舉射無存乞 勅令錦文衛印官原舊查  
明令康勇世隆官一二員統之以備防衛謹守一議  
調莊浪衛拿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以備出關之用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

刻期赴京分任通州昌平密雲以壯鼎峙之勢一議  
調延寧甘肅之軍一萬五千發赴通昌平密雲三處以  
爲根本之倚重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撥小  
不堪僱用令宜改折馬價解京俾委木寺官一員往  
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一議器械火藥務求堪用  
一議置內市以清奸細

總考之身道

添派兵備起那慎言任之

歲冠奏汪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道至事周鼎儀兵山西宣大歸永指揮張茂中往通

臣明通紀卷四十五

十三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旦  
等及時之懼惟聖明擇擇一議覓謀士選名將同  
道登萊廣昭捷卒督見札水兵掉舟浮海直擒奴穴  
一議下將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結策應舉事一  
議聽王化真便宜以結西虜中書舍人郭萬程投揚  
願從義氣可資合宜聽彼就道同化貞商酌行之一  
議止調動兵以固根本一議如表兵一議斷臣督兵  
獲鎮一議大臣司伯當速發侍郎李長庚人京歸核  
此事一議下振肯守催望臣以安人心一議懸清水

道以舊澤池之用一議假使過之門一議整理山嶺  
一議分兵防守諸隘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  
嶺一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宜令澤  
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一議調動兵日者調四川土  
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兵俱驍悍可以示奴備並  
議調用一議招兵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僞  
之使不吾棄雖一得之見實應症之藥也

勅諭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軍應毋得互分

彼此推諉該部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那斯奏告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

皇明通紀卷四十五

十四

山東巡撫趙彥奏日金伏誅盜原無事兵即有兵亦  
不能守賊蹂躪蓋州而絕糧道再或蹂躪旅順而繞登州  
登萊危急不啻然眉今雅部文調調將沈有容統水  
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西共之誰爲  
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而門天津逼近奴  
酋有割膚之患不知登萊益盛一水兵可以運糧而  
即可以窺犯既無重圍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更有察應否赴調天津再  
乞裁酌

修山海城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

人

欽此

叛臣黃永伏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

千遠遠陷不死乃刺頭投降降廿心臣虜逆芳引見奴

酋酋以大紅蟒衣之與驛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過過

市親者如堵蓋明以其身為招又賜用而陰圖之也

無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泉于通衢

人心大快

還原任監軍道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

聖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五

古遼臣夫附監軍官不能效死且明為卑城明虜之

說公然投遞印揭詭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

尤封疆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解來京

究問其餘道將姑着革職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

奏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

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何論事論人者各

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

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不和之流弊也今論一人當

惟公惟平無通播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

未嘗不平風波衆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

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

之矣然臣所知者如徐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

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肅明遇劉

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

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遠學沉機通政吳可達

端簡純誠大理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日

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遠弘猷太僕寺卿

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使

聖明通紀 卷四十六

十六

馬孟頑澄清為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

以備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

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楠

可憐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

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謝謝謝拘拘欲欲我用人不可得

也而量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承保河真順

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交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

其去 神京宜計道理遠近刻符與之約聞警如期

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寶承武督促至內人府

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季權督促至以郡縣

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遷樞有功臣許以通侯之爵不勒爵者人主所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貴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緣而攻之令彼旋輸不返皇上高拱臨凱歌何疑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請陳未議一日推才八才少有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聚短以成長正大臣事臣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檢才地作選佛場臣拭目以俟一日聞陶夫人在茲載中有志在謀國遺世忌嫉不遠而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死者有力格驅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也陛下麗日當天用能順天休命陳人枯骨何須推轂一轉念間行骨圓春矣一日憂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者慮慮制皮人人吮髓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而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憫也諸君前時徒稅顧二十年海內趣改者止罷稅一事今神宗光宗及我陛下慨然下明蠲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顧計即早爲區

當以爲

處或九邊巡撫各處總辦一年公費或各邑土司各堡義助實環海宇如生之日也一旦理財皆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家皆訟之不知此迂儒見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國家事窮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邑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治也鹽法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真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奮勵矣水田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十八

行之太驟致步驟四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號不愠開稅食之隙令污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卽桑孔無以籌矣一日振武說者以爲奴酋強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驅中原奴酋何以安置勞寒成風何以入塞而月不見一虜而還臣以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兵法百里趨利賊上將深入奴巢自坐敗局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著着勝算此著着敗道取回宜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沙米而來破關原掘米而歸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兵機外必令隻輪不返

矣說者又曰無將臣以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昧之其人多踴躍不聽又過求之武何蘇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臾野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上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陛下擇日大閱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備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武將自自然挺出矣一日驛馬夫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其士紳得夫得馬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處他奴僕不復爲朝廷體赤子必如范涿上疏力參者吏部

自明通紀

卷四十四

九

其人在此庶幾可挽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見有用賢學該部一并議行

罪援遼遼還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諱臣傑妹

令科道尹同衆等分管簡練

起李茂槍儀制郎中

兵部奏養奸細奉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認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衆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其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懸賞緝捕務在

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防四處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扶貨暗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員刑部主事萬燦調工部營繕司王登庸改屯田主事

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至事敗如犯協理職方應善繼葉震生曾題復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本兵題薦杜光年顧尙文張成憲等

自明通紀卷四十四

山東遼東上言謂今日大勢急矣莫如收招人心以圖恢復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

日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也自遼瀋失陷河以東沐血心矣河以西聞聲服

累且將有金湯不足恃則遼之人必宜亟收也京師

五方雜處祖宗爲巡捕設管今日營兵非惟無護

急之術而且有利之虞祖宗爲巡視設城今日

城役非惟無責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戾則畿甸之

人心宜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今海內少

力殫而人心且搖播莫適以養則東殺西旱此倘不

將以商則也梓輪機造倍從窮極轉令其展難必  
不及其帝廟山澤之人心宜亟收也數日來事勢急  
若緩肩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機而發于  
遲緩其未行者或以堅柝而禁于巨制爲然爲然  
泚廟堂既無裁績新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通  
電之神情徒使壯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群臣相  
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宜亟收也臣嘗觀史昔  
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  
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  
壞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  
是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曆 三十一

之伏乞 皇上與二三大臣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至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送事艱危卿聯司本  
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情爾請死何爲各督撫等官  
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畏言抗違  
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督建治姑着任俸觀罪督撫兵  
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候酌定以軍法從  
事李達迅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署如  
查精延仍從重議郭增規札故逗遛律干軍紀著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建康總辦國用以病辭免奏請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親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  
以龍飛首科也

叙首癸河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違爾雨沒撫按  
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可嘉嘉據奏議確  
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諡謚一千錦衣衛指  
揮俞事世襲賜祭立祠坐奠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  
都督環升三級仍贈一千本衛指揮俞事世襲賜諡  
立祠加祭坐奠崔儒秀何廷魁俱廟光祿寺卿贈一  
千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董仲樸贈都督  
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曆 三十二

三級威金事起報奏邦屏俱賜都督俞事環升三  
級從祠附祭陳亮甫段展俱贈參政司俞事廣一千  
入監從祭內奉邦屏係土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  
與應得 詩令千馬神廟授授擬以示褒錄一門存  
厥忠義之意陣亡至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  
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  
體恤錄  
遼東和謀布衣限恩任奏言目擊限危疏日原任遼  
東經界表應奉過探人言題臣以布衣秦謀軍前臣

乃十二月初十日戒侶星馳輕裝疋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通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竊念臣爲經臣而出經臣死臣莫適爲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一身以圖報稱暴莽有心殘虐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爲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諸問諸避遑問遑其敢狀頗悉有爲瀋陽之炮牛水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門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爲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爲名盡拘砲千人城不許輕放者有爲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川兵無不立時若有爲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結至五六寸用快轉動如戰車之制以避鎗砲夫一層用弓箭手夫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壑後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千素身戴盔用爲左右翼疎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爲奸賊慣用青兵前驅伴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萃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遠民奴兵伴遠以騙我而我遂獲皇報捷大爲其所笑者有爲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

並攀入城李賊生都司衙門實賊生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槍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報忠而獻賊之生員無不瞻首就戮者有爲李永芳傳語遼人去者不願往者不殺西人去者不追往者必戮以放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党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誘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嗷訊問相同非道路訛轉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數路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天啓

日則放時求食夜則遑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從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兩城而後經者有搶掠擄掠乘勢劫奪者總之草木皆兵驚犬無歸即欲輸流民之歸路亂離之狀恐不能盡述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掠實章鬼欲堆壓甲千敢擄殺首欲俘妻挈子官舍集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實之事有名無實實布一疋僅三五尺實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則人

起介心一則日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  
所見帶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  
馬幾強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  
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連每兵求  
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為更換經  
三日而不與糲料半體無毫無不大者皆育瘵焉  
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輻牛驢  
皆買者書為石民間一息僅存敗壞備極沿途須  
藉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備寇可惜不  
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

皇明通紀卷之六

二十五

士凡騎如星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驚落有敵  
不戰即走日二百里之間逃竄及窟窟滿目至  
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效人誠地保全妻子者可痛  
亦可憐也臣持原行符驗得入獄一員兵吳慶  
愛天德氣義道而德兵皆以出關為死地如毒火入  
屠肆步步追死不懼無關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人  
關以來光景蕭索旗幟不見一新烽燧幾于斷絕空  
地蕭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周早  
臣行而人主亦率家行矣臣冒死扶病入都以為登  
報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惜事之議論日

如食料之車騎如赴臣始而承聲慨而痛哭不意其  
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混漭否否仍復如故也  
已而思之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崇近  
朝報復不足憑人言天不易達安所得圖外之情形  
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瑣不避斧鑕其所聞  
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  
之管窺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弛奴賊之兵勢如  
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刺不思謀我聞我  
而我以格食自藏奴無一日不思待我薄我而我  
延緩自愚河東十門衛之生靈可惜盡為膏血途左

皇明通紀卷之六

二十六

臣百里江山可憐盡棄廟廟薄海內外今探王  
地方可惜然此區區廟廟二百餘年粉風月雨之  
天下可惜也臣竊謂朝廷是豈其故制天子  
像傷于上君臣奮勵于下如我頭懸如振蟻崩神氣  
大振捷衣用裝保河西即以保山海疆盡歸即以保  
神京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  
遠近慎是之則臣雖萬死猶負于生伏乞皇上果  
斷說剛自為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即舊經臣亦  
當含笑入地職入上日張思任便恐遠左情形誠  
部作通復用



命三法司熱審

防素節

二十七日大婚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舊任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

聞警疾至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詔朝皇后于武英殿各上

鑒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礮大逆劉保于市保遼陽衛人舊為兵部長班再跟

途中道撫葉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進邸報至是事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嘉慶供伏誅

五月

冊立張氏為皇后

諭免經筵時以天災故也

兵部違旨傳宜照得逆酋狂逞連陷濟遠聖天

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

何敵不獲乃至天討之方張復得天心之默相

提獲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

地踏踏得獲之奴假借而輸我情形利房財而為

被竊穴證言誰感包藏禍心蓋戡難容神人其情正

用凌遲處死傳首三轉靈與妻李以次誅戮再照軍

提秘審原未抄傳紙上空言何圖廟算今劉保悞

以邸報為奇貨而李永芳又悞以朝報為秘謀小醜

無知自干因宮衛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愾并

力緝奸無著友朋之情同罹亦族之律有能獲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

伯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翰奴

首來獻者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

李永芳與奴酋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意

信賞必明朕我武之維揚化使歸忠立見元兇之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投首特此特諭衆知

上諭戶部軍需酌請內帑充官抗辭不思自己職掌

國家經制仰知違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

目前請需酌量補索都不計算祇算帑金豈成政體

朕念邊疆變起倉卒防撥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

不及已輕二次給帑茲再新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

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

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任條停陞

倘陞借還公完解的仍移吞吏部分別庭罰斥陞務

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奏奏處

順馬德潭太常寺少卿

順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敵也卒不可用以將子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

與敵雖皆向前臣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

壁消點惡傳大小火器待其來攻運城擊有一城堅

守必不敢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連至如都城

固守尤爲至急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速火地欲以

火銳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午所

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廠

自是明通親入奏請天啓

臣以爲城以銳遠城以城護民萬分無害之策莫

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

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勇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

智即西洋諸國所謂銳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

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也

御史單佐周奏請大發帑金

冊封王良妃妃淑妃父王學純段黃葵食錦衣千

戶俸

陝西道李達請嚴禁內操

刑副總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選撫郭子章奏

美

議優敘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濟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各送投降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

撫御史江采謙糾之謂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逃

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文球關外事

權在督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從贈

表應奉之轍此何心哉伏乞勅下兵部將降夷或

鐵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留之腹心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

臣明通親入奏請天啓

臣等官杜門請官在衙門辦事此亦臣等所自

主兵尚書一人已成敗壞適資途東逆撫王化良奏

賊夷謀化河西情形最惡一節請發無傳各官如何

尚未到彼者即查照原擬奏請一摺發補任奴酋

一問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來降恩送乃我

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長憂議議動思引進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弃

國家優禮臣工兩朝厚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

此雖時有紿無傳懷儲臣劉一燾已着宜諭即出

尚書周章章黃光鼎李汝華王佐侍郎戴爾額那元

標會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印出供職不得  
論是非非奴氣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尙以便身  
再任紛爭以快恩然此時暫罷私闕專意急公位居  
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辦明不得輒証疾言去小臣  
印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  
苦心奮忠盡職其濟時艱如仍前抗違國典具在  
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諭申  
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奏為賊謀愈迫我佛公虛懸乞 聖明

臣叩追紀 奏 萬曆 天啓

三十一

臣等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東其保交關 賊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速欵立限嚴督毋致稽遲  
仰御史蕭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旨示包荒奏辦恭懇延賜回籍聽勸諸  
官官無罪

吏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為三元  
張修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日道查議熊廷弼更換  
緣因及開寫御史為三元等原本倡議遼東直攻延  
河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  
萬生靈慘毒真微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

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待令又  
含糊圓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二三小臣常談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  
如是為三元張修德魏應嘉狀同排擠致侵封疆都  
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  
當速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  
道

有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成從少司寇鄒元標請  
也

臣叩追紀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請遼調水兵多調川兵長河

臣叩追紀 奏 萬曆 天啓

三十一

之險役既不能速來我亦何以能往若得前門萬人  
海上將騎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陽接引之意  
奴見樓船檣旗則狼顧必多遼人聞鐵甲吊民則勝  
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得實並利者也故謂水兵  
之當亟調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自成一隊  
方竟其用故謂川兵之當多調也  
遠原任布政司馬盛明兵備吳瑞徵將遼事倭倭二臣  
先後引去撫臣科道諸臣迭糾之  
加贈沈璧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賴劉挺潘宗顏等副名表忠銀鉉崔維秀儼何廷

歷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昭忠各如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撫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君

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撫父仇請得勇士

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軍兒故事從諸將出

關伏魔滅奴

杭城火災免春運儀道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

晉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戮力

艱辛歿者死竟不戢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

御史方震儒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綠營查照職級

見明通紀卷之五十四

各千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給全內給發御史奉勅

行事銀幣仍另差所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給發

遵行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五

太學臣江旭奏

六月

史科倪思輝奏曰痛自殘藩繼陷忠臣義士恨不剪滅朝食而無奈大臣愛護良譏之意多而修當國事之念少夫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數日以來閣臣劉一琳杜門矣家臣周計臣字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人望者而人朝未幾歸念頗生矣清夜以思邊檄星馳而起秋風尊儲之興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下啓

安乎不安乎試於出處之大義不知臣臣何所見而何所見而去也今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弼恨不立至眼前殲厥醜類頃聞廷弼叱馭而前極千里而起難已於上谷矣非哉但銓衡堅臥人情皇皇伏乞皇上略念封疆勅冢臣速出視事立題廷弼經畧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庶不負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聞部大臣受顧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方排棄地煩虜之議堅持澶淵淮蔡之功豁人心世道之和優舒此情敢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周圖已遠矣區區

小首何足道哉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諱授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幾輔久旱上於宮中虔禱素服御門勅百官同加脩省夜半甘雨千里

恩勝輔臣劉一琳韓煥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紛紛新

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叟吏部尚書諸命以大婚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下啓

今遼疆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矣所募而兵而

已之所取惟有兩言而決調為募焉而已用之何

處亦只兩言而決策應廣寧為第一策應登萊為第

二策應山海京師為第三策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詔來還重聞忠貞以備起用

郵錄看得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方排並封之議

宗社賴以養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場藉以底定既有

功於國家宜亟登之座廟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

知府吳寶為丹書七年徒與罪四劉茂黃堂兩月頻

蜀人懸凍冰，負金石，傷心極矣。請以賜。更切切極，投纜而止。盡忠臣殉國，發錄殉夫，幸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卹錄以屬世風。

禮臣奏請視學

初九開館纂脩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累朝常例，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足無例仍行各衙門備查，或如照別項。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爲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中額擬於血字號內，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爲例。

倣照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復，括取緊要便覽，勿冗複。

經畧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祀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著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構之愈異。懇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腑，真心實意愛國籌邊，亟計軍實，早圖恢復，以救危禍，以寬聖憂。何謂事本難而祀之愈易，賊已猖決，極難抵當。國家全力若兵將，若器械等項，盡擲於途，陽令投新。

計弄極難盡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驛次雲集，可不患寡？有裕金新舊餉，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與工製造，可戰有其而獨患者，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在事諸臣一聞報紛紛紛，送家眷，請召募，發督撫，豈不皇皇而令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道起，釋何日？土兵則路途遙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稅，不休罷械，則工部推諉，不管，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何謂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爲先。天津三路皆失着，諸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賊其宜盡一時財力，合諸臣精神，全用於此，當先緊要之

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起。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

雷兵募兵築壘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

分五裂，及其要微，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天

何鮮也？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易？胡越同舟，遇風而

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於此不但爲君父

計，卽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

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屬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

臣與任臣具省錢與朝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  
請討木急而阻之以爲異情分本諸而挑之以爲異  
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諸而挑之以爲異  
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心之當同也  
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頓結於胸中而不能割各部  
曰且顧我衙門省銀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  
聲轍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  
顧體面顧祿位顧議彈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皇  
上顧封疆顧宗社也然則今日所當同心先圖者孰  
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兵裁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邊外  
尚餘十萬了無着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光官或起  
程或木差官亦了無着落乞勅兵部上緊設處催  
趨與臣應急如有先候臣不代咎兵部職兵馬戶部  
職錢糧住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  
可據爲成創借違東顧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  
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有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  
又半分其帑金何爲者乞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  
融指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先候臣不代任咎  
至於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

皆以登壇爲言必胸中皆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  
成臣部者乞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  
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  
疏各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  
省執筆議其後臣嘗嘆河東之事會錄人情以難爲  
易以急爲緩以後候先以同伐異職舉舉四端爲諸  
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  
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  
舊套臣有不忍逆視者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六

經畧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臣高出上  
會部院議復  
臣請加恩 神廟昭祀以選教 三官功也  
上以貢途壅滯當酌爲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  
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紓  
授之罰當重達限之法當嚴至於署篆之人速當議  
定著印之考速當議行  
停御史張捷俸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蔡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宣奏 至聖之後須  
達宗廟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於本省加  
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 先師後裔於省額中  
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攸崇 聖學 上曰宗生聖裔  
中式名數各加於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面奏屢辭出去是朕  
留爾等有伺權賄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操勞有知  
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冲齡三宮  
年幼時賴調護爾辭待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  
京奉安果擇日出卿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攪擾

聖明通紀

卷五十五

七

特諭

七月

嚴禁隱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爲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貴

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會事胡嘉棟登來

監軍康使楊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據

此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

要從黃泥窪直趨廣寧又稱奴首欲待九月後各飯  
將說迄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杪花所報果  
于張義竝進兵以二十五日上馬矣其遣人于宰齊  
妻所借放宰齊爲名以要西虜并觀之耳杪花雖與  
我合然胡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致逆奴頗行奴  
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聽絡河上若不足恃黃  
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臣屢 請不得招集進兵  
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  
者俱不堪用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  
議雇驢駝送至遼今皆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還

聖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八

送不前即臣欲待而奴不能待也伏乞 皇上勅下

該部速催撥兵及甲仗馬匹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

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越垣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

遼中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爲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莊照 皇祖戴聖

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贈官

給與誥命

御史劉爾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新于

禮之內則恩薄而禮亦未備亦有一定之禮使禮盡



子思之外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重清  
與義宜相當則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  
不推調護之功今幸釐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  
則宮庭之內有皇上主持於上中宮佐贊於  
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所容客  
氏住足明矣聞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常則  
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顧可恩禮所重權  
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資財儲  
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其  
上明通紀 卷五十五 九

宋已膺歸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前代已滿  
足臣子何敢言功則退還不可不早也  
通州報宣大調兵宵遁數百人上命巡撫王國禎  
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梟首正軍法領兵官  
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黔提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苗  
功叙養歲月分明蓋軍興之始未經小州之出山暨  
凱奏之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君之其何以  
為各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伏望皇上俯垂  
鑒照榮逾寵私矣

御史董翼

子思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之聖  
專征空至事權兼隆禮數專劾各賜勅書一道尚方  
劊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  
額解經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  
紅麒麟一品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  
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  
官給絲一表禮銀二十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即于  
前領帑金內領發卿部可傳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上曰卿行標下需  
兵管軍選鋒久經訓練富有紀律聽卿會同總協分  
上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

揀各官併原標優厚等事俱如議候兵到標下補足  
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一  
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自諉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從經畧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翼孔廟退祀議議曰竊推古今道德之極莫  
盛於孔子每自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知有孔  
子而性帛誼號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  
廟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璠議詔立啓聖祠  
祀叔梁紇配享從祀濟濟一堂豈不稱殷禮哉獨是

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又進之而防叔俱  
 派派無聞臣實傷之臣謂防叔伯夏合照叔梁紇一  
 體追封奉祀壇宇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倣同堂與  
 室之制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  
 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  
 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於啓  
 聖可也此禮舉而朝廷之崇報孔子又寧有缺略  
 而不周至者乎抑臣尤有說焉契爲孔子遠祖堯所  
 使爲司徒敷五教而遷五品者此萬世教化之宗也  
 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稼穡之穡教養開先並垂永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大略

廟與功臣祭典以湯武之故不便配享其論漢而  
 不祀何耶臣按大魏禮契以後稷配春秋尤兩有事  
 焉而明倫如契教化所助獨無處與明禋之末何草  
 草也臣謂帝王廟傍宜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謂稷  
 已與配別祀所著一契又不宜有祠請部 開聖爲  
 之祭丁分官致奠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典之弊補  
 塞而無滲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減波而無間矣  
 大學士沈淮上言乘時因地小試 上曰卿召募材  
 勇捐貲獎率前來具見爲國忠獻朕心嘉尚收管訓  
 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伴速議覆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學慎逆奴之猖獗陳破虜十  
 策一日空軍戰行則布八門以爲陣止則環周匝以  
 爲營車上設鐵離以捍矢石下設鐵楯以衛人足一  
 日設地雷預置火炮數十埋于地中陰以竹竿穿引  
 藥線寇至則遠募藥之據頭以潛通地雷一日立迷  
 陣以長鎗居前大最強弩大神臂弓更番  
 迭射此與車戰相爲表裏一日掘陷坑一日毒河水  
 一日用火攻一日用機軍遠東平原易地輪戰易行  
 預使木工造兩輪兵車數十輛安置火炮於前一砲  
 可藏數砲點燃一機便運自推入賊營砲石亂打打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大略

畢復回安砲再打打畢又回不用人而車能往返運  
 轉蓋盡一虎以潰其馬夜堅一人以駭其軍一日用  
 陷板一日設伏兵一日用夾攻朝鮮爲東藩第其兵  
 力微弱不足仗以制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用驍勇  
 上將將數千精兵泮海至於朝鮮西境扼奴酋之後  
 以挑亂之多帶機糧勿發藩國揚言一路取開原一  
 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清陽使奴酋前顧後疲於奔  
 命  
 兵科酌議豫備糧兵協濟驛遞之法夫援兵遇其擾  
 也驛遞恤其疲也通州以提兵輔轅之路未有師

行路處而不突入民房未有豺狼入室而不肆行奸掠者故經過地方廠棚不備水火不周罪在州縣倘廠棚備而故擾民居罪在兵將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馬黃克儼定鄭穩山盜內實一案生死不同又辨焦源薄振綱常一疏刺謬特甚遠東卹春御史方震儒奏河六不足恃遂十有可乘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綱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修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略軍前贊畫

慶陵工報竣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十四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於獄降爲永御外宋開仕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看守南海子牆儲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火軍車戰也水軍海船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唯薊遼屏衛京師向爲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以本兵行邊住應薊鎮行總督事責任事權並重體統禮數宜優一切事宜具勅書中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爲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絲四表禮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該

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略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開竅處與經略商未濟安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賜酒飯原任遠東巡撫薛國用病故河南道謝文錦請疏通言路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十四

部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範相機嚴守毋得疎虞

歷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請卹既死諸臣

初五日順天鄉試以 皇陵喪事故移期也

初六祭月夕壇

鎮江奇捷先是遠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報稱於五月十一日蒙差委帶領軍丁二百餘名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恢復疆土難以便宜行事至三岔河撥民船四隻行至娘官官候風十

六日方得長行二十三日方至磨島上岸人民盡空  
房屋焚毀止遺無主牛二十餘隻當日竊貨軍丁訖  
七月初一日猪島外洋獲民船一隻水手二十名船  
頭李景先原係鹿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意劉  
初四日至廣鹿島先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  
胡可賓等率虜差委搬運牛馬糧食勒取寡婦閨女  
逼民剃頭卑職差守備蘇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捉拿  
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一百六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  
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店島差千總張繼善等  
獲島官任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五

十餘里初九日至石城島島官何國用盡率民開募  
婦閨女解送遼陽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女婦輪  
流奸污民甚痛恨島民王國順逆逃走報單職當與  
千總張板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何國用斬獲首級  
三箇擒獲叛夷一十二人并獲夷船二隻銅砲三位  
鐵砲四位收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此時  
有遣左衛康勝生員王一寧因遼城被陷父子直往  
朝鮮投揭國王借兵恢復遼左朝鮮嘉其忠義厚加  
宴禮著令提督防護送其歸國亦至石城相會卑職  
急重加聘禮共襄王事因至朝鮮肅中堡地方降令

鎮江遊難人民暗通鎮江士庶咸共响應次日千總  
徐景桓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偽君游擊修養貞  
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狗奴山歸正人民去訖卑職  
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  
城中必空正可拚其不備城可得也卑職細觀事機  
當在必克即命守備蘇其民帶領家兵一百名要截  
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等率兵一百餘人卑職同  
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  
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級江  
中軍陳良策鈞為內應分佈已定鷄鳴俱薄城下千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六

把總元帥等請總先登眾人一齊登城喊殺大旗一  
揮殺入陳良策同弟陳良漢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  
賊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修養前卒夷眾及家丁七十  
餘名迎敵家丁章得化等直前奮擊修養員被擊仆  
地就戮其子修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  
盡卑職當即進城安撫軍民杖毫無犯民皆大悅半  
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  
絕卑職因以人心如此正可乘勢進剿但初下鎮江  
屯民不知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勇健  
心解體說言實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投遞未見

同容催促近臣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進伏乞本院俯  
念垂成之功不可再張遂發收兵數萬糧餉數十萬  
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鄉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登  
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上諭兵部朕覽  
文書見遼東趙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兵恢復鎮  
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  
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大策但王師貴在  
萬全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  
嚴登萊巡撫閻朗先著原設將校援遼水兵星夜督  
倭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天啓 十七

劫一面容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挫虎山賊三方協  
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移催濟  
接毋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旨傳  
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策之垣着即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指  
發錢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禮部右侍郎鄭以備奏曰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挑選  
之制臣部始發知舉會議宗室袍及接太常卿洪

皇以保  
八重光緒

皇以保  
八重光緒

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玉芝宮太  
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  
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 祧宗不在祧  
宗而在祧考不在祧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  
不考 府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  
既入矣可逆祧乎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  
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上  
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趙之乃 累朝終順祧  
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  
于情限于序耳况序不及之時先祧子而後父于跡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八

欠順于序稍違無臣於入而反索祧中若謂毅然改  
正書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  
祖之訓制出神 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置  
夷所思實於明倫大典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願有知  
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臣於度數四心有不  
敢即謂天理請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以備 聖明  
林樸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 廟室  
仍照原議  
陝西產麟麟臺昌府會寧縣原川星間寡婦家十二  
月初二日戌時光順起野家有黑平產一犢渾身是

腐儒體班文，天成錄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爲怪也。擊之而死，祇瘞之於土。一老人以爲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吳府守知爲難，擇地置塚祭禮葬之，以聞。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唐一子汪道春入監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九

中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爲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爲督。或駐又州或仰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經畧熊廷弼奏，水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奏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

如襲金州，奴賊聞我，聯給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是以發兵戡之，以隔絕往來之路。

二十二日

初，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竣於

九月十六日

因喪事故也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

二十九日梓宮至沙河

贈全，天敘禮部右侍郎，贈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九月

地裂湧血，廣西慶府六月十七日有西門外王體積家，店前地土微拆，處血水噴出，加約矣。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帶積，足視立干。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地方人共掘深至四尺餘，下皆水，並無別物。

梓宮奉安陵殿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二十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明主思不先於近實，必加於有功，不幸遠左破敗，三軍之士抱妻棄子，披路驅決，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於青嶺白州之間，則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遠之文武將士，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有勞，結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爲義墳香火之用，一則謂親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於陵工造成敘錄，在內，臣以爲我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梓宮未殯先

臣等

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於

禮為不順于漸為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

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遺事其

難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上而有類聖人等

語深為之慨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儒書有云自來無

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

血之早酒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

以為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感威動念正宜抑宮中

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賞金急乘將師

之會一示不測之恩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

方人心固不難平就其奴之威也何日一平本

直這矣內平聖大人護田填賦前有諭旨令河母此

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貶追束文武將士披

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賞隨係所請有何吝惜且

內廷恩澤與關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費不

請大體姑且不究

御史姚應嘉上言聖治以忠為宗聖孝以繼述

為大諸遠遺命親賢勸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

必慎左右侍御之惟謹即為竟舜之責事實功也

會都御史李宗尹劾兇橫內使李添祥王昇命降

級補用

免湖廣災傷田租

鎮江復陷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等報稱廣寧差去

都司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

賊兵三四萬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被難遺

民無數哭哭哀地咸稱建賊已于二十九日將鎮江

等處男婦一掣屠戮燒毀民房不知其數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監甲車輛及借援兵馬上

命該部催發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呈明通絕

遼東巡按方象乾請飭旗軍戰守先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經略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

東遼者專欲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議

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

不虞會議為是仍即用賊及巡撫臣言山東緩地不

宜增兵又見催水兵出關疏若皆以津門為緩臺者

官山海不能遠制廣饗是三方難說而干遠無益也  
 臣於此處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懸  
 寧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於遠遠者皆  
 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及覺照官不前似乎三方之說  
 非真於遠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擔臣自廣寧  
 行時與撫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  
 遣人往監其師進長安坐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  
 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尚未諧且自據堅守  
 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完各鎮其馬來完  
 皇明通紀卷四十五  
 二十一  
 計策應備完三方而進鼓前而西防助進不敗  
 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中馬甲仗  
 屢催未至何所待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  
 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至我且得不應乎今撫臣曰  
 然指秋盡如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經  
 幸矣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  
 少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  
 又決主進者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於此生待  
 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急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  
 有幸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願權臣應心以待撫

臣之自決耳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五

皇明通紀

卷四十五

三十四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六

太學臣江旭青訂

十月

湖廣道徐卿伯奏論事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請飭之說舌敝額禿止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于今也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槍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勦遏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皇明通紀卷四十六 舊天 說吾縱之保路苗以撫思我我以撫自思卒之苗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識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何鶴鳴盡翻前局始爲之湯然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者暗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 詔使等代巡成職官戈橫道臣之與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衫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輻重阿堵爲之四而豈馬戶店戶發之饑乎又如昔之樂舞曼兒刀刺孕婦釋施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紀戶者數十家隕生者

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嘆最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屬山曲水孤懸一繞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幾百家耳其聚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半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寧嗣之節者而束手坐視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皇明通紀卷四十六 舊天 之府縣談何悖乎黔日見州縣至省城近十所舊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棄自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峰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于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死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逼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謹爲此策俟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慮勿剝膚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奉  
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恩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  
右自出宮去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  
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  
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欽此臣捧讀未畢驚  
惶無地客氏朝夕勤侍不遇曲謹微勞駐輿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和  
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  
當如何珍攝伏祈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  
爲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嗟咿嚔呢之言乎納群議勿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任大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聖訓置之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

族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線索事惟指何

事件是何至意且前諭已明焉鳴起如何故不遵承

又來請授本宮杖處念輔臣具稿申救姑從輕罰俸

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陽請出客氏疏曰 皇上聰明英睿

不世出之至也豈有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

外者乎使 皇上未離職祿則可今年已出外外之

則有凝丞輔兩內之則中宮叶翠蓮之述 兩宮樂

皇明通紀

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何其于保姆而爲此  
總總耶且 先帝念戴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殞頃  
雖升符禮成寶城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沾襟痛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難寐與哀極極  
飲痛者而反憶泣保姆之 諭使臣工見使家庶聞  
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  
也憶臣旬旬送喪之日萬姓角崩于官立擁獨一乘  
軒在後總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  
不舌橋眼張者又 神主進德殿門一老嫗長跪路  
旁伏塵號慟驚問之曰此 先帝保姆恩寵未逮是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以悲耳臣喟然與歎同此使廷阿乳之功何厚而薄

猶天與淵况 官闈禁近之地習熟往來內外鈞連

借叢場壯有不忍言者

遠東獻俘獻毛文龍所擒佟養真等也

吏科倪思母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

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有何干預

指比宋廣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滋聒顯是違臆沽名

欺朕勿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

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

侍耶王德完科臣李遇知遇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

不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請俾還朱欽相倪思輝  
二臣原官奏內引漢文帝中郎將袁盎引却橫夫人  
坐爲辭奉 聖旨嚴諭不許擅慢王心一如何又來  
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  
官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途次控辭懇提恩典疏未謂臣  
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  
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  
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  
星明通紀 卷六 天啓

知正不知奇

而定號勒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  
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  
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爲今日  
計惟當廣爲救護之策以開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  
策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  
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同  
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際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  
商訖 皇上下問各卜年等事臣從傍與閣深恩修  
卜年等皆經畢能延閣所舉用萬一不知 皇上注

意悠悠悠悠不竭心力不失志滅賊則經臣之罪也

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便諭修卜年等因請  
管贖賊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閣無期乃經臣惶  
懼具奏以臣書爲証極辨修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  
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爲人嫌棄其心原苦而其情  
有大不得已者矣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共  
同甘苦同迴齋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爲惟此  
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忌用趙人之意也一點  
苦心爲國非爲私也輕臣疏云將修卜年仍舊同知  
安置劉國縉仍舊督責特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

星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奏天 天啓

六

官無非爲遠事也今遠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  
置之不但及任事之心而倭罪倭寬倭用倭罷如見  
嚴然大非銓衡之法臣愚以爲修卜年與奴同姓不  
同族臣知之不真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修養其云  
修卜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修養性近  
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  
卜年亦不幸而生修之家也言官既言 皇上既疑  
何必用之干遠臣以爲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  
施以報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

臣曾與經臣言胡嘉棟非五廣寧則何以立功蹟  
經臣曰業已定矣今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綽照  
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  
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  
昭白于 宸慰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歸則無  
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白簡隨其後  
臣亦得以請司冠正之法矣

大逆佟養真伏誅

遼東巡按方震儒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  
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自有違事以來從不曾見  
皇明通紀人 卷六 天啓 七

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首截肢得一人  
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自若又欲  
率死乎開鉄匠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  
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思立  
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匱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  
升幾大立功幾大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水不問  
夷情緊懸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  
賊來先走而又愁為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  
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真  
而諸監軍亦數向為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

戶重數百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  
一切兵馬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贏卒幾許亦  
不知誰為賊誰為守誰為正誰為奇也臣不得已只  
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又站之冲圍而隨路  
挑選從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為者而臣  
日從事焉奄奄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為亦聊以固  
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如平地使之奸匪不可  
蓋防而我之教卒量亦所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  
代提督都督兵馬今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東  
泰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  
皇明通紀人 卷六 天啓 八

為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援兵既罄焦舌不敢再言  
惟有棟兒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  
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排  
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  
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  
係軍前則使張應吾督轄亦宜宿兵一枝備設逃軍  
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痛  
哭待命之至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 陛下朝講無  
聞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違事岌岌知屢

聖懷朝會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答土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陛下惟是朝議論愈聚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肅聽彼握筆無得遲制此臣之愚見也 皇上業以全邊付王象乾矣諸掌路及虜可入者象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食詞尼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三月撐持至今豈其今日垂成而有餘志者昔兵未至今兵有十三萬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九

吳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微山海豈能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中朝會議兵四十萬每年費餉一十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關口旁觀私議經撫二臣亦嘗思所以爲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用諸將赦過宥罪在人策廟之耳頃 皇上以客氏故謫言官數人諸臣益切譏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語又謂宋儒神恩恃愛等語膠固胸中

以神恩必怕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提

誰不信之、陛下不令之信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同一言事而輕重異處似於法不合臣法官也例當執法以寬焉鳴起張提例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平矣雖然臣等顯言不足諸相臣客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

禁開礦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議餉倡言採礦、上曰前者戶部言惟稅賦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開礦啓釁命嚴訊之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十

大學士葉向高於諸臣講過經書、上嘉納論以

以明春舉行

上諭兵部遊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命各邊赴義從征跋駟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特發帑金二百萬兩關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賞官同本地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敘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道苗擄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爾每虞稱兵餉缺乏簡缺內帑朕念內帑所發

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無益而動得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總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撤甚亟朝廷委任之意今使都着用心料理嚴守諸務毋致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遲延擱三尺具存必不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道酌量緩急得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費故諭

經畧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提萬分危急一疏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十一

郭子儀即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東厚臣既受委任出關入關自當聽極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至省紛紛言廣軍事已成功已就安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掣其權一似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諄謂更甚臣報捷應俘不令稱不迭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銜之重也初特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操兵師甲仗砲車器械一切齊備然後出關與廣軍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

議處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明先塘報官傳觸極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盡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通兵事遂忤極臣意軍事低低兩三月來極臣意與所發極情所注向獨廣軍一方耳迨至進退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日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軍而越月有六日復到永撫軍計在關實止四十二日耳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已久如何全無次第戰料理未久也聖諭于鎮江提至時已謂兩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第者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十二

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議臣無次第也極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然臣實不得而至張也議三方而與討兵餉報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而置臣輩不愛事事類此主張在極臣不在經畧也分布挑機城守糧軍車牛諸務無不早咨徵早商量而從違趨避主從又在極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至張極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臺臣蔡一城經出臣已通知極臣別無調度惟想經臣出關一

將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兼臣如臣等臣凡臣所建之議定要說與所用之人定要屬所調撥之善候定要疑及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頓而且代其裁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套臣飽骨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權臣使也臣一出權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為輕重東賊視以為進退兵將視以為奮怯人民視以為去留權臣弟年經畧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後兵三

卷六 天啓

十三

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石原調近兵采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忙忙加調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數死到尚無日不知權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無臣應住何地伏乞聖勅兵部作速議處而無住撫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賊虜所笑且權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難于權臣亦不能無厚望焉特在遠宵撫一疏本兵調度此四居中數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

經畧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舉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使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室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有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啓往來尚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權臣只室資經撫同心協力而權與經不究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山意懸斷權臣等書論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蘇州斷敵兵歸路而以四萬騎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遂無一疏臣又無一

卷六 天啓

十四

疏所以揀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處殊不知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歷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身言是財財然言難言費言守則難然恐此官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共同詩張真入縣被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商出之漏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諂媚之原使朝廷上得外邊真情而顧事實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權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備同于臣則職于

出關之後始得自歸而為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  
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廷程請在募川中將士

十一月

王三善巡撫貴州

贈故輔朱宸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俱曾子孟子六十二代孫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六

十五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御史張問達等因

各疏請有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

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巡安時達賊四五萬從黃吉嶺過邊到安

塞歸并于各驛人民被殺盡皆掠銀店房屋俱用火

焚訖至延安府圍困三日將府學牌樓用火燒燬賊

歸回督院著撫院李了杜總兵便處如不拿杜總

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

兵科都察院奏恩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驟入左

使右肅清賊匪以贖 皇上宵旰之憂或真病而

細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以廣寧言之提督王  
威病矣毫末床褥誰為提督雖有祁秉忠等才智過

授者固多而貪黷惟怯者不少聞有散糧時每兩起

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從丁壯馬留以自

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銀

入已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

有方分合如法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

換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以

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驟入烽火達于甘泉

有言應援不速離賊頗速者有言遣殺寧廣挑起衆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十六

端者有言虜投書不拿杜總兵明春必肆侵掠者

夫虜乘潰邊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總何辭以

解第大府而為虜所忌平日必非頗虜者若因謬書

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矣虜標之如 國體何或

曰文煥不拿則約款必不成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

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替成而仍不固不費貽笑

四夷乎死虜既恨文煥為仇文煥更不肯解兵以

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文墨竟

為兩臣推出重擔不為地方肩輿計誠為確論則

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法令卽出料理馬勵兵移



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

贈陸可教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野一子入監

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一子尚寶司丞

送鄭之范于理追駐抵餉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

請以功在國本故也

皇極門成

臺臣梁之棟奏爲湖兵聚眾鬧殺事奉聖旨這調

聖明通紀卷之六 卷之六 天啓 十七

到湖兵毛兵等作逆督發聚鬧首禍的嚴查具奏正

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遲延

觀望的統領官一體來重處欽此

房酋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恭將王承恩率兵將

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十二月

四川萬首倡亂九月十七日主日樊龍樊虎等僥調

兵至重慶驛川撫徐可求點發密受酋長者崇明奔

寅父子逆謀挾衆煽亂殺傷官兵逆據重慶

遵義城陷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藉口調兵援

石桂章

遵重頭公命奸徒及播州餘孽一時蜂起遂將沿海

營哨殺擄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無措各自奔逃

時本府杜天培病故本道李仙品督兵援遠止署印

通判袁任只得實印出城賊因陷城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勦王時賊厚遣秦氏

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即陽撫臣楊

廷中奏聞上諭兵部曰宣撫秦良玉圍城勦逆

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等司檄調協勦若會同該

有撫按便宜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

聖明通紀卷之六 卷之六 天啓 十八

攻與文知縣張振德死之

賊遁成都

吏科給事甄淑請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

州細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

諸臣亦不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

賊候事平後行敘賞其賊情着陝西鄧陽巡撫官差

人偵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請蜀事

使者與彼中應用

廣東道童翼奏曰蜀于諸夏爲干絕北有劍閣東有

聖德原是割據之勢中原一機算有倖處自雄筆允  
死而封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耳我  
朝幅員四廣蜀之外有黔天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  
千餘里差直當天下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  
楚江淮皆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  
我疆土其爲中原禍豈淺哉臣因謂蜀患不減遠  
患而救蜀當與校遠並急也

上諭兵部曰上合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紀  
著嚴行禁違的巡按官奏奏重治水西屢從征調  
効功安位者卽與承襲各土官宋嗣殷專盡行催  
呈明通紀久 卷四十六 天啓 十九

不計信延  
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上覽吏科疏淑邊情疏諭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足  
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差差經撫共肩重等語遵旨實  
心協謀督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  
籌共拯危難如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體罪責  
有歸戶部專司勅餉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  
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贈恤遠藩死戰武臣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製陞三級  
楊宗素贈都督同知庶一子本衛正千戶果仲善贈

贈恤遠藩  
陞四別

都督僉事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  
級襲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  
陞三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  
陞二級張鄧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  
一級得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彭應騰彭相舟各  
贈千戶保世祿等依擬

吏尚書嘉議教陳四則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才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 事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謂天下畢竟  
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夫  
上明通紀久 卷四十六 天啓 二十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爭先而  
士輕死至于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等以  
李邦華等峻節通才入既仰其變化已猶定急催到  
任以無負履穴之聘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  
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察催來到任不得任意推  
延

纂修寶錄  
纂修玉牒  
太僕少卿劉時俊督重川湖雲貴軍事  
廢焉琦劉學先各一子入監

遼原任遼撫李維翰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 皇上再  
起總廷綱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不  
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履其  
尺寸呼號日久辨駁踵至其執爲題目者日惟日經  
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  
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  
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  
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千九天無一言不  
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二十一

不以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起議乃從化貞與  
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  
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聽其部  
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  
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使進使退則又使廷弼進不  
知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提節制廷弼之  
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爲其官  
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至 國家亦安尚此經畓哉  
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畓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  
非戰守之辯論不合乃左在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

軍機處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畓

廣寧戰守悉聽經畓節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  
意廷弼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  
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而紛紛  
煩 廷議爲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  
揣于廷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債恐臨往轍意將  
信乎碩化貞之口而空言之用廣用閑未必收功只  
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  
罪也臣以爲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遠  
事出群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真有見于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二十二

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闕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之  
一籌莫展果真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  
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奏續別有奇才不  
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是兩可合  
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來  
解春回廣寧長驅備禦無策手恨彫彫此時再議又  
晚矣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遼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  
守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

之是而非守者不知兵機者也至戰守守經撫二臣  
議論甚見參差然勢有緩急者有先後言守未嘗過  
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  
爲用矣撫臣身任危難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  
不退怯于遠藩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  
經臣奉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君命既有  
專屬每事俱當責成督之同舟而遇風波末有不同  
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  
然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由矣伏祈皇上嚴  
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

皇明通紀 卷六十五 二十三

退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問謀未真  
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盡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  
重以收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鄒元標爲左都御

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蔭一子中書  
贈諱臣郭正域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

贈廣民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瑛奏日晝風異臣于十二月十四  
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漸淡不須常時制寒月晨

雲未清曉曉國所聞有逆賊臣何午日輪上值中天  
而光不射臣臣因難瞻觀之但見日上恍有一物其  
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西磨盤非烟  
非霧如蓋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漠漠通天皆赤臣嘗  
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  
有其所大雪連朝厥水在地即微風怒號而久陰沙  
重凝起爲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  
非常變不虛作願皇上虛已求直并嚴勅內外  
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人心大集知微天意庶幾  
轉授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六 二十四

史官蔭其昌奏曰臣伏觀奴前發難以來河東世將  
望風投降反戈內向竊我國國百姓其不刺頭乞命  
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走鄭重經各三授尚方劍加  
故撫臣沛發內撥通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  
無敢一失東向者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其  
其棄饒王一軍等設詐盟誓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  
賊侯者其等獻之關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銀一  
東車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  
以養機名權使臣等民立成一軍時出掩賊厄  
諸國賊之人必有感漢內應者豈非制奴一奇策耶

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爲恨一不果應至  
今孤絕天虛勝地報破機功臣切傷之以爲文龍  
不幸既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  
又備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  
承芳修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爲難又放還朝鮮  
人約共縛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爲奴  
所道以誘我猾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  
提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  
之路紹勳等又逞其功惟恐文龍不死恐恐大海  
何處可得達乎臣愚以爲文龍縱無後功但以鎮江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二十五

一事觀之此真奇俠絕倫可以奇邊事者如此則  
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廢遼可復不方養性  
可坐縛而縶之故下矣且可就遼平遼故舞殘民用  
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不待四川征兵援動天下川  
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矣忠義于虎  
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  
聽奴所魚肉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  
精卒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效  
之文龍不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後口三方並  
攻而索兵索餉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

眼前三方之策含有用錄無功孤忠義精殘賊不顧  
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己好惡如此不已臣恐天下耗  
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伏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  
募憤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爲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  
次第陞遷仍勅衆之垣當肩險曲達將所資銀兩  
宣諭朝廷德意遍加賜養使益感激立功早收  
全遼則社稷幸甚

兵部議劾門守禦

經署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 聖旨違事既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二十六

奏經奏似恐心機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經會議  
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  
制今却紛紛責朋廷選斷谷將誰議據奏與經撫當  
必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  
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朕意知再有抗  
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責衆來議處不得含糊了  
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撫不肯責心任事的都着  
會同巡按官指實奏治  
補余德衡大理寺右寺丞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六 終

皇明通紀纂要卷四十七

太學臣江旭奇訂

壬戌天曆二年

正月

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遠東巡撫王化貞奏辯與經臣議論不合之難疏末

曰臣今與皇上約臣在國如雙飛乘鴈何足爲

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七

一

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優養建民賜復

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職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了

願足矣即有不穩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爲

河西憂也稍雷時日經臣以三路蹙之賊奴必失臣

又願與經臣約無難可式無權戰士之氣勞勩可念

無成任事之心但遇河之後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

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捷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

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知以臣言爲不

可行則罷臣事責經臣庶得一意圖賊不至爲臣所

挽亂也

王化貞  
明嘉靖文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七

一

廟笑下有貪謀職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着實

起于職敢不服罪方遼海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沙領

高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曰遣使謂之曰吾且西

從利與爾絕粉花聞之因通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

蓋粉化之役屢欺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來機變廉加

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賁

志意連其貴人桑阿思來等來詢我國言共殺奴敵

血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說

權之費定約而去粉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管來言助

兵亦願從糧銀一萬兩實與新爲我哨探要有斬獲

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千奴雖重賈不惜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其結懇人大管領去銀萬兩小及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管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恩賞之局分外爽使往來衛卒及賞有功之夷不遺數千總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私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

起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歷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明皇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三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立部奉 旨會議大小九卿 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俾其竭力辦事功罪一體者飛同還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畧還劄印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違辦 賜劄許以盡宜行事者周如璧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鑣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達卓也不許經畧脫印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推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各自任者何士

其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四

變窮至重以 明古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其據經臣形諸章奏者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失衞差官官而仍不聽不亦棄 君命而設封疆乎臣等再四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大夫以卑避尊今日之事當令撫臣退步歸職經臣之所為然議者以為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難而去今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上方經畧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 國殊思宜可速聽優游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

重慶舉王奔內親恩仁、蔡恩先、宋重蒙、蕭基、楊維新、李通、知侯震、吳應、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錄錄小異，無妨大同。皆均從衆採以。上聞伏乞。皇上下奮乾斷，則封疆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稱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敵陳騫遼五要：一日用短不如用長，謂用一日用精不如用精，謂一日用多不如用火，謂一日用火不如用專，謂一日用舊不如用新。奉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周順昌轉文選王事。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七 天啓

五

四川營駐攻犯賊，指揮周邦泰先至資陽迎戰，戰敗投降。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翟英死之。四川巡按薛敷政疏請發兵拯救。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葉請申飭會場事例，正文體，一詳批閱，一禁提越，一重後場，一信功令，一速題紙。奉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呈體，端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經伴註及文辭，怪誕着干揭榜日，送部奏請。奉處，如客隱不舉者，部科查明奏。御史高推遷，無忌，請講學，勸庶政，戒逸豫，詳召對。

魏國史看章奏，輪他查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根據官如之者焉。

京營戎政右金都御史李宗延，上言：今日之最驚凌最與敵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頹弊最應廢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曰營軍之當置也，其二曰營臺之當建也，其三曰營牆之當築也。總惟皇上勅下該部于前三事，增用千外臺，募于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安確，竭力盡心，亟為修整，則勇氣百倍，然後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無寸豎乞放歸田里，別備賢。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七 天啓

六

能奉聖旨：京營事務，廢古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條同黃克纘用心料理，不必辭。

遼東建撫王化貞，以如泉臨河欲渡，官軍拚命相持，錢糧匱乏，饑寒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運用虜銀兩，以保殘疆。

南御史趙世期奏：請速撥川蜀運則文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于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虎將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即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備寒而思歸，可勝。



言哉

南臺御史陳陽嗣律奏舉將才薦李懷信素稱忠勇  
海內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擢較且自奉入蜀道里最  
便誠意伯劉蓋臣素饒謀略大有用處已經監臣蘇  
君恩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害會得此  
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鈐之勢一  
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  
實有臣不信也

如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  
招虜萬眾至是遣同知萬有孚備之化貞策奴必不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七

敗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訪之來入以  
驍騎處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廣  
寧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  
行仍賜示賞格但有智謀勇略建立有功擒獲奴首  
者封公首子者封侯俱予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  
逆果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用計効順  
獻出首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積元而  
肅軍容屬人心而來賊膽也

京師飛報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清河朔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  
覽卿奏具見為國忠忱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還與尚方鈔行事王國琛升總兵何棟如升  
太僕少卿贊畫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  
應用諸戰守事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  
行事即仍上緊星夜前去除俱依擬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  
議備官一議增城守軍一議築堡壘一議潔淨一議  
軍器一議給明黃一議防奸細一議取還車馬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八

如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貫堅守一日夜奴眾被砲擊  
死者甚眾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陳有先  
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  
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營陣馬蹙被殺祁  
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  
貴自縊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剋頭歸降因  
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聞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  
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  
貞股栗不知所為而所坐馬已為心腹將蹙去倉皇  
登行李四鞭以二乘馳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

功運

門見兵河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聞乃得此得功運城附奴

廣寧既潰化貞所招騎大陣被擒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勿小予途驟死有相楚化貞從數騎走聞陽通熊廷弼自右也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笑廷弼顧笑曰六萬軍勝平遠陽竟何婢化貞顧亭向廷弼議固中寧前討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嘗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東西行化貞與寧前道數應吾殿後時

卷四七

九

一發放入關

按臣方震樞在廣寧尚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繼廉和慎言隨之高山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絕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則有高如麟已經被中當事即時糾發矣順天則有二十九名義惟數文亦粗通情難控擒獨其家傳不善便干作妖且發覺即動之親朋謀係動之友有指

表中切惟上為關飾者又有言王考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說者已總海司提問不知得情與否又順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名查廷樞首場七義聯可支吾但磨粉及其七草大抵皆順手直書每一草全抹數言其

既註于旁仍于所全抹者二字不異長安噴噴多口謂場中文字的係買人代筆再驗後為預提踪跡遂資夜至櫺所驗編其一百八十金以去櫺以此深憂既破狼狽南奔試卷明有機關八言復爾嘈切宜急杏提問以信三尺又浙江第四十三名遺于秋三場清英似不難徑擬高利牽勒其首場七義每一作禁

卷四七

十

尾一字牽強支離及合七作七字順序讀去却凡一朝平坡上青天一語批為開節似亦無辭

二月

起馬孟嶺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綸遠義同知暫督府事

內閣大學士朱國祚上晚辭免典試奉 聖旨今歲

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吏科侯震陽乞簡別嚴遵守今既日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必不乏守令果則振

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  
爲用故宜重守令今觀九邊郡邑犬約以科貢克之  
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際變復誰與爲守卽如奢酋  
一朝發難而烏營鬼逆者實長吏倡率以去伏乞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擇才望卓犖  
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以固宗社此實至緊至切  
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過敵逃奔罪在不赦  
經撫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  
呈明通紀

卷四十五

十一

進右錦衣衛差前常官旗卒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  
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邊事之壞或于欺蔽然  
未有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  
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  
日御史方震儒道舊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  
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助以  
固神京保障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  
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効知因天邑通  
漠而退次早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旨鶴

鳴疑長官關撤添備督滿口發汙大無人臣禮幸聞  
臣葉向高數語折之又臺臣劉南和爲留行語以解  
之方回頃悉臣卽欲糾參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且  
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亦緩其誤國之罪二  
十八日經臣稽報言撫臣已棄廣寧次二十九日朝  
早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  
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及關部進塘報官問之臣  
同官又呼口報人間之則明明奉出失城景象特其  
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  
也出而聞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  
呈明通紀

卷四十六

十二

駝特參經畧爲撫臣也及三十初二日連見督臣  
疏始知經臣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  
臣貽兵科書云撫臣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  
更爲頌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  
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  
不至此也或將留許六萬募平之兵固守據武如按  
臣許終不能破據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  
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如又  
不能持久而得報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  
在西虜之四萬騎肯勦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

取狼狽而直前廣寧特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  
年說議一朝斷送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其  
憂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懾再曰人言不信其尚敢出  
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素有羽翼又兵科及  
臺臣徐揚先并奏巡撫督欽奉明旨不敢不靜聽  
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澄叨刑垣不避  
忌諱一廬列之夫化貞據十三四萬衆專鎮廣寧不  
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摘乃  
以祖宗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平時實未一戰  
而厚物妄言可戰以愚中朝賊未至而奔城先奔一

皇明通紀

卷七 天啓

十二

半之撫綏何在城已棄而猶誅諸渾身之十膽無雙  
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扶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  
使奉朝慄感經略獨奏勅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  
淵愧不立請正法豈真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  
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欺知犯造捏以報欺詎  
臣僚遂使臣言而已使耳屢世基抑積表奏楊國忠  
隱賊敘功隱犯陰謀激變韓侂冑躁動首禍千古而  
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  
部如斯職方而人不取言邪當續行一至于此况  
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璈乎神宗朝不

常以誤至封貢連石星于獄手而以遼事論一敗千  
紅旗催戰而李繼嗣遣人止屢貢夫曲庇之津要再  
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鶴遣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補極  
三敗于出城派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  
干殺地即張鶴鳴且恒言屢應泰爲巡撫者之官完  
又只以廣寧論高出以言兵連能延附以控扼山海  
臺臣且深有欲棄之謀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特  
勢朋比之職方喪師棄城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牛乞  
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速明報與經畧同時

皇明通紀

卷七 天啓

十四

定罪仍乞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巡撫已棄廣寧  
二十二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二十九早  
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今其明白曰語  
然提撫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體實已多法必不  
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縷之法以督將  
來庶國是明而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  
可爲耳奉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天小臣僚當體心  
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爾履古其明豈  
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懣罪故寬寬假張鶴鳴白請  
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不維究著調停三個月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進再退諸臣自應立加尚方之劍夫撫臣常與虜寧為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鉄案何必更煩議論

緣卿勇從御史張之棟議也

駙馬王鶴招練京兵上嘉其義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肅如舊等分督練兵

皇明通紀

卷七

十五

巡按方憲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為山海眼目伏祈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驅札勿使又為西虜所誘臣草疏甫克忽報虜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項維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復通其城中虛舍雖開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奸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督不復再計矣小師克復安岳崇至二驛四川參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雙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夜潰賊營恢復安岳縣連戰俱復崇至驛斬復順多近泰良玉兵三千亦至約于正

月十七日合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臣身到地方聞已與切不敢不報以竟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詞疏曰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驛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開陽分兵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上聞而守定後職又與經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錢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怒外助永方內應倖倖

皇明通紀

卷七

十六

亦功不覺所計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戰而敗皆封鳴罪復何辭但六萬募平業已普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絳有指實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穆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遣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廣寧事外可不問者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動欲甘心廷報而以化貞仍舊鎮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

二臣之罪  
不之

校世之人竊竊美經臣責任維重事權實輕不幸與  
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籍維飲國固守而不可  
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突感復多  
又不幸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  
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  
罪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還將決勝職在中輓而  
待詎許部凌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  
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千衆  
值茲國難方殷需才正亟之時豈敢有意苛求况本  
兵自請視師祈請 特眷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

明通紀卷七

十七

當在賊軍立功之刻設奇制勝收拾殘軀以報天  
子康矣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台議時本兵怒色痛  
謂經略蟒衣玉帶迨迨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恩恩禮優隆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殊思撫  
本心者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換失事緣端尤當同督  
臣至公至虛接情定罪勿以偏情偏愛毛髮高下其  
聞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總兵楊德基吳守德出鎮馬家寨

經略一策  
土誠生

十三日宴卓吳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  
元輔葉向高輔傅助展 上深嘉之  
黃崇煥爲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提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濤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發九  
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而兩臣終日開口首  
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向經  
臣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瀋不足信  
今其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  
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振主者回宜儘力  
見明通紀卷七

卷七

十八

當即有單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  
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臣不敢  
爲無端竭蹶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而廣  
鬼神汲汲俸四海之困窮未細察牧首之利害未免  
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  
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陳  
語語先達咸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着全因剛渠  
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職益鎮  
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  
亂德臣離廣寧時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

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表  
官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總集許日豈遠忘之耶人  
心一變賊未而廣寧先潰寧前瓦解至于出城  
一節實因邊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舉軍器庫迎接  
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失撫臣嘗言賊  
一遇河斷斷不能守故有生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  
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奴過河而邊將得功金  
勵等當亦無幸臣不敢爲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  
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  
吾而無功者高山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而西者傳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  
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  
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  
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皆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  
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  
別治罪草莽勿寬一按肅皇帝之法亦復何難當  
此呼吸存亡之際一而責其死守山海不得以待罪  
卸擔候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釋一二人而用  
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恐道高邪佐懷恨自縊于  
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 卹典宜從重若諸將和衆

臣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榮傳聞落馬不  
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差史景芳自鎮武走出見  
其降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某已堅馬以八旬母爲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還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  
西平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  
平賊半夜布十而雪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  
者爲難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  
一貴是好漢官降爾乎亦豈招降賊永芳四面環攻  
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昨楊丕顯走  
山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客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備細查明另行具奏然臣自又獨無愧于心乎夫  
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  
守有志不敵水上一跌背肋俱折病發悞事無有視  
顏官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肅皇帝待罪聽 皇  
上處分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  
法難容羅一貴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  
辱勇烈可嘉高邪佐以身殉難足堪偷生併和衆忠  
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辜着戴罪防守經撫  
仍候旨定奪該部知道  
御史賈繼祥上言兵潰育以爲常率 聖旨廣寧失

中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扭解  
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着  
樞督廷樞官從公分別具奏情樞的姑准戴罪立功  
分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  
王象乾用心料理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  
以白肇慶爲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督  
神樞營戰兵

舉經筵

使訪將才

會試取劉必達等三百餘人

聖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二二

刑部主事王之來奏曰請復先帝之仇矣論李選

作鄭貴妃崔文昇可灼共一線索深恐積仇于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已因附錄其出首手本已犯十

惡之首并當究罪并論方從哲劉廷元胡士相等止

以風顛二字追蓋奸謀奉聖旨奏內事情已輕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太學士孫承宗戰陳目前切要灑灑千言皆補偏救

敵之要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秦義黃夷不得多人京

城

行邊養靈太常少辨何棟知揭明經撫定案揭云  
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錄與經撫從來  
治軍之狀大都言如首攻西平失利將欲回巢撫臣  
用孫得功爲先鋒劉渠爲主帥正要交戰得功急將  
所領兵分爲二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繞一交鋒孫  
得功帥衆先奔劉渠兵見後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  
殺此時奴酋尚不信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  
不進使無臣堅中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  
自間陽飛驛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  
臣一自廣寧一自間陽先去以爲民望而部道將隨

聖明通紀

卷四十七 天啓

二二

之民各兵又隨之奔如流水不可復禦矣以撫臣

言失在柔而愚信間諜輕信遼人西虜不得安諸路

各將之心以經臣言失在剛而復不爲預備可爲同

心協力且放西北軍兵之犬然在撫臣匹馬就遼百

姓遼道而哭哨喊三聲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閉閭

知絕無一送則寬嚴之分剛柔之別也二臣之失

也誰得以意而輕之

給事中侯震賜以聖學舉經可駭輔臣將順非宜

祈皇上自爲悚惕亟論輔臣經筵日講立刻奉

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飾之



左奏 聽施行殿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修

間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賜原任大學士張位邱典廕其子太朴尚寶司丞

皇明 長安卷四十七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七 長安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八

太學臣江旭奇

三月

命另推遼東經畧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上怒其規避革任爲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薊津萊軍務

陝西鎮異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

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迹

經畧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臣以爲材責之千里不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八

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

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誅使聞

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迹平地忽生

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帝不敢行止皆難此今

日之時情也即使奴貪捐金反間亦難得此針戾之

人情國家何負於羣臣必欲復兩朝雲頤倒屣弄

以人主爲孤注哉天下之事尖裂至此諸臣尚不

同心濟慮恣教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

以自愛也臣行矣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畧令章職同翰聽勘熊廷弼請遠以免飛禍疏曰再勘余生沐恩重托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

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敗壞着着低語既憂臣同功罪又不許臣節制既憂臣往來策應又不與臣兵馬

既致臣主守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答職既託職沮戰及戰演而又以催戰各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

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皇上哄士大夫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

進兵爲虛聲而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爲說謊悔已爲悞信又自謂悞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八

國之罪不可噴而謂臣何不明白早然之爲憾蓋至

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即堂謾撫臣者亦知此說之

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

撫臣不逃即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

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

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

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開陽臣何敢先出開陽一

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

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參破逐日路程開報明

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於是乎撫臣無計而竄

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其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紛紛謠言以圖殺臣也賴我皇上至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於撫臣則遠於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已分別處治之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前東如此之審通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旨恩逮也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典人情遂生猜疑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即出佐理不必再陳

皇明通紀

卷四

巡撫方雲龍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毀萬船隻器馬無數今和天壽據而有之且久與賊通此山海制肅之忠臣即率水兵都司張國卿率樞部密旨發船浮於海從芝蔴灣泊船駕牌論祖天壽曉以利害激以忠義遣國卿往說之天壽一見國卿不覺痛哭遂糾眾投順是役也其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第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部候選楊疏論輔臣葉向高上曰朕方席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選楊

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奏恩典不宜濫徵謂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奈何尚未經任還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其如捷徑以致光祿尚侯尚寶之三堂派注幾無生處銓府權室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於故官之贈卹自是新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為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朝有何助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又有何完節為之子若孫者方具

皇明通紀

卷四

疏上請乃今濫觴極多求贈米卹既同恩賡請者因緣干利即揭者亦多出干私情并借國本為題目則捏造功為勞勛紛紛請乞迄無了期此後遇有陳請該巡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為覆疏經畧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聞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於憂內一曰防內患二曰詰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曰急內應

御史江秉謙奏罪樞亟宜正法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寸斬不足以贖其欺君侯國

之罪併請究取如犯如律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籌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乘廉欲申請合皇獨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尚書張鳴鶴奏曰自遼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佟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賣金銀布滿關內布滿長安遺之失盡歸於內地之竊臣每恨之而不得其確情形茲薊州擊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供卜年通李永芳明通紀 卷六 天啓

方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察然可擬似卜年叨登進士受 國隆恩豈無一毫大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礫叛逆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辦據茂所供則 故轍之下皆逆處殊令寒心既有聞見不敢不入 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俸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與速正典刑如枉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居民王進榜舉白雄雞生卵

四月  
三法司集中府台審辦延嗣王化貞先是熊廷弼一

就起官從田間起原議住札山無可奈何出關縣見廣寧撫臣不守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住札廣寧如原議職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次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屬官大戰如經界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攻河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廣寧危在旦夕經界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幸熊經界先來次後竟然逃回此罪歸於廷弼不於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躬而過各候堂審我師復新都縣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啓 六

若山敗走成都圍解復遣義府時賊首符國貞屢爲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賊又聞大兵且至宵遁歸巢涇潭賊降涇潭爲川資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擾攘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本西地界倫懼投降  
起升張孔教李若廷楊遵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廷試賜文震孟傳冠陳仁錫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切要事務一安撫民一省煩言一明職掌一恤民困一收人心

軫恤遠民在畿外者安博屯糧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備准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釋卒疑銷隱禍以固人心奉聖旨朕御極以來官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錄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故也

皇明通紀 卷之八 天啓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是日三法

司大堂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理周應秋同審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任經畧原議住扎山海並無住扎唐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於 朝廷熊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今不肯進獄叫錦衣衛旗衛暫時同到天仙菴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

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畧今奉 旨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廷弼自請詔獄

欽差贊畫舉人孫元化上言下第之後家 恩留臣以葛巾布衣同全家離職誠職古之希迹也第臣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銳意議論戒於二三賞罰期於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賤臣之言而後貴臣之自毀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皇明通紀

卷之八 天啓

八

史曾六德皆安賜環徵用  
聖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錄詞令審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鄒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畧以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在昔俠士

信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

竹鼠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驍將大夫不  
其相關一城軍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  
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  
八閩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是  
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虜用用關而  
反為關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  
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  
第一鳴風鶴皆兵聲敢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垂  
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蹶其後而驚冤迄  
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

皇明通紀

卷八

九

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焚心人也亦  
天下知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安伏上刑以正  
厥辜若德廷新才識氣魁脾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遠  
存去遼而遺亡國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畧廷弼居然  
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稱霍廷弼也道惟初出春  
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  
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  
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巨測廣寧人心之不同  
諸將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  
復之性虛憤之氣半不可敬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

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矣今日具一  
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陳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磨  
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悉等閑置之遑虜騎動  
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欲飛檄督戰若將日勝可  
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鑒吾之言也不知前後  
矛盾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  
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減其可得乎使廣  
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  
提一劍以勘禍亂或堅壁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  
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開大兵既敗先

皇明通紀

卷八

十

奔亡關即有益世之氣料夷之明亦不足以及貽誤師  
天地之罪矣嗟予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  
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室與化貞  
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  
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何至今日移異其  
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  
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畧觀之也此之  
楊策更多一進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  
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  
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錦應泰之心矣宏用重典

以警將來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卽殊法難懸異會同覆審旣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疏恭 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愍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 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旣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

卷六

十一

本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等五十餘人議撫西虜

輟寶和店稅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遺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刑部尚書王紀劾罷督贖司官徐大化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曰定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

六月

張振德

矣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壬辰大雨雹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者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闕家死難褒恤定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遠與他議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英等查照近例給恤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振德蘇州人幼卽以名節自勵長爲

卷六

十二

真尤授徒糊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旣禍還得縣令道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君邑墓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當藍食之變振德甫出幃閣急趨還邑繞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擄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裂帛其時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張純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大學士沈淮奏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獎率忠

勇効力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遠戍出征則收管有人都伍不思無約束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誠濟用該部知道

五月己酉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一曰大臣各節宜重一曰小臣忠告宜寬一曰內臣窺伺宜防一曰外臣附和宜化

試御史蔣允儀奏請培養士氣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恤之恩例滋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愁怨隨叩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三

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賈祥沿路縱兵覓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通無可就延而且公然闕之也有各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

降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閱是振 國紀三說一曰立議忌於煩囂一曰票議忌於模稜一曰覆議忌於怙怙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遠名令疏不必瑣陳依議行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鈐何廷胤崔備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何為抱頭鼠竄偷視食息於人間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議者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覲顏仕遠白骨再回報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四

恩有日安少立微功以蓋前愆意大敵在前情婦如故豈真有勝算能西吾國一過而一駿蹄以為生人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傲備焉急奔若驚鳥之接林而唯恐後也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幾壘河而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而血化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携手同逃因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且戮庸可再乎宏服重刑以彰軍律授毛文龍總兵王一軍登萊府通判費畫文龍軍務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  
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 明旨若欲盡屏  
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致小臣沽名賣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  
與總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榆關濫賞 上命各監軍兵  
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  
特裁定

皇明通紀八 卷四十八

上曰朕以時艱未言豈不能容直陳何  
因撥拾煩瑣無補緩急姑示薄懲意卿奏開陳詞切  
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仰冀姑免調外任又左  
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  
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違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  
郭聲亦因違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輔弼元臣朕嘉  
補贖不難轉國卿室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  
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固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  
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

法鑑詳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  
運至於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惑人  
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  
紛士民惶惶旋有移居避禍制臺房壯麗設法  
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  
定

上諭安邦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慶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毛文龍密命朝鮮潛踪海島向議發閩兵  
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給銀六萬兩以濟其急誠機  
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准上兵勦剿宸濤竊

以爲不意揭其虛而擊其... 志於妖有此可  
用之師不圖接濟無亦... 義上之心除准兵見  
在登萊即發外今當就... 二十萬石戶部再發  
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匹解發文龍庶各兵衣食  
不乏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報 主即授總兵職  
銜頒給 勅印旗牌假以便宣行事仍令王紹徽嚴  
大藩等同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奏  
上允行

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

川師克復陳圖攻退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先是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時春水泛漲一望彌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所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札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為謀亦狡於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獲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直衝賊營石柱宣撫領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七

兵黎明屏率部兵遠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奮勇前攻賊眾大敗入佛圖關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滿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又重慶府忠州判官胡年表於二郎關發部下衝鋒將士督令宜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兵秦明屏等併力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回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給事中張鵬雲引張差移官三案奏參方從哲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就奪明罪釋疑不允御史張慎言奏論方從哲移官三事之罪

造清冊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便冒奸弊百出於是部科議各省直備造清冊一牒二本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覺察

星變本月二十五日巳時日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面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違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為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而皇考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請通泊可灼猶恐無以慰皇上帝痛恨而滿朝羣臣僅景回籍調理非已實違之何竟責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十八

如是夫賞金可諉曰皇上而景回籍調理亦可諉乎錄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錄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計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者也昨見黃克纘疏其言進藥時云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為大不可者也第云開臣實未嘗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皇考在朕官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為從哲解平乞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皇考在

天之靈。

吏部尚書張問遠等覆奏御史劾廷元當先帝青  
官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官門此  
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空何如憤激乃徐徐云逆  
若風魔以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  
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其信爲風魔俾  
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臺臣馬  
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實奏皆爲宗社靈  
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皇明通紀

卷四十六 天啓

十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九

太學臣江旭奇訂

六月庚戌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通國之翰林院學士方孝孺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附葬原藉仍 命議謚并所在有司新其祠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賊以聞香教為名聚衆二千餘人十七夜裏應外合攻破二城劫擄庫藏屠戮甚慘署鄒縣通判鄭一杰勝縣知縣姚文徵俱逃

皇明通紀 卷四十九 天啓

出巡巡按發兵捕之

晉王招貨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諱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樞臣趙方奏捷

吏部尚書張問達橫獲恤錄差等擬一等應該復職

肅慶官九員為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崔漢春王

正志華玉王之翰吳應鴻俱諫陳稅爭冊立被逮拷

問身斃者俱擬贈卿寺等官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

十六員顯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經張棟傳好禮等

于仁王教塗本范備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

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

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王學曾顧文選朱維京

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寶陳加訓

遠中立張同德時偕行鹿文徵劉仕詹郭廷彥馬經

綸耿隨龍宋壽黎道昭劉為楫林培載士衡錢養廉

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時鎮陳繼春費必具

王士驥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張納陞顧允

成諸齋暨降敷教榮格俱進諫被謫降者亦擬贈官

卿寺有差

皇明通紀 卷四十九 天啓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百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

以信天下萬世

川師克復渝城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參政張副

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故有是捷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考選廉吉士蔣德璟等三十六人

禁淫乞恩典

禮科彭汝衡以罪瑣崔文昇咬口肆辨再劾之上

日 皇者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韓爌等皆

知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二個月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羣疑奉聖旨還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皇考豈能恕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

復鄂城鉅野

刑科方有慶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宜皇旨即所以定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衡焉近禮臣孫慎行參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聖旨

會奏諸臣或捐或疏幾滿公車直道在人公論在

皇明通紀卷九 天啓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崇振者欲付史館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制實亦人主不能私是非也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積官亦會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

督臣張我續請起程城守伯錄死節諸臣城守翁登

志楊汝昇吳弘業韓慶龍聖學程爾奇集曾元龍將學鍾文煊九臣其應畧才難普大過人宜加起程死

節張振德徐大禮王顯甫左重洪維翰趙惟程英翰應泰李世勳郁聯芳張羽董靈倫十二人正氣孤忠有古之烈丈夫宜加恤錄

蔣劉元霖一子人監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畧曰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辨說未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

皇明通紀卷九 天啓  
裕之衆會証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曰李可灼道紅丸事此進藥之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悽然其切欲進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但以我皇考調攝之身足養不可以輕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官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即應重罪乃先聖罰俸繼尋奪病去則失之太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

郊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曾自認其罪自乞削奪

在可灼上

期以自白其心卽臣等亦云輔臣爲法任咎是亦大  
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于選侍欽重兼職受吏部九  
卿等臣卽公疏奏請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  
輔臣遂于直房內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  
卽日撤獲諸臣共伏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穀  
然先爲諸臣倡也儼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念素微  
積如再稍遲則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說夫李  
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 龍取上昇罪  
勝誅乎應卒解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身膺提  
督當可灼輕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  
皇明通鑑 卷四十五 天啓 五

次并應從重究擬如此則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  
紂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  
自明矣奉 聖諭 皇考遺像原因虛弱朕與各官  
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舒各官並無入阻止  
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妄處重處皆輔方從  
替藥幾失于大輕然心迹自明且察輕議你每說他  
諸事連綴姑息優游致邪候升時政事把持朝政會  
賊難說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康人事關國體不必  
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會解法司究問正罪  
崔文昇仍發還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

使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其濟時艱不  
得牽纏噴奏再生事端

七月辛酉

蘇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從衛遲道時山東妖賊據長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  
亨告急 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遊首投遞訴詞多涉費盡到時俊督臣張我續  
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遂賊訴  
詞未可輕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  
處分不得含糊了事

皇明通鑑 卷四十六 天啓 六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言 後言諸臣以光  
治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寬仕並復班  
行與命甫申歡聲雷動然自五臣而外科道則有朱  
欽相倪思輝侯震陽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繼  
春王心一江秉誅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  
而憂 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伏乞 皇  
上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  
治之本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  
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

許牽批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曉明旨又來責奏其選侍觸犯聖母朕豈不報但看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姑暫停一年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爲慧妃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聖旨毛文龍因掌修

養真終十年遂投陶朗先監軍護客毛文龍等劉

一獻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報着三

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獻等身邊奸細在各

處甚多邊上見有到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

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

法明通紀卷之六 奏元天啓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聖旨等到奸細劉一

獻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土官軍其情最

大至今不行問理又借升官爲名顯是排故違慢友

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職爲民其餘各官姑

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

涇州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文章言窮邊水災

堪憐情狀上曰覽奏大水爲災迫人墊苦善城各

處傾塌關係緊要宜急防備行文經督撫臣酌處

錢糧嚴飭將吏千分轄處所應需的速行料理其

傷害人民亦量爲賑助以救發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前意安邊人奉聖旨邊民窮困

至極甚軫朕心安撫事宜關臣並應舉亟行招集經

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按毋徒驅逐出

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綽毛文龍

作何分拆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恩調外復蒙聖恩

賜環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爲陳

奏明通紀卷之六 奏元天啓

第月學強事安能照照不爲皇上陳之今檢閱以

西無不厚之防無不備之險獨一處有一路無檢閱

之扼塞無西虜之掩襲嚼枚疾趨倍宿而至此入犯

之最便者也頃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偏裨設

奴分道內犯而無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任爲所

關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緩承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

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臣以西皆震動矣所

謂一路戰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也此路

奴從此人可挫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爲關

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

以不傳故  
之公傳故

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春  
香東協爲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聖  
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  
令其各有所恃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  
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矣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  
備而糧餉孫承宗又聞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畧  
以紓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  
情款之心用款以不妄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  
將如杜應奎李懷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  
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邊事尚可爲也奉 聖  
皇明通紀八 卷四九 天啓

古是不說的是杜應奎以新兵若即制勒限統領  
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  
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害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其  
圖料理同守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  
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故司寇王紀疏曰紀與國臣沈淮  
相攻諒者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  
體紀自無能今乃以終卜年劉一燾之獄而遽斥逐  
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黔省兵食必仰于

楚遠者四五百里近亦二三百里往返必須二三月  
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能必解役之疾趨所募楚兵  
必使人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待糧米運至鎮  
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路並進一  
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無兵  
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國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  
孤注會城圍而尚有臣臣奉事不當而黔遠不可收  
拾矣故臣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退還非畏縮原爲慎  
重而不敢輕發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內糧食已盡  
皇明通紀八 卷四九 天啓

力難復支會城之外文武將吏無可恃臣若不進  
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  
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勢不可進而不容不  
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十八日即提兵  
赴援矣各兵團支行糧悉于俸米載運而來臣視之  
皆絕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況于  
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伏乞 皇上將新簡  
貴州按臣董昱 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在  
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旨以臣具疏之日爲始即便  
移文督事則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測之源矣



司禮傳出 聖諭諭內閣即令封妃大典在邇所用  
 冠頂金冊等件錢糧頗多例應由內帑撥給以資節省  
 難以來兼之滇黔等處交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  
 加派重征民不聊生況內外庫帑空虛軍興不貲朕  
 特命官于內庫查簡修造至期應用以節帑節匱之  
 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糧務要各秉  
 公心擇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賊攻曲阜却之六月二十七日據縣妖賊領馬步萬  
 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  
 能隨旋以援至板營而去  
 呈明通紀 卷九 天啓  
 汝海兵將擒獲妖賊會同官軍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迎道復讐  
 遼陽城火  
 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自雲松起黑雲  
 雲松紅雲一風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皆  
 盡燒死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脩峻望倚  
 託方殷隨奏情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極接奏  
 起用  
 一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朝鮮陪臣吳允諶等四十一名暨大崇教等七寺喇  
 麻僧班就額行三十六名入貢  
 兵部尚書黃克纘回籍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爲 國寶輕擲可痛師尾孤搖  
 宜憐請詔諭毛文龍以昭倚畀之意并請撤勞朝鮮  
 令慰遠民  
 呈明通紀 卷九 天啓  
 十二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

大學臣江旭奇訂

八月壬子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脩省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天人交誼疏曰陛下恩加於

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若遇刑政爲國家計

當長寧其排方正與刑而置國家於壘壘滿

奏之場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同嘉謨劉一燝

顧命倚重之大老以稱議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

皇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天啟

宗廟以時典訓王親法出之司成以章章職

皆不顧指焉獨應於三十劫蹶之際即而去而尤

加異數焉挫美輕於鋪蘭屏好耽於逐臭祖宗朝

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

重爲籍口之嗟周朝瑞惡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

打盡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欽夷索

百萬之資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餉餘之餉度支

戒其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

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如孫而所

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

反無溢條至於遼廣爲奸細誘使使其果然送也即

萬段何足惜乃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納降夷盡

佔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

於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

寧起於王化貞齊金以陷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登

息驛之城外杆禦連宵苦雪難爲固守化貞知其不

足悉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

荒忙抱頭走史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謀求於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王紀想亦訪

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祖宗朝有此顛倒乎尤

皇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天啟

可恨者謂其家居遼東道中托故千金於盛受借

舉起平京入邸而獻受賄則又營窟于奧窔遺御容

日伺內府交歡跋扈之圖借以招寵又助閣以振

威樹黨潰裂之態皆奸輔作之俑焉祖宗朝進流

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所不當爾何至以閹人銷骨

之私說罷皇親之三僕三官分有長尊何至以

美妹傾國之私昵清母儀之芳號親姻貴於與臺

妻壘範于履屨此祖宗朝防微所借索者也臣之

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

願將臣疏焚於太廟告於二祖十宗之靈遼五行

吏攝其翼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矣凡此種種顛倒成於陛下者十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不知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之忍負陛下一至此疏入奉聖旨落職爲民

貢臣辭歸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一襲銀一百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俱厚資之

御史侯恂按察陞辭條奏十事言廟美不可不定也殿爭不可不和也樞武不可不簡也巡撫不可不擇也恩貸不可不裁也聲威不可不濟也邊苦不可不恤也

皇明通紀卷九十八 天啓

可不念也其若不可不恤也召募不可不裁也賄選不可不酌也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

免磁器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於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鵬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摘湯站等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臣一介庸愚在

遼二十餘載謬蒙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逆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兢水堅糧匿援絕而猶仗皇上威靈廟堂勝義計復寬緩術聯南衛而上年十二月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僅律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卽以報皇上龍興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患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固以衛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闕廷未嘗

皇明通紀卷九十八 天啓

不意皇恩之厚也年以得之見焉

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當及劉草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密運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爲我用而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河之役水卒處於詔使之還既驤我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之兵士固疲極矣而無藉之徒非謀實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札訪時官馬滿駄私貨賄途擾害舉國盡爲橫眉臣思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宜速

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札以人罷者此登萊  
 懸懸辭法也至千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登津  
 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  
 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通朝鮮但今  
 各島聯絡其中島上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  
 民自多感德應無不效命者夫或招或勸或戰或守  
 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  
 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然自各  
 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龍藏島皇城島為登萊門戶兵  
 船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惟是旅順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旅順設為奴所據其之社不使旅順東距三山  
 島一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  
 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龍以旅順南營遊擊駐紮居之  
 從島人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  
 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  
 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駐  
 衛居之從島人守金州仍令陳大龍應接則彼此牽  
 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  
 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王  
 鳳舉以復州縣將職衛居之從島人守復州則斷奴

首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  
 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  
 伸以海州縣將職衛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  
 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標下委加銜  
 都司杜茂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  
 為之應援石城東距廣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  
 船二十餘號用巡撫委守備程俊以岫巖備禦居之  
 入守岫巖廣島東距鮮鎮寬鐵二百里即用經略標  
 委鎮江鎮兵遊擊張忠札委練兵都司署鐵陽守備  
 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鐵間并相機直入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其鎮守彭越肆是之法孫子懼吳之術虜之遠者焚  
 合者分而後臣督率眾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  
 山海關更出師威之如臣前相部院謂山海扼其腰  
 三岔截其腰臣等千東南指其背而驅其尾奴可滅  
 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有日月營間兼習  
 典情而後得一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  
 謂遼民藏奸毋令渡海正不知遼州或多通虜遼民  
 友實懷報國且據其壯丁為兵就其家屬過登安插  
 遠處何好之有惟速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刻期押

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浙兵精于火  
器者萬餘給盛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襄恢  
復至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  
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奉 聖旨該部有了來說欽  
此隨該兵科叅劄前事抄出到部爲照毛文龍接濟  
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梗如充耳致使  
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綸余之何哉  
假令榆關可先泥封西虜可鞭筆使文龍即不妨置  
棄於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  
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七

之誠其後也文龍誠奴即不足守奴則有餘亦者  
東文龍如滿中梗奴一意西向掩甲疾馳危聞孤單  
奚以禦之況其列兵旅順收造風帆萬一據海島豈  
登義混稱兵船鼓棹迅至彼特即衝接濟之遲悞何  
及哉據文龍之確中談奴情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  
下統以其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奴先據長後魏觀  
之心絕我幸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虐連依麗國  
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爲中國死者亦且數萬誠 勅  
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遼遼民勇悍  
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

募稽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糧之費敵之客兵不習水  
土不耐風寒不勇戰鬪者實倍倍甚是一  
兵可當奴百兵也夫其不可先泥封遼瀋使者朝  
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  
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疏所  
題 閣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准兵前奉 旨過  
海而裹足准揭藉口勦奴牙繡之威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耶蓋一耶  
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逃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八

改經畧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  
以閩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  
劉得功等俱斬罪斬承武斬罪  
撫兵達奇勲等釋放立功  
革逃任總兵薛來鹿回衛撫勘  
憐才公捐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姚思  
仁吏部侍郎王舜臣禮部侍郎錢象坤翰林朱宗道  
錢士升等請復壬子第二名中式舉人今就革以監

生聽選重學賢

九月

左都御史都元標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變情精神以求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利清節者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進無辭臣嘗思之於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膚篲愈誦明之也不

皇明通紀 卷辛 天啟 九

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崛起我明益光大有解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其妻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慨謝計僅獨處溪山者三年後入夜郎元至嘉善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遑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求皆限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宋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陸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于書儼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公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皇明通紀 卷辛 天啟 十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諸臣等亦每集於齋象所口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弁逐之日以此洗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人生墮地學者自謂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頗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勲勳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來

皇明通紀 卷辛 天啟 十一  
至芒不敢煩墮自甘者也詩云相彼鳥矣猶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古人求友必有契焉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宋末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脩方書表率不必介意  
右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不勝惶愧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乎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皆爲厲禁今爲今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國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于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亦也儻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惟望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省此一著議論奉聖旨馮從吾品望素著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奏講學欲贊聖功疏奉聖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一

旨朕留心學問宜示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疏稱月令除穢之仁兼做周官追論

之義請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于屬壇相

近所在另至滌濯園一區收掩道路遺骸分別男女

勿容混雜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張勳

聖諭九月二十二日冊封信王

經畧王在晉恭報屏藩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慙爲主

惡之順遼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夷所範爲重輕故

講賞爲惡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則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澁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奉惡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不悞則終必濫竽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往復論折虜不能離卽一年一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爲羈縻之意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關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鑼刀軟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奴并力恢復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惡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十二

駭背盟陰合當推惡誅指大爲証也是役也所費

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以來人

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先

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惡之助我足秋助而次且

矣然西虜雖欺而其間隱隱有足虞者拙扣爲虜中

最悍與拱兔及青爲一黨拙扣當設置之日不肯受

約曰惡部受一季賞我必受三季賞惡不違爭而拙

扣代爲之爭既強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矣

一先是督臣遣使至及青拱兔所適與奴使會畢食

於帳中奴使讓我先食是我欺勾虜奴亦勾虜我

之歲實不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損益  
或他岐而交或不問可虞者二惡貪我之歲實以爲  
恩見我拒之力姑與姑就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卒  
之實可虞者三虜亦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爲懷柔  
願諸師亦漸生需索矣難爲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  
四哈喇慎白顏台吉頗非窮饑之虜窺我之弱往往  
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資助不可長而實遂爲倒  
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起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  
妻子被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  
寧與海盜間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十三

而不知其爲降虜也能保不與禍患於我財賂之地  
豈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有羈縻之術也戰  
守者自強之策也在關部督撫大臣當克成之  
史料給事張淑請文武一例暇試以別真才以清  
實用

河南道御史董應舉揭屯田事宜揭曰自古屯田皆  
於兵爭戰苦饑餉難繼之助爲此急盡隨屯即效未  
有待利於他年者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之期  
已遠近到天津歷何家園白塘口製港辛庄羊馬頭  
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在司農往日開河舊跡

猶存可作水田甚衆慮同知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  
一職教盡開之因開經歷趙繼鑑曰大處荒廢不久  
開之甚易一畝農夫止用八錢可得果三石三斗久  
荒者祇用農夫一兩其挑糶舊河爲力不多其餘農  
羅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其人忠實可信也  
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率督鄉千總張光宇等照井  
田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所水旱田可二萬畝有  
奇卽豐港白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  
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卽令  
召人挑濬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繼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四

法陸之下節萬箱卽在明秋但恐地方官司不官以  
國家爲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詳州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嘆曰國初馬額  
多至數十萬一季兩時亦有七十萬之多今你定總  
兵督餉請以解京馬額史收買馬不知今日京  
師何恃而僅僅大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不  
恐於借價收買是欲空入國矣全邊已失放隨一境  
東省之妖民懸獨之騷動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  
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一旦馬不足用黃  
將誰購卽誰奪歟其何濟矣



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  
還侍誕育勤劬見在還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  
弟已還周氏所有恩典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  
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莊妃

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爾發億  
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  
俱暫免行刑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  
赦宜應誅戮勿爲姑息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廉飲

皇明通紀六 卷五十五 天說

十五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重令貞勞意臣以廟學工  
御史史永安與巡撫李標督學劉錫玄戴鼎周者萬  
編等因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擬無拘常額俾諸臣履  
危之形有生之氣雲貴兩省及山海關當軍與時三  
度按臣宜以一差并兩差臺臣梁之棟先年拿獲劉  
傑今馳聖於后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作二差奉  
旨俱依擬行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暉直陳懇勞誣枉時毛文龍生擒直達  
五各內有說稱係朝鮮通使人被捉等情故具疏辨

朝鮮國又馳奏賊虜之因得益甚奉 聖旨據奏逆  
奴情形該國裨報具見爾邦君忠節其一切同仇  
角制勝佐天誅以冀藩服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無要卷五十五 終

皇明通紀六 卷五十五 天說

一六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訂

十月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擒斬竊據岩城逆賊楚龍張  
彬黑達頭等首級并生擒石永尚何若海周門等逆  
共三十一名請依律正法傳示天下以爲上司目  
犯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聖旨遵義不守賊  
復猖獗着將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勦總兵官就  
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雖勤事死難併冀萬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一 天啓

解等俱與倭酋該部知道

命魯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剿刻期起  
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苗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  
撫六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稱一通內有  
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邦一語與臣書內  
有稍緩征戰視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外夾攻擒  
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緊之  
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  
極救無術姑爲此湯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沉

州不爲不久矣臣告惡文移求捷塘報日日遣發矣  
安苗叛逆聞之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與耶撫臣  
何爲望臣稍緩征戰視其動靜耶大抵安苗之叛也  
安邦彥倡之四十八枝與頭目拿社輝等和之今部  
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  
未叛也况安之叛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之內生  
靈殺擄殆盡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喫賊之肉寢  
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聞二月內賊因昔安南  
最急欲衛米穀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  
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

皇明通紀八 卷五十一 天啓

伏聞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近自安  
苗逃出據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死者  
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饒不知作何伎  
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  
言撫局外之人多言賊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  
撫之職何苦言賊况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超  
傾肝吐膽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超舌敝唇禿如  
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報書云爾城內之人  
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已笑我之言撫矣况賊

殆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極耶夫警備萬分危急之秋  
竊恐朝端之上與秉按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號關  
稽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不能守  
也敢以一言道鄙惟祈 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  
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令黔省城守之功陞撫臣李榕兵部右侍郎兼右  
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  
機嚴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圖解之日一  
併優敘

贈冠豸副使孫好古大理卿一子衛于戶世襲與

通記 卷五

三

備紅夷紅毛夷部落種殊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  
以兵船泊閩之澎湖島嶼後機智頗開情形漸熾十  
數年大舟巨炮截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  
歲緝貨物悉爲彼有而商亦稍稍避之夷從海上  
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爲市之粵不  
得轉而之閩初猶泊十二艘于澎湖今日以三舟直  
入嵎嶼矣其舟高大堅厚利深濶不利膠淺其人和  
水槳不利整戾食糧有限人數不多久亦當自去所  
患附近奸民謾其厚利食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

神武忠

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多不法受賄膏放以汛守之  
兵船咸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  
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汛守兵將也故廟建巡撫請  
備之

給事薛大中請擢有碩以光史典疏薦舊詞臣李維  
祺并薦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如宋啓明事例以翰  
林院待詔起用奉 聖旨李維祺學問優長着與推

贈表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筭一子本衛正于戶

世襲

通記 卷五

四

兵部尚書兼理土司 贈彭家都督金彭家周彭  
魁弟彭天祐各 贈都司金事以授邊俱戰效也  
兵部尚書兼理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  
請免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  
正頻加意訓練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御史許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周若城守有  
功者即議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其餘道諸各  
官著有功次被人指抑的着查明具奏張我鐵屨  
奉 勅諭嚴旨督援勸賊不得輕議更革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

都城恢復元克徐鴻儒難擒延撫趙彥恭報湯平完

局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

左都御史都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耄德真儒忠誠端亮方類總持憲紀表率學僚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驛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

左都御史都元標去 國情溪疏奏論東事當守禦事宜戰并發帑減餉保身在怨諸事纏繞二三千言皆一時藥石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天啟

五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艱艱 聖衷安得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阻原事職聞古語有謂所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燔屋矣奴賊兇氣正張羈虜陰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黎漢不守則東楚西楚且虞輕擾之憂楚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同此誠大小臣工當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聖旨

國以至於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情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憤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怒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汙腐 皇上昧興臨朝寒暑靡報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 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隨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制折機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天啟

六

安臥者可言 皇上慈而臨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由屬風行斷不踰垣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謀遠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舍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厭志事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蛇一語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 朝儀安取此篤行身慕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備敘文辭第如家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廣智何自周通職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

子軍國重事問問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稽神不擬提議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倚之衆亦怠而欲休也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然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類夫大君臨照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溫子而藩封之踰額屢頒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呼弗益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典家範盡度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宋寧宗之紛紜恣羅織者既月經而後始知其若復曰枝而惜葉因憲刑章悉付之於烏獲此何法也譬如山海而關臣一出其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提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莫嚴議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似濁流之投胥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未季可爲永鑑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按日擊時事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涕零故不避譴訾臆陳時弊倘蒙

辟覽稍見施行遷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庶吉士鄭邦昌言常務疏曰臣頃見修撰文震孟疏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祐聖明必將進思深省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淡旬未蒙報可臣竊疑之夫上書不報者是當中之漸也當中之漸者不深長思也今若徑御覽而符中則非止輦轡圖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符中必有伏戎拔弩之奸聖育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僞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十一月 禮部接出聖旨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簡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大學士葉向高懇有詞臣特疏申救脩撰大腹孟庶吉士鄭邦玉蝶纂脩已完初司禮監送館欽賞大學士葉向高等三十四員銀兩綵緙表裏鈔

賈有差

御史蘇瑛奏理財三要：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寔以省蓄月，三曰速究侵欺虛月之賕以塞漏卮。

御史蔣允儀敬陳汰陽抑陰大義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為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泛且近來大臣求去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典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評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禍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同將話來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啟

九

論內閣 聖諭前次降諭科道各官但因若輩微行志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蔽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昨到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璩各唯復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違應玩愒如有復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

貴州賊苗竄板角關大肆殺掠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朕停之日 請卹殉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疏曰查苗謀叛已非一日尚可謂之激變乎撫臣徐可求厲聲罵賊而死鎮

臣王守忠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剛或肝膽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始而死至於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成子弟以身殉之者數國即逆酋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貽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宰知縣段高選疎尸淫夷冠履扶棺也豈不崇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啟

人亦赤心護血于江門而志切秋霜葉儀之前功尚未盡此更謀忠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慈尚日責其逆倘危城一解援兵從彼流呼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慈之為策臣猶悲夫尚晚今不罪返過而罪經延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然猶曰職守所關也終官重盡倫無城守封疆之責者也仍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 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仰惟 皇上制然聯念勅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 優卹其激勸

人心非淺鮮矣

擒獲海盜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起逐漁船場人打票販贖蘇撫阮張按臺密令把總楊恩中計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有偽票偽印簿籍器械旗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

憐才公揭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泰順等謹揭爲辛酉科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屢奉明

旨自有法司其間情弊自在執法訊究然千秋之才而且貧則合郡之所共知共悉者不得不公言

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啟 一一

知府可原高第

聖旨通犯徐鴻儒等着便處決劉崇喜劉

尸王文臣示各犯首級傳示九境昭布天下

定字可灼遺戍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 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

光緒拾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宏

景并請存恤修復五氏墓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

致祭

御史吳銓災異疊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隕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頽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諸臣以飭武備恤民災爲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定事謂宜卽下詔令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爲防

禦以安反側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派外其舊報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

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

明通紀 卷三十五 天啟 十二

法方子時艱有濟災變司則伏乞 陛下聖神省覽

立見施行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西之黨并遣將援黔

奉 聖旨 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具兄

勞助張我續王三善督率有功統候優敘已發援兵

還着傳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日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

爲不久自援兵克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

饑餓連日殆盡不能守營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

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棚壘戶牆以坐困我卽烏雀難

千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牧酋之攻城益力使此時糧米未價則兵尚可罪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餉米罄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餉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兵尤日搜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符言矣甚有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法無所係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儲餉之卒二千多餓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

卷五十五

十三

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雖至金湯力竭賞心以沒對之二祖列聖似可無愧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素經一期當水調交及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何所廉費帑金幾何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又未發一銀一粒而濟省直告急之疏報之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國法且天理人心喪滅盡矣至于總督張我續及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將發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怠黜矣此在朝端自有公議在國家自有憲法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籌偷生之理與張許韓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祖宗故土不可渝浸夷前懇乞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燕千黔事之大臣經略黔地以匡復此千里封疆西南半壁猶有足天之日也奉聖旨王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剿米焚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具奏李榕史永安等候事

卷五十五

十四

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山東巡撫趙彥奏請獎勵賢王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嘉勅獎賜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至意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彈盜安民並着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論人臣服官之義當以職業  
守二者稱其才品

皇明通紀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二

太學江旭奇

癸亥 天啟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請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賜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疏曰竊見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竊效拔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大考諸特疏塔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畧督餉部院司道將勇總兵海防各道以及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

中門跪候卷五十二 天啟三年 諸將之中而歸重於推官而志武歸越組漢陽助同二勅撫部中飭文龍以宜練兵乘隙掃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

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軍砲製式

黔撫王三善兵進籠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徐卿伯奏曰臣惟黔省被圍今以聖天子之

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服蓋憤之弱于虎

狼之吻黔之得全幸矣臣竊思想嬰城死守之初援兵

一日不至羅雀掘鼠噴鼻穴之已窮易于析骸嗟生

寧之有限有結張許于地下已耳嗟嗟此情此景想

天地亦爲震怒鬼神亦爲欽泣然饑餓垂絕之餘猶

能歷歲月之久攻取之煩而不報夫然後一旅之師

得以從容解圍有臣如此雖致身其所當然而朝

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新焉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

賞此也臣聞奏捷之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

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身免亦幾盡賊之喙類矣

然何以不報賊之回巢而曰追至老鴉關也老鴉關

在省城之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北來道出西川親

友祖儀皆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則五十步之走

耳武功之規模固可以悅觀聽而夷情之巨測恐尚

皇明通紀一 卷五十二 天啟

貴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奉

廓清再莫之烈是撫臣之大有造於黔也不然紳州

結一援剿之局如前日渝州初復即議撤兵則無策

也臣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爲鬼方地稱

不毛方耕火種終歲之力作止足供終歲之生計今

孤城圍困一年高山白骨野燐青燐室廬化爲煨燼

丘隴薈爲荆棘成者固含恨於九泉生者又將尋夫

丘壑此何其非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

盡也職願皇上再另發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

督南糧十萬石改運於黔以爲賑恤之資臣所謂黔

之民所宜急救者此也

黔師敗於陸廣鳴池先是貴陽國解王三善三路進

師使張孝出鳴池劉超出陸廣三善不能御軍恣行

搶掠賊皆守險遺財物餌之進士官蒙詔賈陴先逃

賊乘之官兵大敗姚旺等三十七將皆死

二月

鳳鳥集於大鬼翰林院奉註待詔宋啓明奏獻鳳鳥

呈祥賦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得 旨

奏進字學要覽有裨考證原本留覽仍舊刊板布行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已刊完奏進成書

月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

於救時之相請一內一外相開而列尤望會推諸臣

去桃李之私化門戶之見勿擁蔽以市恩勿占風而

投弊務求真正幹濟以資爰立

命中使領賞邊關將士大學士孫承宗疏曰中使關

涉兵政自古有戒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獨

遣內臣不遣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俱屬未便天

語既頒 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兵不可玩梗不可

常武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爲久是皆足以害政

御史霍鐵奏國史期於傳信疏論經學紅九移宮諸

案當直書不諱并論熊廷弼王化貞罪案已成干載

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

四月

貴州巡撫李棲敬陳新建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

解職有報捷一疏爲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樂然從

前年載苦心堅忍之孫及臨期七月捨命赴援之友

新撫不言職又不爲之言誰當言者職追憶圍城措

在賢義許心神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民之兵蓋足殺民之兵蓋民之咸池反作坑民之

實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又不能情法並窮

帝俱得望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孰意新撫臣之

從天而降收此錢山剩水還之天朝拔此德卒還

撤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無及職則曰

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健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政

援不至有俱沒俱燬耳自遭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

望洪濟而投足輕烈帛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

誰能強之此職所以思憶新撫臣之功而不能已也

乃說者因其後車之捷咎其前車之遲嗟嗟撫臣之

遲得已耶不得已耶職自關塞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許詳以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羅為要者然此數事誰非從違中得者退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進而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日援兵勞而問功輕而債事則撫臣半載進回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出之以為報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優異每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併收萬全之効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政職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李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疏曰貴陽之圍

臣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事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視身督陣連日自五月始前敵將領爭前官軍用命能以寡而敵眾分面破孤軍而圍重困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潰矣而尚以全力踞也奔凌陸廣失而四十八支頭目惟安邦俊先襲於銳其酋尚倫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糧土尚延至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振盪振旅河干俾為掃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客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而將縉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倭賊遁途餘糧僅餉充資會城一而期會蜀滇各路

并建賊雖役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之空虛而計因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若而希旦暮收功儻 天降賊惡而奪其緊一鼓掃蕩之不可奇舉哉無奈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好而有兩河之改也遂至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為占據從龍里以至瓮城被劫殺者屍橫四十餘里嗟乎如此阻截何殊未卒軍中之光景目今省城聞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舊時百餘金之價尚遠猶恐危急已甚有續到之兵無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顧我日採米而兵則無米其勢岌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其夫王三善之復舊之一聞賊即起而圍官鎮之密謀之尤甚昔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其人之苗仲從賊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是倘一日未通則會城之生機一自未固糧米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一日不安今日急者惟有疏龍里使道以通會城龍里清平餉道以通平越余何都勻間向水解而同仁之紅苗清州之黑苗羣起為亂臣以為當復遵義總鎮鎮備督以防之銅戶驕不緝而從賊衝突至此則兩江九服諸苗當一日而響應者數萬監事真有不

可知者

順治五年

順治五年

順治五年

戶科韓繼思疏請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黔  
戶科羅尚忠疏請勅命輔臣編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廟祀并贈廢祀諡杖節死事陳迪景清  
黃觀黃鉞王良鐵鉉練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  
孝忠貞者寬令從祀本廟庶聖朝無缺典萬世  
信史矣

御史彭鵬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  
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勵在明賞罰欲用人  
才當崇恬退欲省議論當息紛囂欲師減事須省煩  
又欲興吏治要嚴官評欲計嚴守要擇勇將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天 七

御史吳性請舉視學大典疏本曰詞臣文震直請  
范倜儻素志忠孝偶以字句未領被嚴罰備旦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剴忠陳謬開悟聖聰至於各  
省學臣邇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自諱昌  
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不多屈若大竊窺自恣取  
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此而是矣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廷復遵義時振賊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麟據府城  
副將秦衍祚會同侯恭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佈

各路夾攻先將銳手埋伏誘戰於九接灘尤朝柄令  
頭目揀賽領賊拒戰揀賽被銳擊死又斬獲十三級  
賊即潰敗逃走復追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并  
獲龍械馬匹於二十二日入城分札四門防禦出示  
招撫殘民至於城內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鎮兩署  
安樂率妻子部眾來降

安樂為著實右臂賊軍起和清謀所以招之密使  
諸將文侯良臣論交體人丁相說之入便安  
愈發兵合人侯國藩等七百餘名以資糧食  
不知我兵多火符國所帶兵先走諸寨而火叫降

皇明通紀八 卷五 天 八

朝鮮國王李暉為其侄李綜所篡李暉原以前王李  
聘次子得立素稱仁孝李綜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  
勇若聞眉豎耳聾妻表倖異常在李暉左右用事掌  
管筆札之役入春因見李暉有疾遂起謀逆先令心  
腹陪臣遊說將平山節度使李承 兼兵馬五百調  
赴王京防禦文密約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朔日  
在於宮中舉火為號李綜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為名  
領兵入宮縛縛李暉投裂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宮眷

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僇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妃使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

其罪是日李綜遂即王位

臣之分等於

登萊巡撫表可立請討篡逆疏曰 臣之分等於大地無上之罪春秋必誅夫李暉之義爵外藩也居皇祖之誥命主其子之遺疆進精柔庸未聞大已十五年矣自違典師以來俱餉助兵恭義效順使臣終終奈李格恭亦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綜爲該國之嫡孫且爲前王所寵又稱暉立太妃實爲其奏得 允者大驛既奉 命爲王則該國

九

臣宜倒置即暉亦不其以臣爲君以臣爲父朝廷之命投實乃置法紀何今以臣爲君以臣爲父伯頤一夫之天之大經一旦改教而萬古之倫常遂致兵燹而不顧也所當亟爲聲討以振王綱者也僅爲封疆多事亦當 遣使宣 勅命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不可長臣討篡逆之罪復已廢之主大倫大法猶不至廢若果李綜迫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返奉國祀如 國初之所以

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怒之威憚華夷皆知有其

王不敢逞焉弄兵以圖存名處此又不得已之權也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

者有三不可違 封者亦有李綜篡主自立雖犯

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孫李暉之侄枝派頗正且其

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

與師窮兵遠駕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

之顯述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布

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萬一

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卽逆厥計良左是不必攻討者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

十

二也李綜篡主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經緯五千亦未見有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配臣賊子宜齊斧鉞李綜以臣弑君以姪弑叔既道 天誅遂明 封典彼其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違 封者一也李暉之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若中 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於地下是不可違 封者二也李綜素稱狡猾語

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  
尚屬巨測據其吞文雖解權署國事然而若王之宮  
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候 冊封光  
景誠恐別有肺腸是不可遠 封者三九以臣愚見  
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遠  
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世而成玩侯其請封使至  
即令交使言旋實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  
李暉是否當立候其輪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  
不則候其挺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捺  
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  
是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一

太僕寺卿重應舉安插造民事竣進呈列各冊并  
存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大捷先是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秦國傳等兵  
潛至承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秦軍楊應岳等  
騎兵四千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  
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周邦泰接  
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中大西門出除投降二  
萬跳城越水者無計  
黔師自陸廣鴨池敗後賊謀復犯會城巡撫王三善

忽進游擊副總祖等潛下龍里一鼓西破連花堡連  
燒上中下三牌斬首四百二十級忽又遣參將王建  
中等收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等再進青巖  
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安苗圖敗大  
忿謀糾衆犯會城王三善密遣王建山副總祖等兵  
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  
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不計其數因乘勝追襲宋萬  
化擒之王三善因上疏請兵餉曰大都近賊侯何不  
過如此只恨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  
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可得精兵十萬破賊不  
自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二

也但近日人情似此者日多不獨不  
以來貴而已一念及此真可痛哭流涕矣 王三善  
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着會同總督官議心調  
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着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鵬化以朝鮮受出不意安祿山海之防疏曰  
自全遠盡失中外僅隔一關而奴酋不即來者或因  
朝鮮國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為牽制耳今聞該  
國內變國王李暉一旦為姪所廢使先自亂安能助  
我況無 君之人豈肯助力 天朝且為倭壻與奴  
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牽制無人奴得安

意西來矣今辟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  
論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消而後治人編  
縣關戶爲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

六月

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  
土爲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因  
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  
議以漢人領之謂之歇戶爾時建置上下守法猶覺  
相安十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添派一項  
以剝剝夷民而歇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準折其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二 天啓 上三

出上谷內始器然畏其來生之心近則矣值天啓二  
年東烏雲擾處處動搖蓋叛首仙蘇乘而用之遂  
以九月率衆攻城幸官兵太集圍城七日而解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一兩朝實錄疏曰竊  
惟 國祚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是是非非功  
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今者 神光雨  
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伏惟特 勅  
纂修諸臣據事直言無延無隱奉 聖旨實錄傳信  
萬世自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纂酌務求至當以

尤重典該部知道

八月 川師進剿尅險國破蘭州并獲僞官僞勅再報捷音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襲巢獻俘獲翼宋萬化何中  
蔚也兩賊既除酋勢孤矣

九月

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  
故將金伏等處遠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  
張盤程鴻鳴等帶領船隻俱往青山嘴接濟民衆  
遣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因哨探金州城內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二 天啓 上四

助其聲勢黑夜上岸晝伏夜行於七月初三夜齊至  
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叫喊放炮軍聲振天  
猝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

防紅夷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頃接郎報見婦寺子姪累  
藉世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  
授當有澄汰之日今日與之混以爲榮也日裁之必  
以爲辱 臣等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





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

册封慈妃范氏爲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各加恩

涼馬個捷報涼馬個地在江甯奴舊部兵俱在個中

放馬安歇毛文龍領知領官兵一萬三千分路齊進

夾攻斬獲級馬驗賞有差

牛馬大捷時探奴情查動文龍謂之官兵三萬幾

二十日程兼程而進分爲三路奮力追殺斬級二百

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一

皇朝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一七

御史周宗建奏劾任奏

南京庶京府錦縣生陳國

署倉場戶部侍郎陳千庭題請查核積米兩行預放

以免積餘以裨實用

湖廣牛秋豕怪

長洲沈氏民家豕牛生前一目二頭三尾當即

指身一心三臂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背

陝西怪風

鳳縣民入山刈刈忽見長尾大風一草在地旁食

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凡在南翅之四角前瓜

四后瓜離五毛細長其色若鹿尾其體大人逐之

其去甚速亦覺能飛特不

十一月

御史樊尚榮飭鹽法議曰竊與國准鹽課足當天下

之牛無奈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困商困而虧損

額課而 國亦因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國乘急商

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 國亦徒以飽奸究之

腹而國與商民俱困誠能略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

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

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

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

皇朝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八

御史引日有折舊之混淆而實有奸民之混冒此中

銷管乘間利之所在實實千孔非真得原明嚴練有

定議定力者於以澄其源而障其淵安能令商賈舉

絕稱愉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無如

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自今已後斷

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操守長才能率其屬以臨

商希圖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而運同副判

以下不肖者誠無辭自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一官

者亦宜照級敘陞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掣鹽斤

一節任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邇來

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耻  
因憲耶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能自持之惟是夾帶私  
鹽而同空糧船爲其緇贓百千揚帆衝賊倘搜獲所  
悉持挺放火草擁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九邊  
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擾賊大損國儲此其日中寧  
有三尺哉况名曰回空原取糧便若夾帶太重不惟  
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查於鹽政漕政者不  
小合無申飭各官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私販路絕  
國課自寬然有餘矣

成李可灼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十九

上以川貴爲巢解問各官勸勞日久功當先敘  
朱受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廷  
中并俸一級仍候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  
倉都御史詳員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侯  
翰林李楊松年俱候升京堂戴燾升二級閻夢得王  
世仁李仙品蘇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膠圖  
繼陳堯吉阿日升徐清楊世賞各升一級周善揚連  
程丘志克准各起用楊廷程丘志克仍加升一級徐  
侯平賊另敘  
平遠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時偵得奴酋欲集兵

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進兵牽搗擬  
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邊永時面賊奢崇明奢寅屢敗心大  
慚愧蜀局已將告竣而水西安賊復助兵合謀一窺  
邊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矣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滇力已竭請將請餉并請將鎮  
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情詞迫切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副素爲崇泰將王樞奮臂當賊  
立戰而死臣之爲撫爲剿可見乞賜罷斥

御史李玄奏樞輔遠徵非宜請留輔臣孫承宗當開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二十

以同進勦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謀家  
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夫臣無職也以諸卿

史爲職諸卿史皆稱職即臣之無職彼出而趨方以  
致一方之太平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奉劾

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臣請以  
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通一

一細加查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  
而後爲稱職不則即當以不稱職論大臣之欲報錄

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也。上曰：御史問：考核職在令甲，邇來視為文具，遂按所屬各官，舉劾失實，實酷濫，及至報滿復命，不論解職與否，舉擬回道上，下御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至小，迨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難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戴憲綱，永遠遵行，該衙門知道。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皇明通紀卷之六十五

二十一

烏魯火提

平於總兵毛文龍奏為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真，謹請足餉以完糧餉事。臣聞遼云兵馬未動糧神先行，是從來軍興以餉為第一着，顧議餉出之何項？費從長酌算，庶三軍無唱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虞。此在承平，皆然，況全遼已失乎？此在遼腹，皆然，況臣居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謹遵祝師開臣所議，以山海為正，茲首以鮮旗為率，為足而構其巢，夫牽其尾而構其巢，兵須用五萬，足以

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游營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擬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招練遼兵二千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其募足五萬亦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盛甲馬匹雜費等項，應額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雜費，軍需等項，悉皆具足，更弗煩廟堂一事，是以體貼艱難，業為籌著矣。但臣屢疏請餉戶部，屢以撥乏為辭，又以兵民並言為託。今即就兵論戶部，何不打出山鑛，盤明與天下共耶？見之也，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是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亡，而此項銀兩用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矧登津俱有歲額糧餉，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銀米二十萬石，其殺養官兵，疲養馬匹，朝鮮告荒，客棧尚欠，那飭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寇，孰危而孰安也？海內之民，胥盡矣，得早平奴一日，即早省一日費用，如將應用之費反吝而不與，不早乘機蕩平，使奴得遷延歲月，勾連岳山內之具，種種盡忍言哉！孰有而孰費足餉，不過百萬，若遲一年，

皇明通紀卷之六十六

二十二

烏魯火提

天啓

多四百萬又安知省是費而費是省也使 商賈果以節省爲心是餉不發卽三年以來給臣數萬銀米不能平奴大捷爲社稷奠安亦屬虛費何不撤回東江兵馬撥贖歸田此數萬銀米省之之爲益也今人說至平奴便皆駭愕此是不知奴賊情形心生疑異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如鎮江之可克率二百餘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援而不爲害安坐以圖牽制知奴之可以計取屢說敵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平奴特請足用之餉題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二 天啓

皆大提本可堅據險要以老賊臣曰臣不才以得撤歸以知糧之困係諸人今省之請不附否微臣意無他專欲平奴仰報步 皇上以暨報數知遇了此心事餉餉蒙我 皇上昭鑒憐臣海外微勞充賜給發而職事大臣又或推三阻四使臣終不能成功臣再無計以將印勒歸歸盡支之 南北中不隻身而去跡不必袖手傍島坐視山海之恰惟神京之震動今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識也

叛逆奸細離宗功等伏法韓宗功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至登萊州作客代奴酋來京探路開山海

關有兵馬謹守難以奔入要喜峯口進約在正月大起馬大舉李永芳爲總領奴之第四子俱來奴延哈赤坐老營兵馬十五萬來京犯創令同達首一人進京宗功在振家營居住探聽消息巡視西城御史崔青觀訪的獲之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二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二 天啓

二五



又蠶豆亦用紅簪爲記者有倉口空厥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斷木至令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劉劭卿等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地又縱令抗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具是矣乞將臣款請弊惡之木楊承爲懲戒

大學士蔡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不允

李應章疏

御史李應升補救時事疏曰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

皇明通紀卷之三

三

削而神氣盡則病外虛弱四出參黃之劑亂投稱其和而伐其元則病間足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行如鬼蜮官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八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應王孫妄作外鳴將軍斷於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懷漢孽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感即捐楚以予黔急奴即撤天下以僅奴如派派慘於剝肉征調急於沸羹脾既草澤賦借廣以代聖廟掠都門轉乘虎狼以自衛乃至金豬爛磨任其

時天下

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充借保結以實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夷庸醫之手故曰病在膏肓天下原非沉痾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皇上試問罷瑞蓮而殺書人者何人罵上僮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婪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爲奸而一

皇明通紀卷之三

卷之三

四

銀餉幾殺幾許饑寒赤子從未中常思傷彼毫毛所幸天牖聖心劉朝片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罪乃以護紅九之故護鳳輦輕封疆之故輕爵祿賴奏金城之趙率救屢索通虜之謀而萬有乎何以責其議叙方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吞援黔之實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發滿志矣而轉移愈劇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啓愚據骨久沉寒爲昭雪試思中主在上垂廉尚不忍言况權臣在朝禍受是何題目

執紼之巡撫方帆我名山，婦憲之考官安得并  
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披靡？於是新猷四出，伏莽漸  
或勢苦負隅，巧通脈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  
灰不燃，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慕  
總方濃望門搖尾，何怪乎譚謙益之欺騙，朝廷揚  
紹震之混淆，蘭文超令頑劉繼禮之積獄見糾，公然  
反乞臺差也哉！蘇軾有言：「好臣之始，以望諫持之，而  
有餘，如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當大  
防奸，皆善喻也。」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  
之既清流，外何事煩？皇上於深宮燕閑之際，庶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曆 五

心靜慮以思，惟四方之風聲，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  
之善敗，此覽章奏必歸其至正之歸，出入起居  
必董於進退之成，獨正於羣陰之上，皆立於無過之  
途，志氣如神，實謂不亂，則大臣効引燭焚部之諒羣  
臣矢竭其兩，位之義小人之患見，親自消寒伏盜賊  
之憂，干羽可格，所爲堯舜運天下爲一身何慮  
偏之足踏哉

御史張鎮上言：請裁添設兵部二侍郎，請添差御  
史一員，巡歷荆襄岳長寶等八府  
獲妖首王好賢，山東郭款之，歲也，實好賢之父王森

所倡，森家深州，以教一妖狐，狐令斷尾，歲之招人，令  
人間異者皆願歸附，謂爲問香教主，遠近響應，俄而  
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敗之士謀反  
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啓  
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  
後辭，連好賢爲前州差官所獲，得以拒捕逃去，挈妻  
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緝役，亦獲禍本承絕  
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  
替天下二十餘年，按藉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  
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撓吾鋒？」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曆 大

二月  
御史請舉諸祀典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謂中外不盡相應  
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安，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因地震星變上疏，請軫念根本，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請起鄒元標、南京史  
邵錄字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憲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議  
以清查其項，而後徵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



納銀三分爲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嘗該以三年役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爲準。滿則出缺。聽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間有兢奉功令。又無害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稅如前。或補糧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熙撫王三善被陷。撫臣入大方。曾把陳守恩詐降。被其罪。予以參謀。令招安位母子。及提兵回省。中途被擄。見諸苗所截。

兵部以黔福未與陳職守善後九事。一議振士氣。同心。一議簡用才。畧之臣。一議設偏沉撫臣。一議任。至明通紀。卷五。天。七

傅宗龍爲監視。一議推司道。一議職守勦撫之安。議問治。有從一議。竟者以孤安之勢。一議防變。結風。上命內外臣工各圖脩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劾玩愒貪疏曰。封疆有切且之政。不知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竊惟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輪關之固。不固而偷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據回鄉之口傳。與撫道之揭報。蓋及乎朝不保夕。而今倭倭又復二月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真來。而今日之來。非

真不準也。請得而悉言之。奴曉騎有數。盡來不敵。不盡來又不能退。有主各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奴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遠人。又不能不防遠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馬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清撫。再障開鐵。逼近遼瀋。勢不兩立。其必欲得遼瀋。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中國防我。畏我竭滿內之力。從之。可一舉而果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且廣寧潰散。而田有倉。亦沒哈等分。至明通紀。卷五。天。八

在伯探出入一。片石。皮有知。人之。此中情形。被知之。審矣。奴未嘗忘。中國。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非彼族類。終不能得奴之疑。若不日自有事於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有此二賊朝夕窺。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此安何如。綢緞。以獎王室。乃現在鐵衣。曾有數百。收買馬。驟。黃。亞。甲。會。經。驗。否。兵。馬。操。演。未。嘗。不。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餘。游。手。之。衆。在。演。武。場。放。炮。鳴。喊。辰。而。集。未。而。罷。已。耳。彼。大。將。不。惜。病。以。偷。閑。則。稱。燭。爲。務。事。近。且。遣。人。於。南。都。

置買各殊此乾坤何等時而爲此也可農告匱束手  
其支曾有一日不言餉銀石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  
千爲治第之資且所貴大將者爲其申明軍令有犯  
必斬乃出關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好宿遠  
民之妻本婦喊叫反細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  
敢言廣寧道具揭而該鎮稱病不出此於軍政之律  
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掉臂誰司總領而令若此也  
乃大司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游手而出入於廢地  
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警馬行劫者自知  
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臬首營衆何不仁其也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一 天啓

錢拉兵爲工築上爲橋而已如一過風雨而軍士露  
宿如故也馬料厚豆食弁視爲奇貨十扣其半以致  
朝啣尾而入暮伏糧而斃且倒死又不即日呈報開  
除錢糧而遷延爲月支之計國家有多少金錢而  
堪此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  
此而諸將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溺於金谷流  
連於清樓弓矢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曾一到爲遠  
陽廣寧之教場耳天下事尚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  
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廣明明快故以要我奴明

從古事  
原係此通

明信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分完足俟我  
東奔西走無暇照管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我  
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竄或正  
欺我之疲棄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車下  
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  
鄙之營而未嘗恃此以撤吾嚴守之防若以款而離  
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  
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  
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款而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  
得也從古德矣深得此法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  
皇明通紀人 卷五十一 天啓

又須有治人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朒以當  
幾身在局外則爭泉奮一當事任則競鳩藏密封疆  
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庸主組者乏一絲不桀之守  
職竊懼之至於部曹奉差而出既爲廢省耳目所不  
知又當權接糾彈所不及而疆接既假以體貌而不  
盡言州縣又憚其威盛而不敢言以致狼貪虎噬不  
顧陸地之議而徇狗彘營喪心無知之愧如某某者  
真士紳所差稱名教所不齒也伏乞一皇上赫然震  
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輔躬疆瘠毋以墜著  
作急務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已期

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叙毛文龍之功請速發餉以濟之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前地以赤水河爲界河以東一路屬貴州以西至永寧屬四川就永寧設道府與義遠相犄角

起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疏辭得 旨在京調理

三月

樞臣請亟推劄總督時舊督臣王象乾告歸

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

家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是月通紀久 朱五王帝

秋間在趙南星請酌直隸試車 上曰實與大典雲

意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暫照壬午

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大學士孫承宗弭邊蠱惑曰臣於視部時曾見捕犯

奸細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署者捕皆建撫之人左袒

建撫者捕皆經署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

微擇人而捕罔不招辭成獄口口爲真甚至啗啞之

孤兒立發受賞賣刀之殘卒以結相獲印如近日刑

部咨稱臣情稱將要殺王喇嘛刻細畫成後從羅城

密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日在京原爲南書

張經世從宜鎮招來而督臣用之妖孽每見臣時有

賞慰何曾憂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貌何豈盡無

因而善快之撫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

之親戚極欲招爲警屬可借爲間更可回問用間誠

知賊中陷溺者答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

至其携有家口棲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

誘殺死豈擇音擬或走險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孰

給庸流盡責慷慨況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遠

西之栖泊甫安時爲驚覺我室間一面之爾借賊之

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餘賊之寬

臣等謹奏 卷五十五

政以歸歸本之路伏乞 皇上南察入心

則治寬嚴無以遠民之在苦而疎於防無以治民之

可窮而苛於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此

臣等謹奏 卷五十五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乞選

貴州巡按侯恂按警事竣徵陳莫安堪荒疏一在鄉

將領以神職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一在核田畝

以定賦額一在禁兌扣以厘弊政一在增佐令以肅

分理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特疏曰年來風竄地震

三精天道恒職月食再告 屋上子然孤立於上而肉庭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敗於各邊而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剝肉醫瘡於藩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微天之幸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莊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君臣交儆轉念微秦尚可不爲汲汲也哉

杭州兵與士問道臣吳伯與解散之

磨魏忠賢第係一人鋪衣百戶賜銀幣鈔物以獲衛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啓

趙中節通同賣官項若錫吳守福等并前後梅拿開

應天巡撫周啓元奏參太監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

兼餽辣手議屬吏之禮罰府官之俸開密訪之門捉

民爲匠又背運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騷動窮

蹙伏乞 皇上嚴諭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播置恣意

更張此江南之大幸也

御史李應昇劾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曰今之議者

但知急財用而不服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

內地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

之憔悴極矣與利而未必不可與不如且與之除害德  
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  
也通家輻輳誣誣三害也屬戶河夫破家蕩產  
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六  
害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  
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  
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  
以爲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  
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  
甲以彌盜今立汛地補役以誦盜而議者尚中鄉兵

皇明通紀卷三十五 天啓

召募之說則乘虛化斬木一反也侵收抵償而舉

指平民以完賦預試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折解三反

也邀食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於

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閱而丞尉研訊如飛訟

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此數者不去則民

生之憔悴未有已時若夫加派之害勢未倦去者臣

不敢言而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征之害今民方制肉

醫瘡完天移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

乎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

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

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機者臣  
不信也惟望聖明實見實行則民生幸甚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三  
天啓

七

皇明通紀卷五十四

太學臣江旭奇訂

四月

先是黔師之敗有旨原任總督楊通中四籍聽勸募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病推避

御史張鑣因上言曰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思秩太驟繼失於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勸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交錯落馬中道被執其聞而昧于計也不待言矣獨一時總督鎮諸臣平日享國厚恩高

皇明通紀卷五十四

天啓

牙大轟控符分關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當繼見蜂擁之時進不能推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勝趙之觀在魯欽馬惻紀律疎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二弁而并傳單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眾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今三善被擒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聽勘處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也皇上宜遣親騎遠述中而致之關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手旁觀者之終難遁夫三尺也必且垂項墮以圖棟復

至禁道諸臣囑諭已無固志後來安望効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胡不一併遠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

疏

馬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賊將金重棟原係反叛投夷千總金遇河之侄奴差往平鹿於東歸路口把截順民淫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把總王德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棟把總唐大等共十六名又於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繼盛陳繼盛等與建奴應戰擒其夷頭目太奈斬獲級馬器械有差

皇明通紀卷五十四

天啓

擒獲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承等清運總督呂兆熊巡按劉大受樊尚燦會疏奏曰龍華妖黨李英者發覺於沛邑妖言滿紙令族盈億南梓臣李養正題請勘問供有罪魁王道玄丁選安文計果等多人臣隨請大索于天下至今未輟不應其因匪愈聞如江淮間金科馬承等影响相附而江之南江之北兩浙三吳以及燕齊秦晉甚至輩輩之下無處不成伏莽據其供報聽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倒海剪髮成兵之術俟伯具有姓名人馬足于省直傳報聲息有神隱善走之人族惑愚民有至死不移之誓

飛奔德州潛伏已懷寢犯 京邸之謀倘非發覺之  
早從此滋受難圖尚安知其所終也葉街陳市律有  
正條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賜專勅尚方劄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專使

以重 冊典合朝鮮文武陪臣會議得廢君自絕於

天昭敬王孫李琮聰明仁孝宜爲嗣君故有此請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先是張盤探得度

州建賊探探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

之奴果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憤益衆來攻盤以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泰無敵前領兵出城伏于山間候其入賊伏

伏兵聞之砲擊刀所斬獲無數而器械銃砲其

而衆以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

游口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泥爛豆米一千餘石兵

性命賴以存活至是奴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張我兵

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

水寨砲石將盡盤與衆議設伏南北兩山夾攻之賊

大敗而去

刑科傳機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乞 立賜處

分以消隱憂職職見憲臣左光斗駁陳心險色取行

連自命爲血性男子人亦現爲聰明丈夫然職久知

其爲匪類也欲殺爲君子而不能欲不爲小人而不

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簡遂反戈君子而恐爲之且呈

身於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育者非即

經紀賊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平守太初充

歙縣門役役營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成潛逃京師遂

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

而且敵易改名字營納今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道

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垣不行驅除而且助

其贊斧自是朕路潛通機鋒并露相與招搖部市攪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泊升遷甚至小人以從邪爲得計君子亦以此匪爲

無傷世道凌夷害且貽之于國此臣所大恐也請我

皇上大振乾綱立程光斗大中丞之職以爲人臣潛

私人之戒而汪文育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事

即請奸制亦干職職亦爲世道甘之矣奏入 部下

文官于獄令嚴訊之

左金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傳機論臣及科臣

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恭何在倒戈于君

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育之邪害

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

聞也臣于山人異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難  
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樞之意矣樞之意不  
利於考功有弊維維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  
於史垣有親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賢一則  
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  
一網維維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為銓司亦嘗極  
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譽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繳  
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為  
人不可觀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自海內之清  
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為仇也豈其性與人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五

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日  
銷而心息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諸端大  
司費汪應燮公論不詳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  
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  
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則得真聞何  
事復泊如其納爾相權引用匪類指有的實實明白  
糾察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九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機款為  
兄弟麻絲機鋒其安冷觀久矣朝穴深藏布置已定

欲用那補忠膽毛士龍故諫以應匪人者莫科臣若  
名義至重見神難欺欲入勿為莫若勿為願科臣之  
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欠恩至賢且見人心目下清  
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起都督有一官伏乞特臣罷  
斥以謝科臣臣愚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  
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照舊供職  
親大中亦上疏陳辨上曰大中雖變更垣據奏心  
迹自明即着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駱淑相繼上疏為左魏諸臣剖白  
督 報已有旨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六

大司馬高拱 恩允放歸自十八疏乞歸同  
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 宜臣即去于心何安詞牒  
義正臣復何辭願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罪論其他  
即如科臣傅樞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官實臣其  
題左光斗親大中書文官尚屬疏疎而臣之用文  
言則事跡甚明無可往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  
察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  
不敢為辨以激紛紜取取愚妄竊謂言官之許參奏  
不可謂 為帖之拿人積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  
外惶惶盡懼憂慮伏望 皇上直罪臣一人而釋寬



其仇于以釋官府之嫌而消猜嫌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奉 聖旨時報主愛元臣恐去同官即擬乞朕即勉聽卿心亦何能安還聖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至意

太僕寺卿王之宋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再勸王之策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徵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待供給有加累朝家法具有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開立何云太子停封其原任官燬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慈慶宮何云一總殿范濟世誕妄聖名或有受人指授情實著回將話來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戮弟秦明屏戰死任佐明祥明突回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卹忠義大振 天威盡殲亂賊以 主階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賜贈卹而并徵其兵

五月庚午

刑科給事中傅概疏奏 臣難大中 大中疏辯兼有到任供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忽

二十八日鴻臚寺面 恩起數奉 聖旨親大中傅

撫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召任面 恩以後有這

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訖從復上言夫朝儀

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

一見之不勝驚愕蓋 朝廷于諸司章疏以累擬付

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院則一

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

皇明通紀

卷五十四

而與命之更張不繇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

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知之地臣又安得不

以忠 君愛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

大中 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不面 恩者乃

明旨怒二怒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前進

與微臣之諫列俱未曉然明見于天下此微臣之所

大惑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者以亡命之輩作通

天之姦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試語徒

恣其游移而么麼既煩擾 皇上復兩 辦該司

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 王言之體何微臣非敢爲

大中等解也特嚴異恐爾邪之徑爲害不小故視同  
官之誼猶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方大故較嚴上  
之手更急不然及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聖勅可封  
鮮大中非其人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  
市私將忠臣避中旨而籍口前有議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天下事尚可言哉伏乞皇上曠然遠覽  
明廷閣部之權特重絲綸之體庶盛治有光國  
是而定矣

臨平州軍變時舍官林廷柱盜竊軍儲州同徐士遠  
受賂叛關王州守又庇佐貳不爲之調解于是刁軍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王民張天錫王一經等揭竿而起聲震開城府官  
吏聞者樹旗拆屋劫財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  
朱宸生往威服諭解散旋就寧謐

以許繼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謂途不當割肝不可割  
不可害

御史黃夢泰奏薦吏部考功司郎中鄭維璉氣節清  
廉宜勅使到任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允復乞  
歸因辨南道黃公軾直交韓臣錢象坤之

科道周之綱許譽鼎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批  
兼崇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奏展玉馬解銀  
二十兩大紅紵表程泰聖明奏批明銀二十兩遇  
祭遊飲推用其餘將士升大衛等陞賞有差  
駱馬德禮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國本也  
廕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以緝捕人命一起也  
命計部速發驗餉

京師早

著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方病故

皇明通紀卷一百一十五

加魏忠賢原歷題男一人二級奏給銀幣以其糾  
盜侵各犯及冒官假職也

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貴州巡按史永安曉奏學臣劉錫玄獻城費賂兩  
院而自偷生并請優撫臣李機錫玄疏陳舉留按臣

太叔諭勸臣罪太深李機亦曉辯俱有旨下部院  
會議部院因會議得當寔城之敗壞也按臣史永安

欲發都司黃運濟出往新添平越惟兵饑而懼其不  
能濟乃欲山城親往督催心極苦氣極壯此正英雄  
慷慨所爲學臣劉錫玄欺聽人言以爲按臣真有去

志果報報實過矣然錫玄臨難不避調度支撐厥功不細無論死生嗟嘆之際安有累質之念頭卽云欲護撫接出城然自請留城作質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獻城寶路陷兩院而自偷生亦按臣誅意之論耳此亦不累錫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樸苦楚德狀安心死難亦豈真有還國固存之意而大奇錫玄之策之事哉疏辯自明公論自定大抵惡弁黃運清並彼此交構以開此隙遂使三臣始相好終相疑也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雄才大略可以泣鬼神全城之功實爲第一卽錫玄言語之小過難望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一

其其公忠之大節半皆以被論之撫臣抗大難千方熾可謂赤手而收衆擒矣卽近有以金盆之說爲言者臣謂當此大難萬死一生從前瓊瑜俱可恕况乎風聞未必盡實且永安處宜不次大用以充厥抱劉錫玄亦宜優敘以酬厥勞李樸業已加銜示優還起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勳

大月

辛未 皇太子薨

兵科章兌偕讀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御史張曠言人臣職素當盡大要在止諫鼓明職堂

急就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專營圖冊

魏廣微卽秉謙朱國禎朱廷禎人閣

左副都御史楊璉疏忝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

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負入內地初糾誘

爲小忠小倭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大惡以罔政

祿宗之制以票擬託重於臣責無他卸自忠賢擅權

意多出奉哲自內掛墻 福宗二百年來之政

能大異一也蓋一州屬嘉祿同受 倭命之力目也

思明不遠而去不物不賜分之二方是二也

二月寅天竺師，  
世樂上四，  
可自忍根虎春秋封城。

少義者。係其子也。用萬古國常之重者。佛元原也也。思

一則國之告病去一則族言官論勅去顯于護

聖母之人曲意網羅終加弄玉以贈其行

○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

紀執法如山。羽正清修如鶴。忠賢俱交。構陷之則籍。

去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重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方臣前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綢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

平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建樞去歲。南太常北少

幸推皆歸陪二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  
銓政廢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  
忠直乃滿朝屬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  
書令降斥履經思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  
怒屬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中廷之臣  
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  
左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對  
捧殿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  
曰無名封也祿祀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謂告矣忠  
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四

上不能保其妃嬪失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廢已經成男乃純電流虹之祥忽化為禍星  
望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皇上  
不顧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  
無心慮慮所以維持私者惟王安一人耳皇上  
倉卒受命無衛管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  
以私忿矯旨擢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  
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  
上老犬馬顧忌略無大罪十一也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詞朝要挾無窮王言屢義近又于河間府設人易

於以建屏坊鑲鳳雕龍于棘樨漢又不止于坐地  
用朝官視制備機陳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  
議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矣徒粉之飾目不  
識丁囊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也居立抑之法以  
示威卿輩宋人皆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  
攝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椒房之戚又與  
大雅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嫌寄傷  
其墳脉托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  
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嫌可為殤大罪十五也  
伍思敬胡通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命黑獄草菅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十四

士命使青嶺赤墜之氣尤結于望官汴梁之間大罪  
十六也科臣周士樸統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  
忠賢竟停其降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備不肯殺人編  
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刑無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  
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  
觀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發王  
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令天下後世視皇上  
何如至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自忠賢受事

犬不與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筆中  
書汪文官不從關票不令問知而野子傳應星等造  
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與周文之獄刑當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殿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  
十也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而韓宗功  
潛入長安打點實往奉忠賢司房之家事當始令避  
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  
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  
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  
安知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謀者屏爲衆心昔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五

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益已衆之不  
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  
旗擁如雲璽玉之趨隨耀日營陣傳呼清塵鑿道八  
人以爲二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典夫爲送故駕驛  
屬羽幢青蓋水陸環衛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  
三也蓋實極則職思多成德聞今奉忠賢走爲 御  
前 皇上曾射教其馬贊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  
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從來亂臣賊子以爭一念放縱遂致收拾不任奈何  
養虎兇于肘腋間于此又十轉忠賢不足盡其辜者

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  
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即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  
聖客氏爲之嚴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奏放縱廷之  
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  
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積積勢之所  
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官中府中  
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 皇上爲名忠  
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  
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 天顏  
咫尺之聞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千百里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十六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  
伏乞 皇上下大奮雷震立 勅法司逐款嚴訊正法  
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斬令居外以全  
恩施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不新開太平氣象者  
請斬臣以請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  
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懼 皇上堯  
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  
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逆之恩知於願已畢  
死且不恨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墮凡事中明舊典未敢逆行各衙

門玩情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非特從情  
率自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幾旁落至于中宮皇貴  
妃并恭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指實外廷何以透知  
內言毒害中宮恩貴妃皇子等語惡結禍是欲界  
逐左右使朕孤立干上豈是忠愛楊建使論回籍超  
權今官自當盡職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欲窮  
定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  
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  
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

卷百 天啓

十七

先是連賊入逆璫持之不下佯辭厭乞罷而旋矯  
溫諭慰留乃徐下 嚴旨切責連一時臣工無不義  
憤下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  
應鳳黃華素方大任劉芳劉廷宣許夢卿房可壯喻  
恐情胡承遠胡良機宋大典陳奔瓚程學程熊當清  
劉其忠陳繼昌劉繼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  
胡士奇劉松喬玉珂劉先春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  
等兵部尚書趙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  
欽相撫寧侯朱四劉南公賧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  
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暢止  
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

工部也田司郎中萬燦 題爲一段廢用工甚繁權  
璫造意故違仰祈 聖明立選處分以謝 先帝以  
褒鉅典 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  
局中何人見知萬燦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借言  
續援陷朕不孝且呈子堯逆便來欲賄好生任停無  
禮着錦衣衛令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華了職爲  
民永不敘用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冇  
疏救而燦爲內侍群欲立斃矣

皇明通紀

卷百 天啓

十八

楊思貞加縣序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  
王得勝並兆霽泰明屏監補袁陳我謀田有龍耿良  
張矣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蕭應德馬武軍天龍李  
紹忠譚事君劉象民羅承宣曹思敬黃中和劉應龍  
陳寅俞報國張保楊鯨號祀羅承宣劉仲時楊通張  
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官爲民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大學士兼尚書陸深曰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  
身之去而忘社稷之憂臣受恩三朝所有犬  
馬下情豈能默然不吐哉然亦不敢多言以煩  
聖聽惟將其最要切者言之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  
于寡慾寡慾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  
廣嗣故昔聖人著訓以之戒之在色皇上春秋  
尚盛情實方開通日天顏似微清誠寡欲之美萬  
不可不留神也君臣之分雖尊卑幅絕然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  
分彼此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  
厚矣近因陳泰相多致干聖怒雷震屢展駕  
輅輒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  
萬舉已亡林煥嘉莊文官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  
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臣願深懷一  
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  
再行至于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過誤動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聖心方行善舉一情  
雖不見亮欠實自明即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當  
明之歷歷歷歷以至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

史記未嘗開却一人必以懷急作他意彼此紛  
爭將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危急之口矣此臣所  
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

禮科劉忠奏曰皇上登極四年育皇子女臣位  
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遊臣昨詢皇子薨逝之故原  
因世醫風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若皇子  
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毒疾感而受驚也再三思  
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朝侍班罕聞統龜之  
聲統龜若退宿傳于天角屋瓦為難河水為波臣等手  
足皆為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况官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小之地密遭財賄之困災賊更相藉開生疾是以知  
為內操之故也內操一事原聖心深慮以戒不虞  
其如將內操各兵發山城外武場合營合隊並演其  
備較射日展而出自西而歸環衛禁地以養陽和  
之勝如是而和氣致祥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累累  
者臣不信也

河決六月初三午時前河水勢陡山崖崩裂四散奔騰  
平地變為澤國兵毛文遠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等事聽相機行  
皇上曰覽奏具悉邊上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



有在內及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  
餉銀緊急者遵原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事  
色糧布俱速解給繪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衆以  
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得權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上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寨分水嶺三戰  
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械  
無數

校編首傳國典一百充南游子淨軍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三十三

開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詔冊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詮等公

疏奏論權璫覬覦忠賢罪狀奉 聖旨道亨南京九卿公

疏所奏事皆經論明已有旨了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五

大學臣江旭青

八月

御史袁化中參革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起岩頭寨羣苗各修宿怨始而困凱城既而城

岩頭漸大窺伺香爐山搖動四街梗塞糧運航里土

官楊世爵獨力難支飛書告急且欲還城交印察官

他從於是總督發總理營欽率領官兵馳至清平相

機赴勦一面移會督按二院就近催發新兵氣應并

標道府督催糧餉後援今一戰克復岩頭斬獲多級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凡是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四街安帖運道不

虞矣

宣大備虜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

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驟競之極一曰老成凋

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

曰名器濫賜之極一曰風俗奢僂之極一曰災異連

告之極

袁封五經博士孟所譽母張氏貞懿

耕籍田

如順天中賴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為備

監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

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

士儒孫世祿童天胤學正王永興蔣紹堃學錄蕭雲

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懋典籍陳列等公疏參論魏忠

賢

原任大學士沈淮孫如游奉一命各省搜羅誌傳奏

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觀官齋進以備纂修編輯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瑞竹四疏請告 命留總

實錄

上簡內運庫併新造軍器精堅堪用的特差太監劉

應坤胡良輔紀用陶文解赴關門收用以備征勦滅

虜之用又諭行邊關臣孫承宗曰卿督師行邊關歷

二載拮据籌畫備萬勞苦朕日在念特賜大紅坐膝

褥蟒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

酬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新解工費銀十萬兩各項蟬

衣膝褥段寧一百五十疋聽卿不時賞功一切情形

擬宜不時入告庶借邊籌用實爾累庸功早奏欽至

王三  
王三  
王三

還朝朕時望焉特論

議死戰撫臣王三著恤典以按臣陸獻明為之論也

命坐葬贈太常少卿楊繼盛

平遠總兵王文龍獻俘并請飭請加街諸將士請優

恤陣亡官兵

王文龍獻俘至安兵部以功在海外外未可草草

四姓一姓均食以叙進之作而幼童四姓幼童

之民被賊所擄原非地方之咎無如散之或偏天

吉臣查得令所戰之族男子十五以下止

十五以下而華民等五日遇年齒不齊均不計年

者也事與律合伏祈 皇上矜好生之心將此九

聖明通紀

命俱免行刑此時就係先帝之命今之世

其罪之在下之內也今之世如投其水

文不聞有艾艾之聲不遇小功耳爾後

而重因典

逆賊陳其愚伏誅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那俊史莽故

逆謀皆出其愚造偽檄發枯塚又偽降以陷王撫幸

監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擒斬之而水西之耳

目除矣

大學士孫承宗請成慶臣楊鶴起弼王化貞等不

九

南工科徐憲卿奏江南水災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

月二十四日雨點如拳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寒濕

爛無顆粒矣乞 勅該部亟議災重者蠲免輕者折

詔停刑以甲元建歲仰承 天眷遵 皇祖恩例故

也

鄒泗盛平山東巡按魏光緒奏鄒泗接連去處游

棍兼各處機民團聚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搶掠該兗

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親詣賊巢安撫解

散又將逃去賊首戴世魁送至縣縣擒獲其餘賊黨

聖明通紀 卷五 天恩

無幾見在追逐且夕可了之賊人聲定矣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閣外學臣馬副總兵趙幸教兩

棧合同授總兵官等之甲等宜酌賞論俸量加升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

十月進撫程紹奏報王聖見澤潞疏曰 聖明不貴

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臣按史傳泰併六

國得楚卞氏之建命延尉李斯篆文王人孫奇劍之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承昌速讓以還相襲偽傳國璽

至永嘉後沒於列國還不可復得今晉河北道臣張

夢麟呈稱漳河之潰得玉璽一顆親賞至汴臣諱魏

審視方稜無缺依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然恭讀篆文八字歲尚年天子之吉祥臣以祀戰所傳贖實有不在此者如總憲鄧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同嘉璞盛以弘孫慎行劉羽正余懋徽侍郎曹於汴等皆皇國肅祥盛朝珍寶臣不能致之朝廷乃僅僅執一古璽先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嚴封疆之內事屬職異道路喧傳恐有聞之某臣欲議擇進殿闕踪跡首類亦非臣諒故少緩須臾恭候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策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五

也得 旨命進表官肅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大紅火焚其城獻俘恭捷聞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追逐惟據彭島集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澎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彈步雖有中左之別突無退志於是南撫臺方主渡彭島集之舉務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諸將士開駕於天啓四年正月初二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爲營屢出奇攻各斬獲夷退守風擺一城是月兩院發二次檄應舟師又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又授方畧肅火藥大紅

丙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彼分兵三路竄進而夷恐其半文來律隨登白旗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宮稟乞緩進師客運糧米上船印折航還地孫海遊恐攻急彼必死闔婦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折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爲舊高文律所居尚留繼不忍乃許王夢熊等直抵風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帶遁去計解生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曾目而論那等

起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六

改折江南漕糧

命行人姚昌諒跪送故都御史孫璋表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盜功調陞兗州道右叅政

原任太僕卿史玉鑰以國本功得贈恤典

廷王天瑞承寧侯郭振明傳平侯

刑科劉先春請用米蠲用之費以暢人心疏薦鄭元

標南鈐家中

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御史同道考覈憲綱至嚴不

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建廠准安等處惟呈

者臣去年奉差而出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  
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食  
污者獨盛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  
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督有司應劾者多以  
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  
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賄  
補不勝其苦則是播山撼嶽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  
之用而播間墜斷之賤且冒居奸指倭之官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奏上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  
職行撫按勘明透支數目具奏

皇明通紀 卷五 七

吏部選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  
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俱降調科臣沈惟炳疏  
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覲以求之者  
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為能稱其調言於員  
外夏嘉遇嘉遇述於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  
及化中途過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嘉善  
人素知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  
祥忤意天中有所私其間訐辨不已有旨會看吏  
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疇大  
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嚴責部院大臣含糊

傳比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

大學士韓爌宋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  
言官且御批徑發不復到關而憲臣一疏票帖又蒙  
御筆改後犬駭聽聞有傷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  
有言官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為師生體比今蒙臣及  
憲臣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惜而不知有朝廷  
或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應降調已  
示薄懲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始從輕處朕前已有  
諭旨着部院一體申飭卿等心膺重臣不必挺身救

皇明通紀 卷五 八

亦不可過生猜忤致滋煩擾時趙南星言  
御史謝文鼎等請恤國體而特二臣以有禮謝言  
際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  
報已有旨  
吏部文選郎張光前市人署二旬以舉臣後先蒙  
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  
考功司郎中鄭緯連亦自請罷斥疏入允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朕紹承大統四載於茲鉅車旅頻  
興封疆未靖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窮民  
生靈困所冀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

食其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饗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撫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憂內外結連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國類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奸朕朕幼冲無所忌憚過年以來志行愈甚忠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絃口然後滿其無疆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視若弁毛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畴會看文書乃國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皇明通紀卷五十五天啓

十一月甲子時各衙門奉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於廷等以資望所屬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推上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溺亂已久失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兩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於廷楊漣左光斗籍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於前誰敢不附和於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曹全利况近日楊漣既曾親接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註藉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畴之事黨比不公頗屬楊漣皇明通紀卷五十五天啓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天啓  
制統均之道既平風憲之獄更火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相黨敎或妄肆情付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碎未能辦雷霆詎可驟施輪兩徒衆始與維新泥濘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陰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縱之屬大因慮後遺之禍患朕將力行宗祖之法决不襲姑息之政矣

疏認罪降一級調外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崇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部陳良訓上疏請寬會推諸臣

大學士孫承宗奏請還朝恭賀萬壽仍欲面奏機

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事畢之日歸關門旋寧

遠以督諸臣爲大計而論所未備奉聖諭遂上諭

亡乃皇祖以來三世之耻朕朝夕痛恨於心督師

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

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益州登桅暫見虜騎奈何

未奉明旨親歷節遠且以朕壽節爲名徵入京隨班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中實文以爲樞衡不接微而與該督撫商酌之

須臾時日寧不廢夷虜窺伺之發謀後沿途百姓之

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言而提

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况三朝仇耻乃不共戴天

之大義辭節躬躬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

白易曉愷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共一

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

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侯卑廷掃穴盡恢復已失之封

疆斯飲至策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武真有密計何

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威奴爲期必不肯從中牽

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奉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

行反間升秩賞養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

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恭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

擊陳希順李斌時可達王輔朱家能毛承祿程光加

銜都司僉事許武元項選李鏐張舉各准實受參謀

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事職銜解俘官周世登

蘇萬良各賞受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糧米

務各二十萬實受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遠爲重毛文

龍遠隔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

皇明通紀卷五十五 天啓

初二忽有奴酋咨文修龍求和文接李永芳札將

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回旅中分

土地等情乞發餉以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

連奴酋來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護送進

呈故屢膺隆眷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時有嚴旨款貢遂乞歸賜

馳驛去

戶科常道謹條四事一曰慎起居一曰去疑衷一

曰慎名目一曰鑒下情疏人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

調外任

十二月

復建汪文官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追論文官得旨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係文官聲譽騰惑聽以致負邪混淆卽延杖登盡其辜貶者及衛差的當官族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召還臺臣賈繼春徐堪源王志道等

皇明通紀纂要卷五十五

皇明通紀入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六

太學臣江旭奇訂

乙丑 天曆五年

正月

復賜 勅諭平遼參兵都督同知毛文龍

禮科劉懋慎請嚴諭典

二月

吏部提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

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議

刺朕躬違詭譎之辭是非任其顛倒縱離黃之口誣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中故各省考官題指古風旨行司朕思遼東未復

熟者未寧政君臣屬精求治之時亦士子忠志吐款

之日舍官政面勿詢徒兒人之是悅壞祖宗作人之

至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

八人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聯存解網之仁月作維

新之路故論

安天下卓異官員

應接陝西將允儀敕陳壽通七事一酌舊地鎮一易

地面官一選擇有司一嚴貯爲本一酌補馬匹一統

經宜先一推實宜議一恤被擄夜

華刑部侍郎王之榮職是奪 詔命時御史傅維超

訪之宋以要差一事倖功職跡誣 皇祖賈 先帝

不惟無功抑且有罪

大理寺丞徐大化奉勅遶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

賄 詔俟汪文言逮至奏明追貶

三月

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

等邀擊其歸路擒斬有差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 先師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擒賊首安應龍安應龍者保六佐縣安京營營長舍

補餘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如縣封府庫而借六

佐又以本年十一月闖羅平吳阿九分督上下五堡

而借罷平之半種種逆狀雲南巡撫閻洪學移師置

其巢穴繫其妻女進逼入普安又連入烏撒屢發兵

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踪跡至是安效良具文稱降始

責其獻捕餘賊應龍以誘之廢之如是者經年始將

應龍以來事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案

三月殿試賜余進學與芳吳孔嘉等進士及第出身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  
遺內使賁捧 詔諭覓服冊封李綜為朝鮮國王。進  
蘇皮鳥復 賜平遠總兵毛文龍褒論及蟒衣銀賞  
以策勵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  
解連趙南星楊廷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

世楊毛士龍鄒維璣鄧汝岳化登夏之令王之宗錢  
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畧曰移宮建議原

為立名職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  
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移期賂之門而陞遷之法

請 敕下法司研鞫已而逆璫矯旨仍發撫院嚴  
刑究問于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於楊熊

獄入焉楊廷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  
奉 逮追賊其餘本內受賊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

無按提問追賊矣

明通紀卷五十六

三

通鑑纂要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澎湖設大小將領水  
總官兵咸池臺含廉餉屯漁事宜

科臣霍維華疏曰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職 宮庭  
虧損聖德如所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已捏形章奏

實或聽聞更欲竄入禁脔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  
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

光帝 宮車宴駕 選侍自應移官亦應候旨令選  
侍移居何官而後可移也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

移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無弗人者何為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四

楊廷左一人獨以排閑稱也比群臣見 皇上即羅拜  
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燎楊廷左光斗等後口擁戴

之功哉臣常聞其弊皆王安一人居中為祟故建與  
光斗等入募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

楊廷查獲解今選侍自負一皇八公主跟隨後跪而  
奔於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額而隨侍之李進忠

劉朝等十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向  
非刑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侍父不得

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且 選侍之諸封也請封  
祀也妃之未封而况于后嗣之不得而况于自居不

祀也妃之未封而况于后嗣之不得而况于自居不

妃不后而兄干垂簾臣以爲官不難後也王安等故  
難之也故難後官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  
之罪賊或中外而張權勢之功也不然何後官之說  
甫出遽使 選侍徒跳奔恐進忠等與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尙得謂官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  
選忠等未嘗盜竊也 選侍之物實 光帝之賜于  
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  
王安風聲 選侍百計排擠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  
足深怪遂與光斗等請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  
甘心蹈亂賊之轍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天監 五

侯馬與吳氏然非國臣則一豈能與其間謀去受  
肅政柄迎合崇極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王安  
罪狀死不足贖幸 皇上道 先帝遺命加 選侍  
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惻然知故  
若輩無畏罪辜以大改露自作自受誰惡誰尤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群起而  
爭乃爭之愈衆得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明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覺譴論而驚愛 震懼  
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倫忽幾  
元貞既寢二十餘年 官闈安然未嘗有也

果有奸邪所捏謂廢立至盛之謀則 九閣運案  
必別有詭秘之術乃徒藉一風竊之張差白晝持挺  
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殺有是理乎獨賊私積  
之王之與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等無端造奸謬之  
說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親賜  
剖決其間露骨肉可勝道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  
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之事則平日宮庭原  
未有嫌疑猜忌之情蓋大彰明較著矣 先帝體素  
清弱當 皇祖選升之初哀毀踰禮以致風疾陡發  
而悠悠之口致疑于官掖豈臣子所忍言伊時 先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天監 六

帝病日增惴惴日不測尤卿科道官問安 寢殿  
先帝云 尚書要緊者再此其且夕莫保之情狀群  
臣耳聞目見者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  
屬對証時無救于大漸之勢耳不意孫慎行突與大  
難之端曾題紅丸証 先帝以受鴆之慘如從哲以  
弑賊之罪亦太毒而殺機驟行之心不過以丁巳  
被難從哲實在政府日以探復爲諫一旦死灰復燃  
遂爾毫不擇言並愚從借題目以悅黨人可以立取  
大拜耳孰知 天監後顧校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  
斥而不問小人心勢日熾亦復何益又聞鄒元標

刑正當日亦各有職入告而聽不發決兩臣立名非  
真廉節不擬委身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決必陰  
附鬼魅之說而欲明逃非刑之外也韓煥會講之疏  
足破一時之謠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  
一應章疏早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并宣付史館務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于 三  
朝聖德所裨不小矣

御史徐景濬亦疏翻三案是非詞義與崔維華相近  
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屯之爲利臣同官林  
宗載前日曾專言之奉 明旨屯田既有七善何不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七

建冬築如兵每萬各節弱者三之一以屯入乎旱地  
二十畝准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利利之所  
在人忘其死其誰不勉從事第不圖之暇時待事  
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然後  
見日求夜霜霜不効而日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  
又屯熟之後獲糧滿家食弁橫索起稅糧糶致攻苦  
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闢爲茂草而日屯不可爲  
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  
萬之遺金可復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強可戰

可字司農得免橫風中外不至竭澤所謂父安長治  
實賴此一舉矣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緊事有三着  
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妥以坐困爲揭集之  
機括策遼事亦有三着 一善御機一審偵探一定戰  
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

發中官助工銀十四萬兩以佐兩門三殿之工

五月

御史張樞疏陳驛遞苦累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奏擬擊輒未疏入起用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八

王之來建訊頭賊

科臣楊所修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嚴其

大畧分別編大成書刊行天下

戶科陸國觀上言請慎館選

六月

初一日冊封衡府慶濟周德光澤永和詣王

應科華有聲奏言司牧攸重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

緩之甲科應恐也懇限之克期應嚴也交盜之錄獲

應核也到任之西規應裁也上司之參謂應禁也奉

聖旨這本說初選精機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興

杭嘉湖土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爲確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

趙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奏爲倭奴逆命當誅請自督親丁赴剿以襄蕩平以光前烈臣謂關門爲正兵毛帥爲應兵至若居兩軍之中而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指遠陽者此奇兵也職願與同志湯有光李熙範簡選親族胡雷助韓呈策接應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饒無安家行糧之費又無驛遞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

皇明通紀卷十六 天啟

惟願我皇上勅令駐軍海上加強訓練定當恢復故地轉逆奴而獻于闕下予以報累世養養之盛兵朴陸文康陳璘楊德之憤疏曰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懷憂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艱而在廟算之未定毛文龍孤提一歲屢奏新龍即韓白之賀劉岳之勇實不遇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創十月旅順失陷數月以來紀無後義宜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與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就疑之入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必矣令教習席文臣一員

開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審毋昧乃以作文龍之義無而杜東亞之瑕也楊肇基于白

連倡殺之時據報稱本將殘力益賊播清二東亦鼓聲中之鉦鐸者移鎮登州責專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放諸將禦托海隅以結局也夫屢清誠難運料幾月到今不當若伏精兵于杜磯杜屬諸島伺其來窺濱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所宜亟勅登撫執中撥量督責是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聲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瑕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爲護持左臂

皇明通紀卷十六 天啟

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皆有一處堅壁岩柵否倘旁首忽焉蠢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投事處處固憂層層列陣以某將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還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門之瑕也

鎮龍沾益城瀋雲南據臣聞洪學奏云沾益之爲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爲督火者四十有八鎮根站焉悉土官主之而漢官直拱手而受職事焉至下一之漢人則烏憤后所官軍自天啓六年閏二月設科合安效員爲亂而四十八營大不知有朝廷

矣天啓二年十月烏撒后所官軍奔城進數而州丘  
城矣臣受漢事乃議恢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遠死  
不若幾糧站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爲之布列條款  
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始知有赴州輸餉者矣兵  
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

水蘭烏雷三連合兵數萬窺沾益敗走之四川烏撒  
土酋安效良水西肺癆之親也見黔師出六廣漢師  
入雷益隱然有背吮拊托之折而水烏益成騎虎矣  
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棄截黔之餘燭遂兩面而向  
滇也此番之寇水蘭烏雷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

九萬其衆殆十倍于夷酋將士智足料賊勇足不賊

十一

以舉寡不如之勢决有死無生之心血戰雷益城下  
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足奇矣

下周朝瑞夷化中左光率顧大章魏大中楊應于北  
鎮撫司

七月

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  
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勤  
撫之要

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南之勢

地之廣隘險夷兵之強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須  
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爲得策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期期登報給票以款候軍  
時程輪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解已一半互相  
矛盾故有此命

御史視文煥疏論東林渠壘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  
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同任李日宣校計  
陰謀傾害善良順順日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  
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  
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連過姑蘇雷達十日以女許配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天啟

十二

婚日中問知國法林枝樹改調署遂惟助是問發于  
林克世私裁庵說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籍  
爲民當差仍追奪諾命內有賊私報者還着撫按  
提問追贓文餉其私創書院偏頗離去碑記猶在着  
禮部即時毀碑圖素以爲植後聚黨之戒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候病痊起用  
兵部酌議旗順駐防定畫日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  
豈真相奴要害惟蔽是求夫亦騎虎之勢苟安焉以  
觀時變而流竄相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  
有幸心而歷陞以擇之乘夜以試之聞有新獲張平

大之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通情獎許雖成遠方戎一道也俄而分曹漸廣噴噴漸西因旅順之奔地而味息焉見金州之沃土而垂涎焉豈恢復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生糜而做視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恥視乎同列局已開而力不副則歸咎于比隣東之干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干東也認爲覬覦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傾者撫臣以張振之節制屬登而爲額倘處以南關之排築責登而爲經費科臣王夢尹臺臣汪滄亦認難之科臣李春生則又切切然懇之談論幾同築舍總屬旁謀事勢有皇明通紀卷五十六天啟

延時日鎮臣輕重已見一班宜定爲張振哨之地第究觀情勢則張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振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題之改局以掩其非皆不可勿問也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奠以酬講讀之勞選駙馬劉有福尚六公主齊贊元尚七公主八月御史石三畏疏請京察三變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曹欽程奉旨曹欽程既已力攻群黨况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詩雅熊江皇明通紀卷五十六天啟

自今時天下物議遂乃展於詞非緣行而定是猶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追奪李朴于玉立誥命御史張訓請廢天下講壇奉旨都元標孫慎行等從吾余懋衡俄制稿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茹冠帶開任其東林閣內江右復用一切書院俄着拆毀墮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上諭閣臣等楊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未完職私行彼處撫按立限選比

賜贈國公沐昌祚特建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吏部行文該省覆造柩至南京祖塋安葬仍與議

別如盤丁紹斌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戶科楊文岳奏海外獻俘獲多功果朝言之無不色動頃接登換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龍差

汪崇啟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途逃去二名當即拿獲其一名情惡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啓 十五

行到廣鹿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趕來持令箭稱前達係六王子管家今有機密重情若達將前達換回職讀之不勝驚悚夫以兵家之事須萬分提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夷夜而逃進而死徒斬首以報斯其真偽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範圍大異獻俘之事奏之皇上告之宗廟何等大事乃不覓符信不聞稽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各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法後換者不審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移易生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伏乞嚴訪該部查審真偽合

通行回奏方議紀錄仍諭毛文龍以從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朝廷委任責成之意

冊封任氏偶容妃

次熊廷弼傳首九邊

九月

御史張繼孟疏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二清盜源一猶載船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

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樹曰儲經畧曰選將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啓 十六

鎮曰阜寧捐曰借才臣曰寧曰路曰鼓邊吏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諸士聞論之也

吏科黃承吳進仰佐銓政疏一嚴州縣之舉一疏部

屬之鑒一預選才之儲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霖請臺定愛書奉聖旨先帝升遐朕

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揚述

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引為移宮之事煌煌

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衆

恃強不許康妃從來來責而逼令張給出宮先

帝體尚未寒言繼在耳



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跪揭  
明斥于前天肅朕心惴惴禱封于後將始終蒙赦恩  
禮有虧于朕皇考且不得爲純孝卽寸斬楊連左光  
斗何救于事况與魏大中周瑞玄化中深盟固結  
招權納賄同上行私黨議延河縣壞封疆案既定  
請食其重賄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賄弄機  
圖遁竊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及文言事發奸謀  
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  
而肆其兇信口裝謊毫無影響肺肝如兄欲蓋彌彰  
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延河處決傳首九邊楊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十七

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原具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  
內開結仍送鎮撫司追賊黨等既成說候延奉上說  
酌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並示將來以招  
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因循文過邪正炳如日星  
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如傳紀小說便着  
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  
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與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  
衆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有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間沒大將軍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  
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著一力擔當督撫道將嚴加  
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戶科陳序疏糾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賣東林賄

席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千有奇又索取黃金  
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提問追贖助工  
梅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出趙南星之門贖巡撫入  
王安之幕因結私交及楊連遇麻城盤桓垂滯黨惡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十八

異常并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會同

御史卓邁上言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  
首周朝瑞楊連受賄黨議尚在追賊楊鶴江承慶及  
之令薦赦有據卽係同惡不黨重究姑從輕削籍爲

民當差仍追奉諭命蘇瓊余令中林一柱力犯兇鋒  
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議處該部  
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泰孫  
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  
的狐儔奸細劉保爲腹心着削職爲民仍進查該部

李微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違著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阮觀、邢黨、劉職爲民，夏之今極詆毛文龍、袁漢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冒濫兵餉，新錦衣衛李送鎮撫司追職助工，一切私記私捐粘貼通衢者着該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刑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格職追奪誥命

御史趙胤昌稱李瑾劉慈爲門戶削奪

丙寅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從之

皇明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遠惠世楊至許顯純等嚴陳成獄刑楊純等同招

十月

初一日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侍。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勳機宜因而請餉

上宜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上方劍坐蟒玉帶銀英，尋還東已而復賜聖諭褒勵之。

諸勦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時親忠賢擅權橫賞目擊不平，每開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易建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圖誅旁証實如

任守忠即時安插等語，適有工部男目

并瑞據回懷寶以同鄉服其不阿，適者稱之在臺

必及及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正對同官及潘紳親

友并手札往來，輒寓威儀義形于色，同官傳應是即

遊瑞炳劫也，聞之入告逆瑞瑞大怒，徑差旅尉將懷

寶緝獲，楊宸登雲鶴，泰其投結東林，昭納左光斗等

妄談朝政，腐古學送鎮撫司，僅旬餘已繫杖下

御史潘汝禎疏奏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

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

皇明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旅順城成

諸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劾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越時用陳以開削奪，先是論者欲坐廷漸以逆罪之煥力言以

明其無科臣陳序已泰之謂奪矣，而克順復爲風影之說，泰以賊私若越時用則謂其曾屬廷漸，陳以聞

則謂其結納楊左故復罪之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廕并勅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摧毀，言妖賊未殲不能謂功，詭孽不能疾勦還題不

決致賊勢蔓延民生焦爛乃倉皇入寇若非充守撫  
朝而之堅守總兵楊學基合兵破賊彥尚得倭口言  
功邪京報碑詞適為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實惜  
若無足美予之世庶則無以為軍功報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奏原任嚴鄉孫慎行株連  
去職禁向商舊家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  
宣付史館  
經署遼東高第 奏諭總兵當照舊制初見軍門必  
拔跪恭謁受其節制  
部接出 詔選 皇弟信王妃  
月明通記 卷三十一 天啟  
次第三朝曠典于焉平昔為其公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諸事之勞賢輔臣密勿贊  
襄臣至各官處恭服職枯松桂動朕心實嘉悅特  
用加恩首贈廣乘謙加尚書係仍賜坐幣一葉丁經  
就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設官如故錫銓加太子太  
保俸官如故各賞銀采段表裏各衙門街諭典應得  
誥命以示眷屬內臣魏忠賢銳意圖謀肆行黨事况  
多祥瑞僭著苦心歲加祿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  
黃克績等八人俸一級實銀鈔縣表裏各衙門街諭典  
應得誥命以示眷屬內臣魏忠賢銳意圖謀肆行黨事况

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袁改太僕寺卿各  
賞銀鈔縣表裡清遠等各賞銀  
通封皇貴妃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承  
順陸師賢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陽香側奪  
兩科臣陳順昌詞臣陳子壯職運奪 諸命時論指  
摘試錄內有屠主失權英主擅權等語故也  
還行人議送大學士周如盤馳驛回藉調理  
刺宗藩限麻成書  
戊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其用通記 卷三十一 天啟  
御史王時英疏奏漸極制可法吏部郎中唐順則奪  
工部侍郎胡世賞開任  
御史梁夢環疏奏唐世濟開任張漢徐如翰則奪  
建揚州知府劉鐸僧人本福偶携解職歸詩三章至  
京師為田僧王莊民通執懸坐詩詞為議前 朝  
政下本福解撫司獄而并建錄  
禮科張惟一陳開門積弊六款一日屯田之弊與屯  
本以佐餉開門修言之然五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  
餉一日村官之與夫營伍之中累徵徵金者盡官也  
委用不諱道憲一營多至百員見子戶科疏奏者

縣可知矣。一日據實之奏以吃食言之。酒內阜麻有定值。亦有定額。委官一分。飢破而二之。率與一千已。買却五百金分矣。至置買花紅。總屬惡濫。預指官銀。以充解而更買一半。以備打點。比至給賞。仍多刁撓。如九九之數。應殊段者。間以毛青布。四五折之。其花樣段官裙之類。莫不皆然。一日輻車之裝。開門車。十二條。管輻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佐之。每車專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曰。爲運糧用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國。月饒一次耳。卽帥行之日。火器衣糧。自有偏廂驅駛。堪載此馬爲者。

在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也。一日。某日。入關。打邊關。有平石門等局。處存數萬金。糧皆以一。一。役。僱半鬼。名。審。械。一。塊。鐵。軍。丁。腰。裏。而。不。願。領。者。聞。且。山。積。矣。一。日。營。馬。之。裝。招。買。馬。匹。歲。費。不。貲。然。後。次。赴。領。之。銀。尚未。到。手。而。前。項。買。得。之。馬。死。且。過。半。豈。盡。馬。之。不。善。哉。事。其。道。六。林。中。門。情。與。經。臣。宜。痛。加。整。肅。據。營。馬。頭。白。關。官。民。且。挑。房。集。計。入。張。早。山。諸。棍。者。悉。按。御。史。廉。究。文。武。宜。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據。或。裁。戎。調。着。該。部。上。奏。從。長。酌。議。具。奏。

御史田昇新奏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倫

開任左通政王孟賈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

謙制奉

應科李恒茂上時毀確奉 聖旨近來仕途聖澤皆因該部不肯任懇裁抑以致人情日就卽如改敘不及三年。郎署差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遲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卿未滿六選破格先升。國便已私壞風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舒學無狀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詔命扶克儉廉之態朕所親見着冠帶開任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選屬名擬自升選者照莊欽卿例重處不饒

在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啟

該科記若元本內傷諸人。十。以。不。古。冬。豈。太。對。之。體始不究。

尚寶司卿吳殿飛疏入奉 聖旨吳王家達迎救驚証害鄉紳備名竊訪打死多命故入人罪慘殺異當且違禁補稅至十萬餘兩奸生貪饒可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銜盡李榮與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逐逐逐卽具查無陳保泰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贖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展期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新泰國帑賑

吉周宗建提問追賊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  
地方官奸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辦浪犬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着聞與韓浚革事極可  
視察處浮疎未盡其辜着削了藉爲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

御史袁樞上言奉 聖旨陳伯友附玄化中周朝瑞  
而疎野通顯蕭毅中借授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  
華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運官其  
呈用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二十五

裁扣見年子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  
以助大工

平遠總兵毛文龍解進浮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  
獲勞績可嘉但不保頭目張魁告獻未可輕舉着該  
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奏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蔭建坊褒  
其好義施仁也

十二月

兵部奏議海外情形奉 聖旨略屬國率制奴酋

以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董著朝鮮國自行處  
分登萊撫按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照舊內領議察  
非常以消寇伺

以楊殿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署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奏太常少卿金世傑撫按提問追賊

副使米萬鍾恭議王繼謀削奪

則奉原任太僕御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

吏科方有度

則奉朕賜調律程學程公留冠帶開任

御史何可及疏奏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復少卿倪應

呈用通紀卷三十六 天啟 二十六

在削奪

則奉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

則奉萬邦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

方

御史陳康謨疏奏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

員外孫必顯大理少卿董應舉削奪

御史石三畏疏奏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

尚書沈徵幹開任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御史盧承欽疏奏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

兵科給事中李選知奉 旨制奪

刑科潘士聞疏奏大理寺少卿吳之鶴四川道御史

舒榮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

制職爲民追奪謫命

御史王瑛疏奏方大任同徒追職

吏科趙典邦疏奏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煥楊

新期開索

御史劉法光疏奏議自省賴良住張鶴敬奉 旨削

刑科蘇先先疏奏周希令蔣允儀趙廷慶奉 旨削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文書房遞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

第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 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

虛費工程該衙門知道

賜工部尚書黃克齋題辭

改陸歷萊選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以鳥

帥不受駕駁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希中再糾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斌 皇

祖初起肅廷弼時卽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

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歎吳希

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敢放聲空乘機逞其報復欺  
肆往悍酷屬大臣顯與廷弼一様肺腑與廷弼尚在  
何異似此憂亂本當從重嚴辦極兇與廷弼同誅姑  
從輕着錦衣衛掌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梃革了職  
爲民官差仍追奪謫命該衙門知道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六終

皇明通紀卷五十六 天啟

二十六

天曆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鼎奏大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吳維祺

工部郎中呂文老府戶部郎重連先閑任

給事中劉先春御史高弘圖陳營務十一款一會

補之制宜復一聽用之謀宜勦一火器之技宜練一

勇衛之器宜講一營馬之補宜令一選壯之練宜至

老弱之汰宜黃一捕官之任宜重一捕總之居宜

明通記

奏著天曆

定一歲之防宜官一役禁之令宜一

別情諸士聞而糾不簡之臣奉一聖旨曹欽程不簡

明通記

明務要交割明白方許回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尉宗建張慎言應

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

等家屬奉一旨行撫按提問追賍如何久不回報顯

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聖諭朕以眇躬續承一祖宗大統而遠

易會尚未見恢復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

一查振創立奏虜功過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

其于山海鎮已退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爾經

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摩

心料理盡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

進毋得觀望不前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

心毋相推讓其犯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

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封爵朕所

下詔如再偵事一祖宗憲典與朕決不為姑息賊

生故諭

兵部奏進奴酋已寧遠塘報奉一聖諭朕覽增報賊

通記

奏著天曆

定一歲之防宜官一役禁之令宜一

別情諸士聞而糾不簡之臣奉一聖旨曹欽程不簡

明通記

明務要交割明白方許回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尉宗建張慎言應

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

等家屬奉一旨行撫按提問追賍如何久不回報顯

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聖諭朕以眇躬續承一祖宗大統而遠

易會尚未見恢復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一聖旨廉報捷肯朕心嘉悅

袁崇煥已升食都御史。漸桂趙率敢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著查明侵叙。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上俱嘉納之。勅部議行。

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期切實。要有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實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承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刑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屬舉欠當。故也。

建陽陽。揮下劉鐸刑部獄。時鐸供扇前為歐陽。廩所

用通紀。今。卷七。天啓。三。

兵部修。六事。一廣諮訪以儲蓄材。一搜猛士以備

冲殺。二防。巡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育功。一嚴

市買以充糧實。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聖旨據報奴首董數

圖象深慰朕懷。恐有累加偵探。亟加戰守。實事以備

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前。海大駕工完。魏忠賢加恩三等。詹第住一人。都督

金事。陽勅英廟劉忠加恩二等。詹第住一人。錦衣衛

正千戶。銀貨有差。

南道徐復陽疏。奏會汝召魏士前都土膏等奉。聖

旨會汝召門附邪黨。羽翼邪官。希圖定策。魏士前倚

恃。應廷。同。嘉。謨。必。肆。貪。婪。購。果。德。都。土。膏。作。令

不仁。應。親。無。父。典。試。策。文。誦。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

達。年。章。允。備。領。錫。嘯。丁。乾。學。應。會。渭。李。繼。自。都。着。削

了。特。為。民。當。差。仍。追。奉。諭。命。其。重。承。業。文。氣。稍。平。姑

照。前。旨。都。土。膏。莊。私。徇。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

駐。以。助。大。工。仍。據。匪。從。重。擬。罪。

戊。張。慎。言。建。宗。建。繆。昌。期。

前。總。兵。楊。繼。祖。為。民。以。應。接。不。貢。致。有。覺。華。島。之。失

用。通。紀。今。卷。七。天。啓。四。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等。問。成。惠。世。穆

緣。詞。大。約。與。鐵。蓋。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奏。入。如

有。止。余。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蔑。自。奏。誣。諸。臣。奉。聖。旨。周

起。元。寶。通。明。旨。擅。減。庫。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



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  
我朝附和有周宗建繆目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  
等素素是東林邪黨與起元具味親密于請說真  
大肆貪婪嬰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目期已經逮  
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有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  
解來京究問至官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  
下刑部依律從重處罪因 獎諭厥臣魏忠賢之功  
特加恩處  
應天巡撫毛一鷟按察使徐古率吏部咨文將曹欽程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五  
恭周宗建事款逐一研勘竟無實跡坐修造書院俸  
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 嚴旨後致有提家屬近  
北之論  
三月  
朵顏等衛夷人妙朵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 從之  
以袁崇煥為右佥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中后所災

以激揚將士  
給廣寧伯魏良弼四代諡命  
賜魏民卿養贖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問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是  
僉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  
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詹魏忠賢弟任一人都督同知以獲王用行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恭諭閣對禁近之人  
奉 聖旨是三朝宴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鄉儀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五  
光受而狼藉兄在追避周大成歸隱不堪久依門戶  
豈得開封大典俱着冠帶閑任其汪汝祥汪汝昌  
當汪文宗旂心術險邪笑惑國是招權納賄消亂  
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諡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 三  
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查  
諸姦孽盡于骨肉播風影于 宮闈詢安淋漓于  
筆端指擿播遷其徒兌賴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伏  
覷其賊 勅令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

御以羊九官請久任關肅有撫導諸臣

以楊國棟梁在朝渠家顧王維省制汝賓充總兵官

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閩中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繹述其

不便者有四 不尤

中使出關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

王鳴玉林宗賁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

璋黃永吳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半志憂劉述祖高

弘昌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震環

愬芳劉德師張莊謙陳世倌袁麟王瑛盧水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次首應詔促文煥王時英劉永謨陳朝輔李燦然等

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亦弗省

御史辛懋芳劾罷丁詩敬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泰區大倫魏說制奪

升舉自肅為參暖代袁崇煥管寧前遺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崇煥當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卿在關

內互為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奉朝公議停

妥方行會撫豈是贊員崇煥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

力籌邊不得疑慮推托今改經畧為督師出鎮總

遼東總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新衙以不設其成

至意國鳴奏遼東交代不必套職

封西洋應為安國全軍平遠靖虜大將軍道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遼才最難儲之宜預備兩兵科袁

玉佩忠勇謀勇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經

急遼差獨苦處之宜使謂雲貴按察近役優處而奴

氛更惡則巡關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心呼吸蓋其

撫鎮諸臣共之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

刑科陸文獻疏奏東西倡撫愚所以佐前議後效

而有可早告成事者莫如熙奉 聖旨結駁局以併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天啓

力遼東議是確論但朝廷惟信可以服遼安南

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驅諭

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轉獻崇明形彰者

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然事便

可結局至于肅起其泰而崇煥欽皆屬未嘗還着酌

議行

刑部左侍郎沈濟奏陳南北制取方畧曰沿西南夷

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于古定局遼東為神

京左臂控制諸夷其當恢復斷在不疑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用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准平遼總兵王文耀  
稱前事幸情到院該職看得奴酋勢依款款海外自  
信擇制之能。朝中亦推擇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  
然不虞今歲正月奴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  
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道是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畧  
無踴躍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據濟瀋陽伏圍再至  
一似不知有擇制者然茲猶塘報尚叙去年十月間  
平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聚乎未聞真風馬牛不  
和及猶且日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顯惟  
是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天啓

且口先獲而獲八會寨之捷捷挫其西南之鋒名則  
捷之千文就者疑師海外以擇制奴酋為職者也果  
能擇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摘斬呈  
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擇制使奴無所顧忌而  
直縱日擒斬而日解旋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  
乞 皇上責成文德專於擇制上著精神務圖擊奴  
之至計則其功莫有大焉者矣今茲停解宜 勅登  
撫李嵩研審的確就敘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大典而且慰苦累之罪過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  
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巢寇不得輕濟今着登萊巡

督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軍遠已經三月  
王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擇制據所任涇陽島去奴寨  
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王文龍當自己  
督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都察院周應秋奏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劄奪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德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時有 旨遣攀龍官族族于十八日彌讀  
而攀龍先于十七日夜溺國池然有遺疏云臣雖削  
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北  
是明通紀八 卷五十五 天啓

有持此以復 皇上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現曰臣  
以書生從骨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聞鳴泰後方主  
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竟有寧前誇及錦右始終共  
關外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今 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龍地  
分設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  
總兵趙率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  
共六營後勁屬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

俱其信地總兵滿桂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軍各馬步亦六營前鋒局之中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今其司三路增援遠出錦右又廣以明一軍之耳目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爲前鋒則趙率教爲後勁明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夷憤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入萬餘臣每對人言言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轉處處堅牢如此作畏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一

輔孫水宗然行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伏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節 勅書兩道職掌遵照等事

命戊辰明遇黃龍光都漢鄒維連徐良友聯江西連撫郭繼登諸臣擬城旦奏復 不允龍光更發邊遠急著伍尤爲修絕

叙寧前功次開部鎮道文武諸臣俱進階錫陞而厥臣恩蔭尤隆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

應天運撫毛一鷺疏題犯官周順昌奉 旨下逮臣

等奉赴公所正副謝爾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倉猝勢甚危迫臣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初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重巡把捉不定驚僑却走東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致踴躍踐踏板接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防禦官兵以次離集裝稍奔戰而從役內有李國柱者因驚竄獨先蹈傷偶繫矣臣等竊念事莫乘於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若狂幾于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湧而時事之巨測至此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臣官往即就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一

嚴密令府縣爲促開讀而官旂不應迴避詣案計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解至京外仍次節制緝捕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奉聖旨愚民狂逞至於擣傷旂尉離示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著密拿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肅常等處私造書院重行折毀限期回奏該部知道先是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則冒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約婚期率酒炙相持慟哭以此報忠賢怒李實欲得

忠賢繼遇信繼達事繼繼公等疏上忠賢遂相旨遣  
官前達願目 詔使至郡據縣官自詣王名時吳具  
庚陳文瑞公所被士也夜半叩戶求見繼林而繼公  
曰吾固知 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并效楚囚對  
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  
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  
若解行所知曰龍司隸屬子數語于古酸鼻君獨悲  
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  
曰此龍樹巷僧偏書者阿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  
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遒勁後讀年月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一

日援筆而起意氣浩然南出門百外號冤聚者有已  
不下數百人公四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大牛  
羣毛公自攜不協輿情據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贅聚  
一日四五巡然遂聞風相繼至愈多至數百人皆  
官吏部清吏亮節何異而 朝廷遽之如昔人不解  
司馬相公爲重人者或恃特若怒或愾愾若悲或與  
哭若無言或皆若無聲而無以自明相守至昏夜  
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者蓋迷四里重  
也閉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無慮數萬相聚謀曰吾  
得小人無賴上達 天子頃會投哀兩墨微其疏救

王繼達

或曰此皆東廠陷害忠良雖據可奈何吾輩  
耳相足惜者諸氣激烈有諸者繼生變稍加慰曰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門戶計  
不如乞命兩臺爲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願昌於縣  
署號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  
院時撫按未至人情洶迫天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  
公服立門外私憂曰人心怒矣特以 天子詔不敢  
聲耳繼按至事未可知我輩代爲請命差足慰百姓  
無貽桑梓憂諸生皆諸項巡撫毛公一驚起按徐公  
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天啓

十四

辨一語諸生上疏請刑儀文震亨楊廷樞嚴獻臣王  
景岳哀微朱陳崇卿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於門痛  
哭而陳曰刑部清忠竭亮與望久歸一旦以觸忤  
權璫遂下獄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 天子  
重臣何以憊滿湖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  
痛哭毛公流汗被面繼懷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甥  
等妄自尊大不察吳情持械擊百姓且罵辱曰東廠  
是官逮官還容風重責百姓類頗奮等聞之還問  
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  
日遂刺若舌自出東廠將何如創重等不勝憤慨皆

大呼曰吾輩天子部耳東廠印得建官首擊之  
刑百姓幾者千計而覆水不收之勢成矣時變起倉  
卒諸生皆驚避毛公益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撤讀  
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國柱威餘或匿斗拱間或  
升屋走固得全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專業者  
繼吳人漸消舟胥江阿知也登所揚揚慶舞市民一  
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  
舟焚其天寢所得輜重悉投之於河諸將僅以身免  
始知城中有變踴躍而進唯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  
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

王明通紀 卷七 天啓 上

全者竊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吏部嘆曰以我一  
人貽禍乘輿成且目不暇我豈不知自裁然則目小  
臣也豈得引為公不屏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成厥則  
高皇帝遺無元克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為  
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  
神廟榮廟李氏森祠葬于張順廟之墓  
劉光復太常寺卿廬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重慶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奏  
奏歸地方失盜查捕管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管  
馬盡各樂生延親科理查核故有此 旨

癸巳午時自霧占日臣下擅權又曰王兵喪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奏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贓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時吳中有開謗之  
變于是旂較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  
議

下司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曰春

兵科詳國親上言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接得備沉建  
撫閔夢得熱省沾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璠咨言三

皇明通紀 卷七 天啓 上

月初三日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  
至初七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  
甚眾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  
止五鼓督兵董敵總理無計可施遂藉利刃成于營  
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  
將麻姑孫官堡焚劫漸逼城下勢若燎眉等情到豫  
撫譚之不勝駭嘆曰近報者實被殺報慶西兩事可  
漸次肅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謂餉不果應  
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歸無餉之致  
然亦有難以為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為時幾何豈無

前榜應能提之千數月者而不推之待旦乎賊執甚  
於刺迫營壘各兵備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雖禁止是  
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  
罪之地將誰誰乎即偏沅撫臣閔奏澤言殺莊偏獨  
倖率現兵數百遠張聲勢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  
募俟兵力稍助是馳赴援緩而有濟急事乎徒爲安  
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簡命王璠聞亦夙負薄  
名受事以來不加作何則度作何練智使將不能制  
兵而兵輒恣暴將敗衆一蹶驚爲散遣孤將已云  
公平日之威令安在傳宗統緒隨前情選擇而使無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十一

果能肅除賈賢不追既往卽有威督亦不源符無爲  
反無自疑故作不靖以抒文罔 皇上每事必法堯  
舜法堯舜法天也表雷震電惟以破除陰險曜日和  
風乃可昭示睿慮曾見上天有竟日雷霆者其其一  
曰 祖宗成法宜守太平何象曰泰愆於荷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如有未叶當備陳往例以聽 上裁  
卽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然奸不戢於嚴  
刑而戢於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文皇時四有  
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  
之謂誰貴民弗信矣其如律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十二

奈勞勛久而倦忘生任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  
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  
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威則共功敗則共罪伏  
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  
以遇賊鋒則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  
調都左詹事沈沈上直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  
虞治亂何從轉調在彼憂盛危明敝并一得其一曰  
寬猛應酌時宜傳曰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畏畏則濟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今法紀  
事新人心震懼自今以往惟當顯示溫權以與更始

我之比覆素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登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  
嚴要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猶儻微曠一時  
神明獨斷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  
處降臨下以簡無爲而治之道也其一曰假處輕重  
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萬國觀瞻安可稍緩第工費  
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將虛實不可以示  
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  
支左缺右非所以令家庶見也宜令主者會計每  
厥工料幾何經費幾何於司空者嚴入幾何尚方幾何

之需固絕經采之屬燕享聘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  
羨者俱收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窳而息之度可  
當王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既積之累歲工自成  
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爲焚林而田見  
影而餐飽棲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人殫匱之  
形使役責好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觀餽之計斯亦周  
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較者  
倘蒙 采擇施行臣忠已効退就甕敢死無所恨矣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朝通志

卷五十七

一

卷五十七

終





皇明通紀卷五十八

太學江旭奇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潘氏係潘者女。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聘爲側室。時年十七。五年而仕身故。氏生子敦復。僅八月。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刃敦復。兼傷嫁氏。引刀自失。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詔卹。值族兄惡棍。結連巨室。飛禍構之。其家幾破。氏號天誓佛。訓體哀求。事雖皇明通紀卷五十八

家什竟以憂卒。存庚七十四歲。年五十三。年沈氏係沈尚之女。卽歸舉人吳敦復。時十八歲。後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時新喪。孝廉家却叢起。豪橫踞籍。欲取卵破巢。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被弟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笑。笑在疚。不遑寧處。後事得解。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秉介上海縣儒學生員。係貴州巡撫魯翼手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

右。迫難製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至垂危。晝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願爲之。烈父病篤。時日不交睫。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就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惟救柔介哀慟。卽絕家人以水藥灌口。踰宿而愈。是時臥病床褥。不及躬撫父柩。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輟。令八扶掖於床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崇毀骨立以死。繆昌期卒於獄。

皇明通紀卷五十八

卷五十八

二

應天巡撫毛一登。勸奏諸臣奉聖旨。毛士龍發應遠充軍。金妻着伍夏。婦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爲民。違奉誥命。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陞科張唯一。直科寺臣許志吉奉旨。卽傳三箇月。陝西巡撫喬應甲。奉孫瑞刑奪。革去恩廣。

王恭。麻火內有火藥局。火起。砲發。沿近居民已無懸類計。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時風霾旱魃。地震火災。天變屢作。詔百官修省。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策

黃軍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遣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惟補司空以便料理

改御用監爲安民廠移王恭廠神尾錢糧等項於內免修造也

易師報會安堡之捷奴賊欽民北上欲還西寇官兵乘機奮勇深入攻赴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其夷三十六名

千曾挾貨虜酋于兒署同母弟言奴子率衆執舊帖皇明通紀

卷六十八 天啓

文崇實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請責會館崇實

京師祈雨

兵部尚書王

承允備陳修省之實疏曰刑獄繁生人命重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累因半歸詔獄

追賊卽以早命惟其人自不寬而於好生之德無乃

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拉律實與絞斬同罪痛

快之事何足干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實

使罹法者目擊自作之孽比附者幸繼祝網之

疑惟輕者或開其縛除減免之一線罰當其咎者仍

念其子孫父明之無辜肅毅之后繼以賜春此其時

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

土木不如急軍儲被括又不加議節省今既被無

可被括無可括而項肩疲難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

竭澤之後能無魚盡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

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朝輸養其肩

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敦大侯疆宇廓清再完堂

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

夫傳宣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

政府甄別品流或以疑而成溺不如以邪正盡付之

皇明通紀

卷六十八 天啓

公評此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皇

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

心累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故敢盡血陳之

廟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差差之情奉聖

旨滿桂廖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事情欠

調管惟因府侯推別用其軍處防禦事務著左輔以

原官督理作違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還關門內外

大小將領俱聽總率教訓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  
 朝天官火  
 荆蕪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詳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貴州巡撫王城請勅督臣撫鎮嚴防番結西南全  
 局  
 大學士顧秉謙進呈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俱奉獎諭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自魯欽陞陝城氣類張助逆  
 仲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  
 呈以通紀卷六  
 日而十餘至臣與撫臣王城一面告急於督臣朱鏡  
 元一而求餉於偏沅撫臣閻夢符一面會集司道諸  
 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之  
 僱兒畫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狡夷  
 爲之奪氣繼遣雲鵬等率遊步於趙官堡小戰三日  
 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貴歸  
 今道路復通城池無恙謹以按聞  
 六月  
 工部二部請給製忠賢親王用親志敏親劍等祖先  
 祭葬請令釋命官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日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宜大同日震  
 倒屋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  
 發銀一萬兩賑卹王恭廠一帶居民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贖元化回  
 部元化以所願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彭鈞上嘉  
 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於獄  
 周宗建卒於獄  
 大書房傳出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  
 呈明通紀卷六  
 欽天監選擇時已選中大典縣民川全女年十六歲  
 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聖母后也  
 閏六月  
 時京師荒旱降詔卹民  
 黃尊素卒於獄  
 欽天監欽奉聖諭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  
 十五卯時撤轎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  
 納徵發轎二十一日安葬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  
 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覆忠實奏曰告人吳崇吉直隸徽州府歙縣人

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內結交福帥霸占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先日巡按御史駱駿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卷案見在養春用賄賂藏至今仍舊公行霸占近同大工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打點停獲採木官意養春又私制崇文書院假以講學呼明引類各立門戶聚機挾詐積有萬餘於天啓二年六月內奉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招聚朋黨仍講道學有弟吳養澤因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七

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餓吞家資數萬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養澤夥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同籍行至懷鎮遇養春竟將驢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逃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端况官情弊惡榮不甘具告到縣隨將其黨吳君實吳選叔程慶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各供情相同據此刑部得犯人吳養春父朝山場獨專其利故將奉旨拆毀書

院私改別館欺君抗旨其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書曰肅者也奉聖旨欺君抗旨欠霸山橫犯人吳君實吳選叔程慶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俱著該縣監候其未義吳養春等著錦衣衛差的當官祈前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賈木駐銀數氣并着撫按嚴拿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駐解通以助究大工該部知道

浙江巡撫臣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於四湖允之

賜祠額曰承恩

駱督朱雙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同夢得議

皇明通紀

卷八

天啓

八

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

李應昇卒於獄

追虜

南道羅萬壽上言罷稅皇仁已普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率有命責違宜顯示見衡使商人等願得爲樂境至帶像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實部着和昇通民侵在吏書者不得復額花戶元年以後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息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册使百姓曉然共見其聞知朝廷與民休戚至意該部

河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務樂寧遠并速遞將官駐札前屯

南臺御史袁繼勅吏部尚書王紹徽開住陝西巡撫香應甲候勘

下周啓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劾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忠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著官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縮符職方吳殿邦居鄉多事積忝公祖立逐身績以快已私都著削籍爲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九

民爲差仍追奪命該部知道

奴僑侵并西虜部落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劉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額加原座二級

御史王崇浩上救下疏謹條列五款一曰求真品一

曰收人望二曰重老成三曰化方隅四曰嚴疑似率

聖旨授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著依

議行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應亦爲厥疏所糾率 聖旨徐兆應

司官責法全不知愧而張詞飭辦滋圖奇義法  
及爲重犯求寬成何體體即着冠帶閑住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遼寧長公主

吏部奉 聖旨施恩來張瑞圖李國楨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讓補冲損兵馬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十

糧草極艱災傷死病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廢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奏

糾章下所司兵科恭看符安効良籌安應龍來 獻

在教正 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

日之拜 獻何曲清道王鎮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

安効良繹 獻之使於曲靖滅外也致安効良藉口

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

鎮者急當從重處限以爲邊臣之炯戒擬出厥之

刑部奉 聖旨方慶福原以養終不思悔禍又復居

圖擇法加斬非過劉保身雖法網仍肆奸食爲人資

緣加戍永宜李端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樹杜三策徐應秋制奪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

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憂恤至意着作速解

關不得遲誤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奴酋東侯馬鎮將士奮勇截殺取之於大石門嶺七

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十一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鎮

撫擬戍復圖鎮撫重臣方景陽因奸殺妻已干大辟

今又肆行邪術阻兇與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

擬罪要體乾解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

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

例優敘該部知道

東省鹽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吳君實等質對

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

見在黃養木植着差它前去會同撫按解送以

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章應

需茅培壩廠發落工部知道

兗州巡撫袁崇煥奏陳職守事宜奉 聖旨覽奏具

見石盡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權着關外方設

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心

置腹安有防劾難開還着彈力防禦一意減奴勿以

瞻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閩粵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慶庚等贖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贖銀六十餘萬着行彼處撫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十二

按照鼓足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

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

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

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嚴臣魏忠賢報國赤

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繁極之浩繁者

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助勞茲功更

得諸命仍賜勅獎賜以示優異追賞銀五十兩采段

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折照

例優敘該部知道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雪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  
便會官處決半雪佑造成方景陽雖已物該還官  
屍可官高懸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旆先係徇情實法  
及奉嚴旨總行改正着降三級例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銀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  
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格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  
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站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

卷八十六 天啓

十三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八 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九

太學江旭奇訂

九月

工科王夢尹奏江東有實整頓之成局如首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一名譽之當重也海外參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在文龍因借此以鼓舞士心寔寬得官易而人不知榮文龍鼓舞亦亦藉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除已經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一

請片授間與內地互相升調使明升者感朝廷之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朝廷之寵榮而思企各升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勇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兵多則難精而况餉不給乎爲今日計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著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登津之本折逐項酌籌務令兵不浮於食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而勇氣亦百倍矣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出海時名雖難千至島不及一千陰陽之消廢機寒之零落又不知凡幾

矣何益乎乃廣東江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船水手之用外其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遷去姑存之虛名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餉借矣一餉運之當登也遷人存活全賴內地之神輸也獨天泮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充魚龍之腹矣一部落之當招也自遼陽腹寧潰陷後奴所得于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二

制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鷲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顛懷怨恨欲逃無所此亦奴之短于取眾也若勅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誘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慮不然者在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國度乎奉聖旨這條陳五款具見方略有神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九宗實錄并



論廣西副使曾學全創籍時學全有野史紀第一  
議論與與相友故制爵發板

平遠總兵毛文龍遵 旨奏報疏曰臣接得兵部稱  
付謂奴犯率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往須彌島去  
奴寨三千餘里遠不相救者職自己審處奏報以圖  
結局而部議又欲職移駐近島扼要反覆復讀且覺  
且喜驚則驚奴犯率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  
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於奴非不知者職於上年  
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登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石  
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即經臣高第曾云得職塘報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山發兵本月二  
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令易承惠等進攻咸  
寧營林茂春王維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  
擊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 擊斬之矣特苦糧餉不  
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駐復難堡不能站住  
保守 廟堂以奴發兵徐歸便謂職不率制奴以攻  
國被敗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兵追逐是不得  
不為無兵之計以此指為不知豈不相心兵嘆所駐  
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

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  
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  
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又州止一百  
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又州與鎮江相對不  
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  
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  
里或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  
雲從原為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務以就便遂指  
為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為異議以誣東江今聞臣于  
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又州以悉遠近

皇明通紀 卷五 天啓  
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  
牽之極切職可不辨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審處一節  
職請為 皇上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  
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  
矣奴酋吞棟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若止  
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失而西兵失東  
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  
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  
則往來接濟存俟凍開直至清明節後八方放渡遼  
及冬稍凍南無糧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

得定亦非易事船軍遠至建濱俱係寬平坦道無  
要合戰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攻東江則惡險  
可以設險出奇可以制賊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  
則得有可據之地勢人心與地勢既已兩得其所以  
速剿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  
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  
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糧半饑半  
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遇  
河便言職不牽賊豈不念全遠不復山海終危奴賊  
不滿終爲 國患職于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爲因

皇明通紀

卷之六

上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慕情泄泄奴動而衆議  
紛紛更不以職言爲是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議移  
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船隻今方爲工今部  
猶言不憚悉索以供之將使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  
赫奴酋也竊恐東江移鎮卽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  
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  
處之恩見厥餉而 請二百萬兩其軍少器械除所  
請發器械農具防陣等項除天津運解外竟以部銀  
庫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達海上以船爲命沙沈

船前請造三百隻登陸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船六  
十隻或船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上年六月間職  
曾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着撫臣王化貞出海  
督臣部臣等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已之私今宜  
今其出海兼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率遣實創  
官貢以幫運脚糧餉足用器械精整舟師備具進路  
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託膳署之兼授以方略  
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  
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進  
諸來從三岔河通駐三岔便可截在奴之渡必如是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六

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  
寧而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  
再爲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  
上年已具疏奏 聞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爲  
遠錢糧百萬不爲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  
自己著處之一策也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  
勢人心在明不必移駐其請器械船隻餉銀着該部  
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奉 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  
自引退及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民嘗差仍追奪諡

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究盤踞差主事呂下開給與專教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巡照原題上陳這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該部知道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道 旨便道詳聞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議事竣隨遵 旨便道沿島詳閱謹先爲 皇上陳述兵之情形自被虜遺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

皇明通紀

卷无天啓

七

有來歸者男婦子女不啻十餘萬自嶺山至朝鮮之安州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茶皮骨僅存袴腹待斃甚有僵臥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床褥間向職等跪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疏奴一饑死亦甘心疏等憐之葬之而未敢擅許也一日據兵大要還兵即建民其目前堪用者約二三萬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示不殺僅若度其年貌僅堪圖攻取障服之用惜食不克腹羸枯不精恐難以操率掣之勝也其南兵因餉不及時固無日不思南還也一日遣官三韓既

皇明通紀

卷无天啓

八

陷遼東等衛捐糧千百戶等官就便而逃歸東江者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發職者有發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顧食 公家一日之餘而効一臂之力孰非功臣之千孫而聽其流離項尾也一日建生諸島中遺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試之如童朝鮮等十餘人皆堪進取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宜宜終銅海陵令抱向國之泣也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冊借欠計九十餘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

卷之五

之接濟朝鮮通國皆山原野甚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實饑不過三道兵民林野不向華饒毛文龍以銀易中國之貨以貨易該國之米而該國仍稱皆如總數款而提術計酌者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鎮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吮奴首之精血亦可謂收遠左之子遠不愈於連勝一勝越海而南廣寧一撫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

皇明通紀

卷五元天曆

九

用間求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遣民歸秦若何使之生全遣兵備數者若何轉爲精銳遂職之官條作何查支遺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情欠竟何底止統祈一皇上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本年八月初十日

光緒二十九年

皇極經世

論修刑

刑部擬徐自國等罪名奏上奉聖旨是斬犯徐自國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候擬登

奏

兵部奉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間城略地

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遁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蕞蕞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

皇明通紀

卷五元天曆

十

增

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詔祭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

用與原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應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食事紀用原應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督賞給與應得爵命其鎮守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旅順將官李鎮貪淫敗俗被害人民揭告毛總鎮差官拘提鎮總與爪牙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二更放炮鳴喊鎗金差官藉口兵無放火奪船逃

去

陸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鸞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

吏部左侍郎

刑奪朱卿相

刑奪倪恩輝

陸康稜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十月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

餘在於清水崖邊住牧謀搶寧鹽火燒莊等堡北路

參將張承憲戰歿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李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

原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闕不給之資功德被于留

都矣至於捐俸以募造作築垣以固邊陲義舉食當

肅清獎賞雖建祠允順與情難類宜昭盛典其名祠

曰仁澤著南京守備李陵衛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

虔修築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劾奏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請遣士一側應試奉 聖旨據

奏現收遠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譏議也科舉台

地禮部酌議來說

京生按議曰曲阜縣一官廳 聖朝崇光先師傳

興而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儕輩先已類

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亦自輕

矣年來捐奏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以考

選之法未盡善故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結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會云改用舉監

之便以革廩之路優之舉鄉至頤也以考選之權歸

之銓部至公也以選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

凡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

孔紳之議曰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一 聖旨舉監而竟可為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

一 起異數正為生員而設伏乞 勅下吏部於曲阜

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

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邊倘舉過缺則以明經出

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青陽而事免室藥

於世職承承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威臣佑惡奉 聖

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首姑令悔過自新以全

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洗慮日就今圖惡朕

牧睡威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張

已論此事衙門體訪李定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山東恭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運籌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殿舉裏茲紀典是皆厥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籌有定謀惟斷

乃成經始費惟王之上用人則裕提衝致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贏于久誦勞來不怠朕民悅以忘勞

遣使戶牖可銘景寧堪御俾朕籍手以稱繼述厥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二

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

以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賜勅獎厥

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

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昭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

員着該部優敘具奏

造喇嘛僧鎮南木座等往奴中偵聞從違撫察崇獎

之請也

兵部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

哈之捷實賊羽翼摧按方略可嘉選用相機策戰以

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

張如常

餘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敘或宜一體紀

錄俱依部擬以副前而施後效

直隸巡按榮夢環上疏頌瑞并疏發諸臣奉 聖旨

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滑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係門戶居官貪黷程

註附權居間賦私恨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

提問追贖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

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

除名永不敘用

削寄周用質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五

十四

制辱沈應時周汝弼宜縱良

兵部奉 聖旨厥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

歷都督同知可勝嘉尚其孫魏鵬翼贈錦衣衛世襲

指揮僉事給與新銜誥命王禮乾等應廕弟侄王之

良梁桂石化林徐文瀾李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

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廕錦

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者俱依部擬都

照新銜給與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

係昭獄之遺言慎王辰之舊德和滿東鎮愛戴中朝

久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遠泉雖處  
久客累主生聚食多縱殺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  
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  
牽制之著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獨脫朕  
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遠民或精壯  
可籍或別島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  
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離  
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所開尹義等  
事情一一明辨傳說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傳聞  
當不減王之傾心于朕也王其悉之該部知道

十一月

呈明通紀

卷五十九

陸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宜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御史梁夢璣疏劾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禮部議覆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差賜謚廕與

建祠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

僕等應附墓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廕廕

子錦衣千戶世襲

十六日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軍兵疏請以宣大山西  
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募無糧之遠人照數充補一  
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遠人效死之心  
御史張汝懋請追請臣罪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  
御史張汝懋請追請臣罪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  
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數多具有冊  
案可查賍私易訊著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諸項勘  
實勒限遠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賍數著  
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

呈明通紀

卷五十九

十六

行省二勦與撫是也有勞當酌議者一餉是也有急  
應撥頃者三壘田管哨稽查官兵是也有速宜嚴禁  
者二奸民賣火藥諸夷輸助是也

十二月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

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議裁撫歸督

即督兼撫便制而專責成說的是依着行王璠楚

人不便督楚聞奏得管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衙

門用另簡堪任總督酌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

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

臣觀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奏三年緝獲功次

清釐釐殺屏逐豺狼茲至詳明朕心嘉悅着降弟姪

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

銀六十兩彩段四表禮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賜諭獎勵以示優異楊翼孫之擒獲奸摘伏能盡

其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舊營東廠

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訪有功着于原陞伊男正

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旗陳國善等俱依擬

聖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十一

關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肇陞添設左

侍郎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

加總督聞鳴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遠鎮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

陳九嚮刑部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寺馮三

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

司事

勅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清

蘇茂相請也

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

巡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謂不屯之害有七不便

屯之用有七便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間住

削奪真寔時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勳主事

聖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一八

南京太監劉觀忠賢祠額名崇勳

御史劉徹疏恭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

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賊劉弘化黨惡

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賊毛士龍邪黨

梁慶盜車納賄有據着法從寬究問追賊房可壯

梁尚經侵謀賍私即行起解 吏徹底清查追賊具

奏獎尚經先行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建王之宋成孫慎行為劉志選所參也

督師王之臣恆德議疏曰切念東事謹條議數款一

據廣寧以魏河東一定軍管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



通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  
合水陸以張捷伐一用西虜以威東夷一合關寧以  
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弊端此  
皆目前急務合此而言減賦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  
遠謂之畫餅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九終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天啓

十九

皇明通紀彙要卷六十

太學臣江旭奇訂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肅忠賢達懷德祠

削奪蕭命官汪輝齡從宗間住

給內臣關防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常思滅虜恢復今

奴子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長驅直搗以截歸路作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役助於關門你部即刻差人傳諭還着水陸倍道速

達 朕肯有功之日破格優酬

敘連雲功楊國棟李嵩岳駿聲俱加一級餘陞賞有

差

御史劉重慶問住

制奪曾光卿

總督閩洪學敏陳進兵形勢請移駐永寧

二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近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

願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從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  
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  
容議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

信王辭免贍田二頃

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間住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請差官從天津淮揚兩浙請

虛嚴追吳養春之贖以養春財散於外也

差太監胡良輔鎮守海外等處

差太監苗成暨金提郭尚禮於皮島等處駐劄督催

餉運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四川巡撫尹同皋奏水西復叛奉 聖旨據奏水西

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

道將駐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

奏辦并議妥遵覆

制奪謝奇舉張其寶顧其仁周邦基吳姓梁元柱等

贈祭復一兵部尚書雇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奉 聖旨該鎮實火

法首兩次入犯誠宜擒剿以伸國威這條議請款添

於邊防有神至急補虛餉尤爲緊要着將五六年

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擒剿之

李茂芳門戶冠帶關住

白儲紹冠帶關住創籍爲民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奉 聖旨覽奏一切樂從裁節嚴加約束愛人節用著溢言表立國之初如此說國之後何關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卽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  
惠柱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上賢之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崇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得特角之勢兵本陰進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賜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嚴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萬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速傳諭毛帥相機應

援無糧宿嫌致恨大計饑軍需餉甚繁著登撫督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刺日開批接濟以屬戎士速發餉資以壯軍聲

三王念釋還疫苦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

修築董家口

山東巡撫李精白報產麒麟

賜李如槍工部侍郎歷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修省申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

皇明通紀 卷六 天崇

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需以承天徵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輕兵直搗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憂

下泉臣胡士容於鎮撫以忤宦幸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遼 旨水陸發兵救援朝鮮

朝鮮告急請援

封涿房等礦洞

叙演提

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被本縣百姓登時刺死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輿與海外互為犄  
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矧城  
應海外正以綢繆為封疆大計宜敬急著寬奏說廣  
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督戰將士  
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  
汪邦柱宋鳴梧俱以門戶官帶開往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撫等兩

四月

皇明通紀 卷六十一 天啓

五

工部主事呂下問勘賣青山拘刷良民虐取民遂作  
亂焚其廩求殺之下問遁免因疏奏愚臣督催變出  
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聚迫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  
價準不強人以價之不平人必差從有何難事呂下  
問不能籌策差使揀選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稱任  
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起事原由量懲首禍具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地方人等亦宜靜聽有司  
官設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惡鼓煽以身觸法  
皇政失火延燒四十餘里  
東江將士萬重李鎮徐敷奏逃官毛文價報請正

島帥毛文龍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於又州延  
開口錢山等處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去秋虜酋三兒台吉入犯為  
鎮兵所難及報仇又被創懷恨已久於是套酋土賓  
火力赤等矮木素等喇嘛等首約約擒犯傳警甚急  
撫臣王國報會同總鎮徐永壽副將周士顯等設伏  
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眾虜遂引去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後能因報量奮率 聖旨該鎮  
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敵之功朕所深知

皇明通紀 卷六十一 天啓

亦所深憫覽奏聖於舊撫進餉餉餉於奸作將逃  
兵走源可痛恨高萬重李鎮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  
登萊糧催倭開洋刻期拼濟俱已有旨了

兵部奏憂時心切奉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  
必我先總自用而後可以用虜近日關寧尚奉却願  
未敢輕議虜利財物奉必即許為我用以規近利爾  
時我又奉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喝將無空增一番  
措置乎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議之苟  
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

增定大帥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

侯世職駐前屯左輔加糧兵職銜駐大漠河仍督前  
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遼四路仍  
賜餉以重事機

姜曰廣明尚賓丁進俱削奪林鈺莊際昌朱繼祚俱  
開住制奪楊廷槐許再臣開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於五臺賜額名  
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撫太和山祠額曰昭撫上林  
苑祠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李日華晉尚寶司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七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  
端就來馬賊之言許也宜順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囑  
喇嘛請勸之實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通言所  
愚西虜撫賞國領查清無致虛冒滋疑以生禍二該  
撫久勞嚴鎮朕所洞知所奏多備火礮大藥添買馬  
匹即與速覆行該婦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  
遼東祖婦坊祖婦湖廣人為熊于宜遇死熊典刑

兵部塘報 遼東東師屢捷奴兵離國圍雲龍島

毛帥督勇自能聯合屬兵禦之但孤軍得脫可虞至  
撫津門運餉尚恐未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  
登津各舟還本色五萬刻期前發以充餉餉務要盡  
數起解毋得遲誤關西兵馬着再挑選水兵數千策  
應毛帥以壯聲援

毛酋乞盟  
宣遠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認願就戎索

太監劉應坤東哨情形事奉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  
海外孤軍增氣點奴撫東遼瀋關面獲全厥臣林算  
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甚悉深慰

皇明通紀 卷六十 天啓 八  
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若勞侯徐璉等四日并行題

平遠總督羅率教飛報從首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  
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西孔營分兵兩  
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監紀用河職及總兵左輔  
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督領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  
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  
夜奴兵拖屍死屍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馬兵圍  
城逃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調宣大兵備援山海

戶部限兩奉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 上命餉臣作速運解

工部陳職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既東成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連行連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名知會本中救錦州國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著與商確申飭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軍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虞遙紆屬國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却顧則該撫持重之效也冒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之

恩田通記 卷之六 天啓 九

兵第得恩田出疑而援之重兵相援守保寧遠關外方略俱全

廷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奉填補

兵部奏奴子回巢即裏糧而來其欲捷我修築我屯種明矣但海軍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如上年寧遠故事若奴子不擒深入重地頓兵城堅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官乘其情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乞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違其情歸最為上策

西府領部報報効遣夷使背英等請賞

兵部復奏補報奉 聖旨錦州錦固不害不救發奴亦度我之必救為救我之策若直赴之正應其計開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詳定國

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從將令星馳自效賞英等首不妨便許重賞以昭之此

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勅廣西潯州鶴山賊胡扶紀等扶紀負國有年屢撫屢叛生靈塗炭官兵裹足撫臣王與遣臣游應龍等

恩田通記 卷之六 天啓 十

介兵攻勦竟以蕩清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官兵於瓜嶺山大戰破奴斬殺甚多

時創奪受清倫壁修沈景初江用世棄有聲李養沈

王應熊曾陳易錦策杜詩汪起鳳俱開仕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烈祠延綏建祝恩祠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竟氛甚惡朝服臣

指授方略派中機權機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

厥臣忠赤嚴明賞罰放舞人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

一日再提大捷誠鋒振累年之積怯作三年之新銳

捷音未至佳信已聞已有勅諭勞苦該鎮及內外

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奴氛雖肅夷

情巨測還着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困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捷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

弱之日乃一當廢挫之狂鋒頑服臣先率綢繆故能

使內外文武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放行逐虜援

皇明通紀

卷下

天啓

一

錫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照切

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着速發出關聽用不許

遲留

錦州圍解奏捷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竊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

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

外以是初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

砲火鏖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奴敗回營

大放悲聲隨于美化酋長處見天墜大星如斗

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

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嚴候是役也若非仰

仗皇上天威厥臣密授神機安能保守六年

棄遺之環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捷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聖旨據奏奴敗奔錦州將

士勞苦功高急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

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官解赴軍前分發三軍以作

士氣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延綏總兵楊肇基奏請建義士祠

皇明通紀

卷下

天啓

十二

上不諱遣官魏良卿代行孟秋享廟禮

宣廷鎮之捷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開往

承天建鴻惠祠義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禧祠江北

建隆德祠

濟寧祠名表勛湖廣祠名隆仁

七月

刑部請出齊永武賈淦於獄立功贖罪

賜罷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

制以圖戰守犁播機宜時袁崇煥以主偵奴之說物

議紛紛以病乞歸矣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礦可資火藥 上命會同督撫

道府開採煅煉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竄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大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奉 聖旨奴孽挂跡朕憤圖

報勢所必至據留枝順都邑等首以作禍導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爭塔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今應修築工艱奴騎冲突便當審處緩急商定策防要着該部確議回奏

皇明通記 卷二 天啓

聖旨楊嘉謨說西兵

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江堤夏登仕官雜處郊一京都着各帶親丁作速赴遠用備緩急官

職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歸州所獲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禮部奉 聖旨覽奏遼土復還遼土就試順天甚得

掄才寓招集之意但秋試甚邇士從茲萊暖涉歸遠途遙試阻友孤士望始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

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四名關外遼土就試寧前

遣委爲要便俱如該部所議行

督錦寧攻剿忠賢加恩三等蔭弟姪一人錦承衛指

揮使世襲賞銀八十兩彩段六表禮仍賜勅獎屬以

示優異其餘監臣王體乾等俱恩蔭隆盛無比內外文武諸臣俱加優敘

宣大三軍半載紀極撫臣奏饒奉 旨着勒限解發

吏部奉 聖旨觀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首功雪耻除克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撫似茂山河寧晉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蔭弟姪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皇明通記 卷二 天啓

錫之浩芬與國同休仍賞銀彩段羊酒新鈔賜勅獎

勵以光賞大典風勵忠貞

詞臣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驥劉垂寶賈逢聖科臣劉

先春虞廷陞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創奏

兩直諫起按請建瞻思祠於淮揚

大漸左輔奉

禮部上言軍中之當需尚多而月下之吃緊有四

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二曰塔山不可不城也三曰火器不可不練也四曰車營不可不備也

建昌路道



八月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襲伯爵見任錦衣衛

指揮使魏綱率晉秩少頭

簡訪湯世芳冠帶開住

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爲東安侯世襲

叙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襁褓清弱之時勞瘁調護及受

顧託益勤兢業倍加節宣近朕冲齡嗣服倚毗周旋

更着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捐休

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真可嘉尚茲嚴工授育兩

皇明通記 卷之六 天啓

次叙資宜陸報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

六表裏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獎勵外

餘第男一人與徽錦承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昭朕篤念酬答至意

英國公張惟賢孫候萬安

魏良標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政

防奴時警巡至或言槍西虜庄承或言槍錦寧田

禾

禮部接皇 后懿旨 大行皇帝素乘虛弱兼東幸

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

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

計議從厚其儀來看於是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

合詞陳情附 信府勸進至再至三二十四日今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詔以明年爲崇禎元年

九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

靖穆莊勤慈皇帝廟號熹宗

皇明通記 卷之六 天啓

皇明通記集傳卷六十 錄